


說部 歷史

陳列士
東周列國志

第三冊



大連圖書供應社刊行

新式
標點
東周列國志目錄

卷一

- | | | | |
|------|----------|-------------------------|----|
| 第一回 | 周宣王閱謠輕殺 | 杜大夫化厲鳴冤 | 一 |
| 第二回 | 褒人贖罪獻美女 | 幽王烽火戲諸侯 | 九 |
| 第三回 | 犬戎主大鬧鎬京 | 周平王東遷維 <small>也</small> | 一九 |
| 第四回 | 秦文公郊天應夢 | 鄭莊公掘地見母 | 二八 |
| 第五回 | 寵虢公周鄭交質 | 助衛逆魯宋與兵 | 三八 |
| 第六回 | 衛石碻大義滅親 | 鄭莊公假命伐宋 | 四七 |
| 第七回 | 公孫闔爭車射考叔 | 公子翬獻諂賊隱公 | 五七 |
| 第八回 | 立新君華督行賂 | 敗戎師鄭忽辭婚 | 六六 |
| 第九回 | 齊侯送文姜婚魯 | 祝聃射周王中肩 | 七三 |
| 第十回 | 楚熊通僭號稱王 | 鄭祭足被脅立庶 | 八〇 |
| 第十一回 | 宋莊公貪賂構兵 | 鄭祭仲殺堵逐主 | 八九 |
| 第十二回 | 衛宣公築臺納媳 | 高渠彌乘閒易君 | 九九 |

第十三回	魯桓公夫婦如齊	鄭子產君臣爲戮	一〇七
第十四回	衛侯朔抗王入國	齊襄公出獵遇鬼	一一五
第十五回	雍大夫計殺無知	魯莊公乾時大戰	一二六
第十六回	釋檻囚鮑叔薦仲	戰長勺曹劌敗齊	一三二
第十七回	宋國納路誅長萬	楚王杯酒虜息媿	一四〇
第十八回	曹沫手劍劫齊侯	桓公舉火尙留戚	一五〇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厲公復國	殺子頹惠王反正	一六〇
第二十回	晉獻公遠卜立驪姬	楚成王平亂相子文	一六九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命兒	齊桓公兵定孤竹	一七九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兩定魯君	齊皇子獨對委蛇	一九一
第二十三回	衛懿公好鶴亡國	齊桓公興兵伐楚	二〇〇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禮款楚大夫	會葵邱義戴周天子	二一三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滅虢	窮百里飼牛拜相	二二五
第二十六回	歌展屨百里認妻	捷陳寶穆公證夢	二三六

- 第二十七回 驪姬巧計殺申生
 第二十八回 里克兩弑孤主
 第二十九回 晉惠公大誅羣臣
 第三十回 秦晉大戰龍門山
 第三十一回 晉惠公怒殺慶鄭
 第三十二回 曼娥兒踰牆殉節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齊納子昭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衆
 第三十五回 晉重耳周遊列國
 第三十六回 晉呂卻夜焚公宮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綿上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亂居鄭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詞却敵
 第四十回 先軫詭謀激子玉
 第四十一回 連谷城子玉自殺

- 獻公臨終囑荷息……………一
 穆公一平晉亂……………九
 管夷吾病榻論相……………一八
 驪姬登臺要大赦……………二八
 介子推割股啖君……………三八
 羣公子大鬧朝堂……………四六
 楚人伏兵劫盟主……………五六
 齊姜氏乘醉遣夫……………六八
 秦嬴嬴重婚公子……………七八
 秦穆公再平晉亂……………八八
 太叔帶怙寵入宮中……………九八
 晉文公守信降原……………一〇九
 晉文公伐衛破曹……………一一九
 晉楚城濮大交兵……………一三一
 踐土壇晉侯主盟……………一四三

- | | | | |
|-------|---------|---------|-----|
| 第四十二回 | 周襄王河陽受觀 | 衛元暉公館對獄 | 一五二 |
| 第四十三回 | 智甯俞假既救主 | 老燭武緹城說秦 | 一六一 |
| 第四十四回 | 叔詹據鼎抗晉侯 | 弦高假命犒秦軍 | 一七一 |
| 第四十五回 | 晉襄公無繖敗秦 | 先元帥免胄殉霍 | 一八一 |
| 第四十六回 | 楚商臣入宮弑父 | 秦穆公濟河焚舟 | 一九一 |
| 第四十七回 | 弄玉吹簫雙跨鳳 | 趙盾背秦立靈公 | 二〇〇 |
| 第四十八回 | 刺先克五將亂晉 | 召士會壽餘結秦 | 二一〇 |
| 第四十九回 | 公子鮑厚施買國 | 齊懿公竹池遇變 | 二二〇 |
| 第五十回 | 東門遂授立子倭 | 趙宣子桃園強諫 | 二二九 |
| 第五十一回 | 責趙盾董狐直筆 | 誅闞椒絕纓大會 | 二三九 |
| 第五十二回 | 公子宋嘗鼈構逆 | 陳靈公袒服戲朝 | 二五〇 |
| 第五十三回 | 楚莊王納諫復陳 | 晉景公出師救鄭 | 二五九 |

卷二

-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縱闖亡師

- 孟孫儒托憂悟主

第五十五回 華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結草充杜回……………一一

第五十六回 蕭夫人登臺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二一

第五十七回 姜夏姬巫臣逃晉

圍下宮程嬰匿孤……………三一

第五十八回 說秦伯魏相迎醫

報魏齡養叔獻藝……………四一

第五十九回 寵胥童晉國大亂

誅岸賈趙氏復興……………五二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軍肆敵

偃陽城三將鬪力……………六一

第六十一回 晉悼公駕楚會蕭魚

孫林父因歌逐獻公……………七二

第六十二回 諸侯同心圍齊國

晉臣合計逐樂益……………八三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九三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樂盈滅族

且于門杞梁死戰……………一〇三

第六十五回 弑齊光崔慶專權

納衛衍甯喜擅政……………一一三

第六十六回 殺甯喜子縛出奔

戮崔杼慶封獨相……………一二三

第六十七回 盧蒲葵計逐慶封

楚靈王大合諸侯……………一三二

第六十八回 賀慶祈師曠辨新聲

散家財陳氏買齊國……………一四四

第六十九回 楚靈王挾詐滅陳蔡

晏平仲巧辯服荊蠻……………一五三

第七十回 殺三兄楚平王卽位 劫齊魯晉昭公尋盟……………一六五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一七六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尙捐軀奔父難 伍子胥微服過昭關……………一八八

第七十三回 伍員吹簫乞吳市 專諸進炙刺王僚……………一九九

第七十四回 囊瓦徧誘誅無極 要離貪名刺慶忌……………二一二

第七十五回 孫武子演陣斬美姬 蔡昭侯納質乞吳師……………二二三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棄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屍……………二三五

第七十七回 泣秦廷申包胥借兵 退吳師楚昭王反國……………二四五

第七十八回 會夾谷孔子却齊 墮三都聞人伏法……………二五六

第七十九回 歸女樂黎彌阻孔子 棲用稽文種通宰嚭……………二六八

第八十回 夫差違諫釋越 句踐竭力事吳……………二八一

卷四

第八十一回 美人計吳宮寵西施 言語科子貢說列國……………一

第八十二回 殺子胥夫差爭敵 納蒯瞶子路結纓……………一一

第八十三回 誅白勝葉公定楚

滅夫差越王稱霸……………二五

第八十四回 智伯決水灌晉陽

豫讓擊衣報襄子……………三七

第八十五回 樂羊子怒餒中山羹

西門豹喬送河伯婦……………四八

第八十六回 吳起殺妻求將

驕忌鼓琴取相……………五八

第八十七回 說秦君商鞅變法

辭鬼谷孫臏下山……………七〇

第八十八回 孫臏伴狂脫禍

龐涓兵敗桂陵……………八〇

第八十九回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咸陽市五牛分商鞅……………九一

第九十回 蘇秦合從相六國

張儀被激往秦邦……………一〇二

第九十一回 學讓國燕噲召兵

偽獻地張儀欺楚……………一一三

第九十二回 賽舉鼎秦武王絕脛

莽赴會楚懷王陷秦……………一二三

第九十三回 趙主父餓死沙邱宮

孟嘗君偷過函谷關……………一三四

第九十四回 馮驩彈鋏客孟嘗

齊王糾兵伐桀宋……………一四三

第九十五回 說四國樂毅滅齊

驅火牛田單破燕……………一五四

第九十六回 藺相如兩屈秦王

馬服君單解韓國……………一六三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計逃秦國

假張祿庭辱魏使……………一七三

- | | | | |
|--------|----------|----------|-----|
| 第九十八回 | 質平原秦王索魏齊 |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 | 一八六 |
| 第九十九回 | 武安君含冤死杜郵 |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 | 一九九 |
| 第一百回 | 魯連仲不肯帝秦 | 信陵君竊符救趙 | 二一一 |
| 第一百零一回 | 秦王滅周遷九鼎 | 廉頗敗燕殺二將 | 二二一 |
| 第一百零二回 | 華陰道信陵敗蒙驁 | 胡盧河龐煖斬劇辛 | 二二四 |
| 第一百零三回 | 李國舅爭權除黃歇 |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 | 二三一 |
| 第一百零四回 | 甘羅童年取高位 | 嫪毐僞亂亂秦宮 | 二四一 |
| 第一百零五回 | 茅焦解衣諫秦王 | 李牧堅壁却桓齮 | 二五〇 |
| 第一百零六回 | 王敖反間殺李牧 | 田光刺頭薦荊軻 | 二六九 |
| 第一百零七回 | 獻地圖荊柯鬧秦廷 | 論兵法王翦代李信 | 二七八 |
| 第一百零八回 | 并六國混一與圖 | 號始皇建立郡縣 | 二八八 |

新式
標點
東周列國志 卷三

白下 蔡 稟元放加諫
南匯 朱惟公太忙標點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縱屬亡師 孟侏儒托優悟主

只看楚莊伐鄭之役，便知必虧；夫因人之不從而加討，來服而舍之，不因其城陷而遽入，恩威并著，烏得不霸？至晉人以六百乘之兵而敗，副將之不出命，則又天之所以成楚也。行軍之權，全在主帥，凡有撓令，卽正軍法。蓋戰者，國之存亡，衆之死生所繫，而其機宜介在呼吸，稍一違錯，必至敗亡。晉人救鄭之役，兵車六百乘，三軍齊出，六帥并建，任大責重，無逾於此。楚莊親存軍，謀臣勇將，無不畢萃，是何等強敵！兩國既盟，和好而退，彼是上策，卽使欲戰，亦必定謀設備，以圖萬全。荀林父爲中軍主將，心無措置，軍無規律，以訖將士譁嘩，先穀遂命趙助之。按軍法論，卽當斬；卽或不然，亦宜且加囚繫，毋議拒敵。何得倉惶失措，人自爲謀，進不成進，退不成退，師辱國，非何可耐。當時若無士之預備設伏，晉軍之存者有幾乎？

孫叔敖爲相多年，身死未久，其子乃負薪以食，其廉潔不言自見。但楚莊亦賢王也，乃不知恤賢相之後人，令其困苦至此，何也？當時若無優孟之言，則叔敖之子，必將以負薪終其身矣，可嘆也夫！

話說晉景公即位三年，聞楚王親自伐鄭，謀欲救之，乃拜荀林父爲中軍元帥，先毅副之，士爲上軍元帥，卻克副之，趙朔爲下軍元帥，縶副之，趙盾爲中軍大夫，鞏朔嬰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更部將魏鉤趙旃荀偃等數十員，起兵車共六百乘，以夏六月自絳州進發，到黃河口，前哨探鄭城被楚久困，待救不至，已出降於楚，楚兵亦將北歸矣。荀林父召諸將商議行止，士曰：「救之不及，戰楚無名，不如班師，以俟再舉。」林父善之，遂命諸將班師。中軍一員上將，挺身出曰：「不可！不可！晉能伯諸侯者，以其能扶傾救難故也。今鄭待救不至，不得已而降楚，我若挫楚，鄭必歸晉，今棄鄭而逃楚，小國何恃之有？晉不復能伯諸侯矣。元帥必欲班師，小將情願自率本部前進。」林父視之，乃中軍副將先穀，字處子。

荀林父曰：「楚王親在軍中，兵強將廣，汝偏師獨濟，如以肉投餒虎，何益於事？」先穀咆哮大叫曰：「我若不往，使人謂堂堂晉國，沒一個敢戰之人，豈不可恥？此行雖死於陣前，猶不失志氣。」說罷，竟出於門，遇趙同、趙括兄弟，告以元帥畏楚班師，我將獨濟。同括曰：「大丈夫正當如此，我弟兄願率本部相從。」三人不乘將令，引軍濟河，荀首不見了趙同，軍士報道：「已隨先將軍迎楚軍矣。」荀首大驚，告於司馬韓厥。韓厥特遣中軍，來見荀林父曰：「元帥不聞處子之濟河乎？如遇楚師必敗，子總中軍，而處子喪師，咎專在子，將若之何？」林父悚然問計。韓厥曰：「事已至此，不如三軍俱進，如其捷，子有功矣，萬一不捷，六人均分其責，不猶愈於專罪乎？」林父下拜曰：「子言是也。」遂傳令三軍並濟，立於傲、郟二山之間。先穀喜曰：「固知元帥不能遠

晉之言也。」話分兩頭，且說鄭襄公探知晉兵衆將恐一旦戰勝，將討鄭從楚之罪，乃集羣臣計議。大夫臧進曰：「臣請爲君使於晉軍，勸之戰楚，晉勝則從晉，楚勝則從楚，擇強而事，何忠焉？」鄭伯善其謀，遂使臧往晉軍中，致鄭之命曰：「寡君待上國之救，如望時雨，以社稷之將危，偷安於楚，以救亡，非敢背晉也。楚師勝鄭而驕，且久出疲敝，若擊之，敝邑願爲後繼。」臧曰：「敗楚救鄭，在此一舉矣。」欒書曰：「鄭人反覆，其言未可信也。」同起曰：「屬國助戰，此機不可失。」欒子言是也。遂不由林父之命，同欒克與臧定戰楚之約，誰知鄭襄公又別遣使往楚軍中，亦勸楚王與晉交戰，是兩邊挑鬪，坐觀成敗的意思。孫叔敖宣晉兵之盛言於楚王曰：「晉人無決戰之意，不如請成，請而不獲，然後交兵，則曲在晉矣。」莊王以爲然，使蔡鳩居往晉，請罷戰修和。荀林父曰：「此兩國之福也。」欒書曰：「汝奪楚屬國，又以和局緩我，便是我死帥肯和我，我死不肯，務要殺得你片甲不同，方見我死。」欒于段快去報與楚君，教他早早逃走，饒他一命。」蔡鳩居被罵一場，抱頭鼠竄，將出營門，又同起括兄弟以劍指之曰：「汝若再來，先教你吃我一劍。」鳩居出了晉營，又遇晉將趙旆，彎弓向之說道：「你是楚鬮頭之肉，少不得早晚擒到，煩你傳話，只教你王仔細。」鳩居回楚，奏知莊王。莊王怒問衆將，誰人敢去挑戰，大將欒伯應聲而出曰：「臣願往。」欒伯單軍，自有爲御，攝叔爲車右，許伯驅車如風，運通晉營。欒伯故意代御執轡，使許伯下車，備馬正鞍，以示閒暇。有遊兵十餘人過之。欒伯不慌忙，一箭發去，射倒一人。攝叔跳下車，又隻手生擒一人，飛身上車，餘兵斃賊都走。許伯仍爲御，望不營而歸。晉軍知楚將挑戰，殺人分爲三路，追趕將來。鮑矣居中，左有

遂甯，右有蓋。伯大罵曰：「吾左射馬，右射人，射錯了就算我輸。」乃將彤弓拽滿，左一箭，右一箭，忙忙射去，有分有寸，不差一些。左邊連射倒一四匹馬，馬倒，車遂不能行動。右邊蓋面門，亦中一箭，軍士被箭傷者甚多，左右二路追兵，俱不能進。只有鮑矣緊急隨後，右看趕着棄伯，只存下一箭了，搭上弓靶，似射則矣。想道：「我這箭若不中，必遭來將之手。」正轉念間，車馬驟之際，趕出一頭麋來，在伯面前經過。伯心卜轉變，一箭望麋射去，剛剛的直貫麋心。乃使攝叔下車取麋，以獻鮑矣。曰：「願充征者之膳。」鮑矣見伯矢無虛發，心中正在驚懼，因其獻麋，遂假意欺曰：「楚將有禮，我不敢犯也。」麾左右迴車，身伯徐行而返。有詩爲證：

單車挑戰聘豪雄，車似雷轟馬似龍。神箭將軍誰不識，追軍縮首去如風。

晉將魏錡，知鮑矣放走了棄伯，心中大怒曰：「楚來挑戰，晉國獨無一人敢出軍前，恐被楚人所笑也。小將亦願以單車探楚之強弱。」趙旃曰：「小將願同將軍走一遭。」林父曰：「楚來求和，然後挑戰，子若至楚軍，也將和議開談，方是答禮。」魏錡答曰：「小將便去請和。」旃先送魏錡，謂魏錡曰：「將軍報鳩居之使，我報棄伯，各任其事可也。」却說上軍元帥士會，聞趙魏二將討差往楚，慌忙來見荀林父，欲止其行，比到中軍，二將已去矣。士會私謂林父曰：「魏錡也旃，自恃先世之功，不得重用，每懷怨望之心。况血氣方剛，不知進退，此行必觸楚怒，倘楚兵猝然乘我，何以禦之？」時副將卻克亦來言：「楚忌難測，不可不備。」穀大

叫曰：「且晚廝殺，何以備爲？」荀林父不能決。士會退，謂卻克曰：「荀伯木偶耳，我等宜自爲計。」乃使卻克

約會上軍大夫鞏朔韓穿各率本部兵分作三處伏於敖山之前。中軍大夫趙嬰齊亦慮晉師之敗，知遣人具舟於黃河之口。

話分兩頭，再說魏錡一必忌荀林父爲將，欲敗其名。在林父面前只說請和，到楚軍中，竟自研戰而還。楚將潘黨知蔡鳩居出使晉營，受了晉將辱罵，今日魏錡到此，正好報仇。忙趨入中軍，魏錡已日出營去了，乃策馬追之。魏錡行及大澤，見追將甚緊，方欲對敵，忽見澤中有麋六頭，因想楚將戰麋之事，彎起弓來，再射倒一麋，使御者獻於潘黨曰：「前承樂將軍賜鮮，故以相報。」潘黨笑曰：「彼欲我搯其機耳，我若追之，顯得楚人無禮。」亦命御者迴車而返。魏錡還營，詭說：「楚王不准講和，定要交鋒，決一勝負。」荀林父問趙旃何在？魏錡曰：「我先行，彼在後，未曾相值。」林父曰：「楚既不准和，趙將軍必然吃虧。」乃使荀罃率輦車二十乘，步卒千五百人，往迎趙旃。

却說趙旃夜至楚軍，布席於軍門之外，車中取酒，坐而飲之。命隨從二十餘人，效楚語，四下巡察，得其軍號，混入營中。有兵士覺其偽，盤詰之。其人刀傷兵士，營中亂嚷起來，舉火搜賊，祇獲二十餘人，其餘逃去。見趙旃尚安坐席上，扶之起登車，覓御人，已沒於楚軍矣。天色漸明，趙旃親自執轡鞭馬，馬餓不能馳。楚莊王聞營中有賊遁去，自禦戎輅，引兵追趕，其行甚速。趙旃恐爲所及，棄其車，逃入葛松林內，爲楚將屈蕩所見，亦下車逐之。趙旃將甲裳掛於小小松樹之上，輕身走脫。屈蕩取甲裳并車馬，以獻莊王。方欲回轅，望見單車風塵而至，視之，乃潘黨也。黨指北向車塵，謂莊王曰：「晉師大至矣。」這車塵却是荀林父所遣輦車，迎趙旃，不潘黨

遠望見，誤認以爲大軍，未免輕事重報。嚇得莊王，面如土色。忽聽得南方鼓喧天，爲首一員大臣，領著一隊車馬飛到，這員大臣是誰？乃是令尹孫叔敖。莊王心中稍安，問：「相國何以知晉軍之至，而來救寡人？」孫叔敖對曰：「臣不知也，但恐君王輕進，誤入晉軍，臣先來救駕，隨後三軍俱至矣。」莊王北向再石時，見塵頭不高，曰：「非大軍也。」孫叔敖對曰：「兵法有云：『當可我迫人，莫使人迫我。』諸將既已到齊，吾王可傳令，只恐殺將前去，若挫其中軍，餘二軍皆不能存紮矣。」

莊王果然傳令，使公子嬰齊、副將蔡鳩居，以左車攻晉上軍，公子側、副將王尹齊，以右軍攻晉下軍；自引中軍兩廣之衆，直擣荀林父大營。莊王親自抄掣擊鼓，衆軍一齊擣鼓，鼓聲如雷，車馳馬驟，步卒隨著車馬，飛奔前行。晉軍全沒準備，荀林父聞鼓聲，纔欲探聽，楚軍漫山遍野，已布滿於營外，真是出其不意了。林父倉忙無計，傳令并力混戰。楚兵人人帶武，個個揚威，分明似海嘯山崩，天摧地塌。晉兵如久夢乍醒，大醉方醒，還不知東西南北，沒心人遇有心人，怎生抵敵得過？一時魚奔鳥散，被楚兵砍瓜切菜，亂殺一回，殺得四分五裂，七零八碎。荀林父乘著戰車，迎不著趙旂，却撞著魏將熊負羈，兩下交鋒，楚兵大至，寡不敵衆，步卒奔散。荀林父乘左驂，中箭先倒，遂爲熊負羈所擒。

再說：晉將遂伯，引其二子遂甯、遂蓋，共載一小車，正在逃奔，恰好趙旂脫身走到，兩趾俱裂，看見前面有乘車者，大叫：「車中何人，望乞挈帶？」遂伯認得是趙旂，分付二子遠遠馳去，勿得反顧。二子不解其父之意，回顧看之，趙旂即呼曰：「遂君可載我！」二子謂父曰：「趙旂在後相呼！」遂伯大怒曰：「汝既見趙旂，合

常讓載也。叱二子下車，以樽投趙旂，使登車同載而去。逢逢益失車，遂死於亂軍之中。荀林父同韓厥，從後營登車，引著敗殘軍卒，取路山右，沿河而走，乘下車馬器仗，無算先覈，自後趕上，額中一箭，鮮血淋漓，扯戰袍裹之。林父指曰：「敢戰者亦如是乎？」行至河口，趙括亦到，訴稱：「其兄趙嬰齊，私下預備船隻，先自濟河，不通我等得知，甚何道理？」林父曰：「死生之際，何暇相聞也？」趙括恨恨不已，自此與嬰齊有隙。林父曰：「我兵不能復戰矣！目前之計，濟河爲急。」乃命先覈往河下招集船隻，那船俱四散安泊，一時不能取齊。正撥攘之際，沿河數人馬，紛紛來到。林父視之，乃是下軍正副將趙錡、欒書，被楚將公子側襲敗，驅率殘兵，亦取此路而來。兩軍一齊在岸，那一個不要渡河的船數一發少了。南向一望，塵頭又起，林父恐楚兵乘勝窮追，乃擊鼓出令曰：「先濟河者有賞！」兩軍奪舟，自相爭殺，及一船上人滿了，後來者攀附不絕，連船覆水，又壞了三十餘艘。先覈在舟中喝令軍士，但有攀舷扯槳的，用刀亂砍其手，各船俱效之，手指砍落舟中，如飛花片片，數掬不盡，皆投河中。岸上哭聲震響，山谷俱應，天昏地慘，日色無光。史臣有詩云：

舟翻巨浪連帆倒，人逐洪波帶血流。可憐數萬山西卒，半喪黃河正水囚。

後面塵頭又起，乃是荀首、趙同、魏錡、逢伯、鮑於一班敗將，陸續逃至荀首已登舟，不見其子荀懿，使人於岸呼之，有小軍看見荀懿，被楚所獲，報知荀首。荀首曰：「吾子既失，吾不可以空返。」乃重復上岸，整軍欲行。荀林父阻之曰：「懿已陷楚，往亦無益。」荀首曰：「得他人之子，猶可換回吾子也。」魏錡亦與荀懿相厚，亦願同行。荀首甚喜，聚起荀氏家兵，尙有數百人，更兼他平昔恤民愛士，大得軍心，故下軍之衆，在岸者無不從。

卽已在舟中者，聞說下軍荀大夫欲入楚軍，尋小將軍，亦皆上岸相從，願効死力。此時一股銳氣，比著全軍初下寨時，反覺強旺。荀首在晉，小算是數一數二的射手，多帶良箭，撞入楚軍，遇著老將尹襄老，正在掠取遺車乘仗，不意晉兵猝至，不作整飾，被荀首一箭射去，恰穿其額，倒於車上。公子穀臣看見襄老中箭，馳車來救，魏錡就迎住廝殺。荀首從旁觀定，又復一箭，中其右腕，氣血負痛拔箭，被魏錡乘勢將殺，活捉過來，并取襄老之尸。荀首曰：「有此二物，可以贖吾子。」楚師強甚，不可當也。」乃策馬急馳，比及楚軍知覺，欲追之已無及矣。

且說公子嬰齊來攻上軍，士會預料有事，探得最早，先已結陣，且戰且走。嬰齊追及敖山之下，忽聞砲聲大震，一軍殺出，當頭一員大將，在軍中高叫：「鞏朔在此，等候多時矣！」嬰齊到吃了一驚，鞏朔攔住，嬰齊廝殺，約鬪二十餘合，不敢戀戰，保著士會徐徐而走。嬰齊不捨，再復追外，前面砲聲又起，韓穿起兵來到，偏將蔡鳩居出車迎敵，方欲交鋒，山凹裏砲聲又震，旛旛如雲，大將郤克引兵又至。嬰齊見埋伏甚衆，心墮，誓計喝金退師。士會點查將士，並不曾傷折一個人，遂依敖山之險，結成七個小寨，連絡如三星，楚不敢逼。既到楚兵退盡，方纔整旂而還。此是後話。再說荀首兵轉河口，林父大兵，尙未濟，心甚驚惶，却喜得趙嬰齊渡河，北岸打發空船兩來接應。時天已昏黑，楚軍已至郟城，伍參請速追晉師。莊土曰：「楚自城濮失利，貽羞社稷，此一戰可雪前恥矣。晉楚終當講和，何必多殺？」乃下令安營。晉軍乘夜濟河，紛紛擾擾，直亂到天明方止。史臣論荀林父，知不能料敵，才不能御將，不進不退，以至此敗，遂使中原伯氣，盡歸於楚，豈不傷哉。有詩云：

關外元戎無地天，如何裨將收機權？舟中掬指真堪痛，縱渡黃河一鯁然。

鄭襄公知楚帥得勝，親自至郢城勞軍，迎楚王至於衡雍，僭居王宮，大設筵席慶賀。潘黨請收晉屍，築爲京觀，以彰武功於萬世。莊王曰：「晉非有罪可討，寡人幸而勝之，何武功之足稱耶？」命軍士隨在掩埋遺骨，爲文祭祀河神，奏凱而還。兩功行賞，嘉孫參之謀，用爲大夫；伍舉伍奢自衛，卽其後也。令尹孫叔敖嘆曰：「勝晉一功，出自雙入，吾當愧死矣。」遂鬱鬱成疾。語分兩頭，却說荀林父引敗兵還見景公，公欲斬林父，卒臣力保曰：「林父先朝大臣，雖有喪師之罪，皆是年穀以違軍令，所以致敗，主公但斬年穀，以戒將來足矣。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秦留孟明而襄公懼，望主公赦林父之罪，使圖後效。」景公從其言，遂斬年穀，復林父原職。命六卿治兵練將，爲異日報仇之舉。此周平王十年事也。定王十二年春三月，楚令尹孫叔敖病篤，囑其子孫安曰：「吾有遺表一道，死後爲我達於楚王，楚王若封汝官，汝不可受，汝碌碌庸才，非經濟之具，不可當廟冠裳也。若封汝以大邑，汝當固辭之，不得則可以窮邱爲請。此地瘠薄，非人所欲，庶幾可延後世之祿耳。」言畢遂卒，孫安取遺表呈上，楚莊王啓而讀之，表曰：

臣以罪廢之餘，蒙君王拔之相位，數年以來，愧乏大功，有負重任，今賴君王之靈，獲死牖下，臣之幸矣。臣止一子不肖，不足以玷冠裳，懼之從子逸，頗有才，可任一職，晉號世伯，雖偶敗績，不可輕廢，民苦戰鬪已久，惟息兵安民爲上。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願王察之。

莊王讀罷，嘆曰：「孫叔死不忘國，寡人無福，天奪我良臣也。」卽命駕往視其殮，撫棺痛哭，從行者莫不垂

淚。次日，以公子嬰齊爲令尹，召蓬爲箴尹，是爲處氏。莊王欲以孫安爲工正，安守遺命，力辭不拜，退耕於野。莊王所寵優人孟孫，謂之優孟，身不滿五尺，平日以滑稽調笑，以儻左右。一日出郊，孫安砍下柴薪，自負而歸。優孟迎而問曰：「公子何自勞苦負薪？」孫安曰：「父爲相數年，一錢不入私門，死後家無餘財，吾安得不負薪乎？」優孟嘆曰：「公子勉之，王行且召子矣！」乃製孫叔敖衣冠，履劍一具，并習其生前言動，摹擬三日，無一不肖，宛如叔敖之再生也。值莊王宴於宮中，召羣優爲戲。優孟先使他優扮爲楚王，爲思慕叔敖之狀，自己扮叔敖登場。楚王一見，大驚曰：「孫叔敖無恙乎？寡人思卿至切，可仍來輔相寡人也！」孟對曰：「臣非真叔敖，偶似之耳。」楚王曰：「寡人思叔敖不得見，見似叔敖者，亦足少慰寡人之思，卿勿辭，可卽就相位。」優孟對曰：「王過用臣，於臣甚顯，但家有老妻，頗能通達世情，容歸與老妻商議，方敢奉詔。」乃下場復上曰：「臣適與老妻議之，老妻勸臣勿就。」楚王問曰：「何故？」優孟對曰：「老妻有村歌勸臣，臣請歌之。」遂歌曰：「貧吏不可爲而可爲，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貧吏不可爲者，汚且卑，而可爲者，子孫乘聚而策肥，廉吏可爲者，高且潔，而不可爲者，子孫衣單而食缺，君不見楚之令尹叔敖，生前私殖無分毫，一朝身沒家凌替，子孫丐食棲蓬蒿，勸君勿學孫叔敖，君王不念前功勞！」

莊王在席上見優孟問答，宛似孫叔敖，心中已是悽然；及聞優孟歌畢，不覺潸然淚下曰：「孫叔敖之功，寡人不敢忘也！」命優孟往召孫安。孫安敝衣草屣而至，拜見莊王。莊王曰：「子窮困至此乎？」優孟從旁答曰：「不窮困，不見前令尹之賢。」莊王曰：「孫安不願就職，當封以萬家之邑。」安固辭。莊王曰：「寡人主意已定，

卿不可却。孫安奏曰：「君王倘念先臣尺寸之勞，給臣衣食，願得封寢邱，臣願足矣。」莊王曰：「寢邱瘠惡之土，卿何利焉？」孫安曰：「先臣有遺命，非此不敢受也。」莊王乃從之。後人以寢邱非善地，無人爭奪，遂爲孫氏世守，此乃孫叔敖先見之明。史臣有詩單道優美之事，詩曰：

清官逸計子孫貧，身死優崇賴主君；不是侏儒能諷諫，莊王安肯念先臣？

却說晉臣荀林父，聞孫叔敖新故，知楚兵不能驍出，乃請師伐鄭，大掠鄭郊，揚兵而還。諸將請遂圍鄭，林父曰：「圍之未可遽克，萬一楚救忽至，是求敵也，姑以鄭人懼而自謀耳。」鄭襄公果大懼，遣使謀之於楚。且以其弟公子張，換公子去疾回鄭，共理國事。莊王曰：「鄭苟有信，豈在實乎？」乃悉遣之。因大集羣臣計議，不知所議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華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結草亢杜回

楚莊即欲試宋，楚國大夫儘多，何必定要使申無畏。雖是君令臣遵，申無不敢自愛，然驅其臣人於死地，終亦未免有損君德。宋人縱惡楚莊之無禮，不容其使臣之過，便已足矣。竟取殺之，快一時之忿，而挑強鄰之怒，貽亡國之憂，華元殊是孟浪。

宋力之不及楚遠甚，乃敢干楚怒者，恃有晉人之救耳。豈知竟不能得其力，而幾至於亡，可見借力於人者，多有蹉跌也。宋力微弱，受困之深，乃至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可謂狼狽極矣。而民不怨晉，國無叛者，則宋

之君臣平日所以治國必有深愛中於人心也。人心不離，則雖危而不至於亡滅。爲人上者，其亦念之哉！
華元孤身而入楚軍，登床而劫子反，可謂險極！然能預得左右姓名及差宿何細，不特可謂軍，亦先站得穩實，所以不致債事，竟有成功。可見做險事，亦須先有極穩之著，蓋自己不極穩，則斷不能入險也。

兩軍對壘，正在危急之時，華元得提七百，直入中軍，登王帥之床，竟無一人分者，雖是華元之能，而楚軍亦懈弛疎怠極矣！倘或晉宋分兵夜襲楚軍，能保無事乎？則楚之得宋，亦是僥倖。

用人殉葬，本不合理；生時所愛，死乃殺之，尤爲矛盾，人亦何樂而爲所愛也哉？魏顆或有見於此，其治命亂命之說，殆托詞以解說於人耳。事君事親，皆當以理爲斷，不應以順命爲忠孝也。魏顆之嫁祖姬，亦自行其理之所順，與心之所安耳，而遂獲其厚報。雖君子之爲善，本非望報，然亦可以見天道人心之所禍福焉。
杜回勇而無謀，豈可獨將秦？不遺謀臣副之，恃一勇夫，安得不敗？雖是老人欲報魏顆之思，畢竟不能不歸咎於秦伯。

話說楚莊王大集羣臣，計議劫晉之事。公子側進曰：「楚所善無如齊，而事晉之堅，無過於宋。若我與師伐宋，晉方救宋，不暇，敢與我爭鄭乎？」莊王曰：「子策雖善，然未有隙也。自先君敗宋於泓，傷其君股，宋能忍之，及厥駭之會，宋君親受服役。其後昭公見弑，子鮑嗣立，今十八年矣，伐之當用何名？」公子嬰齊對曰：「是不難。齊君屢次來聘，尙未一答，今宜遣使報聘於齊，竟自滅宋，令勿假道，且以報之。若彼不較，是懼我先君之盟，必不拒矣。如以無禮之故，辱我使臣，我借此爲辭，何患無名哉？」莊王曰：「何人可使？」嬰齊對曰：「申無畏。」

曾從厥貉之會，此人可使也。」莊王乃命無畏如齊，聘無畏。奏曰：「聘齊必經宋國，須有假道文書送驗，方可過關。」莊王曰：「汝畏阻絕使臣耶？」無畏答曰：「向者厥貉之會，諸君田於孟諸，宋君違令，臣視其僕而戮之，宋君恨臣必深，此行若無假道文書，必然殺臣。」莊王曰：「文書上與汝改之，曰：申舟不用無畏，舊名可矣。」無畏猶不肯行，曰：「名可改，面不可改。」莊王怒曰：「若殺子，我當與師破滅其國，爲子報仇。」無畏乃不敢復辭。明日，率其子申犀，謁見莊王曰：「臣以死殉國分也，但願王善視此子。」莊王曰：「此寡人之事，子勿多慮。」申舟領了出使禮物，辭出城，子犀送至郊外，申舟分付曰：「汝父此行，必死於宋，汝必謂於君王爲我報仇，切記吾言！」父子灑淚而別。

不一日，行至雒陽，關吏知是楚國使臣，要索假道文驗。申舟答曰：「本楚王之命，但聘齊文書，却没有假道文書。」關吏遂將申舟留住，飛報宋公。時華元爲政，奏於文公曰：「楚吾仇也，今遣使公然過宋，不循假道之節，欺我宋甚矣，請殺之。」宋公曰：「殺楚使，楚必伐我，奈何？」華元曰：「以我之恥，甚於受伐，况欺我，勢必伐我，均之心伐，且雪吾恥。」乃使人執申舟至宋廷。華元一見，認得就是申無畏，怒上加怒，責之曰：「汝曾戮我先公之僕，今改名欲逃死耶？」申舟自知必死，大罵宋鮑：「汝奸祖母，弑嫡姪，不免天誅，又妄殺大國之使，禁兵一到，汝君臣爲齏粉。」華元命先割其舌，而後殺之。將聘齊的文書禮物，棄焚於郊外，從人乘車而遁。回轅莊王，莊王方進一膳，聞申舟已殺，投箸於地，奮袂而起，即拜司馬公子側爲大司馬，申叔時爲之，立刻整車，親自伐宋，使申犀爲軍正，從征。按申舟以夏四月被殺，楚兵以秋九月，即治宋城，可謂速之至矣。潛淵有詩云：

明知欺宋，必遭屯。君命如天，敢惜身；投袂興師，風雨至。華元應悔殺人。

楚兵將睢陽城圍困，造樓車高與城等，四面攻城。華元率兵民巡守，一面遣大夫樂嬰齊奔晉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之，謀臣伯宗諫曰：「林父以六百乘而敗於郟城，此天助楚也。往救未必有功。」景公曰：「當今惟宋與晉親，若不救，則失宋矣。」伯宗曰：「楚距宋二千里之遙，糧運不繼，必不能久。今遣一使往宋，只說：『晉已起大軍來救，諭使堅守。』不過數月，楚師將去，是我無敵楚之勞，而有救宋之功也。」景公然其言，問誰能與我使宋國者？大夫解揚請行。景公曰：「非子虎不勝此任也。」

解揚微服行及宋郊，被楚之遊兵盤詰獲住，獻於莊王。莊王認得是晉將解揚，問曰：「汝來何事？」解揚曰：「奉晉候之命，來諭宋國堅守待救。」楚莊王曰：「原來是晉使臣，爾前者北林之役，汝為我將，約賈所擒，寡人不殺，放汝回國。今番又來自投羅網，有何理說？」解揚曰：「晉楚仇敵，見殺分也，又何說乎？」莊王殺得身邊文書，看畢，謂曰：「宋城破在旦夕矣，汝能反害中之言，說：『汝國中有事，急切不能相救，恐誤你國之事，特遣我口傳相報。』如此，則宋人絕望，必然出降，省得兩國人民屠戮之慘。事成之日，當封你為縣公，留仕楚國。」解揚低頭不語。莊王曰：「不然，當斬汝矣。」解揚本欲不從，恐身死於楚軍，無人達晉君之命，乃佯許曰：「諾。」莊王升解揚於樓車之上，使人從旁促之，揚遂呼宋人曰：「我晉國使臣解揚也，被楚軍所獲，使我誘汝出降，汝不可。我主公親率大軍來救，不久必至矣。」莊王聞其言，命速牽下樓車，責之曰：「爾既許寡人，而又背之，爾自無信，非寡人之過也。」叱左右斬訖報來。解揚全無懼色，徐聲答曰：「臣未嘗無信也，臣若全信於楚，

必然失信於晉。假使楚有臣而背其主之言，以取賂於外國，君以爲信乎？不信乎？臣請就誅，以明楚國之信，在外不在內。」莊王嘆曰：「忠臣不懼死，子之謂矣。」縱之使歸。

宋元因解揚之告，繕益堅。公子側使軍士築土壘於外，如敵樓之狀，親自居之，以闕城內。一舉一動皆知。華元亦於城內築土壘以向之。自秋九月圍起，至明年之夏五月，彼此相拒九個月，唯陽城中糧草俱盡，人多餓死。華元但以忠義激勸其下，百姓感泣，甚至易子爲食，拾骸骨爲爨，全無變志。莊王沒奈何了，軍吏稟道：「營中只有七日之糧矣。」莊王曰：「吾不意宋國難下如此。」乃親自登車，閱視宋城，見守陣軍士甚是嚴整，嘆了一口氣，卽召公子側議班師。申犀哭拜於馬前曰：「臣父以死奉王之命，王乃失信於臣父乎？」莊王面有慚色。申叔時時爲莊王執轡在車，乃獻計曰：「宋之不降，度我不能久耳。若使軍士築室耕田，示以長久之計，宋必懼矣。」莊王曰：「此計甚善。」乃下令軍士沿城一帶起建營房，卽拆城外民居，并砍竹木爲之。每軍十名，留五名攻城，五名耕種，十日一更番，軍士互相傳說。華元聞之，謂宋文公曰：「秀王無去志矣，晉救不至，奈何？」臣請入楚營面見子反，劫之以和，或可僥倖以事也。」宋文公曰：「社稷存亡，在此一行，小心在意。」華元探知公子側在土壘敵樓上住宿，預得其左右姓名，及牽差守宿備統，捱至夜分，扮作謁者模樣，悄悄地從城上縋下，直到十壘，迤邐巡軍擊柝而來。華元問曰：「主帥在上乎？」巡軍曰：「在。」又問曰：「已睡乎？」巡軍曰：「連日辛苦，今夜大王賜酒一罇，飲之已就枕矣。」華元走上十壘，守壘軍士阻之。華元曰：「我謁者庸僚也，大王有緊要機密事，分付主帥，因滴纒賜酒，恐其醉臥，特遣我來當面叮囑，立等回復。」軍士認以爲

真讓華元登壇，壇上燈燭尚明，公子佩和衣睡倒。華元逕上其床，輕輕的以手推之，公子劍醒來，要轉動時，兩袖被華元坐住了，急問汝是何人。華元低聲答曰：「元帥勿怪，吾乃宋右師華元也。奉主公之命，特地夜至求和。元帥若見從，當世從盟好；若說不允，元帥與元帥之命，俱盡於今夜矣。」言畢，左手按住臥席，右手於袖中掣出雪白一柄匕首，燈光之下，晃上兩晃。公子劍慌忙答曰：「不事大家商量，不須相慮。」華元收了匕首，謝曰：「死罪勿怪，情勢已急，不得從容也。」公子劍曰：「子國中如何光景？」華元曰：「易子而食，拾骨而爨，已十分狼狽矣。」公子劍曰：「宋之困敝，一至此乎？吾聞軍事虛者實，實者虛者，子奈何以實情告我？」華元曰：「子矜人之危，小人利人之厄。元帥乃君子，非小人，元是以不敢匿情。」公子劍曰：「然則何以不降？」華元曰：「國有已困之形，人有不困之志；君民效死，與城俱碎，豈肯於城下之盟哉？倘蒙矜厄之仁，退師二十里，於君願以國從，誓無二志。」公子劍曰：「我不相欺，軍中亦止有七日之糧矣；若過七日，城不下，亦將班師。築至耕田之令，聊以相恐耳。明日當奏知楚王，退軍一舍，爾君臣亦不可失信。」華元曰：「元情願以身爲質，與元帥共立誓詞，各無反悔。」二人設誓已畢，公子劍遂與華元結爲兄弟，將分箭一枝，付與華元，分付速行。華元有了令箭，公然行走，直到城下；口中一個暗號，城上便放下兜子，將華元吊上城，擲去了。元連夜問冉宋公，歡歡喜喜，專等明日退軍消息。次早天明，公子劍將夜來華元所言，告於莊王，言：「臣之性命，幾喪於七首，幸華元仁心，將國情實告於我，哀懇退師，臣已許之，乞我王降旨。」王曰：「宋困憊，此八人當以此而歸。」公子劍頓首曰：「我軍止有七日之糧，臣已告之矣。」莊王勃然怒曰：「子何爲以實情輸敵？」公子

側對曰：「區區弱宋，尙有不欺人之臣，豈堂堂大楚，而反無之臣，故不敢驕肆。」莊王顏色頓霽，曰：「司馬之責是也。」卽降旨退軍屯於三十里之外。申犀見軍令已出，不敢復阻，捶胸大哭。莊王使人安慰之，曰：「子勿悲，終當成汝之孝。」楚軍安營已定，華元先到楚軍，致宋公之命，請受盟約。公子側隨華元入城，與宋文公歃血爲誓。宋公遣華元送申舟之棺於楚營，卽卽身爲衛。莊王班師歸楚，厚葬申舟，舉朝皆往送葬。葬畢，使申犀嗣爲大夫。華元在楚，因公子側又結交公子嬰齊，與嬰齊相善。一日聚會之間，論及時事，公子嬰齊嘆曰：「今晉楚分爭，日尋干戈，天下何時得太平耶？」華元曰：「以愚觀之，晉楚互爲雌雄，不相上下，誠得一人合二國之成，各朝其屬，息兵修好，生民免於塗炭，誠爲世道之大幸。」嬰齊曰：「此事子能任之乎？」華元曰：「元與晉將欒書相善，向者聘晉時，亦曾言及於此，奈無人從中聯合耳。」明日嬰齊以華元之言，告於公子側，側曰：「二國尙未厭兵，此事殆未可輕議也。」華元留楚凡六年，至周定王十八年，宋文公鮑卒，子共公固立，華元請歸奔喪，始返宋國，此是後話。

却說晉景公聞楚人圍宋，經年不解，謂宗伯曰：「宋之城守倦矣，寡人不可失信於宋，當往救之。」正欲發兵，忽報潁國有密書送到，按潁國乃赤狄別種，隗姓子爵，與黎國爲鄰。周平王時，潁君逐黎侯，而有其地，於是赤狄益強。此時潁子名嬰兒，娶晉景公之姊伯姬爲夫人，嬰兒微弱，其國相鄆舒專權用事。先時狐射姑奔在彼國，他是晉國勳臣，識多才廣，鄆舒還怕他三分，不敢放恣，自射姑死後，鄆舒益無忌憚，欲潁子絕晉之好，誣伯姬以罪，逼其君使殺之。又與潁子出獵郊外，醉後君臣打彈爲戲，賭彈飛息，鄆舒放彈，誤傷潁子之口，投

弓於地，笑曰：「彈得不准，臣當罰酒一卮。」馮子不堪其虐，力不能，遂寫密書送晉，求晉兵來討鄆舒之罪。謀臣伯宗進曰：「若戮鄆舒，兼并潁地，因及旁國，豈有狄士，則西南之疆益拓，而晉之兵賦益充，此機不可失也。」

景公亦怒馮子嬰兒，不能庇其妻，乃命荀林父爲大將，魏顆副之，出車三百乘伐潁。鄆舒率兵拒於曲梁，戰敗奔衛，衛程公速方與晉睦，因鄆舒以獻於晉軍，荀林父令絳至絳，殺之。晉師長驅直入潁城，馮子嬰兒迎於馬首，林父數其誣殺伯姬之罪，并執以歸，托言曰：「黎人思其君久矣。」乃訪黎侯之裔，割五百家築城以居之，名爲復黎，實則滅潁也。嬰兒痛其國亡，自刎而死。潁人哀之，爲之立祠，今黎城南十五里有潁山是也。晉景公恐林父未能成功，自率大軍屯於稷山，林父先至稷山獻捷，留副將魏顆略定赤狄之地。還至輔氏之澤，忽見塵頭蔽日，喊殺連天，晉兵不知爲誰，前哨飛報：「秦國遣大將杜回起兵來到。」按秦康公薨於匡王之四年，子共公稻立，因趙穿，侵崇，起釁，秦兵圍焦，無功，遂厚結鄆舒，共圖晉國。共公立四年薨，十桓公榮立。此時乃秦桓公之十一年，開晉伐鄆舒，方欲起兵來救，又聞晉已殺鄆舒，執馮子，遂遣杜回引兵前來爭潁地。那杜回是秦國有名的力士，生一牙張銀鬚，眼突金睛，拳似銅錘，如鐵鉢，鬚卷髮，身長一丈有餘，力舉千鈞，慣使一柄開山大斧，重一百二十斤。本白翟人氏，曾於青眉山，一日拳打五虎，皆剝其皮以歸。秦桓公聞其勇，聘爲車右將軍，又以三百人破壁峨山賊寇萬餘，威名大振，遂爲大將。魏顆排開陣勢，等待交鋒，杜回却不用車馬，手執大斧，領著慣戰殺手三百人，大踏步直冲入陣來。下砍馬足，上劈中將，分明是天降下神煞一

般晉兵從來夫見此兇狠，遮攔不住，大敗一陣。魏顆下令札住營，且莫出戰。杜回領著一隊刀斧手，在營外跳躍叫罵，一連三日，魏顆不敢出應。忽報本國有兵來到，其將乃顆弟魏錡。錡曰：「主公恐赤狄之黨，結連秦國生變，特遣弟來幫助。」魏顆述秦將杜回如此恁般，勇不可當，正欲遣兵請兵，魏錡不信，曰：「彼草寇何能爲？來日弟常見陣，管取勝之。」至明日，杜回又來一戰，魏錡忽然做出，魏顆止之，不聽當。下領著新米甲士，驅車直進，秦兵却四方奔走，魏錡分兵逐之。忽然呼哨一聲，三百個殺，齊合爲一，都跟著杜回，大刀闊斧，下砍馬足，上劈甲將。北邊步卒隨車行轉，輜車不便轉折，被他左右前後，亂砍亂斫，魏顆大敗，虧著魏顆引兵接應，回營去了。

是夜魏顆在營中悶坐，左思右想，沒有良策，坐至三更，困倦，朦朧睡去。耳邊似有人言：「青草坡」三字，醒來不解其義，再睡，仍復如前，乃向魏錡言之。魏錡曰：「輔氏左右十里，有個大坡，名爲「青草坡」，或者秦兵合敗於此地也。弟先引一軍，往坡埋伏；兄誘敵軍至此，左右夾攻，可以取勝。」魏錡曰：「去行埋伏之事。」魏顆傳令拔寨都起，揚言：「且回黎城。」杜回果然來追，魏顆略驢駝合，回車就走，漸漸引近青草坡來。一聲砲響，魏錡伏兵俱起，魏顆復身轉來，將杜回團圍困住，兩下夾攻，杜回全不畏懼，輪一百二十斤的開山大斧，橫劈豎劈，常常輒死。雖然衆殺手頗有損傷，不能取勝。二魏督率衆軍力戰，杜回不退，看看殺至中草坡中間，杜回忽然一步一跌，如油靴踏著層冰，立脚不住，軍中發出喊來，魏顆舉眼看時，遙見一老人，布袍芒履，似莊稼之狀，將青草一路挽結，以繫杜回之足。魏顆魏錡雙車碾到，二戟并地，把杜回攔倒在地，活捉過來。衆殺手見主將被

擒，四散逃走，俱爲晉兵追而獲之，三百人逃不得四五十人。魏顆問杜回曰：「汝自逞英雄，何以見擒？」杜回曰：「吾雙足似有物攀住，不能展動，乃天絕我命，非力不及也。」魏顆暗暗稱奇。魏錡曰：「彼既有絕力，留於軍中，恐有他變。」魏顆曰：「吾意正慮及此。」即時將回斬首，解往稷山請功。

是夜魏顆始得安睡，夢日間所見老人前來致揖曰：「將軍知杜回所以獲乎？是老漢結草以禦之，所以顛頭破獲耳。」魏顆大驚曰：「素不識叟面，乃蒙相助，何以奉酬？」老人曰：「我乃祖姬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善嫁吾女，老漢九泉之下，感子活女之命，特効微力，助將軍成此軍功。將軍勉之，後當世世榮顯，子孫貴爲王侯，無忘吾言。」原來魏顆之父魏犢，有一愛妾，名曰祖姬，每出征，必囑魏顆曰：「吾若戰死沙場，汝當爲我選擇良配，以嫁此女，勿令失所，吾死亦瞑目矣。」及魏犢病篤時，又囑顆曰：「此女吾所愛情，必用以殉吾葬，使吾泉下有伴也。」言訖而卒。魏顆營葬其父，並不用祖姬爲殉。魏錡曰：「不記父臨終之囑。」顆曰：「父平日分付必嫁此女，隨終乃昏亂之言，孝子從治命，不從亂命。」葬事畢，遂擇士人而嫁之，有此陰德，所以老人有結草之報。魏顆悲覺，述及魏錡曰：「吾當時曲體親心，不殺此女，不意父女銜恩地下如此。」魏錡嘆息不已。仙有詩云：

結草何人亢杖回，夢中明說報恩來。勸人廣積陰功事，理順心安福自該。

秦國敗兵，回到雍州，知回戰死，君臣喪氣。晉公嘉魏顆之功，封以令狐之地，復鑄大鐘，以紀其事。而戰年月，後人因晉景公所鑄，因名曰景鐘。晉侯復遣士會領兵攻滅赤狄餘種，共滅三國，曰白狄，曰留吁，及留吁。

之國曰鐸辰；自是赤狄之土，盡歸於晉。時晉國歲飢，盜賊蜂起。荀林父訪國中之能察盜者，得一人，乃郤氏之族名雍。此人善於僂逆，嘗遊市井間，忽指一人爲盜，使人拘而審之，果真盜也。林父問何以知之？雍曰：「吾察其眉睫之間，見市中之物有貪色，見市中之人有愧色，聞吾之至，而有懼色，是以知之。」雍每目饒盜數十人，市井悚懼，而盜賊愈多。大夫羊舌職謂林父曰：「元帥任郤雍以爲盜也，盜未盡絕，而郤雍之死期至矣！」林父驚問何故？不知羊舌職說出甚語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蕭夫人登臺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羊舌職之談弭盜，真是高識名言，乃正本清源之論也。從古聖賢之論止盜，皆是如此。蓋在上者下之標的，上之好惡，下之所視，以爲趨避者也。蓋托諸空言，則下必不信。故大學治國章說：「所冀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非特弭盜，一切政刑，皆當以上之舉措爲轉移。古語云：「治在君心，不在刑法。」豈不信哉？

將命出使，固須有才，然容貌亦要檢點。蓋威儀文辭，皆使臣之所謂並重者。今使眇秃跛跂，於威儀已不莊重，聚於一處，尤爲惹笑之端。故齊頃之使婦人笑客，固爲不敬，而晉魯曾衛四君，擇使不精，亦當分任其過。

朝會聘享，國之大事，稍有不敬，必招讖者之譏。况國之盛衰，人之生死，於此卜之。齊頃享四國之卿，乃以

爲戲，又使婦人笑之，無禮之極！得脫於泉，未遭韓厥之手，殊爲僥倖。四國之卿，不爲不衆，形容人視而笑之，取怨最深。就中晉國，最爲強大，齊頃既知其怨，不思謝過修好，以蓋前愆；反欲逞其兵力以求勝，弗思甚矣！得脫於華泉，真是十分僥倖！

君臣上下之間，所持以維持而不亂者，名與器而已。名器一假，僭亂必生。推而論之，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故古人賞德以爵，而賞功以祿，乃聖君賢臣謀國之深心也。繁櫻冊縣，其物雖微，而爲名器則甚大；于奚請之，衛侯許之，兩失之矣。故孔子非之，至後世以功與文字，與入粟拜官之得失，于另著有官賞論三篇，具插集中，茲不敢贅。

鞍之戰，晉人并無成謀，所以齊師之來，卻揚俱受重困；只是齊兵不如晉兵之強，故至敗耳。卻至此番，具有天幸，逢丑父拚死代君，固爲難得；而卻克之不殺丑父，則爲尤難。蓋卻克之伐齊，與別處之出師不同，乃特爲己之洩忿而來，不幾得齊侯，而爲丑父之所易，則其所不得還於齊者，必當還於丑父矣。乃念其忠而不果殺，是可稱賢豪者流也。但韓厥之舉動，大是迂闊，似非臨戎之體，然韓厥亦賢者，其所以如此，必然有故。若是真獲齊侯，正不知卻克作如何相待？若因其爲鄰國之君，而不敢加以無禮，則此舉之謂何？且將何以洩忿也？若何以無禮加之，則韓厥之舉動，不大爲迂闊乎？春秋中此等處，多正令人難會耳。

話說荀林父、卻癸治盜，羊舌職度卻癸必不得其死，林父詢問其說，羊舌肸對曰：「周諺有云：『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者有殃。』」特卻癸一人之察，不可以盡羣盜，而台羣盜之力，反可以制卻癸，不死何爲？」

未及三日，卻雍偶行郊外，羣盜數十人，合而攻之，割其頭以去。荀林父憂憤成疾而死。晉人公聞羊舌職之言，召而問曰：「子之料卻雍，固矣，然弭盜何策？」羊舌職對曰：「夫以智禦智，如用石壓草，草必歸生，以暴禁暴，如用石壓石，石必兩碎，故弭盜之方，在乎化其心術，使知廉恥，非以多獲爲能也。君如擇朝中之善人，顯榮之於民，彼不善者將自化，何盜之足患哉！」

景公又問曰：「當今晉之善人，何者爲最？卿試舉之。」羊舌職曰：「無如士會，其爲人言，依於信，行依於義，和而不諂，廉而不知，直而不亢，威而不猛，君必用之。」及士會定狄而還，晉景公獻狄俘於周，以士會之功，奏聞周定王。定王賜士會以黻冕之服，位爲上卿，遂代林父之任，爲中軍元帥，且加大傅之職，改封於范，是爲范氏之始。士會將緝盜科條，盡行除削，專以教化勸民爲善，於是奸民皆逃奔秦國，無一盜賊，晉國大治。故公復有圖伯之意，謀臣伯宗進曰：「先君文公，始盟以士列國，景從襄公之世，猶受盟新城，不敢貳也。自令狐失信，始絕秦，懼及齊宋，弒逆我不能討，山東諸國，遂輕晉而附楚，至救秦無功，救宋不果，復失二國，晉之字下，惟衛也。寥寥三四國耳，失齊魯天下之望，君欲復盟主之業，莫如親齊魯，盡使人行聘於二國，以聯屬其情，而伺楚之隙，可以待志。」晉景公以爲然，乃遣上軍元帥卻克，使魯及齊，厚其禮帛。

却說魯宣公以齊惠公定位之故，奉事惟謹，朝聘俱不常期，至頃公無野嗣立，猶循舊規，未曾缺禮。卻克至魯，條聘禮畢，辭欲往齊，魯宣公亦嘗聘齊之期，乃使上卿季孫行父，同卻克一齊，啓行方及齊郊，只見衛上卿孫良夫，單大夫公子首，也爲聘齊來到，四人相見，各訴來由，不期而會，足見同志了。四大夫下了客館，次日朝

見各致主君之意。禮畢，頃公看見四位大夫容貌，暗暗稱怪道：「大夫請暫歸公館，即容設享相待。」四位大夫退出朝門，頃公入宮，見其母蕭太夫人忍笑不住。太夫人乃蕭君之女，嫁於齊惠公，自惠公薨後，蕭夫人日夜悲泣，頃公事母至孝，每事求悅其意，即聞巷中有可笑之事，亦必形容稱述，博其一啓顏也。是日頃公乾笑，不言其故。蕭太夫人問曰：「外面有何樂事，而歡笑如此？」頃公對曰：「外面並無樂事，乃見一怪事耳！今有晉魯衛曹四國，各遣大夫來聘，晉大夫都克是個瞎子，只有一隻眼，光著看人。魯大夫季孫行父是個禿子，沒一根毛髮。衛大夫孫良夫是個跛子，兩脚高低的。曹公子首是個跣背，兩眼觀地。吾想生人抱疾，五形四體不全者有之，但四人各占一病，又同時至於吾國，堂上聚著一班鬼怪，豈不可笑？」蕭太夫人不信，曰：「吾欲一觀之可乎？」頃公曰：「使臣至國，公宴後，例有私享，來日兒命設宴於後苑，諸大夫赴宴，必從宗臺之下經過。母親登於臺上，張帷而竊觀之，有何難哉？」

話中略過公宴不題，單說私宴。蕭太夫人已在宗臺之上了。舊例使臣來到，凡車馬僕從，都是主國供應，以暫息客人之勞。頃公主意，專欲發其母之一笑，乃於國中密選眇者禿者跛者眇者各一人，使分御四位大夫之車。卻克眇，即用眇者爲御，行父禿，即用禿者爲御，孫良夫跛，即用跛者爲御，公子跣背，即用跣者爲御。齊上卿國佐諫曰：「朝聘國之大事，賓主致敬，以成禮，不可戲也。」頃公不聽，車中兩眇兩禿雙跣雙跛行過台下。蕭夫人啓帷望見，不覺大笑，左右侍女無不掩口笑聲，直達於外。卻克初見御者眇，亦認爲偶然，不以爲怪。及聞台上有婦女嬉笑之聲，心中大疑，草草數杯，即忙起身，回至館舍，使人詰問台上何人，乃國母蕭太夫

人也。須臾魯衛曹三國使臣皆來告訴邵克言：「齊國故意使執轡之人戲弄我等，以供婦人觀笑，是何道理？」邵克曰：「我等好意修聘，反被其辱，若不報此仇，非丈夫也。」行父等二人齊聲曰：「大夫若興師伐齊，我等奏過寡君，當傾國相助。」邵克曰：「衆大夫果有同心，便當歃血爲盟，伐齊之日，有不竭力共半者，明神殛之。」四位大夫聚於一處，竟夜商量，直至天明，不辭齊侯，竟自登車，命御人星馳，各還本國而去。國佐嘆曰：「齊忠自此始矣。」史臣有詩云：

主賓相見敬爲先，殘疾何當配執鞭？台上笑聲猶未寂，四郊已報起烽烟。

是時魯卿東門仲遂，叔孫得臣俱卒，季孫行父爲正卿，執政當權。自聘齊被笑而歸，誓欲報仇，聞邵克請兵於齊侯，因與太傅士會主意不合，故齊侯未許。行父心下躁急，乃奏知宣公，使人往楚借兵，值楚莊王旋病薨，世子審卽位，時年纔十歲，是爲共王。史臣有楚莊王讚云：

於赫莊王，幹父之繼，始不飛鳴，終能張楚。樊姬內助，孫叔外輔，鬻舒播義，初晉觀武。窺周圍宋，威聲如虎，奮爾荆蠻，桓文爲伍。

楚共王方有新喪，辭不出師。行父正在憤懣之際，有人自晉國來，述曰：邵克日夜言伐齊之利，不伐齊於劉伯，晉侯惑之。士會知邵克不可回，乃告老讓之以政，令邵克爲中軍元帥，主晉國之事，不日興師伐齊矣。行父大喜，乃使仲遂之子公孫歸父行聘於晉，一來答邵克之禮，二來訂伐齊之期。魯宣公、仲遂得國，故寵任歸父，異於華臣。時魯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子孫衆盛，宣公每以爲憂，知子孫必爲三家所凌，乃於歸父臨行之

日，握其手密囑之曰：「三桓日盛，公室日卑，子所知也。公孫此行，觀使與晉君臣密謀其情，倘能借彼兵力，爲我逐去三家，情願歲輸幣帛，以報晉德，永不貳志。卿小小心在意，不可洩漏。」歸，父領賈重賂晉，屠岸賈極以諛佞，寵於景公，官拜司寇，乃納賂於岸賈，告以主君欲逐二家之意。岸賈爲得罪趙氏，立心結二樂，二族往來甚密，以歸父之言告於樂書，書曰：「元帥方與季孫氏同仇，恐此謀未必協也，吾試探之。」樂書乘間言於卻克，克曰：「此人欲亂魯國，不可聽之。」遂寫密書一封，遣人星夜至魯，飛報季孫行父。行父大怒曰：「當年弑殺公子惡，及公子視，皆以東門遂主謀，我欲圖國永安靖，隱忍其事，爲之庇護，今其子乃欲見逐，豈非養虎留患耶？」乃以卻克密書，面致叔孫僑，看之，曰：「主公不視朝，將一月矣，言有疾病，殆託詞也。吾等同往問疾，而造主公榻前請罪，看他如何？」亦使人邀仲孫蔑，蔑解曰：「君臣無對質是非之理，蔑不敢往。」乃拉司寇被孫許同行。

三人行，宮門啓，言公病篤，不及請見，致問候而返。次日，宣公報薨矣。時周定王之十六年也。季孫行父等擁立世子黑肱，時年一十三歲，是爲成公。公年幼，凡事皆決於季氏。季孫行父集大夫於朝堂，議曰：「君幼國非，大明政刑不可。當初殺敵立庶，專意媚齊，致失晉，皆東門遂爲也。仲遂有罪，國大罪，宜追治之。」諸大夫皆唯唯聽命。行父遂使司寇被孫許，逐外門氏之族。公孫與父自晉歸魯，水及境，知宣公已薨，季氏方治其先人之罪，乃出奔於齊。國人俱從之。後儒論仲遂躬行弑逆，援立宣公，身死未幾，子孫被逐，作惡者亦何益哉？鬻翁有嘆云：

搜宜富貴望千秋，誰料三桓作寇仇。樓折東門喬木萎，獨餘青簡惡名留。

魯成公即位二年，齊頃公開魯，與晉合謀伐齊，一面遣使結好於楚，以爲齊緩急之助；一面整頓車徒，躬先伐魯，由平陰進兵，直至龍邑。齊侯之嬖人廋蒲，魁輕進，爲北門軍士所獲，頃公使人登車，呼城上人語之曰：「還廋蒲，將軍即當退師。」國人不信，殺魁，磔尸於城樓之上。頃公大怒，令三軍四面攻之，三日夜不息。城破，頃公將北城一角，不給軍民，盡皆殺死，以洩其恨。止欲深，哈馬探得衛大將孫良夫統兵將入平境，頃公曰：「衛窺吾之虛，來犯吾界，合當反戈迎之。」乃留兵戍龍邑，班師而南，行至新築界口，恰遇衛兵前隊，副將石稷已到，兩下各結營壘，石稷詣中軍告於孫良夫曰：「吾受命侵齊，乘其虛也。今齊師已歸，其君現在，不可輕敵，不如退兵，讓其歸路，俟晉魯合力並舉，可以萬全。」

孫良夫曰：「本欲報齊君一笑之仇，今仇人在前，奈何避之？」遂不聽石稷之諫，是夜率中軍往劫。齊人也慮衛軍來襲，已有整備。良夫殺入營門，劫了空營，方欲回車，左有國佐，右有高固，兩員大將，圍裏將來。齊侯自率大軍掩至，大叫：「跛夫且留下頭顱。」良夫死命相持，沒抵當一頭處，正在危急，却得甯相向兩隊車馬前來接應，救出良夫，大北奔。衛軍大敗，齊侯招引二將從後追來，衛將石稷之兵亦至，迎著孫良夫，叫道：「元帥只顧前行，吾當斷後。」良夫引軍急走，未及一里，只見前面塵頭起處，車聲如雷，良夫嘆曰：「齊更有伏兵，吾命休矣。」車馬看近，則一員將在車中，勸躬言曰：「小將不知元帥交兵，救援遲誤，伏乞恕罪。」良夫問曰：「子何人也？」那員將答曰：「某乃守新築大夫仲叔于奚是也，悉此本境之衆，有百餘乘在此，足以一

戰元帥勿憂。良夫方縱放心，謂于奚曰：「石將軍在後，子可助之。」仲叔于奚應聲馳車而去。

再說齊兵遇石稷斷後之兵，正欲交戰，見此將軍壓蔽天，探是仲叔于奚領兵來到，齊頃公身在衛地，恐兵力不繼，遂鳴金收軍，止掠取輜重而回。石稷和于奚亦不追趕，後與晉人勝齊歸國。衛侯因于奚有救孫良夫之功，欲以邑賞之。于奚辭曰：「邑不願受，得賜曲絲繁纓，以光寵於縉紳之中，子願足矣。」按周禮，天子之樂四面皆縣，謂之宮縣。諸侯之樂，止縣三面，獨缺南方，謂之曲縣，亦曰軒縣。大夫則左右兩耳繁纓，乃諸侯所以飾馬者，二件皆諸侯之制。于奚自恃其功，以此爲請，衛侯笑而從之。孔子修春秋，論此事，以爲惟名器分別貴賤，不可假人。衛侯爲失其賞矣。此是後話，表過不提。

却說孫良夫收拾敗軍入新築城中歇息數日，諸將請示歸期。良夫曰：「吾本欲報齊，反爲所敗，何面目歸見吾主？便當乞師晉國，生縛齊君，方出我胸中之氣。」乃留石稷等屯兵新築，自己親往晉國借兵。適值魯司寇臧宣叔亦在晉請師，二人先通了郟克，然後謁見晉景公。內外同心，彼唱此和，不由晉景公不從。郟克慮齊之強，請車八百乘，晉以許之。郟克將中軍，解張爲御，鄭邱緩爲車右，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於周定王十八年夏六月，師出絳州城，望東路進發。戚孫許先期歸報，季孫行父同叔孫僖如帥師來會，同至新築。孫良夫復約曹公子首各軍，俱於新築取齊。擺成隊伍，次第前行，連接三十餘里，車聲不絕。齊頃公預先使人於魯境上覘探，已知臧司寇乞得首兵消息。頃公曰：「若待晉師入境，百姓震驚，當以兵逆之於境上。」乃大開車徒，挑選五百乘，三日三夜，行五百餘里，直至鞍地札營。前哨報晉軍已屯於糜，止下。頃公遣使請

戰。郤克許來日決戰。大將高固請於頃公曰：「齊晉從未交兵，未知晉人之勇怯，臣請探之。」乃駕單車，徑入晉壘挑戰。有未將亦乘車自營門而出，高固取巨石擲之，正中其腦，倒於車上。御人驚走，高固騰身一躍，早跳在晉車之上，腳踏管囚，手挽樽案，馳還齊壘，周圍一轉，大呼曰：「出賣餘勇！」齊軍皆笑，晉軍中覺而逐之，已無及矣。高固謂頃公曰：「晉師雖衆，能戰者少，不足畏也。」

次日齊公親自披甲出陣，邴夏御車，逢丑父爲車右，兩家各結陣於鞍。國佐率右軍以邊魯，高固帥左軍以邊衛，曹兩下相持，各不交戰，專候中軍消息。齊侯自恃其勇，日無晉人，身穿縹袍，縹甲，乘著金輿，令軍士俱控弓以俟。曰：「觀吾馬足到處，萬矢俱發。」一聲鼓響，馳車直沖入晉陣，箭如飛蝗，晉兵死者極多。解弇手肘，連中二箭，血流下及車輪，猶自忍痛，勉強執轡。郤克正擊鼓進軍，亦被箭傷左脅，流血及屨，鼓聲頓緩。解張曰：「師之耳目在於中軍之旗鼓，三軍因之以爲進退，傷未及死，不可不勉力趨戰。」鄭邱綏曰：「張侯之言是也，死生命耳。」郤克乃挽袍連擊，解張策馬，冒矢而進，鄭邱綏左手執笠，以衛郤克，右手奮戈殺敵。左右一齊擊鼓，鼓聲震天。晉軍只道本陣已得勝，爭先馳逐，勢如排山倒海，齊軍不能當，大敗而奔。韓厥見郤克重傷，曰：「元帥且暫息，某當力追此賊。」言畢，招引本部驅車來趕，齊軍紛紛四散。頃公繞華不注山而走，韓厥遙望金輿，儘力逐之。逢丑父顧邴夏曰：「將軍急急出圍，以取救兵，某當代將軍執輿。」邴夏下車去了。晉兵到者益多，圍華不注山三匝。逢丑父謂頃公曰：「事急矣！主公快將錦袍縹甲脫下，與臣穿之，假作主公，主公可穿臣之衣，執輿於旁，以誤晉人之目。倘有不測，臣當以死代君，君可脫也。」頃公依其言，更換方輿，將及華泉，韓

厥之車，已到馬首。韓厥見錦袍繡甲，認是齊侯，遂手攬其絆馬之索，再拜稽首曰：「寡君不能離魯，衛之請，使羣臣詢其罪於上國，臣厥忝在戎行，雖御君侯，以辱臨於敝邑。」丑父詐稱口渴不能答言，驅授齊侯曰：「丑父可爲我取飲。」齊侯下車，假作取飲水至，又嫌其濁，更取清者。齊侯遂繞山石而遁，恰與齊將鄭周父御副車而至，曰：「邴夏已陷於晉軍中矣，晉勢浩大，惟此路兵稀，主公可急乘之！」乃以轡授齊侯，齊侯登車走脫。

韓厥先遣人報入晉軍曰：「已得齊侯矣。」郤克大喜，及韓厥以逢丑父獻，郤克見之曰：「此非齊侯也。」郤克曾使齊，認得齊侯，韓厥却不認得，因此被他設計賺去。韓厥怒問丑父曰：「汝是何人？」對曰：「某乃車右將軍逢丑父，欲問吾君，方纔往華泉取飲者就是。」郤克亦怒曰：「軍法欺三軍者，罪應死，汝冒認齊侯，以欺我軍，尚望活耶？」叱左右縛丑父去斬，丑父大呼曰：「晉君聽吾一言，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丑父免君於患，今且爲戮矣。」郤克命解其縛，曰：「人盡忠於君，我殺之不祥。」使後車載之，潛淵居士有詩云：

邊山戈甲密如林，繡甲君王險被擒；十尺華泉源不竭，不如丑父計謀深。

後人名華不注山爲金輿山，正以齊侯金輿駐此而得名也。頃公既脫歸木營，念丑父活命之恩，復乘輕車馳入晉軍，訪求丑父，出而復入者三次。國佐高曰：「聞中軍已敗，恐齊侯有失，各引軍來救駕，見齊侯從晉軍中出，大驚曰：「主公何輕千乘之尊，而自探虎穴耶？」頃公曰：「逢丑父代寡人陷於敵中，未知生死，寡人坐不安席，是以求之。」言未畢，哨馬報晉兵分五路殺來了，國佐奏曰：「軍氣已挫，主公不可久留於此，且回。」

國中堅守，以待楚救兵至可也。齊侯從其言，遂引大軍回至隨，溜去了。郤克引大軍及魯衛晉三國之師，長驅直入，所過關隘，盡行燒毀，直抵國都，志在滅齊。不知齊如何應敵？再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晉 圍下宮程嬰匿孤

郤克盟齊之事，殊爲可笑。意欲質人國母，而又欲易其田畝；此萬萬不能之事，即牧豎小兒亦皆知其不可也。若郤克因恨齊之深，預定制勝之計，放出難帥，使之不從而後戰，冀滅其國以舒忿，猶可自解；既無深謀遠見，反使齊人責備一番，殊覺削色可恥。及匡佐說到合兵再戰，一指出營，又無別策以困之，乃使人追回而與盟，舉動乖張，言詞孟浪，可笑極矣。郤克爲卿，頗覺不滿意。

屈巫在楚，亦算大臣，爲了一個夏姬，費却許多心力，誑君欺友，棄命害家，做出許多乖張舉動，總是淫之一念所使耳。色之迷人，可畏如此！一友曰：「今人爲了一個不堪表子，弄得疏親慢友，兄弟鬩牆，夫妻反目，七顛八倒，破產喪家者多矣；况這等一個妙物，豈不值得一死乎？」樂塵聞之，無不絕倒。

屈巫奔晉通吳，遂致強吳而削楚，使子側子重，奔命不暇；然則能臣之去留，所關豈淺小哉？

按左傳：趙娶通于莊姬，同括放之于齊，事在魯成公五年，爲晉景公之十四年，至十七年，莊姬以趙嬰之故，怨同括，詣于晉侯，言二人欲爲亂，晉景公乃殺同括，以韓厥言趙氏世有大勳于晉，不可無後，乃立趙武而反其田，即在本年中。史記晉世家亦載之。于公十七年，其事與左傳同，而不載趙嬰莊姬事。景公之死，

則在十九年，兩書始終，皆無屠岸賈名。至於屠岸賈及程嬰公孫杵臼匿孤復位等事，見於趙世家，而屠氏之攻趙族，則在晉景三年，後十五年而趙孤始出，則應在景公之十七年，或十八年。又曰：「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鬼爲祟，始聞於韓厥而求趙孤，族誅屠氏。」其事與左傳全反，是司馬遷當日已不免白相矛盾矣。當日此事始末，不知傳自何人。司馬氏遂據之以作史記，其事之有無，雖不可知，但司馬遷而會左近，且經成於聖人之手，即無破綻，亦當信左而不信遷，况遷又自相矛盾乎？但史記所載屠岸賈攻滅趙氏，則未嘗東命景公，而與諸將自行其意，此傳則言奉景公之命而行之，又與史記不合。要之，即就趙世家之文而論，其事中謬處頗多，大率非實事也，故其得失是非，吾不論斷。

話說晉兵追齊侯行四百五十里，至一地名袁婁，安營下寨，打點攻城。齊頃公心慌，集諸臣問計。國佐進曰：「臣請以紀侯之醢及玉磬行賂於晉，而請與晉平。魯衛二國，則以侵地還之。」頃公曰：「如卿所言，寡人情已盡矣，再若不從，惟有戰耳。」國佐領命，捧着紀獻玉磬二物，選遣晉軍先見韓厥，致齊侯之意。韓厥曰：「魯衛以齊之侵削無已，故寡君憐而拯之，寡君則何仇於齊乎？」國佐答曰：「佐願言於寡君，返魯衛之侵地如何？」韓厥曰：「有中軍主帥在，厥不敢專。」韓厥引國佐來見卻克，克盛怒以待之。國佐辭氣俱恭，卻克曰：「汝國亡在旦夕，尚以巧言緩我耶？倘真心請平，只依我兩件事。」國佐曰：「敢問何事？」卻克曰：「一來要蕭君同叔之女爲質於晉，二來必使齊封內盟畝盡改爲東西行，萬一齊異日背盟殺汝質，伐汝國，車馬從西至東，可直達也。」國佐勃然發怒曰：「元帥差矣！蕭君之女非他，乃寡君之母，以齊晉匹敵言之，猶晉君之母。」

也。那有國社爲質人國的道理？至于醜敵縱橫，皆順其勢之自然；若惟晉改易，與失國何異？元帥以此相難，想不允和議了。」郤克曰：「便不允汝和，汝奈何？」國佐曰：「元帥勿欺齊，太甚也。齊雖褊小，其賦千乘，諸臣私賦，不下數百。今偶一挫衄，未及大虧，元帥必不允，請收合殘兵，與元帥決戰於城下。一戰不勝，尚可再戰，再戰不勝，尚可三戰；若三戰俱敗，舉齊國皆晉所有，何必質母東敵爲哉？佐從此辭矣。」委敵於地，朝上一揖，昂然出營去了。季孫行父與孫良夫在幕後聞其言，出謂郤克曰：「齊恨我深矣，必將致死於我，兵無常勝，不如從之。」郤克曰：「齊使已去，奈何？」行父曰：「可追而還也。」乃使良馬駕車，追及十里之外，強拉國佐，復轉至晉。郤克使與季孫行父、孫良夫相見，乃曰：「克恐不勝其事，以獲罪於寡君，故不敢許諾，今魯衛大夫合辭以請，克不能違也，克聽子矣。」國佐曰：「元帥已俯從敵邑之請，願同盟爲信，齊認朝晉，且反魯衛之侵地，晉認退師，秋毫無犯，各立誓書。」郤克命以牲血共飲，訂盟而別，釋放丑父，送歸齊。齊頃公進逢丑父爲上卿，晉魯衛曹之事，皆歸本國。宋儒論此盟，謂郤克恃勝而驕，出令不恭，致觸國佐之怒，雖取成而還，殊不足以服齊人之心也。晉師歸，獻齊捷於公，嘉鞍之功，郤克等皆益地，復作新上中下三軍，韓厥爲新軍元帥，趙括佐之，鞏朔爲新軍元帥，韓穿佐之，荀驩爲新下軍元帥，趙旂佐之，皆晉爲卿。自是晉有六軍，復與伯業司寇屠岸賈見趙氏復盛，忌之益深。日夜搜趙氏之知，譜於景公，又厚結欒卻二家，以爲己援。此事且攔過一邊，表白在袪。齊頃公取其兵敗，弔死問喪，恤民修政，志欲報仇。晉君臣恐齊侵伐，復失伯業，乃託言齊國其順可嘉，使各國仍還其所侵之地。自此諸侯以晉無信義，漸漸離心，此是後話。

且說陳人姬嫁連尹襄老，未及一年，襄老從軍於郟。夏姬遂與其子黑要、烝淫，及襄老戰死，黑要戀夏姬之色，不往求尸，國人頗有議論。夏姬以爲恥，欲借迎尸之名，謀歸鄭國。申公屈巫遂賂其左右，使傳語於夏姬曰：「申公相慕甚功，若夫人朝歸鄭國，申公晚卽來聘矣。」又使人謂鄭襄公曰：「姬欲歸宗國，盡往迎之。」鄭襄公果然遣使來迎夏姬。楚莊王問於諸大夫曰：「鄭人迎夏姬何意？」屈巫獨對曰：「姬欲收葬襄老之尸，鄭人任其事，以爲可得，故使姬往迎之耳。」莊王曰：「屍在晉，鄭安從得之？」屈巫對曰：「苟營者，苟首之愛子也，營者，楚囚首念其子甚切。今首新佐中軍，而與鄭大夫臯成素相交厚，其必借鄭臯成居間，使請解於楚，而以王子及襄老之屍，交易智營。鄭君以郟之戰，懼晉行討，亦將借此以獻媚於晉，此真情無疑矣。」話猶未畢，夏姬入朝辭楚王，奏聞歸鄭之故，言下淚珠如雨，曰：「若不得屍，妾誓不反楚。」楚莊王憐而許之，夏姬方行，屈巫遂致書於鄭襄公，求聘夏姬爲內子。襄公不知莊王及公子嬰齊欲娶，因以屈巫方重用於楚，欲結爲姻，乃受其聘幣。楚人無知之者，屈巫復使人至晉，通信於荀首，教他將二屍易荀營於楚，以質其言。荀首致書臯成，求爲居間說合。莊王欲得其子公子名臣之屍，乃師荀營於晉，晉亦以二屍畀楚。楚人曰：「屈巫之言爲實，不疑其有他故也。」及晉師伐齊，齊頃公請救於楚，值楚新喪，未卽發兵。後聞齊師大敗，國佐已及晉盟，楚共王曰：「齊之從晉，爲楚大救之故，非齊志也。寡人當爲齊伐衛魯，以雪報恥，誰能爲寡人達此意於齊侯者？」申公屈巫應聲曰：「微臣願往。」共王曰：「卿此去，由鄭國，就使約鄭師，以冬十月之望，在衛境取齊，卽以此期告於齊侯可也。」屈巫領命歸家，託言往新邑收賦，先將家財及財帛裝載十餘車，陸續出城，自己乘輕車。

在後，羸馳往鄭，致楚王師期之命；遂與夏姬在館舍成親，二人之樂，可知矣。有詩爲證：

佳人原是老妖精，到處偷情倖有名；探戰一雙今作配，這迴塵戰定輸贏。

夏姬枕畔謂屈巫曰：「此事曾窺知楚王否？」屈巫將莊王及公子嬰齊欲娶之事，再說一遍。卜曰：「夫人費下許多心機，今日得諧魚水，生平願足。下官不敢回楚，明日與夫人別尋安身之處，偕老百年，豈不穩便？」夏姬曰：「原來如此，夫君既不同楚，那使齊之命，如何消繳？」屈巫曰：「我不往齊國去了，方今與楚抗衡，莫如晉國，我與汝適晉可也。」次早修下表章一道，付與從人，寄復楚王，遂與夏姬同奔晉國。晉景公方以兵敗於楚爲恥，聞屈巫之來，喜曰：「此天以此人賜我也！」即日拜爲大夫，賜邢公爲之采邑。屈巫乃去屈姓，以巫爲氏，名臣。至今人稱爲申公巫臣。巫臣自此安居於晉，楚王接得巫臣來表而讀之，略云：

蒙鄭君以夏姬室臣，臣不肯，遂不能辭。恐君王見罪，暫寓晉國，使齊之事，望君王別遣良臣，死罪！

其王見表大怒，召公子嬰齊，公子側使觀之。公子側對曰：「楚晉世仇，今巫臣適晉，是反叛也，不可不討。」公子嬰齊復曰：「黑嬰烝母，是亦有罪，宜并討之。」其王從其言，乃使公子嬰齊領兵抄沒巫臣之族，使公子側領兵擒黑嬰而斬之，兩族家財，盡爲二將分得享用。巫臣聞其家族被誅，乃遺書於二將，略云：

爾以貪殘事君，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等疲於路而死。

嬰齊等祕其書，不使聞於楚王。巫臣爲晉畫策，請適好於吳國，因以車戰之法，教道吳人，留其子狐庸仕於吳，爲行人，使通晉吳之信，往來不絕。自此吳勢日強，兵力日盛，盡奪取楚東方之屬國，壽夢遂僭僞爲王，楚邊

境被其侵伐，無甯歲矣。後巫臣死，狐庸復屈姓，遂留仕吳，吳用爲相國，任以國政。冬十月，楚上拜公子嬰齊爲大將，同鄭師伐衛，殘破其郊，因師侵魯，屯於楊橋之地。仲孫蔑請賂之，乃括國中良匠，織女對女各百人，獻於楚軍，請盟而退。晉亦遣使邀魯侯，同伐鄭國，魯成公復從之。周定王二十年，鄭襄公堅薨，世子費嗣位，是爲悼公。因與許國爭田界，許君訴於楚楚，其王爲許君直使人責鄭，鄭公怒，乃棄楚從晉。

是年卻克以箭傷失於調養，左臂遂捐，乃告老，旋卒。欒書代爲中軍元帥，明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欒書救之時，晉景公以齊鄭俱服，頗有矜慢之心，寵用屠岸賈游獵飲酒，復如盞公之日。趙盾趙括其兄植嬰齊不睦，誣以淫亂之事，逐之奔齊。景公不能禁止，時梁山無故自崩，壅塞流河，三日不通。景公使太史卜之，屠岸賈行賂于太史，以行刑罰不中爲言。景公曰：「寡人未嘗過用刑罰，何爲不中？」屠岸賈奏曰：「所謂刑罰不中者，失入失出，皆不中也。趙盾弑靈公於桃園，載在史冊，此不赦之罪成，不加誅戮，且以國政任之，延及於今，逆子孫，布滿朝中，何以懲戒後人乎？」且臣聞趙朔原屏等，日恃宗族衆盛，將謀叛逆，樓嬰欲行諫退，被逐出奔。欒卻二家，畏趙氏之勢，隱忍不言。梁山之崩，天意欲誅公之冤正趙氏之罪耳。」景公自戰戰時，已惡同括專橫，遂怒其言，問於韓厥。厥對曰：「桃園之事，與趙盾何與？况趙氏自成季以來，世大有勳於晉，主公奈何聽細人之言，而疑功臣之稱乎？」景公意未釋然，復問於欒。卻論二人先以岸賈之騙，含糊其詞，不肯替趙氏分辨。景公亦信岸賈之言，以爲實然，乃書趙盾之罪於版，付岸賈曰：「汝好處分，勿驚國人。」韓厥知岸賈之謀，夜往下宮，報知趙朔，使預先逃遁。朔曰：「吾父抗先君之誅，遂受惡名，今岸賈奉有君命，

必欲見殺，朔何敢逃？但吾妻見有身孕，已在臨月，倘生女不必說了；天幸生男，尚可延趙氏之祀。此一點骨血，望將軍委曲保全，朔雖死猶生矣。」朔泣曰：「厥受知於宣孟，以有今日，恩同父子，今日自愧力薄，不能斷賊之頭，所命之事，敢不力任？但賊臣蓄憤已久，一時發難，玉石俱焚，厥有力亦無用處。及今未發，何不將公主，潛送入宮，脫此大難？後日公子長大，庶有報仇之日也。」朔曰：「謹受教。」二人洒淚而別。趙朔私與莊姬約，生女當名曰文，若生男當名曰武，文人無用，武可報仇，獨與門客程嬰言之。莊姬從後門上溫車，程嬰護送，遞入宮中，投其母成夫人去了。夫妻分別之苦，自不必說。

比及天明，岸賈自率甲士，闖了下宮。景公所書罪版，懸於大門，聲言奉命討逆，遂將趙朔、趙括、趙旃、各家老幼男女，盡行誅戮。旃子趙勝，時在邯鄲，獨免。後聞變，出奔宋，宋當時殺得尸橫堂戶，血沒階，筋點人數，單單不見莊姬。岸賈曰：「公主不打緊，但聞懷妊將產，萬一生男，留下逆種，必生後患。」有人報說夜半有溫車入宮，岸賈曰：「此必莊姬也。」即時來奏晉侯，言：「逆臣一門俱已誅絕，只有公主走入宮中，伏乞主裁。」景公曰：「吾姑乃母夫人所愛，不可問也。」岸賈又奏曰：「公主懷妊將產，萬一生男，留下逆種，異日長大，必然報仇，復有傾國之事，主公不可不慮。」景公曰：「生男則誅之。」岸賈乃日夜使人探伺莊姬生產消息。數日後，莊姬果然生下一男，成夫人分付宮中假說生女，屬岸賈不信，欲使家中乳媪入宮驗之。莊姬惶與其母成夫人商，推說所生女已死。此時景公就於淫樂，國事全托岸賈，恣其所爲。岸賈亦疑所生非女，且未死，乃親率女僕，遍索宮中。莊姬乃將孤兒置於袴中，對天祝告曰：「天若滅絕趙宗，兒當啼；若趙氏還有一脈，

之疑，兒則無聲。一及女僕牽出莊，始搜其宮，一無所見，籬中絕不聞啼號之聲。岸賈當時雖然出宮去了，心中到底狐疑，或言孤兒已寄出宮門去了。岸賈遂懸賞於門，有人首告孤兒真信，與之千金，知情不言，與窩藏反賊，一例全家處斬。又分付宮門上出入盤詰。

却說趙盾，兩個心腹門客，一個是公孫杵臼，一個是程嬰，先前聞屈岸賈圍了下宮，公孫杵臼約程嬰同共其難。杵臼曰：「彼假托君命，佈詞討賊，我等與之俱死，何益於趙氏？」杵臼曰：「明知無益，但思主有難，不敢逃死耳。」嬰曰：「姬氏有孕，右男也，吾與爾共奉之，不幸生女，死猶未晚。」及聞莊姬生女，杵臼泣曰：「天果絕趙氏乎？」程嬰曰：「未可信也，吾當察之。」乃厚賂宮人，使通信於莊姬，莊姬知程嬰忠義，密書一武字，遞出。程嬰私喜曰：「公主果生男矣。」及岸賈搜索宮中不得，程嬰謂杵臼曰：「趙氏孤在宮中，索之不得，此天幸也，但可瞞過一時耳，後日事洩，困賊又將搜索，必須用計，偷出宮門，藏於遠地，方保無虞。」杵臼泣曰：「子日，問嬰曰：『立孤與死難，二者孰難？』」杵臼曰：「死易耳，立孤難也。」杵臼曰：「子任其難，我任其易，何如？」嬰曰：「計將安出？」杵臼曰：「誠得他人嬰兒，稱趙孤，吾抱往首陽山中，汝當出首，說孤兒藏處，屠賊得偽孤，則真孤可必矣。」程嬰曰：「嬰兒易得也，必須竊得真孤出宮，方可保全。」杵臼曰：「諸將中惟韓厥愛趙氏恩最深，可以竊孤之事托之。」程嬰曰：「吾新生一兒，與孤兒誕期相近，可以代之，然子既有藏孤之罪，必當并誅，子先我而死，我心何怨？」因泣下不止。杵臼怒曰：「此大事，亦美事，何以泣為？」嬰乃收淚而去。夜半，抱其子付與杵臼之手，卽往見韓厥，先以武字示之，然後言及杵臼之謀。韓厥曰：「姬氏方有疾，命我求醫，汝若哄得

屠賊親往首陽山，吾自有出孤之計。」一嬰乃揚言於衆曰：「屠司寇欲得趙孤子，曷爲索之宮中？」屠氏門客聞之，問曰：「汝知趙氏孤所在乎？」一嬰曰：「果與我千金，當告汝。」門客引見岸賈，岸賈叩其姓氏，對曰：「程氏名嬰，與公孫杵臼同事趙氏，公主生下孤兒，卽遣婦人抱出宮門，托吾兩人藏匿。嬰恐日後事露，有人出首，欲獲千金之賞，我受全家之戮，是以告之。」岸賈曰：「孤在何處？」一嬰曰：「請屏左右，乃敢言。」岸賈卽命左右退避，嬰告曰：「在首陽山深處，急往可得，不久當奔秦國矣。然須大夫自往，他人多與趙氏有隙，勿輕托也。」岸賈曰：「汝但隨吾往，實則重賞，虛則死罪。」一嬰曰：「吾亦自山中來，此腹餒甚，幸賜一飯。」岸賈與之酒食，嬰食畢，又催岸賈速行。

岸賈自率家甲三千，使程嬰前導，徑往首陽山，紆迴數里，路極幽僻，見臨溪有草莊數間，柴門雙掩，嬰指曰：「此卽杵臼孤兒處也。」一嬰先叩門，杵臼出迎，見甲士甚衆，爲倉皇非匿之狀。嬰喝曰：「汝勿走，司寇已知孤兒在此，親口來取，速速獻出可也？」言未畢，甲士縛杵臼來見岸賈，岸賈問孤兒何在，杵臼曰：「無有。」岸賈命搜其家，見壁室有鎖甚固，甲士去鎖，入其室，室中頗暗，彷彿竹床之上，聞有小兒驚啼之聲，抱之以出，錦繡襦，儼如貴家兒。杵臼一見，卽欲奪之，被縛不得前，乃大罵曰：「小人哉！嬰也，昔下宮之難，我約汝同死，汝說公主有孕，若死誰作保孤之人？今公主將孤兒付我二人，匿於此山，汝與我同謀做事，却又貪了千金之賞，私行出首，我死不足惜，何以報趙孟宣之恩乎？」一千小人，萬小人，罵一個不住，一嬰羞慚滿面，謂岸賈曰：「何不殺之？」岸賈喝令將公孫杵臼斬首，自取孤兒鄰之於地，一聲啼哭，化爲肉餅，哀哉！擬翁有詩云：

一線宮中趙氏危，甯將血嗣代孤兒。屠奸縱有彌天網，誰料公孫已傳欺。

屠岸賈起身往首陽山，擒捉孤兒。城中那一處不傳遍？也有替屠家歡喜的，也有替趙家嘆息的。那宮門盤詰，就怠慢了。韓厥却教心腹門客，假作草澤醫人，入宮看病。將程嬰所傳武字，粘於藥囊之上。莊姬看見，已會其意。診脈已畢，講幾句胎前產後的套話。莊姬見左右宮人，俱是心腹，即以孤兒裹在藥囊之中。那孩子啼哭起來，莊姬手撫藥囊，祝曰：「趙武！趙武！我一門百口冤仇，在你一點血泡身上。出宮之時，莫啼哭。」分付已畢，孤兒啼聲頓止，走出宮門。無人盤問。韓厥得了孤兒，如獲珍寶，藏於深室，使乳婦育之。雖家人亦無知其事也。屠岸賈回府，將千賞賜程嬰。程嬰辭不願賞。岸賈曰：「汝爲邀賞出首，如何又辭？」程嬰曰：「小人爲趙氏門客已久，今殺孤兒以自脫，已屬非義。况敢利多金乎？倘念小人微勞，願以此金收葬趙氏一門之屍，亦表小人門下之情於萬一也。」岸賈大喜曰：「子真信義之士也！」趙氏遺屍，聽汝收取不禁，卽以此金爲汝營葬之資。」

程嬰乃拜而受之，盡收各家骸骨，棺木盛殮，分別葬於趙盾墓側。事畢，復往謝岸賈。岸賈欲留用之，嬰流涕言曰：「小人一時貪生怕死，作此不義之事，無面目復見晉人，從此將鋤口遠方矣。」程嬰辭了岸賈，往見韓厥，將乳婦及孤兒交付程嬰。嬰撫爲己子，攜之入潛孟山藏匿。後人因名其山曰：「山以藏孤得名也。」後三晉公遊於新田，見其土沃水甘，因遷其國，謂之新絳，以故都爲故絳。百官朝賀，與公設宴於內宮，款待羣臣。日色過哺，左右將治燭，忽然怪風一陣，捲入堂中，寒氣逼人，在座者無不驚顛。須臾風過，景公獨見一蓬頭

大鬼身長丈餘，被髮及地，自戶外而入，攘臂大罵曰：「天乎！我子孫何罪，而汝殺之？我已訴聞於上帝，來以汝命！」言畢，將劍鏑，打景公，景公大叫：「羣臣救我！」拔佩劍欲斬其鬼，誤劈自己之指。羣臣不知爲何，慌忙搶劍，景公口吐鮮血，悶倒在地，不省人事。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說秦伯魏相迎醫 報魏錡養叔獻藝

魏相明知秦爲仇敵之國，而慨然請往以求醫，可謂忠義之士。至以大義責秦桓，言詞正大而明晰，卒以得諒，則又其才之過人也。晉臣因主君之疾，欲覓高醫，不憚宛轉於仇敵之國，以求致之，且見忠愛之甚。高醫至而疾果不可爲，斯可委之於數矣。然亦必醫者之言，果能真知確見，斯臣子之心，可以無憾也。今人自既不能知醫，於君又有疾，又不慎加擇選，乃聽之庸醫之手，輕者加重，重者致危，乃委之於命數爲不可救，可悲可嘆！

晉楚講和，自是大事。子側楚之司馬，亦是大臣，子重乃不使之與議，亦有不是。但南北構兵，生民塗炭久矣，而講和，非獨兩國生民之福，其關係於天下者甚大。已不與議，縱爲無功，獨不享其利乎？子側乃以爭功之故，逞嫉妬之心，以盟而構難，其罪大矣。後卒以鄢陵之役，兵敗自縊，雖出子重而怨之心，然楚子止之而不反，則亦有天道存乎其間也。鄢陵之役，士燮不欲勝楚，以爲外甯必有內憂，固是老成之見。然以事勢而論，却不盡然。楚人歷稱強橫，中國久苦其黷陵，雖以齊桓之賢，謀之數十年，而竟不能制，幸而城濮一戰，

始挫其鋒，中國得以稍安，然其心固未嘗一日相忘也。及晉帥敗郤之後，楚之肆橫如故矣。中國之能與楚撓者，惟晉而已；若又讓之，則楚人必將更進而無已。諸侯見晉之不能庇己，亦將離心，是未必能有傲於君心而已。先失累世經營之伯業，未可以爲良圖也。況不賢之君，雖有外懼，亦豈足以正其邪心乎？與其內外俱敗，又不如且圖攘外，徐思安內，至外已攘而無安內之策，則自是執政之不善爲謀，豈可以攘外爲過耶？

語說：竹景公被蓬頭火鬼擊，口吐鮮血，悶倒在地；內侍扶入內寢，良久方醒。羣臣皆不樂而散，景公遂病不能起。左右或言：「桑門大巫能白日見鬼，盍往召之。」桑門大巫奉晉侯之召，甫入寢門，便言有鬼，景公問鬼狀何如？大巫對曰：「蓬頭披髮，身長丈餘，以手拍胸，其色甚怒。」景公曰：「巫言與寡人所見正合，言寡人枉殺其子孫，不知此何鬼也。」大巫曰：「先世有功之臣，其子孫被禍最慘者是也。」景公愕然曰：「得非趙氏之祖乎？」屠岸賈在旁，即奏曰：「巫者乃趙盾門客，故借端爲趙氏訟冤，吾君不可聽信。」景公嘿然良久，又問曰：「鬼可禳否？」大巫曰：「怒甚，禳之無益。」景公曰：「然則寡人大限何如？」大巫曰：「小人曰死直言，恐君之病不能齊新麥也。」屠岸賈曰：「麥熟只在月內，君雖病，精神猶旺，何至如此？若主公得齊新麥，汝當死罪。」不蘇景公發落，吐之使出。大巫去後，景公病愈深，晉國醫生入視，不識其症，不敢下藥。大天魏綺之子魏相言於衆曰：「吾聞秦有名醫二人，高和高緩，得傳授於扁鵲，能達陰陽之理，善攻內外之症，見爲秦國太醫。欲治主公之病，非此人不可，盍往請之。」衆曰：「秦乃吾之仇國，豈肯遣良醫以救吾君？」魏相又曰：「恤患分災，鄰國之美事，某雖不才，願掉三寸之舌，必得名醫來晉。」衆曰：「如此，則舉朝皆拜子之賜矣。」

魏相卽日束裝，馳輶車星夜往秦。秦桓公問其意，魏相奏曰：「寡君不幸，而沾狂病，聞上國有良醫和緩，有起死回生之術，臣來致請以救寡君。」桓公曰：「晉國無理，屢敗我兵，吾國雖有良醫，豈救汝君哉？」魏相正色曰：「明公之言差矣。夫秦晉比鄰之國，故我獻公與爾穆公結婚定好，世世相親。爾穆公始納惠公，復有韓原之來戰，繼納文公，又有汜南之背盟，不終其好，皆爾爲之。文公卽世，穆公又過聽孟明，欺我襄公之幼弱，驅出崤山，襲我屬國，自取敗衄。我獲三帥，救而不誅，旋違誓言，辱我王官，齋康之世，我一侵崇，爾卽伐晉。及我景公問罪於齊，明公又遣杜回與救齊之師，敗不知懲，勝不知止，乘好尋仇，莫不由秦。明公試思，晉犯秦乎？秦犯晉乎？今寡君有負茲之憂，欲借計於高鄰，諸臣皆曰：『秦絕我甚，必不許。』臣曰：『不然，秦君屢舉不當，安知不悔於厥心？此行也，將假國手以修先君之舊好。』明公若不許，明諸臣之料秦者中矣。夫鄰有恤患之誼，而明公廢之，醫有活人之心，而明公背之，竊爲明公不取也。」秦桓公見魏相言辭慷慨，分割明白，不覺起敬曰：「大夫以正見責，寡人敢不聽教。」卽詔太醫高緩、晉魏相謝恩，遂與高緩出雍州，星夜望新絳而來，有詩爲證：

婚媾於今作寇仇，幸災樂禍是良謀；若非魏相瀾翻舌，安得名醫到絳州？

時晉景公病甚危篤，日夜望秦醫不至，忽夢有二豎子，從己鼻中跳出，一豎曰：「秦高緩乃當世之名醫，彼若至用藥，我等必然被傷，何以避之？」又一豎子曰：「若躲在背之上，背之下，彼能奈我何哉？」須臾，景公大叫：「心膈間疼痛，坐臥不安。」少頃，魏相引高緩至，入宮診脈，畢曰：「此病不可爲矣。」景公曰：「何故？」緩

對曰：「此病居背之上，膏之下，既不可以灸攻，又不可以針達，即使用藥之力，亦不能及此，殆天命也！」景公嘆曰：「所言正合吾夢，真良醫矣！」厚其錢送之禮，遣歸秦國。時有小內侍江忠，伏侍景公，辛苦早間不覺失睡，夢見背負景公，飛騰於天上，醒來與左右言之。值厝岸賈人宮問疾，聞其夢，賀景公曰：「天者陽明，疾者陰暗，飛騰天上，離暗就明，君之疾必漸平矣。」

晉侯是日，亦自覺胸膈稍寬，聞言甚喜，報甸人來獻新麥，景公欲嘗之，命嬖人取其半，舂而屑之爲粥。厝岸賈恨桑門大巫言趙氏之冤，乃奏曰：「前巫者言主公不能嘗新麥，今其言不驗矣，可召而示之。」景公從其言，召桑門大巫入宮，使岸賈責之曰：「新麥在此，猶患不能嘗乎？」巫者曰：「尚未可知。」景公色變。岸賈曰：「小臣咒詛當斬！」卽命左右牽去，大巫嘆曰：「吾因明於小術，以自禍其身，豈不悲哉？」左右獻大巫之首，恰好嬖將麥粥來獻，時日已中矣。故公方欲取嘗，忽然腹脹欲泄，嘆江忠負我登廁，纔放下廁，一陣心疼，立脚不住，墜入廁中。江忠顧不得污穢，抱他起來，氣已絕矣。到底不曾嘗新麥，屈殺了桑門大巫，皆厝岸賈之過也。上卿欒冉，率口官奉世子州蒲舉哀卽位，是爲厲公。衆議江忠會夢負公登天，後負公以出於廁，正應其夢，遂用江忠爲殉葬焉。當時若不言其夢，無此禍矣。口舌害身，不可不慎也。因晉景公爲厲鬼擊死，晉人多有言趙門冤枉之事者，只爲欒郤二家，都與厝岸賈交通相善，只有一個韓厥，抓掌難鳴，是以不敢爲趙氏伸冤。時宋共公遣上卿華元，行弔於晉，兼賀新君，因與欒冉商議，欲合晉楚之成，免得南北交爭，生民塗炭。欒冉曰：「楚末可信也。」華元曰：「元善於子重，可以任之。」欒冉乃使其幼子欒鍼，同華元至楚，先與公子嬰齊

相見，嬰齊見欒鍼年青貌偉，問於華元，知是中軍元帥之子，欲試其才，問曰：「上國用兵之法何如？」鍼對曰：「整。」又問：「更有何長？」鍼答曰：「暇。」嬰齊曰：「人亂我整，人忙我暇，何戰不勝？二字可謂簡而盡矣。」由此倍加敬重，遂引見楚王，定議兩國通和，守境安民，動干戈者，鬼神殛之，遂訂期爲盟。晉、楚公子罷，共敵血於宋國，西門之外，楚司馬公子側自以不會與議，大怒曰：「南北之不相通久矣！子重欲擅合成之功，吾必敗之。」探知巫臣糾合吳、子、齊、魯、齊、宋、鄭各國大夫會於鍾離，公子側遂說楚王曰：「晉、吳通好，必有謀楚之情，宋、鄭俱從楚之字下一空矣。」共王曰：「孤欲伐鄭，奈西門之盟何？」公子側曰：「宋、鄭安盟於楚，非一日矣，惟不願盟，是以附晉。今日之事，惟利則進，何以盟？」共王乃命公子側伐鄭，鄭復背晉從楚，此周簡王十年事也。晉厲公大怒，集諸大夫計議伐鄭。時欒、郤雖則爲政，而三郤擅權，那三郤乃郤錡、郤犇、郤至，錡爲上軍元帥，犇爲上軍副將，至爲新軍副將，犇子郤殺，至弟郤乞，並爲大夫用事。伯宗爲人，正且敢言，屢向厲公言郤氏族大勢盛，宜分別賢愚，稍抑其權，以保全功臣之後，厲公不聽。三郤恨伯宗入骨，遂譖伯宗，毀朝政，厲公信之，反殺伯宗。其子伯州犇奔楚，楚用爲太宰，與之謀晉。

厲公素性驕侈，兼好內外嬖幸甚多，外嬖胥童、羊五、長魚矯、匠、風氏等，一班少年，皆拜爲大夫，內嬖美嬖、愛婢，不計其數，日事淫樂，好諛惡直，政事不修，宰臣解體。士燮見朝政日非，不欲伐鄭。郤至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欒書曰：「今日失鄭，則宋亦將離心，溫季之言是也。」楚降將苗賁、皇亦勸伐鄭，厲公信其言，獨留荀息居守，遂親率大將欒書、士燮、郤鈞、荀偃、韓厥、郤至、魏錡、欒鍼等，出車六百乘，浩浩蕩蕩，殺奔鄭國。一面使

卻筆往魯衛各國，請兵助戰。鄭成公聞晉兵勢大，欲謀出降。大夫姚鈞曰：「鄭地褊小，聞於兩大，只宜擇一強者而事之，豈可朝楚，暮晉，而歲歲受兵乎？」鄭成公曰：「然則何如？」鈞耳曰：「依臣之見，莫如求救於楚，至吾與之夾攻，大破晉兵，可保數年之安也。」成公遂遣鈞耳往楚求救。楚共王終以西門之盟爲嫌，不欲起兵，問於令尹嬰齊。對曰：「我實無信，以致晉師，又庇鄭，而與之爭，勸民以邊，不可必，不如待之。」公子側進曰：「鄭人不忍背楚，是以告急，前不救齊，今又不救鄭，是絕歸附者之望也。臣雖不才，願提一旅，深駕前往，務要再奏掬指之功。」共王大悅，乃拜司馬公子側爲中軍元帥，令尹公子嬰齊爲左軍，右尹公士壬，夫將右軍，自統親軍兩廣之衆，望北進發，來救鄭國，日行百里，其疾如風。

早有哨馬報入晉軍，士燮私謂欒書曰：「君幼不知國事，吾僞爲畏楚而避之，以微君心，使知戒懼，猶可少安。」欒書曰：「畏避之名，書不敢居也。」士燮退而嘆曰：「此行得敗爲幸，萬一戰勝，外甯必有內憂，吾甚懼之。」時楚兵已過鄒陵，晉兵不能前進，留屯彭祖陶兩下各安營，卜寨來日是六月甲午大盡之日，名爲晦日，晦不行兵。晉軍不做準備，鼓漏且盡，天色猶未大明，忽然寨外喊聲大振，守營軍士忙忙來報，楚軍直逼本營，排下陣勢。欒書大驚曰：「彼既壓我軍而陣，我軍不能成列交兵，恐致不利，且堅守營壘，待從容設計以破之。」諸軍紛紛議論，有言選銳突陣者，有言移兵退後者。時士燮之子名旬，年纔一十六歲，聞衆議不決，乃突入中軍，稟於欒書曰：「元帥忠無戰地乎？此易事也。」欒書曰：「子有何計？」士旬曰：「傳令半把營門，軍士於寨內暗暗將窺土盡皆削平，并用木板掩蓋，不過半個時辰，結陣有餘矣。既成列於軍中，決圍營壘，以爲戰道，

楚其奈我何哉？」樂書曰：「井甯乃軍中急務，平甯寒井，何以爲食？」句曰：「先命各軍預備乾糧淨水，足支一二日，俟布陣已定，分發老弱於營後，另作井甯就之。」士燮本不欲戰，見其子進計大怒，罵曰：「兵之勝負，關係天命，汝童子有何知識，敢在此搖唇鼓舌？」遂拔戈逐之，衆將把士燮抱住，士句方能走脫。樂書笑曰：「此童子之智，勝於范孟也。」乃從士句之計，令各寨多造乾糧，然後平甯掩井，擺列陣勢，準備來日交兵。胡曾咏史詩云：

軍中列陣本奇謀，士燮抽戈若寇仇。豈是心機誤童子，老成憂國有深籌。

却說楚其王直逼晉營而陣，自謂出其不意，軍中必然擾亂，却寂然不見動靜，乃問於太宰伯州犂曰：「晉兵堅壁不動，子晉人也，必知其情。」州犂曰：「請王登輓車而望之。」楚王登輓車，使州犂立於左側，王問曰：「晉兵馳騁，或左或右者何也？」州犂對曰：「召軍吏也。」王曰：「今又奉聚於中軍矣。」州犂曰：「合而爲謀也。」又望曰：「忽然張幕何故？」州犂曰：「虔告於先君也。」又望曰：「今又撤幕矣。」對曰：「將發軍令也。」又望曰：「軍中爲何喧嘩飛塵不止？」對曰：「彼因不得成列，將塞井平甯爲戰地耳。」又望曰：「車皆駕馬矣，將士升車矣。」對曰：「將結陣也。」又望曰：「升車者何以復下？」對曰：「將戰而歸神也。」又望曰：「中軍勢似甚盛，其君在乎？」對曰：「樂范之族，挾公而陣，不可輕敵也。」楚王盡知晉國之情，乃戒諭軍中，打點來日交鋒之舉。楚之降將苗賁、皇亦侍於晉侯之側，獻策曰：「自令尹孫叔之死，軍政無常，兩廣精兵，久不更換，老不堪戰者多矣。且左右二帥，不相和睦，此一戰楚可敗也。」聶翁有詩云：

楚用州黎，本晉良，晉人用楚，是賈皇，人才難得，須珍重，莫把謀臣借外邦。

是日兩軍各堅壘，相持未戰，楚將潘黨於營後試射紅心，連中三矢，衆將罔然讚美，適值蘇某至，衆將曰：「神箭手來矣！」潘黨怒曰：「我的箭何爲不如養叔？」養蘇某曰：「汝但能射中紅心，未足爲奇，汝之箭能百步穿楊，衆將問曰：「何爲百步穿楊？」蘇某曰：「曾有人將顏色認記楊樹一葉，我於百步外射之，正穿此葉中心，故曰百步穿楊。」衆將曰：「此間亦有楊樹，可試射否？」蘇某曰：「何爲不可？」衆將大喜曰：「今日乃得觀養叔神箭也。」乃取墨塗記楊樹一葉，使蘇某於百步外射之，其箭不見落下，衆將往察之，箭爲楊枝掛住，其鏃正貫於葉心。潘黨曰：「一箭偶中耳，若依我說，將三葉次第的記認，你次鎗射中，乃見高手。」蘇某曰：「恐未必能，且試爲之。」潘黨於楊樹上高低不等，塗記了三葉，寫個一二三字。養蘇某也認過了，退於百步之外，將三矢也記個一二三的號數，依次而中，不差毫釐。衆將皆拱手曰：「養叔真神人也！」潘黨雖然暗暗稱奇，終不免自家顯所長，乃謂蘇某曰：「養叔之射，可謂巧矣！然殺人還以力勝，吾之射能貫數層堅甲，亦當爲諸君試之。」衆將皆曰：「願觀。」

潘黨教隨行組甲之士，脫下甲來，疊至五層。衆將曰：「足矣。」潘黨命更迭二層，共是七層。衆將想道：「七層甲差不多有一尺厚，如何射得過？」潘黨教把那七層堅甲，細加射鵠之上，也立在百步之外，挽起黑彫弓，拈狼牙箭，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嬰兒，觀端端正正，儘力發去。撲的一聲，叫道：「著了！」不見箭上，不見箭落，衆人上前看時，齊聲喝起采來道：「好箭好箭！」原來弓勁力深，這枝箭直透過七層堅甲，如釘釘物。

穿的堅平搖也搖不動。潘黨面有德色，叫軍士將層甲連箭取下，欲以遍誇營中。養繇基數且莫動手，亦試射一箭，未知何如。衆將曰：「也要看養叔神力。」繇基拈弓在手，欲射復止。衆將曰：「養叔如何不射？」繇基曰：「只依樣穿札，木爲希罕，我有個送箭之法。」說罷，搭上箭，聽的一去，叫聲正好。這枝箭不上不下，不左不右，恰恰的將潘黨那一枝箭兜底送出布鶴那邊去了。繇基這枝箭，依例穿於層甲孔內。衆將看時，無不吐舌。潘黨方纔心服，嘆曰：「養叔妙手，吾不及也。」史傳上載楚下獵，荊山上有通臂猿，善能接矢。楚王圍之數重，王命左右發矢，俱爲猿所接。乃召養繇基，猿聞繇基之名，即便啼號。及繇基到，一發而中猿心。其爲春秋第一射手，名不虛傳矣。潘淵有詩云：

落鳥貫蟲名，偶百步穿楊更罕有。穿札將軍不足奇，強中更有強中手。

衆將曰：「晉楚相持，吾王正在用人之際，兩位將軍有此神箭，當奏聞吾王，美玉不可輕懷而藏。」乃命軍士，箭穿層甲，擡到楚共王面前。養繇基和潘黨一同過去。衆將將兩人先後賭射之事，細細稟知楚王。我國有神箭如此，何愁晉兵百萬？楚王大怒曰：「將以謀勝，奈何以一箭僥倖耶？爾自恃如此，異日必以藝死。」盡收繇基之箭，不許復射。養繇基羞慙而退。次日五鼓，兩軍中各鳴鼓進兵。晉上軍元帥卻琦攻楚左軍，與公子嬰齊對敵。下軍元帥欒厥攻楚右軍，與公子壬夫對敵。欒書士變各帥本部車馬，中軍護駕，與楚共王和公子側對敵。這邊晉厲公是卻穀爲御，欒鍼爲車右將軍。卻至等引新軍，爲後隊接應。那邊楚共王出陣，上午本該乘右廣，那右廣却是養繇基爲將。共王怪繇基恃射誇嘴，不用右軍，反乘了左廣，却是彭名爲御，屈鴻爲車右。

將軍鄭成公引本國車馬爲後隊接應。

却說厲公頭帶冲天鳳翅盔，身披蟠龍紅錦戰袍，腰懸寶劍，手提方天大戟，乘著金葉包裹的戎轎；右有欒書，左有士燮，展開軍門，殺奔楚陣而來。誰知陣前却有一窩泥淖，黎明時候，未曾石得仔細，卻殺御車勇猛，剛把晉侯車輪陷於淖中，馬不能走。楚共王之子熊茷，他少年好勇，領著前隊，望見晉侯車陷，驅車飛趕過來。那邊欒鍼忙跳下車，立於泥淖之中，盡平生氣力，雙手將兩輪扶起，車浮馬動，一步步掙出泥淖來。那邊熊茷將次趕到，這欒書的軍馬亦到，大喝小將不得無禮，熊茷見旗上有中軍元帥字，知是大軍，吃了一驚，回車便走，被欒書追上，活捉過來。楚軍見熊茷有失，一齊來救，却得士燮引兵殺出，後隊郤至等俱到。楚兵恐墮埋伏，收兵回營，晉兵亦不追趕，各自歸寨。哨馬探聽楚左軍持重，晉上軍不會交戰，下軍戰二十餘合，互有殺傷，勝負未分，約定來日再戰。欒書將熊茷獻功，晉侯欲斬之，苗賁皇進曰：「楚王聞其子被擒，明日必來親自出戰，可因熊茷於軍前，任來誘之。」晉侯曰：「善。」

一夜安息無話，黎明欒書命開營索戰，大將魏錡書曰：「吾夜來夢見天上一輪明月，遂彎弓射之，正中月心，射出月中一股金光，直瀉下來，慌忙退步，不覺失脚，陷於營前泥淖之內，猛然驚覺，此何兆也？」欒書詳之曰：「周之同姓爲日，異姓爲月，射月而中，必楚君矣。然泥淖乃泉壤之中，退人於泥，亦非吉兆，將軍必慎之。」魏錡曰：「苟能破楚，雖死何恨！」欒書乃許魏錡打陣，楚將尹襄出頭，戰不數合，晉兵推出囚車，在陣上往來。楚共王見其子熊茷被囚於陣，急得心生烟火，忙叫彭名驍馬上前，來搶囚車。魏錡望見，撇了尹襄，遙追楚

王架起一枝箭，颺的射去，正中楚王的左眼。潘黨力戰，保得楚王迴車。楚王負痛拔箭，其矐子隨鏃而出，擲於地下。有小卒拾而獻曰：「此龍睛，不可輕棄。」楚王乃納於箭袋之中。

晉兵見魏錡得利，一齊殺上。公子側引兵抵死拒敵，救脫了楚共王。卻至圍住了鄭成公，相御者將大旌藏於弓衣之內，成公亦走脫。時王怒甚急，神箭軍養繇基速來救，魏錡聞喚，慌忙馳到，身邊並無一箭。楚王乃抽矢付之曰：「射寡人，乃綠袍虬髯者，將軍爲寡人報仇，將軍絕藝，想不費多矢也。」繇基領箭飛車趕入晉陣，正撞綠袍虬髯者，知魏錡大罵匹夫，何本軍，輒敢射傷吾主。錡方欲答話，繇基發箭已到，正射中魏錡，以下伏於弓衣而死。魏錡引軍撤回其處，繇基餘下一矢，繳還楚王，奏曰：「仗大王威靈，已射殺綠袍虬髯將矣。」共王大喜，自解錦袍賜之，并賜狼牙箭百枝，軍中稱爲養繇基一箭言不消第二箭也。有詩爲證：

覆馬飛車虎下山，晉兵一見膽生寒。
萬人盡裏誅名將，一矢成功奏凱還。

却說晉兵追逐楚兵至養繇基抽矢控弦，以於陣前，追者輒射殺之。晉兵乃不敢逼。楚將嬰齊、壬大聞楚王中箭，各來接應，混戰一場。晉兵方退，魏錡望見令尹旗號，知是公子嬰外之軍，請於晉侯曰：「臣前奉使於楚，禁令子重問晉國用兵之法，臣以整暇二字，今混戰未見其整，各退未見其暇，臣願使行人持飲獻之，以踐昔日之言。」晉侯曰：「善。」魏錡乃使行人執酒樽造於嬰齊之軍曰：「寡君乏人，命錡持矛車石，故不得親犒從者，使某代進一觴。」嬰齊悟昔日整暇之言，乃嘆曰：「小將軍可謂記事矣。」受其樽，對使飲之，謂

使者曰：「來日陣前，而謝也。」行人歸述其語，欒鍼曰：「楚君中矢，其師尚未肯退，奈何？」蒍賁曰：「蒐閱車乘，補益士卒，秣馬厲兵，修陣固列，雞鳴飽食，決一死戰，何畏乎楚？」時卻鞮欒黶在魯，衛請兵回轉，言二國各起兵來助，已在二十里遠近。楚諜探知，報聞楚王。楚王大驚曰：「晉兵已奔魯，衛又來如之奈何？」卽使左右召中軍元帥公子側商議，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寵胥童晉國大亂 誅岸賈趙氏復興

兵法曰：「將相不和者，其國易亂。」又曰：「大臣不和，不可以用兵。」夫將相不和，雖無事之日，且易以亂。况多崇之秋乎？至於大臣，則不止於將相，凡國家之卿佐皆是也。雖卿佐之中，若有不和，亦有礙於用兵。况將相乎？楚之令尹司馬國之將相也，不相能而相傾，雖無事不免有憂，况以當晉伯而爭諸侯之日乎？二人之不死於行陣，猶爲楚國之福。

天下至大至危之事，莫如戰，而其主之者，則中軍元帥而已。故曰：三軍司命。楚晉相持，其事至重，連日交戰，雖勝負未決，而俱在岌岌之時。况主君損目，軍卒殺傷，此何時也？子側乃縱酒大醉，至不能知人，死有餘辜矣。子重雖以夙冤與欲死之，然物理說來，亦不爲過。

胥童、夷羊五等一班小人，無德無才，以諛佞得寵於人君，得廟大夫之位，已是過分。却又妄想爲卿，又因急於得位，讒殺大臣，究竟不數日間，遂亦駢首就戮，徒受惡名，而不獲安享，何益哉？

晉童等小人，逞奸希位，殺害大臣，死不足恤，只是晉國好好一個國君，却爲這幾個沒要緊小人，斷送一條性命，不值耳。有國家者，於用人聽言之際，其亦知所慎哉！凡是奸惡之人害人，其後未有不受報者，如晉董屠岸賈等，都是一個樣子，然則人亦何苦害人而自害耶？

晉悼卽位之初，賞功罰罪，舉賢任能，使已得爲國之大綱，伯業之赫然中興，有以也。廢立之際，大臣爲政，嗣君處此，一毫軟媚不得，一毫躁率不得。晉悼清源數語，不亢不卑，又有地步，又有體裁，其不臣者，不待加罪，而已凜然矣，可爲纓強定難之法。

話說楚中軍元帥公子側，日好飲，一飲百觚不止，一醉竟日不醒。楚其王知有此病，每出軍必戒使絕飲。今日晉楚相持，有大事在身，涓滴不入於口，是日楚王中箭回寨，含羞帶怒，公子側進曰：「兩軍各已疲勞，明日且暫休息一日，容臣從容熟計，務要與主公雪此大恥。」公子側辭回中軍，坐至半夜，計未得就。有小豎名穀陽，乃公子側貼身寵用的，見主帥愁思勞苦，客中減有三車美酒，煖一甌以進。公子側嗅之，愕然曰：「酒乎？」穀陽知主人欲飲，而畏左右傳說，乃詭言曰：「非酒，乃椒湯耳。」公子側會其意，一吸而盡，覺甘香快，妙不可言。問椒湯還有否，穀陽曰：「還有。」穀陽只說椒湯，只顧滿斟獻上。公子側枯腸久渴，口中只叫好椒湯。豎子愛我，將來便吞，正不知飲了多少，頓然大醉，倒於坐席之上。

楚王聞晉令蹇鳴出戰，且魯衛之兵又到，急遣內侍往召公子側來，共商應敵之策。誰知公子側沉沉冥冥，已入醉鄉，呼之不醒，扶之不起。但聞得一陣酒臭，知是苦酒，回復楚王。楚王一連遣人十來次催，并公側越子

備得急，越睡得熟。小豎殺陽泣曰：「我本愛元帥而送酒，誰知反以害之。」楚王知道，連我性命難保，不如逃之。」時楚王見司馬不到，沒奈何，只得召令尹嬰齊計議。嬰齊原與公子側不合，乃奏曰：「臣所知晉兵勢盛，不可必勝，故初議不欲救鄭。此來都出司馬主張，今司馬貪林誤事，臣亦無計可施。不如乘夜悄悄班師，可也。挫敗之辱。」楚王曰：「雖然如此，司馬詳在中軍，必爲晉軍所獲，辱國非小。」乃召養繇基曰：「仗汝神箭，可擁護司馬回國也。」當下暗號令拔寨都起，鄭成公親帥兵護送出境，只留養繇基斷後。繇基思想道：「等待司馬酒醒，不知何時？」卽命左右便將公子側扶起，用革帶縛於車上，叱令遂隊前行，自己率弓弩手三百人，緩緩而退。黎明晉軍開營索戰，直逼楚營，見是空幕，方知楚軍已遁去矣。繇基欲追之，士雙方言不可。諜者報鄭國各處嚴兵固守，變書度鄭不可得，乃哨凱而還。魯衛之兵，亦散歸本國。

却說公子側行五十里之程，方纔酒醒，覺得身子綑急，大叫：「誰人縛我？」左右曰：「司馬酒醒，養將軍恐乘車不穩，所以如此。」乃急將革帶解去，公子側雙眼尙然矍矍，問道：「如今車馬往那裏走？」左右曰：「是回去的路。」問：「何便回？」左右曰：「夜來楚王速召司馬數次，司馬醉不能起。楚王恐晉軍來戰，無人抵敵，已班師矣。」公子側大哭曰：「賢子害殺我也！」急喚穀陽已逃去不知所之矣。楚王行三百里，不見動靜，方纔放心，恐公子側懼罪自盡，乃遣使傳命曰：「先大夫子玉之敗，我先君不在軍中，今日之戰，罪在寡人，無與司馬之事。」嬰齊恐公子側不死，別遣使謂公子側曰：「先大夫子玉之敗，司馬所知也。縱吾王不忍加誅，司馬何面目復臨楚軍之上乎？」公子側嘆曰：「令尹以大義見責，側其敢貪生乎？」乃自縊而死。楚王嘆息。

不已。此周簡王十一年事。髡仙有詩言酒之誤事。詩云：

眇目君王宵老謀，英雄誰想困糟邱？豎兒愛我翻成害，說能消萬事愁。

高分兩頭，却說晉厲公勝楚回朝，自以爲天下無敵，驕侈愈甚。士燮逆料晉威必亂，鬱鬱成疾，不肯醫治。使太祝祈神，只求早死。未幾卒。子范句嗣時，晉童巧佞便給，最得寵幸。厲公欲用爲卿，奈無卿缺。晉童奏曰：「今二郤並執兵權，族大勢盛，舉動自尊，將來必有不軌之事，不如除之。若除郤氏之族，則位署多虛，且恐公擇愛而立之，誰敢不從？」厲公曰：「郤氏反狀未明，誅之恐羣臣不服。」晉童又奏曰：「鄆陵之戰，郤至、圍鄭君、兩下並重，私語多時，遂解圍以鄭君去了。其必先有通楚事情，只須問楚公子熊莠，便知其實。」厲公卽命晉童往召熊莠，晉童謂熊莠曰：「公子欲歸楚乎？」莠對曰：「思歸之甚，恨不能耳。」晉童曰：「汝能依我一事，當送汝歸。」熊莠曰：「惟命。」晉童遂附耳言：「若見晉侯，問起郤至之事，必須如此恁般對答。」熊莠應允。晉童遂引至內朝，來見晉厲公，屏去左右，問郤至曾與楚私通否。汝當實言，我放汝回國。熊莠曰：「恕臣無罪，臣方敢言。」厲公曰：「正要你說實話，何罪之有？」熊莠曰：「郤氏與吾國子重，二人素相交善，屢有書信相通，言：『君侯不可大臣，淫樂無度，百姓皆怨，非吾主也。人心思襄公，襄公有孫名周，見在京師，他日南北交兵，幸而師敗，吾當奉孫周以事楚。』獨此事臣素知之，他未聞也。」

按晉襄公之庶長子名瑛，自趙盾立靈公，瑛避居於周，在單襄公門下。後瑛生下一子，因是在周所生，故名曰周。當時靈公被殺，人心思慕文公，故迎立公子熈，熈傳驢，驢傳州蒲，至是州蒲淫縱無子，人心復思慕

襄公故胥董神熊，使引孫周，以搖動厲公之意。熊、荅言之未已，胥董接口曰：「怪得前日鄆陵之戰，郤擊與嬰齊對陣，不發一矢，其交通之情可見矣！郤至明縱鄭君，又何疑焉？主公若不信，何不遣郤至往周告捷，使人窺之，若果有私謀，必與孫周私下相會。」厲公曰：「此計甚常。」遂遣郤至獻楚捷於周，胥董陰使人告孫周曰：「晉國之政，半在郤氏，今溫季、王祁獻捷，何不見之他日？公孫復還故國，也有個相知。」孫周以為然。郤至至周，公事已畢，孫周遂至公館相拜，未免詳叩本國之事。郤至一一告之，談論半日而別。厲公使人探聽回來，傳說如此，熊荅所言，果然是實；遂有除郤氏之意，尚未發也。一日，厲公與婦人飲酒，案鹿肉為饌，甚急，使侍人孟張往市取鹿，市中適當缺乏。郤至自郊外載一鹿於車上，從市中而過，孟張並不分說，奪之以去。郤至大怒，彎弓搭箭，將孟張射死，復取其鹿，厲公聞之，怒曰：「季子太欺余也！」遂召胥董、夷羊五等一班嬖人共議，欲殺郤至。胥董曰：「殺郤至則郤錡、郤擊必叛，不如并除之。」夷羊五曰：「公私甲士，約可八百人，以君命夜帥以往，乘其無備，可必勝也。」長魚矯曰：「三郤家甲，倍於公室，鬪而不勝，累及君矣。方今郤至兼司寇之職，郤擊又兼士師，不如詐獄訟，覲便刺之，汝等引兵接應可也。」厲公曰：「妙哉！我使力士泚、沸、應、助、汝。」

長魚矯打聽三郤是日，講武堂議事，乃與泚、沸、應、助、汝各以雞血塗面，石爭鬪相殺者，各帶利刀，紐結到講武堂來，告訴曲直。郤擊不知是計，下坐問之。泚、沸、應、助、汝假作稟話，撲到近身，抽刀刺，雖中其腰，撲地便倒。郤錡急拔佩刀來砍沸、應，却是長魚矯接住，兩個在堂下戰將起來。郤至捉空趨出升車而逃。沸、應把郤擊再砍一刀，眼見得不活了，便來夾攻郤錡。錡是誰是武將，爭奈沸、應有千勳力氣的人，長魚矯且是年少手活，一個人怎戰得

他兩個人過亦被沸騰擄倒。長魚矯見走了郤至，道：「不好了！我追趕他去。」也是三郤合當同日并命，正走之間，遇著晉靈夷、羊五引著八百甲士來到，口中齊叫：「晉侯有旨，只拿謀反郤氏，不得放走了！」郤至見不是頭，回車轉來，劈面撞見長魚矯一躍上車，郤至早已心慌，不及措手，被長魚矯亂砍，便割了頭。清、楚把郤、欒都割了頭，血淋淋的三顆首級，提入朝門，有詩爲證：

無濟昏君臣不良，紛紛嬖倖擅朝堂；一朝滿聽說人語，演武堂前起戰場。

却說上軍副將荀偃，聞本帥郤欒在演武堂遇賊，還不知何人，即時駕車入朝，欲奏聞討賊。中軍元帥欒書不約而同，亦至朝門，正遇荀引兵到來，書也不覺大怒，喝曰：「我只道何人爲亂，原來是你鼠輩，禁地威嚴，甲士誰敢近前，還不散去！」荀也不答話，即呼於衆曰：「欒、荀、偃與三郤同謀反叛，甲士與我一齊拿下，重重有賞！」甲士奮勇上前，圍裏了偃二人，直擁至朝堂之上。厲公聞長魚矯等幹事回來，即時御殿，看見甲士紛紛，到喚了一聲，問荀曰：「罪人已誅，衆軍如何不散？」荀奏曰：「拿得叛黨書、偃，請主公裁決。」厲公曰：「此事與書、偃無與。」長魚矯跪至荀膝前，密奏曰：「欒、郤同功一體之人，荀、偃又是郤、欒部將，三郤被誅，欒、荀二氏必不自安，不久將有郤氏復仇之事。主公今不殺二人，朝中不得太平。」厲公曰：「一朝而殺三卿，又波及他族，寡人不忍也。」乃想書、偃罪，還復原職，書、偃謝恩回家。長魚矯嘆曰：「君不忍二人，二人將忍於君矣！」即時逃奔西戎去了。

厲公重賞甲士，將三郤尸首，號令朝門，三日方聽改葬。其郤氏之族，在朝爲官者，姑免死罪，盡罷歸田。以晉

童爲上軍元帥，代卻縠之位，以夷羊五爲新軍元帥，代卻縠之位，以清沸魃爲新軍副將，代卻縠之位。楚公子熊衷釋放回國。胥童既在卿列，樂書苟偃與同事，每每稱病不出。胥童恃晉侯之寵，不以爲意。一日，厲公同胥童出遊於嬖臣匠氏之家，家於太陰山之南，離絳城二十餘里，三宿不歸。苟偃私謂樂書曰：「君之無道，子所知也。吾等稱疾不朝，目下雖得苟偃，他日胥童一見疑，復誅我等以怨望之名，恐三郤之禍，終不能免，不可不慮。」樂書曰：「然則何如？」苟偃曰：「大臣之道，此稷爲重，君爲輕。今百萬之衆，在子掌握，若行不測之事，別立賢君，誰敢不從？」樂書曰：「事可必濟乎？」苟偃曰：「龍之存淵，沒人不可窺也。及其離淵就陸，童子得而制之。君遊於匠氏，三宿不返，此亦離淵之龍矣，尙何疑哉？」樂書嘆曰：「吾世代忠於晉家，今日爲社稷存亡，出此不得已之計。後世必議我爲弑逆，我亦不能辭矣。」乃商議忽稱病愈，欲見晉侯議事，預使牙將程滑將甲士三百人，伏於太陰山之左右。

二人到匠氏謁見厲公，奏言：「主公棄政出遊，三日不歸，臣民失望，臣等特來迎駕還朝。」厲公被強不過，只得起駕，胥童前導，書偃後隨，行至太陰山下，一礮響，伏兵齊起，程滑先將胥童砍死，厲公大驚，從車上倒跌下來，書偃分付甲士將厲公拿住，屯兵於太陰山下，因厲公於軍中，樂書曰：「范韓二氏將來恐有異言，宜假君命以召之。」苟偃曰：「善。」乃使飛車二乘，分召士韓厥二將，使者至士苟之家，士苟問主公召我何事，使者不能答，曰：「事可疑矣。」卽遣心腹左右，打聽韓厥行否，韓厥先以病辭，曰：「智者所見略同也。」樂書見苟偃俱不至，問苟偃此事如何，偃曰：「子已騎虎背，尙欲下耶？」樂書點首會意，是夜命程滑獻

酖酒於厲公，公飲之而薨。卽於軍中殮，葬於翼城東門之外。十旬韓厥驟聞君薨，一齊出城奔喪，亦不問君死之故。葬事既畢，欒書集諸大夫共議立君。荀偃曰：「三郤之死，荀童謗謂欲扶立孫周，此乃讖也。靈公死於桃園，而襄遂絕後。天意有在，當往迎之。」羣臣皆喜。欒書乃遣荀偃如京師，迎孫周爲君。周是時十四歲矣，生得聰明絕人，志略出衆。見荀偃來迎，問其備細，卽辭了單襄公，同荀偃來晉。行至地名涼原，欒書荀偃士句韓厥一班驍大夫齊集迎接。孫周開言曰：「寡人羈旅他邦，且不相望還鄉，豈望爲君乎？但所貴爲君者，以命令所自出也。若以名奉之，而不遵其令，不如無君矣。卿等肯用寡人之命，只在一日；如其不然，聽卿等更事他人，孤不能擁空名於上，爲州蒲之續也。」欒書等俱戰慄再拜曰：「羣臣願得賢君而事，敢不從命。」旣退，欒書謂諸臣曰：「新君非舊比也，當以小心事之。」

孫周進了絳城，朝於太廟，嗣晉侯之位，是爲悼公。卽位之次日，卽面責夷羊五、清沸、魍等逢君之惡之罪，命左右推出朝門斬之。其族俱逐出境外。又將厲公之死，坐罪程滑、欒之於市。嚇欒書終夜不寐。次日，卽告老致政，薦欒厥以自代。未幾，驚憂成疾而卒。悼公素聞韓厥之賢，拜爲中軍元帥，以代欒書之位。韓厥托言謝恩，私奏於悼公曰：「臣等皆賴先世之功，得侍君左右，然先世之功，無有大於山氏者。竊佐文公，盾佐襄公，俱能輸忠竭悃，取威定伯，不幸靈公失政，寵信奸臣，屠岸賈謀殺山盾，出奔備免。靈公遭兵變，被弑於桃園，景公嗣立，復觀屠岸賈欺削盾已死，假稱趙氏弑逆，追治其罪，滅絕趙宗，臣民憤怨，至今不平。天幸趙氏有遺孤，趙武尙在，主公今日當功罰罪，大修晉政，旣已正夷羊五等之罪，豈可不追錄趙氏之功乎？」悼公曰：「此事

寡人亦聞先人言之，今趙氏何在？」韓厥曰：「當作岸賈，索趙氏孤兒甚急，趙之門客曰公孫杵臼，程嬰杵臼，假抱孤，甘就誅戮，以脫趙武。程嬰將武藏匿於孟山，今十五年矣。」悼公曰：「卿可爲寡人召之。」韓厥奏曰：「岸賈尚在朝中，主公必須秘密其事。」悼公曰：「寡人知之矣。」

韓厥辭出宮門，親自駕車，往迎趙武於孟山，程嬰爲御，當初從故絳城而出，今日從新絳城而入，城郭俱非，感傷不已。韓厥引趙武入內宮，朝見悼公，悼公匿於宮中，詐稱有疾。明日韓厥率百官入宮問安，岸賈亦在。悼公曰：「卿等知寡人之疾乎？只爲功勞簿上有一件事不明，以此心中不快耳。」諸大夫叩首問曰：「不知功勞簿上那一件不明？」悼公曰：「趙衰趙盾兩世立功於國家，安忍絕其宗嗣？」衆人齊聲應曰：「趙氏滅族，已在十五年前，今主公雖追念其功，無人可立。」悼公即呼趙武出來，遍拜諸將，諸將曰：「此位小郎，何人？」韓厥曰：「此所謂孤兒趙武也，向所誅趙武，乃門客程嬰之子耳。」岸賈此時魂不附體，如癡醉一般，拜伏於地上，不能措一詞。悼公曰：「此事皆岸賈所爲，今日不族岸賈，何以慰趙氏冤魂於地下？」叱左右將岸賈綁出斬首，卽命韓厥同趙武領兵圍屠岸賈之宅，無少長皆殺之。趙武請岸賈之首，祭於趙朔之墓，國人無不稱快。潛淵咏史詩云：

岸賈當時滅趙氏，今朝趙氏滅屠家；只爭十五年前後，怨怨仇仇報不差。

晉悼公既誅岸賈，卽召趙武，朝堂加冠，拜爲司寇，以代岸賈之職，以前田祿悉給還之。又聞程嬰之義，欲用爲軍正，嬰曰：「始吾不死者，以趙氏孤未立也，今已復官報仇矣，豈可自貪富貴？令公孫杵臼獨死，吾將往。」

報杵曰於地下一遂自刎而亡。趙武撫其屍痛哭，請於晉侯，殯殮從厚。與公孫杵曰同葬於雲中山，謂之二義塚。趙武齊衰三年，以報其德，有詩爲證：

陰谷深藏十五年，袴中兒報祖宗冤。程嬰杵臼稱雙義，一死何須問後先？

再說悼公既立，趙武遂召趙勝於宋，復以邯鄲界之。又大正羣臣之位，賢者尊之，能者使之，錄前功，赦小罪，百官濟濟，各稱其職。且說幾個有名的官員：

韓厥爲中軍元帥，

士匄副之。

荀偃爲上軍元帥，

荀偃副之。

欒黶爲下軍元帥，

士魴副之。

栾武爲新軍元帥，

魏杼副之。

祁奚爲中軍尉，

羊舌職副之。

魏絳爲中軍司馬，

張老爲候奄。

悼無忌掌公族大夫，

士涯爲太傅。

賈辛爲司空，

欒糾爲視軍戎御。

荀賓爲車右將軍，

程鄭爲贊僕。

欒過爲輿尉，

籍偃爲輿司馬。

百官既具，大修國政，鄒通、馮斂、濟、省、役、振、廢、起、滯、恤、緩、惠、寡，百姓大悅。宋、魯諸國聞之，莫不來朝。惟有鄭、成、公、因、楚、王爲他射損其目，咸切於心，不肯事晉。楚、共、王、開、厲、公、被、弒，喜形於色，正思爲復仇之舉。又聞新、君、嗣、位、賞、善、罰、惡，用賢圖治，朝廷清肅，內外歸心。伯、業、將、復、興，不覺喜變爲怒，即集羣臣商議，要去擾亂中原，使晉不能成伯，令尹、嬰、束、手、無、策、公、子、子、夫、進、曰：「中、國、惟、宋、薛、魯、國、大，况其國介於晉、吳之間，今欲擾亂晉，自宋始，今宋、大、夫、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五、人，與右、師、華、元、相、惡，見今出奔在楚，若資以兵力，用之伐宋，取得宋、邑，卽以封之，此以敵攻敵之計。晉若不救，則失諸侯矣；若救宋，必攻魚、石，我坐而觀其成敗，亦一策也。」共、王乃用其謀，卽命王、夫爲大將，用魚、石等爲向導，統大軍伐宋。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軍肆敵 偃陽城三將鬪力

魚、石等五人，叛主希榮，乃卒不爲百姓所與，可見做事不合天理，使自然不得人心也。

晉之謀，可謂甚難，城戍虎牢，導吳伐楚，謀鄭之善計也；而一出於魯、大、夫，一出於楚、降、臣。晉、國、右、臣、不、疑、不、忌、而、遂、行、之，豈以得鄭，可見剛愎自用，不足以有爲也。

舉薦仇人，人情所避，邠、奚、兩、卒，都不在人意料之中，只是看得道理透徹，故能無所粘滯耳。

魏、絳、和、戎、之、議，實是利害分明，後世言和戎者，無不托名於絳；不知因彼之畏服，而來求和，則可保中、國。

之安。若主和之議出於我，則起四夷輕慢之心，不特和不可成，卽幸而成，亦必不能持久也。

鄧髡頭心高氣傲，不禮於貴戚長行之卿，自是取禍之道；但六卿挾長而不敬其君，又不顧國家之利害，豈是良善之人？至於以牲玉待於境上，晉來則從晉，楚來則從楚，這便是小孩子爭鬪一般，無信無義，豈復有爲國之體哉？

魏絳之執法不私，羊舌職之知賢善料，士魴張老之爲國惜才，不避朋黨之嫌，都是君子之道。至晉悼之勇於悔過，乃至跌足以走，此其賢達，豈尋常之賢達哉？一時君臣如此，何患伯業不興？

國有勇將，國之所以強也；觀偏陽之役，魯文三將，皆可謂神勇，而魯豈不能自強者，則以無賢才之士，爲之謀計也。嗚呼！謀計之才，豈不重歟？

話說：周簡王十三年夏四月，楚共王用右尹壬夫之計，親統大軍，同鄭成公伐宋，以魚石等五大夫爲向導，攻下彭城，使魚石等據之，留下三百乘，屯戍其地。其王謂五大夫曰：「晉方通吳，與楚爲難，而彭城乃吳恃往來之徑，今留重兵助汝，進戰則可以割宋國之封，退守亦可以絕吳晉之使。汝宜用心任事，勿負寡人之托。」其王歸楚，是冬宋成公使大夫老佐帥師圍彭城，魚石統戍卒迎戰，爲老佐所敗，楚令尹嬰齊聞彭城被圍，引兵來救。老佐恃勇輕敵，深入楚軍，中箭而亡。嬰齊遂進兵侵宋，宋成公大懼，使右師華元至晉告急。韓厥言於悼公曰：「昔文公之伯，自救宋始，興衰之機，在此一舉，不可以不動也。」乃大發使徵兵於諸侯。悼公親統大將韓厥荀偃欒黶等，先屯於台谷。嬰齊聞晉兵大至，乃班師歸楚。周簡王十四年，悼公帥宋魯衛曹莒邾滕薛

八國之兵，進圍郟城。宋大夫向戌使士卒登轎車，向城上四面呼曰：「魚石等背君之賊，天理不容。今晉統二十萬之衆，蹂破狐城，寸草不留。汝等若知順逆，何不擒逆賊來降，免使無辜破戮。」如此傳呼數遍，彭城百姓聞之，皆知魚石理虧，開門以納晉師。時楚戍雖衆，魚石等不加優恤，莫肯効力。晉悼公入城，戍卒俱奔散。韓厥擒魚石，欒黶荀偃擒魚府。宋向戌擒向爲人向帶，魯仲孫蔑擒鱗、朱，各解到晉。悼公處獻功，悼公帥將五大夫斬首，安置其族於河、東、帝、邱之地，遂移師問罪於鄭。楚右尹壬夫侵宋，以救鄭，諸侯之師還救宋，囚各散歸。

是年周簡王崩，世子泄心卽位，是爲靈。靈王自始生時，口上便有鬣鬚，故周人謂之鬣王。鬣王元不夏，鄭成公疾篤，謂卜卿公子駢曰：「楚君以救鄭之故，矢及於口，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死後，諸卿切勿背楚。」鬣罷遂薨。公駢等奉世子鬣頭卽位，是爲僖公。晉悼公以鄭人未服，大合諸侯於戚，以謀之。魯大夫仲孫蔑獻計曰：「鄭地之險，莫如虎、牢，且楚、鄭相通之要道也。誠築城設關，留重兵以備之，鄭必從矣。」楚降將巫臣獻計曰：「吳與楚一水相通，自臣往歲聘吳，約與攻楚，吳人屢次侵擾楚，楚人苦之。今莫若更遣一介，導吳伐楚，楚東苦吳兵，安能北與我爭鄭乎？」晉悼公兩從之。時齊靈公亦遣世子光，同上卿崔杼來會所，聽晉之命。悼公乃合九路諸侯兵力，大城虎、牢，增置墩臺。大國抽兵千人，小國五百三百，共守其地。僖公果然恐懼，始行成於晉。晉悼公乃還。時中軍尉祁奚年七十餘矣，告老致政。悼公問曰：「孰可以代卿者？」奚對曰：「莫如解狐。」悼公曰：「聞解狐卿之仇也，何以舉之？」奚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仇也。」悼公乃召解狐，未及拜官，解狐已病死。悼公復問曰：「解狐之外，更有何人？」奚對曰：「其次莫如午。」悼公曰：「午非卿之子耶？」奚

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悼公曰：「今中軍尉副羊舌肸亦死，卿我并保其代。」奚對曰：「職有二子，曰赤曰勝，人皆賢，惟君所用。」悼公從其言，以赤爲中軍尉，羊舌赤副之，諸大夫無不悅服。

話分兩頭再說：坐臣之子巫狐，奉晉侯命，如吳見吳王壽夢，請兵伐許，許之，使世子誘樊爲治兵於江口。早有諜人報入楚，楚尹嬰齊奏曰：「吳師從未至楚，若一次入境，後將復來，不如先伐之。」共王以爲然，嬰齊乃大開舟師，簡精卒二萬人，由大江襲樊，遂欲順流而下。驍將鄧廖進曰：「長江水溜，退易退難，小將願率一軍前行，得利則進，失利亦不至於大敗。」元帥屯兵於郝磯，相機觀變，可以萬全。嬰齊然其策，乃選組甲三百人，被練袍者三千人，皆氣強力大，一可當十者，大小舟共百艘，一發砲響，船頭俱東進發。有哨紅探知鳩，並失，來報世子誘樊，樊曰：「鳩既失，楚兵必乘東下，宜預備之。」乃使公子夷昧帥舟師數十艘，於東西梁山誘敵；公子餘祭伏兵於采石港。鄧廖兵過郝山磯，望梁山有兵船奮勇前進，夷昧略戰，即佯敗東去。鄧廖追，采石磯，大軍方接戰，未十餘合，采石港中砲聲大振，餘祭伏兵從後夾攻，前功矢波如雨點。鄧廖面中三矢，猶拔箭刀戰，夷昧乘機縱火艦，艦上俱精選勇士，以大槓亂擄敵船，船名殺溺鄧廖刀盡被，不屈而死，餘軍得逃者，惟組甲八十，被練甲者三百人而已。嬰齊懼罪，方欲掩敗爲勇，惟知吳世子誘樊乘勝反進，襲勢嬰齊，大敗而回，鳩茲仍復歸吳，嬰齊羞憤成疾，未至郢都遂卒。史亦有詩云：

乘車射御教習人，從此東方記戰塵；
組甲成擒名將死，當年錯認族巫臣。

共十乃進右尹壬天爲令尹，子夫賦性貪鄙，索賂屬國，陳成父不能賦，乃使轅僑請服。晉悼公大令諸侯於雞澤，再會諸侯於成。吳子晝夢亦來會吳好，中國之勢大挫。楚共王怒失陳國，罪於壬夫殺之用，其弟公子貞字子囊代爲令尹，大閱師徒，出車五百乘伐陳。時陳成公午已薨，世子弱嗣位，是爲哀公。懼楚兵威，歸附於楚。悼公聞之大怒，欲起兵與楚爭陳，急報無終國君嘉父，遣大夫孟至晉，獻虎豹之皮，白個，奏言：「山戎諸國，日齊桓公征服，一向平靖。近因秦魯弱，山戎窺中國，無伯復肆侵掠。寡君聞晉君精明，將紹桓文之業，因此宣晉威德，諸戎情願受盟。因此寡君遣微臣奉聞，惟賜定奪。」悼公集諸將商議，皆曰：「戎狄無禮，不如伐之。昔者齊桓公之伯，先定山戎，後征荆楚，正以豺狼之性，非兵威不能制也。」司馬魏絳獨曰：「不可。今諸侯初合，大業未定，若興兵而伐楚，兵必虛而生事，諸侯必叛晉而朝楚。夫夷狄禽獸也，諸侯兄弟也，今得禽獸而失兄弟，非策也。」悼公曰：「戎可和乎？」魏絳曰：「和戎之利有五：戎與晉鄰，其地多曠，賤土貴貨，我以貨易土，可以廣地，其利一也。侵掠既息，邊民得安意耕種，其利二也。以德懷遠，兵事不勞，其利三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畏服，其利四也。我無北顧之憂，得以專意於南方，其利五也。有此五利，君何不從？」

悼公大悅，即命魏絳爲和戎之使，同孟先至無終國，與國王嘉父商議停當。嘉父乃城召山戎諸國，並至無終，獻血定盟。方今晉侯嗣伯，主盟中華，諸戎願奉約束，捍衛北方，不侵不叛，各保窟宇。如有背盟，天地不佑。諸戎受盟，各各歡喜，以土宜獻魏絳，絳分毫不受。諸戎相顧曰：「上國使臣，廉潔如此，倍加敬重。」魏絳

以盟約報悼公。悼公大悅。時楚令尹公子貞已得國，又移兵伐鄭。因虎牢有重兵戍守，不走汜水一路，却由許國望潁水而來。僖公髡頑大懼，集六卿共議。那六卿公子翬字子驪，公子發字子國，公子嘉字子孔，三位俱穆公之子，於僖公爲叔祖。公孫輒字子耳，乃公子去疾之子，公孫赤字子驪，乃公子履之子，公孫舍之字子展，乃公子喜之子，三位之孫，襲父稱爲卿，於僖公爲叔輩。這六卿都是尊行，素執鄭政。僖公髡頑心高氣傲，不甚加禮，以此石臣積不相能。上卿公子翬尤爲桀驁。今日會議之際，公主意欲堅守以待晉救。公子驪曰：「諺云：『遠水豈能救近火？』不如從楚。」僖公曰：「從楚則晉師又至，何以當之？」公子翬對曰：「晉與楚相憐我者，我亦何擇於二國？惟強者則事之。今後請以纊牲玉帛待於境外，楚來則盟，晉來則盟。兩雄並爭，必有小屈，強弱既分，吾因擇強者而庇民焉，不亦可乎？」僖公不從其計，曰：「如驪言，鄭朝夕待盟，無甯歲矣。」欲遣使求援於晉，諸大夫懼違公子翬之意，不肯往。僖公發憤日行，是夕宿於驛舍，公子驪使門客伏而刺之，托言暴疾，立其弟嘉爲君，是爲簡公。使人報楚曰：「從晉皆髡頑之意，今髡頑已死，願聽盟罷兵。」楚公子貞受盟而退。

晉悼公聞復從楚，乃問於諸大夫曰：「今陳國俱叛，伐之何先？」荀息對曰：「陳國小地偏，無益於成敗之數，爲中國之樞，日來圖伯，必先服鄭。甯失十陳，不可失一鄭也。」韓厥曰：「子形體見明決，而定鄭者必此人。臣刀衰智老，願以中軍斧鉞讓之。」悼公不許，厥堅請不已，乃從之。韓厥告老致政，荀息遂代爲中軍元帥，統大軍伐鄭，兵至虎牢，鄭人請盟，荀息許之。比及晉師返旆，楚共王親伐鄭，復取成而歸。悼公大怒，問於

諸大夫曰：「鄭人反，兵至則從，兵撤復叛，仍欲得其堅附，當用何？」荀息賦計曰：「晉所以不能收鄭者，以楚人爭之甚力也。今欲收鄭，必先敵楚，欲敵楚，必用以逸待勞之策。」悼公曰：「何謂以逸待勞之策？」荀息對曰：「兵不可以數動，數動則疲，諸侯不可以屢勤，屢勤則怨。內疲而外怨，以此禦楚，臣未見其勝也。臣請與四軍之衆，分而爲三，將各國亦分派配搭，每次只用一軍，更番出入。楚進則我退，楚退則我復，進以我之一軍，退以楚之衆，彼求戰不得，求息又不得，我無暴骨之凶，彼有道路之苦，能亟往，彼不能亟來，是而楚可疲，鄭可圍也。」悼公曰：「此計甚善。」即命荀息治兵於曲梁，三分四軍，定更番之制。荀息登壇出令，壇上鑿起一面杏黃色大旆，上寫中軍元帥智他本荀氏，爲何却寫智字，因荀息荀偃叔姪，同爲大夫，軍中一姓，嫌無分別。荀偃父荀食采於智，偃父荀白晉正三行時，曾爲中行將軍，故又以智氏中行氏別之。自荀偃號爲智，荀偃號爲中行偃，軍中耳目，莫不亂了。這都尹荀偃的法度，壇下分立三軍。

第一軍上軍元帥荀偃，副將韓起、魯射，二國以兵從中軍，副將荀偃，按應。

第二軍下軍元帥欒黶，副將欒賁、齊藤，三國以兵從中軍，大夫魏頡，按應。

第三軍新軍元帥趙武，副將魏相、宋衡，知二國以兵從中軍，大夫荀會，按應。

荀偃傳令第一次上軍出征，第二次下軍出征，第三次新軍出征。中軍兵將分配接應，周而復始。但取盟約歸報，使算有功，更不許血戰，兵交戰，公子楛干乃悼公之同母弟，年方一十九歲，新拜中軍戎御之職，血氣方剛，未經戰陣，聞得治兵伐鄭，磨拳擦掌，也不得獨當一隊，立刻上前廝殺，不見荀偃，用心中一股銳氣，按納

不仕，遂自請爲先鋒，願效死力。知恭曰：「吾今日分軍之計，只要速進速退，不以戰勝爲功，分滅已定，小將軍雖勇，無所用之。」楊干固請自效，荀彧曰：「既小將軍堅請，雖於荀大夫請下，接應新軍。」楊干又道：「新軍派在第三次出征，等待不及，求撥在第一軍部下。」知恭不從。楊干恃自家是晉侯親弟，徑將本部車卒，自成一隊，列於中軍副將荀彧之後。

司馬魏絳本將分營處守，見楊干越次成列，卽鳴鼓告於衆曰：「楊干故違司令，亂了行伍之序，論軍法本該斬首，念是晉侯親弟，姑將僕御代戮，以肅軍政。」卽命軍校擒其御車之人斬之，噉首置下。軍中肅。楊干素驕貴，口恣，不知軍法，御人被戮，嚇得魂不附體，十分懼怕中，又帶了三分羞，三分惱，當下駕車馳出軍營，逕奔悼公之前，哭拜於地，訴說魏絳如此欺負人，無由見諸將之面。悼公愛弟之心，不暇致詳，遂拂然大怒曰：「魏絳辱寡人之弟，如辱寡人，必殺魏絳，不可縱也。」乃召中軍尉副羊舌肸，往取魏絳。羊舌肸入宮見悼公曰：「絳志節之士，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軍事雖後，必當自來謝罪，不須臣往。」頃刻間，魏絳果至，右手仗劍，左手執書，將入朝待罪。至午門，聞悼公欲使人取己，遂以書付僕人，令其中奏，便欲伏劍而死。只見兩位官員，喘吁吁的奔至，乃是下軍副將士魴，主候大夫張老，見絳欲自刎，忙奪其劍曰：「某等聞司馬入朝，必爲楊公子之事，所以急趨而至，欲合詞稟明主公，不識司馬爲何輕生如此？」魏絳具說晉侯召士魴大夫之意。二人曰：「此乃國家公事，司馬奉法無私，何必自喪其身？不須令僕上，某等願代爲啓奏。」三人同至宮門，士魴張老先入，請見悼公，呈上魏絳之書。悼公啓而覽之，略云：

君不以臣爲不肖，使承一軍一馬之職。臣聞一軍之命，繫於元帥，元帥之權，在乎命令。有言不遵，有命不用，此河曲之所以無功，郟城之所以致敗也。臣戮不用命者，以盡司馬之職。臣自知上觸介弟，罪當萬死。請伏劍於君側，以明對侯親視之誼。

悼公讀罷其詞，急問士魴張老曰：「魏絳安在？」魴等答曰：「絳懼罪欲自殺，臣等力止之，見在宮門待罪。」悼公悚然起席，不暇穿履，遂跣足步出宮門，執魏絳之手曰：「寡人之言，兄弟之情也，子之所行，軍旅之事也。寡人不能教訓其弟，以犯軍刑，過在寡人，於卿無與，毋速就職。」羊舌職在旁大聲曰：「君已恕絳其罪，絳宜退。」魏絳乃叩謝不殺之恩，羊舌職與士魴等老，同時稽首稱賀曰：「君有奉法之臣如此，則患伯業不就。」四人辭悼公一齊出朝，悼公回宮，大罵楊士不知禮法，幾陷寡人於過，殺吾愛弟，使內侍押往公族大夫韓無忌處學禮三月，方許相見。楊士含羞鬱鬱而去。搢翁有詩云：

軍以無親敢亂行，中軍司馬面如霜。悼公伯志方磨勵，肯使忠臣劍下亡。

智懿定分軍之令，方欲伐鄭，廷臣傳報，宋國有文書到來。悼公取覽，乃是楚鄭二國相止，屢垂與兵，侵掠宋境，以偃陽爲東道，以此告急。上軍元帥荀偃請曰：「楚得陳鄭而相侵宋，意在與晉爭伯也。偃陽爲物，伐宋之道，若與師先向偃陽，可一鼓而下。前彭城之圍，宋以戍有功，因封之以爲附庸，使斷楚道，亦一策也。」智懿曰：「偃陽雖小，其城甚固，若圍而不下，必爲諸侯所笑。」中軍副將士句曰：「彭城之役，我方伐鄭，楚則侵宋，以救之，虎牢之役，我方平鄭，楚又侵宋以報之。今欲得鄭，非先爲固宋之謀不可，假言是也。」荀懿曰：「二子能」

料偏陽必可滅乎？」荀彧上，句曰：「聲應曰：『都在小將二人身上，如若不能成功，甘當軍令！』」悼公曰：「伯游倡之，伯升助之，何憂事不濟乎？」乃發第一軍往攻偏陽。魯、邾、三國皆以兵從。偏陽大夫姒獻計曰：「魯師營於北門，我偽啓門出戰，其必入攻；俟其師半入，下懸門以截之，魯敗則邾必懼，而晉之銳氣亦挫矣。」偏陽子用其計。

却說魯將孟孫蔑、叔梁紇、秦、莒、狄、廋等攻西門，只見懸門不閉。莒父同、廋、特勇先進，叔梁紇繼之。忽聞城上鑼响一聲，將懸門當著叔梁紇頭頂上放將下來。紇卽投戈於地，舉雙手把懸門輕輕托起。後軍就喝令起來。莒、父、彌二將恐後隊有變，急忙回身城內討角大振如班引著十隊人馬，尾以追逐。望見一大溝，手托懸門，以出軍將。好、班大駭，想道：「這懸門自上放下，不具千斤力，怎擡得住？」闖出去，反被他將門放下，可不利害！且自停車觀望。叔梁紇待晉軍退盡，大叫道：「魯國有名三將，叔梁紇在此，有人要出城的，趁我不曾放手，快些出去。」城中無人敢應。好、班彎弓搭箭，方欲射之。叔梁紇把雙手一撒，城勢撒開，那懸門便落了開口。紇回至本營，莒、父、彌曰：「二位將軍之命，懸於我之兩腕也。」莒、父曰：「若非鳴、吾等已殺入偏陽城，成其大功矣。」廋、彌曰：「只君明日，我要獨攻偏陽，顯得魯人本事。」至次日，孟孫蔑整隊向城下搦戰，每百人爲一隊。狄、廋、彌曰：「我不要人幫助，只單身自當一隊足矣。」乃取大車輪一個，以繫甲帶之，緊緊束縛，左手執以爲楯，右握大戟，跳躍如飛。

偏陽城上，望見魯將施、送、勇、力，乃懸布於城下，叫曰：「我引汝登城，誰人取登，方見真勇。」言猶未已，魯軍

隊中一將出應曰：「有何不？」此將乃秦董父也。即以手牽布，左右更極，須臾至城墻。偏陽人以刀割斷其布，董父從半空中躍將下來。偏陽人高數仞，若是別人，這一跌，縱然不死，也是重傷。董父全然不覺。城上布又垂下，問道：「再敢登麼？」董父又應曰：「有何不敢？」手借布力，翻身復上，又為偏陽人斷布撲地，又一大跌。纔爬起來，城上布又垂下，問道：「還敢不敢？」董父於愈厲，答曰：「不敢不效好漢！」挽布如前。偏陽人看見董父再登再登，全無畏懼，到著了忙，急割布時，已被董父撈著一人，望城下一拋，跌個半熟。董父亦隨布墜下，又向城上叫道：「你還敢懸布否？」城上應曰：「已知將軍神勇，不敢復懸。」董父遂取斷布三截，遍示諸隊，衆人無不吐舌。孟孫蔑嘆曰：「詩云：『有刀如虎。』此三將足當之矣！」一姪斑，魯將兇猛，一個養一個，遂不敢出戰，分付軍民竭力固守。各軍自夏四月丙寅日圍起，至五月庚寅，凡二十四日，攻者已倦，應者有餘。忽然天降大雨，平地水深三尺，軍中驚恐不安。荀偃十句，水患生變，回至中軍，來稟智，智請示班師，不知智聽從否？再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晉悼公駕楚會蕭魚 孫林父因歌逐獻公

偏陽之役，當初智營不欲來，是智營老成處。至荀偃十句之請班師，却亦是二人老成處。豈知唯而退，全軍而歸，猶不至於損。若竟淫雨不止，三水泛漲，雖七日之期，其能待乎？進既不能，退又不，偏陽人因而乘之，其禍爲不小矣。荀偃一怒，雖得偏陽，乃幸而成功，不如班師之爲穩也。但荀偃亦才智之將，何以

見不及此，豈同於天文，而知雨之不久，或明於地利，而知水之不足爲殃，抑知二子之力，必能得之於偃陽，故以一怒堅其心，而作其氣耶？

鄭公晉楚同爭之國，然晉近而楚遠，其勢固已不如晉矣。况晉以更番之法困之，楚之不能與晉爭也，固也。但撤戎推誠一事，却是晉悼實明，識度開闊，非唐君之所及。

甯可虛位以待人，不可以人而虛位，二語非特一人一時之言，卽爲天下萬世繼位之章程可也。近世濫位者甚多，其安能起於悼而略之？

三軍雖并建三帥，而中軍之帥，實又爲三軍之主，故曰元帥。元帥出令，苟非有損於國，貽禍於軍行，雖或不當，亦非他帥之所得持也。械林之役，以欲東歸，或欲赴秦，梗令之二人，皆出於欒氏，驕橫已甚，故不旋踵而族滅，其機已兆於此矣。

衛獻方恣悖亂，全無法度紀綱，已有敗亡之道矣。况有公孫剽之虎視耽耽，信者人之所以愛人，之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葦可或飲，酒雖小事，然已與人約而忘之，其棄信爲已甚矣。衛之不以爲意，亦挾君而欺臣耳。豈知作難之時，固不得復謂君臣之分乎？此可以爲人之棄信者戒。

話說晉及諸侯之兵，圍了偃陽城，二十四日，攻打不下。忽然天降大雨，平地水深三尺。荀士彘二將，慮軍心有變，同至中軍來稟智益曰：「本意謂城小易克，今圍久不下，天降大雨，又時當夏令，水潦將發，泡氣在西，薛水在東，潯水在東北，三水皆與洄，水相通，萬一連雨不止，三水橫溢，於班師不便，不如暫以俟再舉。」智

魯大怒取所凭之几，向二將擲之，罵曰：「老夫可曾說來，城小而固，未易下也。豎子自任可滅，在晉侯面前，一力承當，牽帥老夫至於此地，攻圍許久，不見尺寸之效，偶然天雨，便欲班師。來由得你，去由不得你！今限汝七日之內，定要攻下偃陽，若還無功，照軍令狀斬首，速去勿再來見！」二將嚇得面如土色，暗啞連環，而退。謂本部軍將曰：「元帥立下嚴限，七日若不能被城，必取我等之首，今我亦與爾等立限，六日不能破城，先斬汝等，然後自刎，以申軍法。」衆將皆面面相覷，俱曰：「軍中無戲言，吾二人當親冒矢石，晝夜攻之，有進無退。」約會魯、鄭二國，一齊并力。水勢稍退，偃陽乘輜車，身先士卒，城上矢石如雨，全然不避。自庚寅日攻起，甲午日，城中矢石俱盡，荀偃附堦先登，士句繼之，各國軍將亦乘勢蟻附而上，奸斑巷戰而死。魯人城，偃陽君率羣臣迎降於馬首。智罃並收其族，留於中軍，計攻城至城破之日，纔五日耳。若非智罃發怒，此舉無功矣。賢翁有詩云：

仗鉞登壇無地天，偏裨何事敢侵權？一人投几三軍懼，不怕隆城鐵石堅。

時悼公偃陽難下，荀挑選精兵二千人前來助戰。行至楚邱，聞智罃已成大功，遂遣使至宋，以偃陽之地封宋向戌，向戌同宋公親至楚邱，來見晉侯。向戌辭不受封，悼公乃歸地於宋。宋魯二君各設享款待晉侯。智罃誦魯三勳之勇，悼公各賜車服，乃歸。悼公以偃陽助楚，廢爲庶人。漢其族人之賢者，以主姬姓之祀，居於霍城。其秋荀卒，悼公以魏絳能執法，使爲新軍副將，以張老爲司馬。是冬第二軍伐鄭，屯於牛首，杜添虎率之戍。適鄭人尉止作亂，殺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轅於西宮之朝。騅之子八孫夏字子西，與之子公孫僑字

子產，多帥家甲攻賊，賊敗走北宮。公孫靈亦率衆來助，遂盡滅尉止之黨，立公子嘉爲上卿。欒黶請曰：「鄭方有亂，必不能戰，急攻之可拔也。」欒黶曰：「一乘亂不義，命其攻。」公子嘉使人行成，欒黶許之。比及楚，公子自來救鄭，則晉師已盡退矣。鄭復與楚盟，欒黶曰：「晉悼公三駕服楚。」此乃三駕之一。周靈王九年事也。

明年夏，晉悼公以鄭人未服，復以第三軍伐鄭。宋向戌之兵先至東門，衛上卿孫林父帥師同鄭人屯於北鄙。晉下軍元帥趙武等，特於西郊之外，荀偃帥大軍自北林而西，揚兵於鄭之南門，約了各路軍馬，同日圍鄭。鄭君臣大懼，又遣使行成，荀偃又許之，乃退師於宋地。鄭簡公親至亳城之北，大犒諸軍，以荀偃爲盟。晉楚各軍方勝，此乃三駕之二。楚共王大怒，使公子直往，借兵約共伐鄭。時秦景公之妹，爲楚王夫人，兩國有姻好，乃使大將羸辟帥三百乘助戰。共王親帥大軍，望滎陽濟發曰：「此番不滅鄭，誓不班師！」

初說：鄭簡公自亳城北盟晉而歸，逆知楚軍且暮必至，大集羣臣計議。諸大夫皆曰：「方今晉勢強盛，楚不如也。但晉兵來甚緩，去甚速，兩國未嘗見個雌雄，所以交爭不息。若晉肯致死於我，楚力不逮，必將避之，從此可專事於晉矣。」公孫舍之獻策曰：「欲晉致死於我，莫如怒之，欲激晉之怒，莫如伐宋。宋與晉最睦，我朝伐宋，晉夕伐我，晉既驟來，楚必不退，我乃得有詞於楚也。」諸大夫皆曰：「此計甚善！」

正計諷間，謀人探得楚國借兵於秦的消息來報，公孫舍之喜曰：「此天使我事晉也。」衆人不解其意，舍之曰：「秦楚交伐，鄭必重困，乘其未入境，當住迎之。」因導之使同伐宋國，一則免楚之患，二者激晉之來，豈非一舉二得？鄭簡公從其謀，即命公孫舍之乘車星夜南馳，渡了潁水，行不一舍，正遇楚軍，公孫舍之下

車拜伏於馬首之前。共厲色問曰：「鄭反覆無信，寡人正來問罪，汝來却是何也？」舍之奏曰：「寡君懷大王之德，畏大王之威，所願終身守下，豈敢離邊？無奈晉人暴虐，與宋合兵，侵擾無已。寡君懼社稷顛覆，不勝事君，如與之和以退其師。晉師既退，仍恐大王貢獻之邑也。恐大王未遂敵邑之心，特遣下臣奉迎，布其心腹。大王若能同歸於宋，寡君願執轡為前驅，稍效犬馬，以明誓不相背之意。」共王曰：「寡人聞作喜曰：『汝君若從寡人伐宋，寡人又何心乎？』舍之又奏曰：「下臣東裝之日，寡人已悉索敵賦，俟大王於東鄙，不敢後也。」共王曰：「雖然如此，但秦庶長約在滎陽城下相會，須與同事方可。」舍之復奏曰：「鄭州遠遠，必越晉過周，方能至鄭。大王遣一介之使，猶可及止，以大王之威，發兵之助，何必借助於西戎哉？」共王悅其言，果使人辭謝秦師，遂回公孫舍之東行，及有莘之野，鄭簡公帥師來會，遂同伐宋，大掠而還。

宋公遣使告晉，訴楚鄭連兵之事，悼公果然大怒，即便欲興師。一番又輪該第一軍出征了。智益進曰：「楚之借師於秦者，正以連年奔走道途，不勝其勞也；我一歲而再伐楚，其能復來乎？此番得鄭必矣，當示以強盛之形，堅其歸志。」悼公曰：「善。」乃大合宋魯齊晉以滕杞小邾各國，一齊至鄭，觀兵於鄭之東門，一路俘獲其衆，此師乃三駕之三也。鄭簡公謂公孫舍之曰：「子欲激晉之怒，使之速來，今果至矣，爲之奈何？」舍之對曰：「臣一面求成於晉，一面使人請救於楚。楚兵若能頭來，必當交戰，吾擇其勝者而從之。若楚不能至，吾晉盟，因以重賂結晉，晉必庇也，又何少之足患乎？」簡公以爲然，乃使大夫伯駢行成於晉。便公孫良晉太宰石彞如楚告曰：「晉師又至鄭矣，從者十一國，兵勢甚盛，鄭亡已在旦夕，君王若能以兵威

攝晉孤之顛也。不然孤懼社稷不保，不伴不即安於晉，惟君王憐之，恕之。楚王大怒，召公子貞問計。公子貞曰：「我兵乍歸，喘息未定，豈能和發姑蘇鄭於晉，復取之，何患無口？」三日餘，怒未平，乃因良葛石象於軍府，不放歸國。髡翁有詩云：

楚晉爭鋒結世仇，晉兵迭至楚兵休；行人何罪遭拘執？始信分軍是再謀。

時晉軍營於蕭魚，伯駟來至晉軍，悼公召入，厲聲問曰：「汝以行成哄我，已非一次矣，今番莫非只是緩兵之計？」伯駟叩首曰：「寡君已別道有人，先告絕於楚，敢有二心乎？」悼公曰：「寡人以誠心待汝，汝若再懷反覆，將犯諸侯之公惡，豈獨寡人？汝且回去，與汝君商議詳確，再來回話。」伯駟又奏曰：「寡君薰沐而遣下臣，實欲委國於君侯，君侯勿疑。」悼公曰：「汝意既決，父盟可也。」乃遣新軍元帥趙武，同伯駟入城，與鄭簡公歃血訂盟。簡公亦遣公孫舍之隨趙武出城，與悼公娶約。是冬十二月，鄭簡公親入晉軍，與諸侯同會，因請受敵。悼公曰：「交盟已在前矣，君若有信，鬼何察之，何必再歃？」乃令將一路俘獲鄭人，悉解其縛，放。本國禁諸軍不得犯鄭國分毫，如有違者，治以軍法。虎步成兵，與行撤去，使鄭人口爲守望。諸侯皆諫曰：「寬不可恃也，倘更有反覆，重復設成難矣。」悼公曰：「久勞苦諸國將士，恨無了期，今當與鄭更始，妾以心腹，寡人不負鄭，鄭負寡人乎？」乃謂鄭簡公曰：「寡人知爾苦兵，欲相與休，今後從晉從楚，出於爾，寡人不強。」簡公感激涕泣曰：「伯駟以誠待之，雖禽獸可格，况某窮人類，敢忘覆庇，再有異志，鬼必殛。」

簡公辭去，明日使公孫舍之獻賂爲謝，樂師三人，女樂十六人，歌鐘三十二枚，鈔磬相副，針指女工三十人。

純車廣車。他兵車復百乘。甲兵具備。悼公受之。以女樂八人。歌鐘十二。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諸侯親附。如樂之和。願與子同此樂也。」又以兵車三分之一。賜智罃曰：「子教寡人分兵敵楚。今鄭人獲成。皆子之功。」絳罃二將皆頓首辭曰：「此皆仗君之靈。與諸侯之勞。臣等何力之有？」悼公曰：「微二卿寡人不能至此。卿勿固却。」乃皆拜受。於是十國車馬。同日班師。悼公復遣使行聘各國。謝其向來用師之勞。諸侯皆悅。自此鄭國專心歸晉。不敢萌二三之念矣。吏臣有詩云：

鄭人反覆似狡狙。晉伯偏將詐力鋤。二十四年歸字下。方知忠信勝兵戈。

時秦景公伐晉以救鄭。敗晉師於欒。閔鄒已降晉。乃還。明年爲周靈王十一年。吳子壽夢病篤。召其四子諸樊。餘祭。夷。季札。至床前謂曰：「汝兄弟四人。惟札最賢。若立之。必能昌大吳國。我一向欲立爲世子。奈札固辭不肯。我死之後。諸樊傳餘祭。餘祭傳夷。夷傳季札。傳弟不傳孫。務使季札爲君。社稷有幸。遠吾命者。卽爲不孝。上天不祐。」言訖而絕。諸樊讓國於季札曰：「此父志也。」季札曰：「弟辭世子之位於父生之日。肯受君位於父死之後乎？兄若再遜。弟當逃之他國矣。」諸樊不得已。乃宣明次傳之約。以父命卽位。晉悼公遣使弔賀。不在話下。又明年爲周靈王十二年。晉將智罃十魴魏相。相繼而卒。悼公復治兵於緡山。欲使十句將中軍。句辭曰：「伯游長。」乃使中行晉偃代智罃之將。十句爲副。又欲使起將上軍。起曰：「臣不如趙武之賢。乃使趙武代晉偃之任。韓起爲副。欒黶將下軍。如故。魏師爲副。其新軍尙無絳。悼公曰：「甯可虛位以待人。不可以人而虛位。」乃使其軍吏。率官屬卒乘。以附於下軍。諸大夫皆曰：「君之慎於名器如此。」乃各修其

職，弗敢懈怠。晉國大，復與文襄之業。未幾，殷新軍并人三軍，以守侯國之禮。是年秋九月，楚共王審薨，世子昭立，是爲康王。吳王諸樊命大將公子常帥師伐楚，楚將養孫基迎敵，射殺公子常。吳師敗，還諸樊遺使告敗於晉，悼公合諸侯於向，以謀之。晉大夫辛舌聘進曰：「吳伐楚之喪，自取其敗，不足恤也。秦晉鄰國，共有姻好，今附楚救鄭，敗師於櫟，此宜先報。若伐秦有功，則楚勢益孤矣。」悼公以爲然，使晉假率三軍之衆，同魯、齊、鄭、曹、莒、滕、薛、杞、小邾十一國大夫伐秦。晉、悼公待於境上。秦景公聞師將至，使人以毒藥數罇，沉於涇水之上流。魯大夫叔孫豹同莒師先濟，軍士飲水中，多有死者。各軍遂不肯濟。鄭大夫公孫蠆帥鄭師渡涇，宮材繼之，於是諸侯之師皆進，營於械林。謀報秦軍相去不遠，苟假令各軍鳴駕車，視我馬首所向而行。下軍元帥欒黶素不服中行，假及開令，怒曰：「軍旅之舉，當即衆謀，即便假能獨斷，亦宜明示進退。烏有使三軍之衆，視其馬首者？我亦下軍之帥也，我馬首欲東。」遂帥本部東歸。副將魏絳曰：「吾職在從帥，不敢假中行作矣。」亦隨欒黶班師。早有人報知中行，假曰：「出令不明，吾嘗有過，今既不行，何望成功？」乃命諸侯之師各歸本國。晉師亦還。時欒黶爲下軍戎右，獨不肯歸，謂范匄之子范鞅曰：「今日之役，本爲報秦，若無功而返，是益恥也。吾兄弟二人，並在軍中，豈可一時皆返？子能與我同赴秦師乎？」范鞅曰：「子以國恥爲念，鞅敢不從。」乃各引本部加入秦軍。

却說秦，景公引大將嬴詹及公子無地帥車四百乘，離械林五十里安營。正這人探聽晉兵進止，忽見東角、厘頭起處，一彪軍馬飛來。急使公子無地率衆迎敵，欒黶奮勇上前，范鞅助之，連刺殺甲將十餘人。秦軍披靡。

欲走，望其後軍無繼，乃鳴鼓合兵圍之。鞅曰：「秦兵勢大，不可當。」欒鍼不聽，羸龐大軍又至，欒鍼復手殺數人，身中七箭，力盡而死。范鞅脫甲，乘單車疾走，得免。欒鍼見鞅歸，問曰：「吾弟何在？」鞅曰：「已沒於軍矣。」屬大將拔戈直前，范鞅不敢相拒，走入中軍。屬隨後趕來，鞅避去。其父荀息謂曰：「汝婿何怒之甚也？」屬妻饒，乃范荀之女，故以婿呼之。屬怒氣勃勃，不能制，大駭，答曰：「汝子誘吾弟同入秦師，吾弟戰死，而汝子生還，是汝子殺吾弟也。汝必深鞅，猶可恕，不然，我必殺鞅，以償吾弟之命。」荀荀曰：「此事老夫不知也，今當逐之。」

范鞅聞其語，遂從幕後出奔秦國。秦景公問其來意，范鞅敘流始末。景公大喜，特以客卿之禮。一日問曰：「晉君何如人？」對曰：「賢君也，知人而善任。」又問晉大夫誰？對曰：「趙武有文德，魏絳勇而不亂，羊舌肸習於春秋，弘老無信有智，郇公臨事鎮定，臣父荀能識大體，皆一時之賢。至他公卿，亦皆習於令典，克守其官，鞅未敢輕議也。」景公又曰：「然則晉大夫中，何人先亡？」鞅對曰：「欒氏先亡。」景公曰：「豈非以法修故乎？」范鞅曰：「欒氏雖汰侈，猶可及身，其子益必不免。」景公曰：「何故？」對曰：「欒武子恤民愛士，人心所歸，故雖有弑君之罪，而國中不以爲非，戴其德也。思召公者愛及甘棠，况其子乎？區若死，益之善未能及人，而武之德已遠，修息之怨者，必此時矣。」景公嘆曰：「卿可謂知存亡之故者也。」乃以欒鞅相通於荀荀，使庶長聘，聘晉以修舊好，并請荀范鞅之位。悼公從之，范鞅拜晉悼公以欒氏，並爲公族大夫，且論欒氏勿得修怨。自此秦晉通和，終者之，不相加兵，有詩爲證：

西鄰東道世爲姻，一旦專仇圖日新；玉帛既通兵革偃，從來好事是和親。

是年樂胤卒，子樂代爲下軍副將。詰分兩師，却說獻公名行，自簡王十年代父公即位，因居喪不感，其嫡母姜逆知其不能守位，屢誡諭獻公不聽。及在位，日益放縱，所親者無非纒諂而諛之人，所喜者不過欒田之輩。自定公之世，有同母弟公子黑肩，怙寵專政，黑肩之子公孫劉，嗣爲大夫，頗有權略。上卿孫林父亞卿，見獻公無道，皆與劉交。林父又暗結晉國爲外援，將國中器幣寶貨，盡遷於般，使子居之。獻公疑其有叛心，一來形迹未著，二來畏其強盛，所以含忍不發。忽一日，獻公約孫、二卿共午食，二卿皆朝服待命於門，自朝至午，不見使命來召，宮中亦無一人出來，二卿心疑，看日斜，二卿飢已甚，乃叩宮門請見。守閤內侍答曰：「主公在後園演射，二位大夫若要相見，可自往也。」孫、二卿二人心中大怒，乃忽飢逼造後園，見獻公方帶皮巾，與射師公孫丁較射。獻公見孫、二卿二人近前，不脫皮冠，掛弓於臂而見之，問二卿今日來此何事？二卿二人齊聲答曰：「蒙主公約共午食，臣等伺候至今，腹已餓矣，恐違君命，是以來此。」獻公曰：「寡人貪射，偶爾忘之，卿且退，俟改日再約可也。」言罷，胸有鴻雁飛鳴而過，獻公謂公孫丁曰：「與卿賭射此否？」孫、二卿二人含羞而退。林父曰：「主公耽於遊，狎近小人，全無敬懼大臣之意，我等將來必不免於禍，如何？」甫殖曰：「君無道，止自禍耳，安能禍人？」林父曰：「我意欲奉公子劉爲君，子以爲何如？」甫殖曰：「此甚當，你我相機而動便了。」言罷各別。林父回家，飯畢，連夜巡視，成邑密喚家臣庚公弄尹、公佗等，整頓家兵，爲孫、二卿之計。遣其長子孫，往見獻公，探其口氣。孫至，見獻公於內朝，假說：「臣父林父，偶

染風疾，權且在河上調理，望主公寬宥。」獻公笑曰：「爾父之疾，想因過餓所致，寡人今不敢復餓子。」命內侍取酒，以待喚樂工歌詩侑酒。太師請問歌何詩？獻公曰：「巧言之卒章，頗切時事，可不歌之？」太師奏曰：「此詩語意不佳，恐非獻宴所宜。」師曹喝曰：「主公要歌便歌，何必多言？」原來師曹善於鼓琴，獻公使叔其嬖妾，嬖妾不率教，師曹鞭之十下。妾泣懇於獻公，獻公當嬖妾之前，鞭師曹三百。師曹懷恨在心，今日明知此詩不佳，故意欲歌之，以激孫蒯之怒，遂長聲而歌曰：

彼何人斯？居河之塵，無拳無勇，職爲亂階。

獻公的主意，因孫林父居於河上，有叛亂之形，故借歌以懼之。孫蒯聞歌，坐不安席，須臾辭去。獻公曰：「適師曹所歌，子與爾父述之。」爾父雖在河上，動息寡人必知，好生謹慎，將具病體。」孫蒯叩頭，連聲不敢而退。回戚述於林父，林父曰：「主公忌我甚矣！我不可坐而待死，大夫選伯玉，衛之賢者，若得彼同事，無不濟矣。」乃私至衛，往見選，選曰：「主公暴虐，子所知也，恐有亡國之事，將若之何？」選對曰：「人臣事君，可諫則諫，不可諫則去之，何非選所知矣。」林父度選不可動，遂別去。選即日奔魯國。林父聚徒衆於邱宮，將攻獻公。獻公懼，遣使至邱宮，與林父講和。林父殺之。獻公使視甯殖，已戒車將應林父矣，乃召北宮括，括推病不出。公孫丁曰：「事急矣！速出奔，尚可求復。」獻公乃集宮甲約二百餘人爲一隊，公孫丁挾弓矢相從，啓東門而出，欲奔齊國。孫蒯、孫嘉兄弟二人，引兵追及於河澤，大殺一陣，二百餘名宮甲，盡皆逃散，存者僅十數人而已。賴得公孫丁善射，矢無虛發，近者輒中箭而死，保著獻公且戰且走，二孫不敢窮追而反。

纔走不上三里，只見庚公差、尹公佗二將引兵而至，言：「奉相國之命，務收衛侯回報。」孫劇、孫嘉曰：「有一善射者相隨，將軍可謹防之。」尹公佗曰：「得非吾師公孫丁乎？」原來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公差又學射於公孫丁，三人是一線傳授，彼此皆知其能。尹公佗曰：「衛侯前去不遠，姑且追之。」約馳十五里，趕着了獻公，御人被傷，公孫丁在車執轡，回首一望，遠遠的便認得是庚公差了。謂獻公曰：「來者異臣之弟子，弟子無害師之事，主公勿憂。」乃停車待之。庚公差既到，謂尹公佗曰：「此吾師也。」乃下車拜見。公孫丁舉手答之，麾之使去。庚公差車曰：「今日之事，各爲其上，我若射則爲背師，若不射則又爲背主，我如今有兩盡之道。」乃抽矢叩輪去其鐵，揚曰：「吾師勿疑。」連發四矢，前中軾，後中軫，左右中兩旁，單單空著君臣二人，分明離個本事，賣個人情的意思。庚公差射畢，叫師傅保駕，謁教回車。公孫丁亦引轡而去。尹公佗先遇獻公，本欲還燕，因庚公差是他業師，不敢自尊。回至中途，漸漸懊悔起來，謂庚公曰：「子有師弟之分，所以用情，弟子已隔一層，師恩爲輕，主命爲重，若無功而得，何以復吾恩主？」庚公曰：「吾師神箭不下，奈蘇基，爾非其敵，枉送性命。」尹公佗不信庚公之言，當下復身來追蘇基，不知結果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諸侯同心圍齊國 晉臣合計逐樂盈

國君雖然無道，然以臣而逐君，終是悖理之事；即使國人所願，亦當與師到彼，候其臣民合詞來請，果係通國同情，然後從而定之可也。奈何竟不與知，失伯主之道矣！况立剽，即國人所欲，中行假何自而知乎？明

是素昔結交，爲之解說耳。齊靈之乘，爭伯有以也。

晉號世伯，諸侯則從久矣。齊國亦在字下，只一不討衛罪，齊靈便起而爭之。可見地步，占得高，越難牽。差錯不得。晉人不討衛罪，固有起人爭伯之。然真能爭伯之人，必從伯國之所爲而不爲者。始所謂倡義以服人也。齊靈果欲爭霸，當以討衛取名，乃計不出此，而與伐魯之師，又欲殺公立之儲君，而立嬖人之子。悖則滅親，此爲所謂南轅而北轍，豈不可笑。終致晉人之討，而幾至於敗亡也。

晉厲被弑，已隔多年，如果爭歷冥間，何至平公之時，方纔發作。如不必試供定罪，又何須將荀偃追至誠廷。既已追械到彼，何又無一言訊及欒氏之罪。雖出於王者之口，却未嘗及於荀偃墜首之刑。却是晉厲自家動手，何以冥王治獄之廷，亦許人放恣。忌若此，且方在對獄，此戈從而來。荀偃既墜首於夢中，何以寤瑣尙能持於數月之後。若以爲無則理亦可通。若以爲有，則其詞荒忽，怪誕而不足信。要之當日晉厲不從，魚矯之請，尙有仁心。齊假豈至弑君，實負私心自問，能不歉然。今日死期將至，魂魄已離，心境之所不安，遂形之於夢寐。巫者欲神其術，故附會以言之耳。後之君子，但以理爲據，而勿泥其辭焉可也。

只就其言之言，欒氏之各怨，皆欒氏之罪狀也。負罪而召怨若此，可謂世濟其惡。然則欒氏之淫，欒氏之逐，皆是天道人事之固然，又何怪乎。

齊亂謂害欒氏之言，說得有情有理。蓋欒氏去日所爲，實有可乘之隙也。豈知其竟有不可問之隱情乎。可見聽言與是執事。

釋說：「公佗不聞庖公之言，復身來追衛侯，馳二十餘里，方纔趕著。公孫丁聞其來，奔尹公佗曰：『吾師庖公，與汝有師弟之恩，我乃庖公弟子，未嘗受於子，如路人耳，豈可徇情於路，而廢公義於君父乎？』孫丁曰：『汝竹學藝於庖公，可知庖公之藝從何而來？爲人豈可忘本快快轉，免傷一氣！』尹公佗不戰，將弓拽滿，公孫丁便射，公孫丁不慌不忙，將樽授與獻公，箭到時，用手一掠，輕輕接住。就將來箭搭上弓弦，回射尹公佗，尹公佗急躲避時，撲的一聲，箭已貫其左臂，尹公佗自痛棄弓而奔，公孫丁再復一箭，結果了尹公性命。嚇得隨行軍士乘車逃竄。獻公曰：『若非吾子兩箭，寡人一命休矣！』公孫丁仍復勒轡奔馳，又十餘里，只見後面車聲震動，飛也似趕來。獻公曰：『再有追兵，何以自脫？』正在慌急之際，後車君君相近，視之乃同胞之弟公子鱗，冒死趕來從後。獻公方纔放心，遂從一路奔至齊國，齊景公館之於萊城。宋儀有詩贈獻公不敬大臣，自取奔亡，詩曰：

尊如天地轉如神，何事臣人敢逐君？自是君綱先缺陷，纔不正下梁欽。

孫林父既逐獻公，遂與甯殖謀迎公子剽爲君，是爲邕公，使人告難於晉。晉悼公問於中行偃曰：『衛人出君復立一君，非正也，當以處之？』偃對曰：『衛行無道，諸侯莫不聞，今臣民自願立剽，我勿與知可也。』悼公從之。齊靈公聞晉侯不討孫甯，君之罪，乃嘆曰：『晉侯之志情矣，我不乘此，圖伯也，待何時？』乃帥師伐魯，而鄆、大、項而還。時周靈王之十四年也。原來齊靈公初娶魯顏姬，爲夫人，無子，其媵嬖嬖，生子曰光，靈公先立爲太子，又有嬖妾戎子，亦無子，其姊仲子生子曰牙，戎子抱牙以爲己子。仲姬生公子杵臼，無

亂。戎子恃愛，要得立牙爲太子。靈公許之。仲子諫曰：「光之立也久矣，又數會諸侯，今無故而廢之，國人不服，後必有悔。」

靈公曰：「廢立在我，誰敢不服？」遂使太子光率兵守卽墨。光去後，卽傳旨廢之，更立牙爲太子，使上卿高回爲太傅，寺人夙沙鳩強而有智，以爲少傅。魯襄公聞齊太子光之廢，遣使來請其罪。靈公不辭答。反虜魯國，將來助光爭國，所以與魯爲仇。首先加兵，欲以兵威脅晉，然後殺光。此乃靈公無道之極也。魯使人告急於晉，因悼公抱病，不能救魯。是冬，晉悼公薨，太子奉世子彪卽位，是爲平公。魯又使叔孫射弔賀，且告齊患。荀偃曰：「候來春當會諸侯，若齊不赴會，討之未晚。」周靈王十五年，晉平公元年，大合諸侯於溴梁。齊靈公不至，使大夫高厚代荀偃，大怒，欲執高厚。高厚逃歸，桓興師伐魯，北鄆圍防，殺守臣威宰。叔孫豹再至晉國，求救。平公乃命大將中行偃，遣諸侯之兵，大舉伐齊。

中行偃點軍方回，是夜得一夢，夢見黃衣使者，執一卷文書來，拘偃對證。偃隨之行，至一大殿宇，上有王者，冕旒端坐。使者命偃跪於丹墀之下，覲同跪者，乃是晉厲公。靈公程滑，滑有長魚，三郤一班人衆。偃心下暗暗驚異。州胥童等與三郤爭辯良久，不甚分明，須臾獄卒引去，止留厲公。靈公書中行偃程滑四人。厲公訴被執始末。樂書辯曰：「下手者程滑也。」程滑曰：「主謀皆出胥童，滑不過奉命而已，安得歸罪於我？」殿上王者降旨曰：「此時樂書執政，宜坐首惡。九年之內，子孫滅。厲公忿然曰：「此事亦由逆偃助力，安得無罪？」卽起身抽戈擊偃之首，夢中覺首墜於前。偃以手捧其首，跪而戴之，走出殿門，遇梗陽巫者靈臯，臯謂曰：「子

首何歪也。代爲正之。覺痛極而醒。深以爲異。次日入朝。果遇見靈於途。命之登車。將夜來所夢細述。一逼靈鼻曰：「冤家已至。不死何爲？」靈問曰：「今欲有事東方。猶可及乎？」鼻對曰：「東方惡風太重。伐之必克。主雖死。猶可及也。」靈曰：「能克齊。雖死可也。」乃帥師濟河。會諸侯於魯濟之南。晉宋魯齊鄭滕薛杞小邾共十二路車馬。一旬往齊國進齊。齊靈公使上卿高厚輔太子牙守國。自帥荊慶封析歸。父殖綽郭最。寺人夙沙衛等。引著大軍。屯於平陰之城。城南有防。防有門。使析歸父於防門之外。深掘壕塹。一廣一里。選精兵把守。以遏敵師。寺人夙沙衛進曰：「十二國人心不一。乘其初至。當出奇擊之。敗其一軍。則餘軍俱喪氣矣。如不欲戰。莫如探險而守之。區區防門之塹。豈可恃也。」齊靈公曰：「有此深塹。彼軍安能飛渡耶？」却說中行假聞齊師聲。慙而守。笑曰：「齊畏我矣。必不能戰。當以計破之。」乃傳令使魯衛之兵。自須句取路。使刺營之兵。自城陽取路。俱由瑯琊而入。我等大兵。從平陰攻進。約定在臨淄城下相會。四國領計去了。使司馬張石。凡由澤險要之處。俱虛張旗幟。布滿山谷。又東草爲人。蒙以衣甲。立於空車之上。將斷木縛於車轅。車行木動。揚塵蔽天。力士挽大輪引車。往來於山谷之間。以爲疑兵。荀偃士句率宋魯之兵居中。趙武韓也。率上軍同滕薛之兵在右。魏絳欒也率下軍同曹杞小邾之兵在左。分作三路。命車中各藏木石。如卒每人攜土一囊。不至防門。三路砲聲相應。各將車中木石。拋於塹中。加以土囊數萬。把壕塹填。填。大刀闊斧。殺將進。齊兵不能抵禦。殺傷大半。析歸父幾爲晉兵所獲。僅以身免。逃入平陰城中。告諸靈。靈言：「晉兵三路填塹而進。勢大難敵。」

靈公始有懼色，乃登巫山以望敵軍。見到處山深險要之地，都有旗幟飄揚，車馬馳驟，大驚曰：「諸侯之師，何其多也！且暫避之。」問諸將，誰人敢爲後殿？風沙衛曰：「小臣願引一軍繼後，力保主公無虞。」靈公大喜。忽有二將並出奏曰：「堂堂齊國，豈無一勇力之士，而祀寺人殿其師，豈不爲諸侯笑乎？」臣二人情願讓風沙衛先行。二將者乃殖綽、左肩也，俱有萬夫不當之勇。靈公曰：「將軍可殿，寡人無後顧之憂矣。」風沙衛見齊侯不用，羞慙滿面而退，只得隨齊侯先走。約行二十餘里，至石卜山，乃於險隘去處，兩邊俱是大石，只中間一條路徑。風沙衛恨殖綽、左肩二人，欲敗其功，候齊軍過盡，將隨行馬三十餘匹，殺之以塞其路。又於大車數乘，聯絡如城，截山口。

再說殖綽、左肩領兵斷後，緩緩而退。將及石門隘口，見死馬縱橫，又有大車攔路，不便馳驅，乃相謂曰：「此必風沙衛衝軀於心，故意爲此。」急教軍士搬運死馬，疏通路徑。因前有車阻，逐一要退後撞出，撒於空處。不知費了多少工夫，軍士雖多，其奈路隘，有力無用。背後塵頭起處，晉驍將州綽一軍早到。殖綽方欲迴車迎敵，州綽一箭飛來，恰射殖綽左肩。左肩最響弓來救，殖綽搖手止之。州綽曰：「殖綽如此光急，亦不動手。殖綽不慌不忙，拔箭而問曰：「來將何人能射殖綽之肩，也算好漢了！願通姓名。」對曰：「吾乃晉驍名將州綽也。」殖綽曰：「小將非別，齊國名將殖綽的便是。將軍豈不聞人語云：「莫相諱，殖綽。」我與將軍以勇力齊名，好漢惜好漢，何忍自相戕賊？」州綽曰：「汝言雖富，但各爲其主，不得不然。將軍肯東身以順，小將力保將軍不死。」殖綽曰：「得無相欺？」州綽曰：「將軍如不見信，請爲立誓，若不能保全將軍之命，願與俱死。」

顏延之曰：「郭最性命，今亦交付將軍。」言罷，人雙雙就縛，隨行士卒，皆皆投降。史官有詩云：

結糾糾糾二虎臣，相洋終路志難伸；
覆軍擒將囚私怨，辱國依然是寺人。

州綽將綽最一將，解至中軍獻功，口稱「驍勇可用，中行假命暫囚於中軍，候班師定奪。」大軍從平陰進發，所過城郭，並不攻掠，還抵臨淄外郭之下。魯衛鄭兵俱到，范鞅先攻雍門，雍門多蘆荻，以火焚之。州綽焚甲冑之竹木，各軍一齊放火，將四郭盡行焚毀，直逼淄水下。四面圍住，喊聲震地，矢及城樓。城中百姓慌亂，靈公十分恐懼，暗令左右駕車，欲出東門去。出厚知之，疾忙上前抽佩劍，斷其轡索，涕泣而諫曰：「將軍雖銳，然深人豈無後慮？不久將歸矣。主公一去，都城不可守也。願更留十日，如力竭勢窮，走猶未晚。」靈公乃止。高厚自率萬民，協力固守，却說各兵圍齊，至第六日，忽有鄭國飛報來到，乃是大夫公孫舍之與公孫夏連名緘封，囚中有機密，至緊之事。鄭簡公發而視之，略云：

臣之臣，奉命與子孔守國，不意子孔有謀叛之心，私自送款於楚。孔欲招引楚兵，齊已爲內應。今楚兵已次魯陵，且夕將至。事在危急，幸星夜反旆，以救社稷。

鄭簡公大懼，即持書至晉軍中，與晉平公看了。平公召中行假議之。假對曰：「我兵不攻不戰，竟去臨淄，指以乘此銳氣，一鼓而下。今齊守未虧，鄭國又有禁警，若鄭國有失，吾在晉，不如且歸爲救鄭之計。此番雖不會破齊，料齊侯已喪膽，不敢復侵犯魯國矣。」平公是其言，乃解圍而去。鄭簡公降晉先歸，諸侯行至祝阿，平公以楚師爲憂，與諸侯飲酒不樂。師曰：「臣請以幣卜之。」乃吹律歇南風，又歇北風，和平可。南風聲

不弔，且多齋殺之聲。曠奏曰：「南風不競，其將近死，不惟無功，且將自禍。不出三日，當有好音至矣。」

師曠子野，乃晉第一聰明之士，從幼好音樂，苦其不專，乃嘆曰：「技之不精，由於多心，心之不一，由於多視。」乃以艾葉熏睛其上，專意音樂，遂能察氣候之盈虛，明陰陽之消長。天時人事，審驗無差，風角鳥鳴，吉凶如見。爲晉太師，掌樂之官，平時爲晉侯所深信，故行軍必以相隨。至是聞其言，乃駐軍以待之，使人前途遠探。未三日，探者同鄭大夫公孫蕞來回報，言：「楚師已去。」晉平公訝問其詳，公孫蕞對曰：「楚自子庚代子蕞爲令尹，欲報先世之仇，謀代鄭國。公子嘉陰與楚通，許楚兵到日，詐稱迎敵，以兵出城相會。賴公孫舍之公孫夏二人，預知子嘉之謀，斂甲守城，嚴譏出入。子嘉不敢出會楚師，子庚涉潁水，不見內應消息，乃屯兵於魚齒山下。值大雨，數日不止，營中水深尺餘，軍人皆擇高阜，賊驟雨，寒甚，死者過半。士卒怨晉，子庚只得班師而回矣。寡君討子嘉之罪，已行誅戮，恐煩軍師，特遣下臣蕞，連夜奔告。」平公大喜曰：「子野真聖於音者矣！」乃將楚伐鄭無功，遍告諸侯，各向本國史臣有詩讚師曠曰：

歌罷南風又北風，便知兩國吉和凶。音當精處通天地，師曠從來是警宗。

時周靈王十七年，冬十二月，事也。比及晉帥濟河，已在十八年之春矣。中行偃行至中途，忽然頭上生一瘡，痛不可忍，乃逗遛於著雍之地。延至二月，其瘡潰爛，目睛俱脫而死。墜首之墓，與梗陽巫者之言，至是俱驗矣。殖綽郭丘乘偃之勢，破械而出，逃回齊國。去了范匄偃之十吳，迎喪其歸。晉侯使吳副大夫，以范匄爲中軍元帥，以吳爲副將，仍以荀爲氏，稱荀吳。是年夏五月，齊靈公有疾，大夫崔杼與慶夫商議，使人用溫車，迎

故太子光於即黑。慶封帥家中夜回太傅高厚之門。高厚出迎執而殺之。太子光同崔杼入宮。光殺戎子。又殺公子牙。靈公聞變大驚。嘔血數升。登時氣絕。光即位。是爲莊公。寺人夙沙衛率其家屬奔高唐。齊莊公使慶封帥師追之。夙沙衛據高唐以叛。齊莊公親引大軍圍城攻之。月餘不下。

高唐人工僂有勇力。沙衛用之以守東門。工僂知沙衛不能成事。乃於城上射下羽書。書中約夜半於東北角伺候大軍登城。莊公猶未准信。殖綽郭最請曰：「彼既相約。必有內應。小將二人願往。當生擒奄狗。以奪石門山阻隘之根。」莊公曰：「汝小心前往。寡人自必接應。」綽引兵至東北角。候至夜半。城上忽放長繩下來。約有數處。綽最各附繩而上。軍士陸續登城。工僂引著。竟來拿夙沙衛。郭最跑去欲開城門。放齊兵入城。城中大亂。互相殺傷。約有一個更次方定。齊莊公入城。工僂回殖綽縛夙沙衛。解到莊公。大罵奄狗。寡人何負於汝。汝却輔少長。今公子牙何在。汝既爲少傅。何不相輔於地下。夙沙衛垂首無言。莊公命牽出轎之。以其肉爲醢。遍賜從者諸臣。卽用工僂守高唐。班師而退。晉上卿范匄以前番圍齊。未獲取成。乃請於平公。復率大軍侵齊。纜濟黃河。聞齊靈公凶信。乃曰：「齊新有喪。伐之不仁。」卽時班師。早有人報知齊國。大夫晏嬰進曰：「晉不伐我。喪施仁於我。我背之不義。不如請成。免兩國干戈之苦。那晏嬰子平仲身不滿五尺。乃是齊國第一賢智之士。莊公亦以國事相定。恐晉師復至。乃從嬰之言。使人如晉謝罪。請盟。晉平公大合諸侯於澶淵。范匄爲相。與齊莊公歃血爲盟。結好而散。自此年餘無事。

却說下軍副將樂盈。乃樂魘之子。魘乃匄之婿。女嫁魘。謂之樂魘。樂氏自樂。樂成樂枝。樂后樂書樂。

麗。至於欒益、頂針、七、卿、貴、盛、無、比、晉、明、文、武、半、出、其、門、半、屬、姻、黨、魏、氏、有、魏、舒、智、氏、有、智、起、山、行、氏、有、中、行、喜、羊、舌、氏、有、叔、桓、籍、氏、有、商、偃、狂、氏、有、箕、遺、皆、與、欒、益、整、勢、相、倚、結、爲、死、黨、更、兼、全、自、少、謙、恭、下、士、散、財、結、客、故、死、士、多、歸、之、如、州、綽、那、蒯、黃、心、箕、心、都、是、他、部、下、驍、將、更、有、力、十、督、戎、刀、舉、千、鈞、半、掘、二、戟、刺、無、不、中、是、他、隨、身、心、腹、寸、步、不、離、的、又、有、家、臣、辛、俞、州、賓、等、奔、走、勞、者、不、計、其、數、欒、益、死、時、其、夫、人、欒、那、纒、及、四、句、不、能、守、寡、因、州、賓、屢、次、入、府、窺、窺、之、見、其、少、俊、遂、密、遣、侍、見、道、意、因、與、私、通、欒、那、將、至、中、器、幣、贈、與、州、賓、從、稱、侯、伐、齊、州、賓、公、然、宿、於、府、中、不、復、避、忌、益、歸、聞、知、其、事、尙、礙、母、親、面、皮、乃、把、他、執、鞭、治、內、外、守、門、之、吏、嚴、稱、家、臣、出、入。

欒、那、一、來、老、羞、變、怒、二、則、淫、心、難、絕、三、則、恐、其、子、害、了、州、賓、性、命、因、父、苟、生、長、以、拜、壽、爲、名、來、至、范、府、乘、間、訴、其、父、曰、「、將、爲、亂、奈、何、一、范、句、詞、其、詳、欒、那、曰、「、益、嘗、言、殺、吾、兄、吾、父、逐、之、復、縱、之、歸、國、不、誅、已、幸、反、加、寵、位、今、父、子、專、國、范、氏、日、益、欒、氏、將、衰、吾、寧、死、與、范、氏、誓、不、兩、立、一、日、夜、與、智、起、羊、舌、虎、等、聚、謀、密、軍、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私、黨、恐、我、洩、其、消、息、嚴、勅、守、門、之、吏、不、許、與、外、家、相、通、今、日、勉、強、來、此、異、日、恐、不、得、相、見、吾、以、父、子、深、恩、不、敢、不、言、一、時、范、鞅、在、旁、助、之、曰、「、兒、亦、聞、之、今、果、然、不、彼、黨、羽、至、盛、不、可、不、防、也、一、子、一、女、聲、口、相、同、不、由、范、句、不、信、乃、密、奏、於、平、公、請、逐、欒、氏、平、公、私、問、於、大、夫、陽、畢、陽、畢、素、惡、欒、而、跪、於、范、氏、乃、對、曰、「、欒、實、弑、厲、公、蓋、世、其、凶、也、以、及、於、益、百姓、曠、於、欒、氏、久、矣、若、除、欒、氏、以、明、弑、逆、之、罪、而、立、君、之、威、此、國、家、數、世、之、福、也、一、平、公、曰、「、欒、援、立、先、君、益、罪、著、除、之、無、名、奈、何、一、陽、畢、對、曰、「、利、之、援、立、先、君、以、掩

罪也。先君忘國仇而徇私，君又縱之，滋害將大。若以盈粟未莠，宜剪除其黨，救益而遣之。彼若求逞，誅之有名。若逃死於他方，亦君之惠也。」平公以爲然，召甸入宮，其平。甸曰：「君在而翦其黨，是逐之爲亂也。君不如使甸往築邑之地，而去其黨無主，乃可圖矣。」平公曰：「善。」乃遣樂往築邑。

盈臨行，其黨箕遺諫曰：「樂氏多怨，主所知也。趙氏以下宮之難，怨樂氏，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范氏以平鞅之逐，怨樂氏。智朔、妖智，何尙少，而囑於中行。程鄭嬖於公，樂氏之勢孤矣。城著非國之急事，何必使子子查辭之，以觀君意之若何而行之也？」樂盈曰：「君命不能辭也，盈如有罪，其敢逃死如其無罪，國人將憐我，孰能害之？」乃命督戎爲御，出了絳州，望著邑而去。盈去三日，平公御朝，謂諸大夫曰：「樂氏昔之弑逆之罪，未正刑誅，今其子孫在朝，寡人恥之，將若之何？」諸大夫同聲曰：「宜逐之。」乃宣布樂氏罪，懸於國門。遣大夫陽華將兵逐樂氏，其宗族在國中者，盡行逐出，收其樂邑。樂氏樂魴率其家人，同州絳州，俱出了絳城，竟往奔驪盆去了。叔虎拉了箕、黃淵，隨出城，城門已閉，傳門將搜而樂氏之黨，乃商議各聚家丁，欲乘夜爲亂，將東出而趙氏有門客章縱，居與叔虎家，聞其謀，報知趙氏。趙武轉報范甸，甸使其子范鞅率甲士三百圍叔虎之家，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列國傳中許多才智婦人，知微而遠，不可勝數。至如羊舌夫人之言，只是借口以解說其姘耳。後來叔虎

惹出禍來，乃是偶然相應，未可以才智名色加之；不然，請問有甚美者，必有甚惡，是如何解說？天下後世，誰其信之。

古語云：「小人不可與作緣。」賢者之論出處，則曰：「居視其所與，出視其所由。」蓋恐一染小人之交，則必爲終身品節之玷，且慮其責報，則難以副其求，倘有不法之行，必將受其累也。出處且然，況生死之際乎？羊舌盼之不門葉干，鮒正以鮒爲君之嬖臣，小人也，由之而免死，先已自失其守矣！且與小人作緣，則後日何以自立乎？自是品深意，其無伯華之言，猶是托詞，非本意也。至於竟不往謝祁奚，尤見識力，伯華不及多矣！至於祁奚之賢，自是不消說。幸俞是忠臣，是義士，然却是個舍人，所持者正，好處全在欒盈，不可叛晉，便見得大義凜然，不是一味懷恩附黨，偏護徇私也。

齊莊恥於受命，欲自率一隊以橫行，志願未嘗不好，只是不想訪求賢智之士，與之共國，而專欲以勇斷成功，其計已左。至悅棠姜之也，而宣淫于臣子之家，則晉淫無道之甚矣！又助欒盈而害晉，更於大義有乖，真是糊塗可憐！欒盈爲逆事不可成，舒助之先得滅族之罪，范鞅之劫魏舒，其爲功於國家者，尙爲有限，而其造福於魏氏者，真無涯也！

話說欒盈正在叔虎家中，只等黃淵到來，夜半時候，一齊發作，却被范鞅領兵圍住府第，外面家丁，不敢聚集，遠近觀望，亦多有散去者。叔虎乘梯回牆外，問曰：「小將軍引兵至此，何故？」范鞅曰：「汝平日黨于欒盈，今又謀斬關出應，罪同叛逆，吾奉晉侯之命，特來取汝。」叔虎曰：「我並無此事，是何人所說？」范鞅卽取章

鑑上而使證。叔虎刀大，拔起一塊鵝石，望章當頭打去，打個正著，把頂門都打開了。范鞅大怒，教軍士放火攻門，叔虎慌了，向箕遺說：「我等可甯死裏逃生，不可坐以待縛。」遂提戟當先，箕遺仗劍在後，發聲喊，冒火殺。范鞅在火光中，認得二人，教軍士一齊放箭，此時火勢薰灼，已難躲避，怎當得箭如飛蝗？二人縱有冲天本事，亦無用處，雙雙被箭射倒。軍士將挽鉤搭出，已自半死，綁縛車中，救滅了火。只聽得車聲，唧唧輻輳，火炬燭天而至，乃是中軍副將荀吳，率本部兵前來接應。中途正遇黃淵，亦被擒獲。范甸合兵一處，將叔箕、黃淵解到中軍元帥范甸處。范甸曰：「樂黨尚多，只擒此三人，尙未除患，當悉拘之。」乃復分路搜捕，絳州城中，鬧了一夜，直至天明，范鞅拘到智起、鄆、偃、州、賓等，荀吳拘到中行、喜、辛、俞，及叔虎之兄羊舌赤、弟羊舌肸，都囚於朝門之外，俟候晉平公出，啓奏定奪。

單說羊舌赤字伯，羊舌肸一叔，同與叔虎，雖同是羊舌職之子，叔虎是庶母所生，當初叔虎之母，原是羊舌夫人房中之婢，甚有美色，其夫欲之，夫人不遣侍寢，時伯華叔同，俱已年長，諫其勿妬，其母笑曰：「吾豈妬婦哉？吾聞有甚美者，必有甚惡，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恐其生龍蛇，爲汝等之禍，是以不遣耳。」叔同等順父之音，因請于母，乃遣之一宿而有孕，生叔虎。及長成，美如其母，而勇力過人，纒盈自幼與之同臥起，相愛宛如夫婦。他是樂黨中第一個相厚的，所以兄弟並行囚禁。大夫樂十、船子、叔魚，時方嬖幸於平公，平日慕羊舌赤、肸兄弟之賢，意欲納交而不得，至是聞二人被囚，特到朝門，正崇羊舌肸揖而慰之曰：「子勿憂，吾見主公，必當力爲子請。」羊舌肸默然不應，姜于鮒有鮒色，羊舌赤聞之，責其弟曰：「吾兄弟畢命於此，羊舌氏和矣，衆大

夫有寵於君，言無不從；倘借其片語，天幸救宥，不絕先人之宗。汝奈何不！以失要人之心？」羊舌肸笑曰：「死生命也。天意降祐，必由祁老。」叔魚何能爲哉？」

羊舌赤曰：「以叔魚之朝夕君側，汝曰：『不能。』」祁老大夫之致政閑居，而汝曰：『必用之。』吾不知其解也。」羊舌肸曰：「叔魚行婦者，君可亦可，君否亦否。祁老大夫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豈獨遺羊舌氏乎？」少頃，晉牛、臨、范、荀、所、穆、欒、宮、姓、名、奉、聞、平、公、亦、釋、羊、舌、氏、兄、弟、三、人、皆、在、其、數、間、於、晉、王、錫、曰：「叔、虎、之、謀、亦、與、肸、實、與、聞、否？」姜、王、時、心、愧、叔、向、乃、曰：「至親莫如兄弟，豈有不知？」平、公、乃、卜、諸、人、於、獄、使、司、寇、歸、罪、時、祁、奚、口、告、老、退、居、於、祁、其、子、祁、午、與、羊、舌、亦、同、僚、相、善、星、神、使、人、報、信、於、父、求、其、以、善、達、范、荀、亦、求、寬、奚、聞、信、大、驚、曰：「晉、而、勝、智、賢、臣、有、此、奇、寃、我、當、親、往、救、之。」

乃乘車連夜入都，未及與祁午相會，祁、叩、門、來、見、范、荀、曰：「大夫老矣，冒風露而降之，必有所諭。」祁、奚、曰：「老天爲吾社稷存亡而來，非爲別事。」范、荀、大、驚、問、曰：「不知何事關係社稷，有煩祁、大夫如此用心？」祁、奚、曰：「賢人社稷之衛也，羊、舌、職、不、勞、晉、室、其、子、祁、勝、能、嗣、其、美、一、庶、子、不、肖、遂、聚、而、滅、之、豈、不、可、惜、昔、祁、芮、外、逃、祁、缺、拜、朝、父、子、之、罪、不、相、及、也、况、兄、弟、子、以、私、怨、多、殺、無、辜、使、玉、石、俱、焚、名、之、社、稷、危、矣！」范、荀、蹴、然、離、席、曰：「祁、大夫所言甚富，但君怒未解，荀、與、祁、大夫同語，石、所、言、之。」於是並車入朝，見平、公、奏、言：「赤勝、叔、虎、實、肖、同、必、不、與、祁、欒、氏、之、事、且、羊、舌、之、勞、不、可、廢、也。」平、公、大、悟、宣、赦、救、出、赤、勝、二、人、使、復、原、職、智、起、中、行、喜、僂、九、賓、辛、俞、斥、爲、庶、人、惟、叔、虎、與、祁、缺、並、置、置、斷、赤、勝、二、人、蒙、赦、入、朝、謝、事、畢、羊、舌、歸、

謂其勝曰：「當以祁老夫處一謝。」勝曰：「彼爲社稷，爲我也，何謝爲？」竟登車歸第。羊舌赤心中不安，自往祁午處，見祁奚。午曰：「老父見過晉侯，即時回祁去矣，未嘗少留須臾也。」羊舌赤曰：「彼固施不望報者，吾愧不及勝之高見也！」晉書有詩曰：

尺寸微勞亦望酬，拜恩私室豈知羞。必如奚勝縱公道，笑殺紛紛貨賂求。

州賓復與樂祁往來，范圍之，使力士刺州賓於家，却說曲沃大夫胥午，昔年曾爲樂書門，樂盈行過曲沃，胥午款迎，其慇懃，樂盈言及城著，胥午許以曲沃之徒助之，留連三日，樂樂等報信已至，「舉領兵將到。」胥戎曰：「晉兵若至，便與交戰，未必便輸與他。」州綽刑淵曰：「專爲此事，恐恩主手下乏人，吾二人特來相助。」盈曰：「吾未嘗得罪於君，特爲怨家所陷耳。若與拒戰，彼一辭矣，不如逃之，以俟君之見察。」盈午亦言拒戰之不可，即時收拾車乘，盈與午洒淚而別，出奔於楚。比陽舉兵到著邑，邑人言：「盈木曾到此，在曲沃已出奔了。」陽舉班師而歸，一路宣布樂氏之罪，百姓皆知樂氏功臣，且樂盈爲人好施愛士，無不嘆惜其冤者！

范圍於平公，嚴禁樂氏故臣，不許從樂盈，從者死。家臣辛俞初聞樂盈在楚，乃收拾家財數車出城，欲往從之，被守門吏盤住，執辛俞以獻於平公。平公曰：「寡人有禁，汝何犯之？」辛俞再拜曰：「臣愚甚，不知君所以禁從樂氏者，誠何說也？」平公曰：「從樂氏者無君，是以禁之。」辛俞曰：「誠禁無君，則臣知免於死矣，臣聞之：「三世仕其家則君之，再世則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臣自祖若父，以無大援於國，世隸於樂氏，

食其祿，令三世矣。欒氏固臣之君也。臣惟不敢弒君，是以欲從欒氏，又何禁乎？且盈雖得罪，君逐之而不誅，得無念其先世犬馬之勞，賜以生全乎？今竊旅他方，器用不具，衣食不給，或一朝填於溝壑，君之仁德，無乃不終臣之此去，盡臣之義，成君之仁，且使國人聞之曰：「君雖危難，不可棄也。」於以禁無君者大矣。」平公悅其言曰：「子姑留事寡人，寡人將以欒氏之祿祿子。」辛俞曰：「臣固言之矣，欒氏臣之君也，舍一君又事一君，其何以禁無君者？必欲日留，臣請死。」平公曰：「子往，寡人姑聽子，以遂子之志。」辛俞再拜稽首，仍領了數車輻重，昂然出絳州城而去。史臣有詩稱辛俞之忠，詩曰：

翻雲覆雨世情輕，霜雪方知松柏榮；三世爲臣當効死，肯將曾主換欒盈？

却說欒盈在楚境上數月，欲往對都見楚王，忽轉念曰：「吾祖父宣力國家，與楚世仇，尚不相容，奈何？」欲改適齊而資斧罕乏，却得辛俞輻輳重來到，得濟其用，遂修轡車徒，與齊國進發。此周靈王二十一年事也。再說齊莊公爲人，好勇喜勝，不屑居人之下，雖然受命濮淵，終以平陰之敗爲恥，嘗欲廣求勇力之士，自爲一隊，親率以橫行天下。由是於卿大夫士之列，別立勇得祿比大夫，必須力舉千斤，射穿七札者，方與其選，先得殖綽郭，次又仲賈，邴，同，公孫，傲，封，具，鐸，甫，襄，尹，僕，壻，寺，共是九人。莊公日日召至宮中，相與馳射擊刺，以爲笑樂。一日莊公視朝，近臣報道：「今有晉大夫欒盈，彼逐來奔齊國。」莊公喜曰：「寡人正思報晉國之怨，今其世臣來奔，寡人之志遂矣。」欲遣人往迎之，大夫晏嬰出奏曰：「不可不可，小所以事大者信也，吾新與晉盟，今乃納其逐臣，倘晉人來責，何以對之？」莊公大笑曰：「卿言差矣！齊、晉匹敵，豈分小大？昔之受盟，聊以紓

一時之急耳。寡人豈事晉如魯衛曹邾者耶？遂不聽晏嬰之言，使人迎欒盈入朝。盈謁見，稽首哭訴其見逐之緣。莊公曰：「卿勿憂，寡人助卿一臂，必使卿復還晉國。」欒盈再拜稱謝。莊公賜以大館，設宴相款。州綽刑劇侍以欒盈之傍。莊公見其身益貌偉，問其姓名。二人以實告。莊公曰：「向日平陰之役，擒我殖綽，郭最者非爾耶？」綽叩首謝。莊公曰：「寡人慕爾久矣！」命賜酒食。因謂盈曰：「寡人有求於卿，卿不可辭。」盈對曰：「苟可以厲君者，卽髮膚無所愛。」莊公曰：「寡人無他求，欲暫乞二勇士爲伴耳。」欒盈不敢推，只得應允。快快登車，嘆曰：「女彼未見督戎，不然亦爲所奪矣！」

莊公得州綽郭最，列於勇將之末。二人心中不服。一日與殖綽郭最同侍於莊公之側，二人假意佯驚，指綽最曰：「此吾國之囚，何得在此？」郭最曰：「吾等昔爲奄狗所誤，須不比你跟人逃竄也。」州綽怒曰：「汝乃我口中之肉，尙敢跳耶？」殖綽亦怒曰：「汝今日在我國中也，是我盤中之肉矣。」郭最曰：「既然汝等不能相容，卽當歸吾主。」郭最曰：「堂堂齊國，難道少了你二人不成？」四人語硬面赤，各以手撫佩劍，漸有相併之意。莊公用好言勸解，取酒勞之。謂州綽郭最曰：「寡人固知二卿不屑居齊人之下也。」乃更勇爵之名，爲班虎二爵，一爲左右，右班龍州綽郭最爲首，又選得齊人盧蒲癸王何，使列其下。左班虎爵，則以殖綽最爲首，賈舉等七人依舊次序，衆人與其列者，皆以爲榮。惟州綽郭最四人到底心下各不和順。時崔杼專封以揆立莊公之功，位皆上卿，同執國政。莊公嘗造其第，飲酒作樂，或時舞劍射棚，無有君臣之節。單說崔杼之前，生下二子，曰成曰嗣，數歲而妻死，再娶東郭氏，乃是東郭偃之妹，先嫁與奚公爲妻，謂之棠姜，生一

子，名曰棠無咎。那棠有色，崔杼因往弔棠公之喪，窺見妾容，夾東郭偃說合，娶爲繼室，亦生一子曰明。崔杼因寵愛繼室，遂用東郭偃，棠無各爲家臣，以幼子崔托之。謂棠曰：「俟明長成，當立爲適子。」此一段話，日擱過一邊。

且說齊莊公一日飲於崔杼之室，崔杼使棠奉酒，莊公悅其色，乃厚賂東郭偃，使之通意，乘間與之私合。來往多逼，崔杼漸漸覺，樂問棠曰：「誠有之，彼挾國君之勢以臨我，非一婦人所敢拒也。」杼曰：「然則汝何不言？」棠曰：「妾自知有罪，不敢言耳。」崔杼嘿然久之曰：「此事與汝無干。」自此有謀。莊公之意，靈王二十二年，王諸樊，樊婚於晉，平公以女嫁之。齊莊公謀於崔杼曰：「寡人許納繼室，不得其便，曲沃守臣，乃欒盈交厚，今欲以送賂爲，順便納繼室於曲沃，使之襲晉，此事如何？」崔杼衍恨齊，私心計較，正欲齊侯結怨於晉，待晉侯以兵來討，然後歸罪於君，弑之以爲媚。晉之計，今日莊公謀納繼室，盈正中其計，乃對曰：曲沃人雖爲繼室，恐未能害晉；主公必然親率一軍，爲之後繼。若欒盈入，主公揚言伐衛，由濮，陽自南而北，兩路夾攻，晉必不支。「莊公深以爲然，以其謀告於欒盈，欒盈甚喜。家臣辛俞諫曰：「盈之從主以盡忠也，亦顯主之忠於晉君也。」盈曰：「晉君不我以爲臣，奈何？」辛俞曰：「昔紂囚文王於羑里，文王二分天下，以服事殷，晉君不念欒比之功，黜逐吾主，餽口於外，誰不怨之？一爲不忠，何所容於天地之間耶？」欒盈不聽。辛俞泣曰：「吾主此行，必不免，俞當以死相送。」乃拔佩劍自刎而死。史臣有讚云：

盈出則從，盈叛則死，公不背君，私不背主，卓哉辛俞之義士！

齊莊：遂以宗女姜氏爲媵，遣大夫新歸父送之。晉多用溫車載欒盃及其宗族，欲送至曲沃。州綽邢蒯請從，莊公恐其歸晉，乃使殖綽告孟代之，囑曰：「事欒將軍，猶事寡人也。」一行過曲沃，盃等易服，城夜叩大夫齊午之門，齊午驚異，啓門而出，見欒盃大驚曰：「小恩王安得到此？」盃曰：「願以密室言之。」齊午乃以盃入於深室之中，盃執齊午之手，欲言不言，不覺淚下。齊午曰：「小恩主有事，且共商議，不須悲泣。」盃乃收淚告曰：「吾爲范趙諸大夫所陷，示祀不守，今齊侯悔其非罪，致我於此，齊兵且踵至矣。子若能與曲沃之甲相與發，齊兵攻其外，我等攻其內，絳可入也。然後取諸家之仇我者而甘心焉。因來晉侯以和於齊，欒氏且與，在此一舉。」齊午曰：「晉勢方強，范趙智荀諸家又睦，公不能僥倖，徒以自戒奈何？」盃曰：「吾有力十釋我一人，可當一軍。且州綽邢蒯齊國之雄，樂樂強，力善射，晉雖強，不足懼也。昔我佐魏絳於下軍，其孫舒有請托，我無不周旋，彼咸吾師，思國報，若更得魏氏爲內助，此事可八九矣。萬一舉事不成，雖死無恨。」齊午曰：「俟來日探人心何如，乃可行也。」盃等遂藏於深室。

至次日，齊午托悲共太子，祭於其祠，以餞餘饗其官屬，伏欒盃於壁後。三觴樂作，齊午命止之曰：「共太子之寃，吾等忍聞樂乎？」衆皆呼嗟。齊午曰：「臣子一例也，今欒氏世有大功，同朝譜而逐之，亦可異共太子乎？」衆皆曰：「此事通國皆不平，不知孺子能反國否？」齊午曰：「假如孺子今日在此，汝等何以處之？」衆皆曰：「若得孺子爲主，如爲盡力，雖死無悔。」坐中多有泣下者。齊午曰：「諸君勿悲，欒孺子見在。」欒盃從屏後趨出，向衆人俱拜，衆人俱拜，盃乃自述還晉之意，若得重到絳州城中，死亦瞑目。衆人俱踴躍願從。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樂益滅族 且于門杞梁死戰

樂益以臣叛君，其理逆；晉侯以君討臣，其理順。晉侯全盛，諸大夫相睦，其力強；樂益以一人而在廢逐之餘，其力弱。晉侯保於同宮，有所守而徐以圖外，其勢易；樂益自外求入，露宿而謀攻，其勢難。理力與勢，皆處於不如之地，此即智勇全備，猶自難以圖成，乃併無一智謀之士相從，惟靠一督戎之勇，不亡何待？

變豹之勇，與督戎相似，而竟能取勝者，則賴有智以副之也。勇智如此，設不遇樂益之事，亦將終身困於廢役，而無由以表見其資格，固人可勝浩嘆！

齊莊特設勇爵，可謂加意之至；強奪人之勇臣，而又屈之於班末，以啓其爭端。又不能教好勇之人，使之知禮，而令其忿爭於君前，立五乘之賓，以寵勇士，既召周杞梁，而又不使之列於此位，全無經緯，措置乖方，則其好勇而欲備行，只是狂妄妄念耳，殊無足取。

却說范匄，雖遣其子范鞅往迎魏舒，未知逆順如何。心中委決不下，親自登城而望，見一簇車徒，自西北方疾驅而至，其子與魏舒同在一車之上，喜曰：「樂氏孤矣！」即開宮門納之。魏舒與范匄相見，兀自顏色不定；匄執其手曰：「外人不諒，頗言將軍有私於樂氏，何以知將軍之不然也？若能共滅樂氏者，當以曲沃相勞。」舒此時已落范氏牢籠之內，只得唯唯命命，遂同謁平公，共商議應敵之計。須臾，趙武、荀吳、智剛、韓無忌、韓起、邢午、羊舌赤、羊舌肸、張孟、諸臣陸續而至，皆帶有車徒，軍勢益盛。宮中止有前後兩門，俱有重兵；范匄、仲趙

荀兩家之軍，協守南關二重，韓無忌兄弟，固守北關二重。那午諸人，周圍巡做，每與快父子，不離平公左右。

欒盈已入絳城，不日魏舒來迎，心懷懷疑，乃屯於市口，使人哨探回報：「晉侯已往固宮，百官皆從，魏舒氏亦去矣。」欒盈大怒曰：「舒欺我，若相見，當手刃之。」卽撫督戎之背曰：「用心往攻固宮，富貴與子共也。」督戎曰：「我願分兵一半，獨攻南關，恩主效諸將攻北關，且看誰人先入。」此時殖綽郭最，雖則與盈同事，然州綽刑刪，却是欒盈帶往齊國去的。齊侯卽與了他，綽每受其笑，俗語云：「怪樹怪了又。」綽卽與州那二將，有些心病，原原本本，未免遷怒到欒盈身上。况欒盈只誇督戎之勇，口口聲聲，並無俯仰綽最之意。綽最怎肯把熱氣去呵他冷面？也有觀成敗的意思，不肯十分出力。欒盈所冀，只是督戎一人當下督戎手提雙戟，乘車巡往固宮，要取南關。在關外觀看形勢，一馳一驟，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分明似一位黑煞神下降。晉軍素聞其勇名，見之無不膽寒。趙武噴噴，羨不已。武部下員驍將，叫做解牙，解牙兄弟二人，皆使長槍，軍中有名，聞主將嘆羨，心中不服，曰：「督戎雖勇，非有三頭六臂，某兄弟不揣，欲引一枝兵下關，定要活捉那虧獻功。」趙武曰：「汝須仔細，不可輕敵。」

二將靴束齊整，飛車出關，隔壑大叫：「來將是督將軍，可惜你如此英雄，却跟隨叛臣，早早歸順，猶可反禍爲福。」督戎聞叫，大怒，喝教軍士填壑而進，軍士力負士，連石督戎性急，將雙戟按地，儘力一躍，早跳過壑北。二解到吃了一驚，挺槍來戰督戎，督戎舞戟相迎，全無懼怯。解牙的駕馬，早被督戎一戟打去，折了半脊，車不能動，連解牙的駕馬，嘶鳴起來，也不行走。二解欺他單身，跳下車來步戰，督戎兩枝大戟，一左一右，使得呼

呼的響解。一槍刺來，督戎一戟拉去，磅的一聲，那枝鎗截爲兩段。解肅撇了槍桿便解。解肅也着了忙，手中渾慢，被督戎一戟倒，便去追趕解肅。解肅善走，逕奔北關龜城而上。督戎趕不著，退轉來要結果解肅，已被軍將救入關去了。督戎氣忿忿的，獨自挺戟而立，叫道：「有本事的，多著幾箇出來，一總磨殺，省得我了功夫。」關上無人敢。督戎守一會，乃回本營，分付軍士打點明日攻關。

是夜，疥傷重而死。趙武痛惜，已解肅曰：「明日小將再決一戰，誓報兄仇，雖死不恨！」荀吳曰：「我部下有一老車登，他有二子，車剛車勁，俱有千斤之力，見在晉侯麾下侍衛。今夜使牢登喚來，明日同解軍出戰，三人戰一個，難道又輸與他？」趙武曰：「此甚如！」荀吳自去分付車登去了。次早車剛車勁俱到，趙武石之，果然身材魁偉，氣象猙獰，勞了一番，命解肅一同下關。那一督戎，把坑塹填平，直通下關。這裏三員猛將，開關而出。督戎大叫：「不可死的都來！」三將並不打話，一枝長槍，兩柄大刀，一齊奔督戎。督戎全無懼怯，殺得性起，跳下車來，將雙戟飛舞，盡著氣力，一戟去處，更有千鈞之重。車剛車軸，督戎打折，只得跳下車來，了督戎一戟，打個稀爛。車剛大怒，拚命上前，怎奈戟鋒如箭，沒處進步。老將車登，嗚叫且歇，關上喝起金來，車登親自出關接應。車剛奔進去。督戎教軍士攻關，關上矢石如雨，軍士多有傷損。惟督戎不動分毫，勇將也。

趙武與荀吳，連敗二陣，遣人告急於范匄。范匄曰：「一督戎勝他不得，安能勝欒氏乎？」是夜秉燭而坐，悶悶不已。有一隸人侍側，叩首而問曰：「帥心懷鬱鬱，莫非憂督戎否？」范匄脫其人，姓斐名豹，原是屠岸賈

手下驍將斐成之子，因坐屠黨，沒官爲奴，在中軍服役。范匄命其言，問曰：「爾若有計除得督戎，當有重賞！」斐豹曰：「小人名在丹書，枉有沖天之志，無處討個出身。元帥若於丹書上，除去豹名，小人當殺督戎，以報厚德。」范匄曰：「爾若殺了督戎，吾當請於晉侯，將丹書盡行焚棄，收爾爲中軍牙將。」斐豹曰：「元帥不可失信。」范匄曰：「若失信，有如紅日！但不知用車徒多少？」斐豹曰：「督戎向在絳城，與小人相識，時當角力賭勝；其人恃勇性躁，只好獨鬪。若以車徒往，不能勝也。小人情願單身下關，自有擒督戎之計。」范匄曰：「汝莫非去而不返？」斐豹曰：「小人有老母，今年七十八歲；又有幼子嬌妻，豈肯罪上加罪，作此不忠不孝之事？如有此等，亦如紅日！」范匄大喜，勞以酒食，賞兕甲一副。

次日，斐豹穿甲於內外，加練袍，札縛停當，頭帶韋弁，足穿麻屨，腰藏利刀，手中提一銅鎚，重五十二斤，奉辭。范匄曰：「小人此去，殺督戎，奏凱而回；不然，亦死於督戎之手，決不兩存！」范匄曰：「我當親往，看汝用力。」即命駕車，使斐豹驂乘，同至南陔。趙武苟吳接見，訴以督戎如此英雄，連折二將。范匄曰：「今日斐豹單身赴敵，只看晉侯福分。」言猶未已，關上督戎大呼搦戰。斐豹伏在關上呼曰：「督君還認斐大古？」豹行大，故自稱斐大，乃昔年彼此所呼也。督戎曰：「斐大如今還敢來賭一死生麼？」斐豹曰：「他人怕你，我斐豹不怕你。」你把兵車退後，我與你兩人，只地下賭鬪，雙手對雙手，兵器對兵器；不是你死我活，也落得個英名傳後。督戎曰：「此論正合吾意。」遂將軍士約退。這裏關門開處，單單放一個斐豹出來；兩個就在關前交戰，約二十餘合，未分勝敗。斐豹詐言道：「我一時內急，可暫住手。」督戎那裏肯放？斐豹先瞧見西邊空處，有一帶短

牆，捉個空隙就走。督戎隨後趕來，大喝走向那裏去。范匄在關上，看見督戎退，便提一把汗，誰知范匄却是用計，奔近短牆，撲的將進去。督戎見范匄逃去了，亦踰牆而入，只道要豹在前面，却不知范匄隱身在一根大樹之下，尊等督戎進牆，出其不意，提起五十二斤的銅鎚，自後擊之，正中其腦，腦漿迸裂，撲地便倒。兀自把右腳飛起，將要豹胸前兜甲礙去一片。要豹急取出腰間利刀，割下首級，便跳牆而出。關上望見要豹手持有血淋淋的人頭，已知得勝，大開關門。肅本剛引兵殺出，見軍大敗，一半仗了，一半投降，逃去者十無一二。范匄仰天灑酒曰：「此晉侯之福也。」卽酌酒親賜要豹，就帶他往見晉侯。晉侯賞以兵車一乘，注功績第一。潛淵先生有詩云：

督戎神力世間無，敵手誰知出隸夫。始信用人須破格，笑他肉食似雕瓠。

再評：魏益引大隊車馬，攻打北關，迎接督戎捷報，益謂其下曰：「吾若有兩督戎，何患可攻不破耶？」殖綽踐郭最之足，郭最以目答之，各低頭不語。惟在魏益與郭最思欲建功，不避矢石，韓無忌韓起，因前兩戰敗，不敢輕出，只是嚴守。到第三日，魏益得敗軍之報，言：「督戎被殺，全軍俱沒。」嚇得手足無措，方請殖綽郭最商議。綽最笑曰：「督戎且失利，况我等乎？」魏益垂淚不已。魏樂曰：「我等死生決於今夜，當令將士畢聚北門，於三更之後，悉登轎車，放火燒關，或可入也。」魏益從其計。晉侯喜督戎之死，置酒慶賀。韓無忌韓起俱來獻壽，飲至二更方散，纔回北關，點視方畢，然車馬轟起，魏氏軍馬大集，轎車高車關齊，火箭炮蝗般射來，延燒關門，火勢兇猛，關內軍士存札不牢。魏樂當先，魏魴繼之，乘勢遂占了外關。韓無忌等退守內關，遣人飛報。

中軍求救。范匄曰：「此必有計。傳令內關用心防禦，守至黃昏，樂兵復展樓車，仍用火器攻門。這城預備下反，用牛皮爲之，以水浸透，撐開遮蔽，火不能入。亂了一夜，兩下暫息。」范匄曰：「賊已逼近，儻久而不退，齊復乘之，國必殆矣！」遂命其子范鞅率斐豹引一校軍，從南關轉至北門，從外而攻，刻定時辰，約會二韓守關。荀吳率車剛引一校兵，從內關殺出，外關腹背夾攻，教他兩下不能相顧。使趙武魏舒移兵屯於關，以防南逸調度。已畢，奉晉侯登臺觀戰。范鞅臨行，請匄曰：「鞅年少望輕，願假以中軍旗鼓，一旬計之。鞅仗則登車，建旆而行，方出南關，謂其下曰：『今日之戰，有進無退；若兵敗，吾先自刎，必不令諸君獨死。』衆皆踴躍。」

却說荀吳，范匄加令，使將士飽食結束，專等候候。只見樂兵紛紛擾擾，俱退出外關，心知外兵已到，一聲鼓響，關門大閉。車剛在內，荀吳在後，甲士步卒，一齊殺出，樂鉞小慮晉兵內外夾攻，佈樂鉞出鐵葉車，塞外門之口，分兵守之。荀吳之兵，不能出外。范鞅兵到，樂鉞見大旆驚曰：「元帥親至乎？」使人察之，回報曰：「小將軍范鞅也。」衆曰：「不足慮矣！」乃張弓挾矢，立於車中，顧左右曰：「多帶繩索，射倒者則牽之。」馳入晉軍，左射右射，發無不中。其弟樂榮同在車中，謂曰：「矢可惜也，多射無名。」樂乃不射。少頃，望見一軍遠遠而來，車中一將，韋弁練袍，形容古怪。樂榮指曰：「此人名斐豹，即我督將軍者，可以射之。」樂鉞曰：「俟近百步，汝當爲我喝采！」言未畢，又一車從旁經過，樂鉞認得車中，乃是小將軍范鞅，想道：「若射得范鞅，却不勝如斐豹？」乃驅車逐鞅而射之。樂鉞之箭，從來百發百中，偏是這一箭，射個落空。范鞅回顧，正是樂鉞，大罵反賊。

死在頭上，尚敢射我。樂樂便教回車退走。他不是真懼范鞅，因射他不著，欲回車誘他趕來，覷得親切，好端的放箭。誰知殖綽郭最，亦在軍中，忌樂樂善射，惟恐其成功，一見他退走，遂大呼曰：「樂氏敗矣！」御人聞呼，又認別枝兵敗了，舉頭四望，鬪亂馬逸，路上有大槐樹，車輪誤觸之而覆，把樂樂跌將出來，恰恰的斐豹趕到，用長槍鈎之，斷其手足，可憐樂樂，是樂族第一個戰將，今日死於槐樹之側，豈非天哉！鬪翁有詩嘆云：

猿 將軍射不容，偏教一矢誤英雄。老天已絕樂家祀，肯許軍中建大功？

樂樂先跳下車，不敢來救樂樂，急逃而免。殖綽郭最，難回齊國郭最奔秦，殖綽奔衛，樂樂之死，放聲大哭，軍士無不哀。樂樂守不住門口，收兵保讓樂益往南而奔。苟吳與范鞅合兵從後追來，樂樂回曲沃之，抵死拒敵，大殺一場，晉兵纔退。樂樂亦帶重傷，行至南門，又遇魏舒引兵攔住，樂樂垂淚告曰：「魏伯，不曉下軍共事之日乎？盈知必死，然不應死於魏伯之手也。」魏舒意中不忍，使車徒分列左右，讓樂樂一路變為樂樂，引著殘兵，急急奔回曲沃去了。須臾，趙武軍到，問魏舒曰：「樂樂子已過，何不追之？」魏舒曰：「彼如斧中之魚，斃中之鼈，自有庖人動手，舒誠念先人僚誼，誠不忍操刀也。」趙武心中惻然，亦不行追趕。范鞅圍樂益已去，知魏舒做人情，置之不言，乃謂范鞅曰：「從盈者，皆曲沃之甲，此去必以曲沃彼爪牙已盡，汝率一軍圍之，不憂不下也。」苟吳亦願同往，范鞅許之。二將帥車三百乘，圍樂益於曲沃。范鞅亦晉公復回公宮，取丹書焚之。因斐豹侍脫隸者二十餘家，范鞅遂收斐豹為牙將。

語分兩頭，却說齊桓公打發樂益轉身，便大選車徒，以王孫揮為大將，申鮮虞副之，州綽刑蒯為先鋒，晏

寔爲合後，賈舉郟師等，隨身扈衛，擇吉出師。先侵德地，衛人傲守，不敢出戰。齊侯也不攻城，遂望帝邱而北，直犯晉界，圍朝歌，三日取之。莊公登朝陽山，犒軍，遂分軍爲二。王孫伋同諸將爲前隊，從左取路孟門，莊公自率龍虎二爵爲後隊，從右取路共山，俱於太行山取齊，一路殺掠，自不必說。是則露宿共山之下，爲毒蛇所螫，腹腫而死。莊公甚惜之，不一日，兩軍俱至太行，莊公登山以望二絳，正談盟絳之事。欒益以曲沃晉侯，悉起大軍將至。莊公曰：「吾志不遂矣。」遂親兵於少水而還，守郟。大夫志勝起本邑之兵追之。莊公只道大軍到來，前隊又已先發，倉皇奔走，只留晏棠斷後。龍兵敗，被趙勝斬之。范鞅荷吳，圍曲沃，月餘，益度戰不勝，城中死者過半，力盡不能守，城遂破。晉午伏劍而死，欒益、欒突俱被殺。盈曰：「吾悔不用辛俞之言，乃至於此。」荀吳欲囚欒益，解至絳城。范鞅曰：「主公優柔不剛，萬一乞哀而免之，是縱仇也。」乃夜使人縊死之，并殺欒榮，盡誅滅欒氏之族，惟欒魴、欒黶而逃，出奔宋國去了。鞅等班師回奏，平公命以欒氏之事，播告於諸侯，諸侯多遣人來稱賀。史臣有贊云：

齊傅桓叔，枝佐文君，傳盾及齊，世爲國楨。一汰侈，遂墜厥勳，盈雖好事，頭預其身，保家有道，以誠子孫。於是范匄告老，趙武代之爲政，不在話下。再說齊莊公以伐晉未竟其功，雄心不死，還至齊境，不肯入曰：「平陰之役，吾人欲自其鄉襲齊，此仇亦不可不報也。」乃留屯於境上，大蒐乘車，州綽、賈舉等，各賜堅甲五乘，名爲五乘之資。賈舉稱臨淄人，華周、杞梁之勇，莊公即使人召之。周、梁二人來見莊公，賜以一車，使之同乘，隨軍立功。華周退而不食，謂杞梁曰：「君之立五乘之資，以勇故也；君之召我二人，亦以勇故也；彼一人而五乘，

我五人而一乘，此非用我，乃辱我耳！盍辭之他往乎？」杞曰：「梁家有老母，當稟命而行之。」杞梁歸告其母，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雖在五乘之賓，人孰不笑汝？汝勉之，君命不可逃也。」杞梁以母之語，述於華周。華周曰：「婦人不忘君命，吾敢忘乎？」遂與杞梁共車，侍於莊公。莊公休兵數日，傳令留王孫揮統大軍屯札境上，單用五乘之車，及精銳三千，銜枚臥鼓，往襲莒國。

華周杞梁自請爲後隊，莊公問曰：「汝用甲乘幾何？」華周杞梁曰：「臣等二人，隻身謁君，亦願隻身前往，君所賜一車，已足吾乘矣。」莊公欲試其勇，笑而許之。華周杞梁約更番爲御，總行曰：「更得一人爲戎右，可當一隊矣。」有小卒挺身出曰：「小人願隨二將軍一行，不知肯提挈否？」華周曰：「汝何姓名？」小卒對曰：「某乃本國人，隕侯重也，今慕二位將軍之義勇，是以樂從。」三人遂同一乘，建一旗一鼓，風馳而去。先到莒郊，露宿一夜。次早莒黎比公知齊帥將到，親率甲士三百人巡郊，遇華周杞梁之車，方欲盤問，周梁驟口大呼曰：「我二人乃齊將也，誰敢與我決鬪？」黎比公吃了一驚，察其單車無繼，使甲士重圍之。周梁謂隕侯重曰：「汝爲我擊鼓勿休！」乃各挺戈戟，跳下車來，左右沖突，遇者輒死。三百甲士，被殺傷了一半。黎比公曰：「寡人已知二將軍之勇矣，不須死戰，願分莒國與將軍共之。」周梁同聲對曰：「去國歸敵，非忠也；受命而棄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爲將之事，若莒國之利，非臣所知。」言畢，奮戟復戰。黎比公不能當，大敗而走。

齊莊公大隊已到，聞知二將獨戰得勝，使人召之，還曰：「寡人已知二將軍之勇矣，不必更戰，願分齊國與將軍共之。」周梁同聲對曰：「君立五乘之賓，而吾不與焉，是少吾勇也；又以利啖我，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

者爲將之事。若齊國之利，非臣所知。」乃揖去使者，棄車步行，直逼且于門。黎比公令人於狹道掘溝，夾炭，炭火騰焰，不能進步。闕侯重曰：「吾聞古之士，能立名於後世者，惟捐生也。吾能使子殮溝。」乃仗楯，日伏於炭上，令二子乘之而進。華周柎梁既險溝，回顧闕侯重，已焦灼矣。乃向之而號。柎梁收淚，華周哭猶未止。柎梁曰：「汝畏死耶？何哭之久也？」華周曰：「我豈甘死者哉？此人之勇，與我同也。乃能先我而死，是以哀之。」黎比公見二將已越火溝，急召善射者百人，伏於門之左右，俟其近，卽攢射之。周柎梁直奪門，百矢俱發，二將冒矢突戰，復殺二十七人。守城軍士環立城上，皆注矢下射。柎梁重傷，先死。華周身中數十箭，力盡，執氣猶未絕。黎比公載歸城中，有詩爲證：

爭羨糾糾五乘寶，形如熊虎力千鈞。誰知陷陣捐軀者，却是單車殉義人。

却說齊莊公得使者回信，知周梁有必死之心，遂引大隊前進。至且于門，聞三人俱已戰死，大怒，便欲攻城。黎比公遣使至齊軍中，謝曰：「寡君徒見單車，不知爲女國所遣，是以誤犯。且大國死者只三人，敵邑死者已百餘人矣。彼自求死，非敵邑敢於加兵也。寡君畏君之威，特命下臣百拜謝罪，願歲歲朝齊，不敢有二。」莊公怒氣方盛，不準行成。黎比公復遣使相，欲送還華周，并歸柎梁之屍，且以金帛犒軍。莊公未許，忽報王孫揮有急報至，言：「晉侯與宋魯衛鄭各國之君，會於夷儀，謀伐齊國，請主公作速班師。」莊公得此急信，乃許莒成、莒黎比公大出一帛爲獻，以溫車載華周，以蓋載柎梁之屍，送與齊軍。惟闕侯重屍在炭中，已化爲灰燼，不能收拾。莊公卽日班師，命將柎梁殯於齊郊之外。

莊公方入郊，適遇杞梁之妻孟姜來迎夫屍。莊公停車使人弔之。孟姜對使者再拜曰：「妾若有罪，敢辱君弔，若其無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郊，非弔所下。妾敢辭。」公大慚曰：「寡人之過也。」乃爲之於杞梁之家而弔焉。姜奉夫棺，將寢於城外，乃露宿三日，掘棺大慟，涕淚俱盡，繼之以血。齊城忽然陷數尺，由哀慟迫於精誠之所感也。後世傳秦人范杞梁差築長城而死，其妻孟姜女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痛哭，城爲之崩，蓋卽齊將杞梁之事，而誤傳之耳。華周歸齊，傷重未幾亦死，其妻哀慟倍於常人。按孟子：「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正謂此也。史臣有詩云：

忠勇千秋杞梁顏，城悲亦非至今齊國成風俗，釐婦哀哭孟姜。

按此乃周懿王二十二年之事，是年大水，穀水與洛水闕，黃河俱泛濫，平地水深尺餘。晉侯伐齊之議途中止。却說齊右卿崔杼惡莊公之淫亂，已不得晉師來伐，欲行大事，已與右卿慶封商議，事成之日，平分齊國。及聞水阻，心中鬱鬱，莊公有近侍夏豎，嘗以小罪受鞭一百，崔杼知此術，乃以重賂結之。凡莊公一動一息，俱令相報。畢首崔杼做出甚事來，再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弑齊光崔慶專權 納衛衍竊喜擅政

齊莊雖非賢君，也還是個半強不伏弱的漢子，只因惑志於棠姜，遂將性命斷送。平日空有許多勇士，并沒有絲毫得濟處，可見所行不道，自必至於死亡，非勇士之所能救也。

齊莊君也，而崔杼弑之。晏嬰也，既哭齊莊之尸，又拂崔慶之嘗，而竟得免於禍者，則以素有賢名，而爲人心之所服也。然則人於死生禍福之際，豈可以爵位之高下論哉？

甯殖以逐君爲悔，自是良心，然欲復故君，何不及身爲謀，直至將死，始以囑其子乎？况果欲蓋前愆，自當勉其子以盡忠事主，猶或庶幾，乃反教之以復立故君，夫復故必將廢新，是明教之以弑逆也。父子得罪兩君，前愆既不可蓋，而更增一重罪案，真是愚人之見。

衛衍之德，無改於舊，而新君又無失德，甯喜卽欲成父之志，亦當靜俟孺公之變，而後讓迎故君可也。乃因昇政之言，有以中於其心，遂發大難之端，肆其弑君之惡，不特有害於忠，究竟亦不得爲孝也。

甯圖復故君一事，殊無幹事之才，全無布置，只是孟浪僥倖耳。其攻孫襄而不勝，使孫氏併君聚甲，擊罪來討，事其可得成乎？事不可成，徒貽讕笑，宗祀且不守矣。故惡逆之人，偏不僥倖，此類是也。

話說周靈王二十二年夏五月，莒黎比公內許齊侯歲歲來朝，是月親自至臨淄朝齊，莊公大喜，設饗於北郭，款待黎比。崔氏府第正在北郭，崔杼有心拿取公稔綻，詐稱寒疾不能起身。諸大夫皆侍宴，惟杼不往，密使心腹叩信於賈豎，豎密報云：「主公等席散，使來問相國之病。」崔杼笑曰：「君豈憂吾病否？正以吾病爲利，欲行無恥之事耳。」乃謂其妻棠姜曰：「我今日欲除此道昏君，汝若從吾之計，吾不揚汝之醜，當立汝子爲適，如不從吾言，先斬汝母子之首。」棠姜曰：「婦人從夫者也，子有命，焉敢不依？」崔杼乃使棠無咎伏甲士百人於內宦之左右，使崔成崔顯伏甲於門之內，使東門偃伏甲於門之外，分撥已定，約以鳴鐘爲號。

再使人送密信於賈豎，君若不時，須要如此恁般。

且說莊愛棠姜之色，心心念念，寢食不忘。只因崔杼防範嚴密，不便數數來往。是日見崔杼辭病不至，正中其懷，神魂已落在棠姜身上。燕享之儀，事而已。事畢，趨駕往崔氏門疾，關者對曰：「病甚重，方服藥而臥。」莊曰：「臥於何處？」對曰：「臥於外寢。」莊公大覺入內室。時州綽、賈舉、公孫倣、偃四人從行，賈豎曰：「君之行事，予所知也。盡待於無混入以驚相國。」州綽等信以爲然，遂俱止於門外。惟賈舉不肯出，曰：「留一人何害？」乃獨止堂中。賈豎閉中門而關者復掩大門，拴而鎖之。莊公至內室，棠姜隨啟門迎，未交一言，有侍婢來告相國口燥，欲飲蜜湯。姜曰：「妾往取蜜，卽至也。」棠姜同侍婢，自側戶冉冉而進。莊公倚樓待之，望而不至，乃歌曰：

室之幽兮，美所遊兮。室之遠兮，美所會兮。不見美兮，憂心胡底兮！

歌方畢，則廊下有刀戟之聲。莊公訝曰：「此處安得有兵？」呼賈豎不應。須臾間，左右甲士俱起。莊公大驚，情知有變，急趨後戶，戶已閉。莊公力大，戶而出，得一樓登之。棠無咎引甲士圍樓，聲呼只叫奉相國之命，來拿淫賊莊公。倚監諭之曰：「我爾君也，幸舍我去。」無咎曰：「相國有命，不敢自專。」莊公曰：「相國何在？願與立盟，誓不相害。」無咎曰：「相國病不來也。」莊公曰：「寡人知罪矣，容至太廟中自訟，以謝相國何如？」無咎曰：「我等但知拿奸淫之人，不知有君。君既知罪，卽請自裁，毋徒取辱。」莊公不得已，從樓牖中躍出，登花臺，欲踰牆。無咎引弓射之，中其左股，從牆上倒墜下來。甲士一齊俱上，刺殺莊公。無咎卽使人鳴鑼數聲。

時近黃昏，賈舉在堂中側，而忽見賈豎啓門，攜燭而出曰：「室中有賊，主公召爾，爾先入，我當報州將軍等。」賈曰：「與我燭。」賈豎授燭，失手墜地，燭滅，舉仗劍摸案，纔入中門，遇紆索鎖地，崔疆從門旁突出，擊而之。州綽等在門外，不用門之事，與郭儼僞爲結好，邀至旁舍中，秉燭具酒肉，且勸使釋劍，飲亦適飲。從者忽聞宅內鳴鐘，郭儼曰：「主公飲酒矣。」州綽曰：「不忍相國乎？」儼曰：「相國病甚，誰忌之？」

有頃，百鳴，儼曰：「吾當入視。」儼去，甲士悉州綽等急簡兵，先被果郭儼使人盜去了。州綽大怒，視門，有升車石礮，投入，僕墮，適趨過，誤以墮折其一足，而走公孫。披髮馬柱而舞，甲士多傷，衆人以火炬攻之，鬚髮盡燎，時門忽啓，崔成崔疆視率甲士自內而出，公孫傲以手拉崔成折其臂，崔疆以長戈刺傲立死，并時僕墮。州綽奪甲士之戟，視來，東郭儼大呼昏君奸淫無道，已受誅戮，不干衆人之事，何不置身以事新主。州綽乃投戟於地曰：「吾以羈旅亡命，受齊侯知己之遇，今日不能出力，又求僕墮，始天意也。惟當捨一命以報君寵，豈肯苟活，爲齊晉兩國所笑乎？」卽以頭觸石垣三四，石破，垣亦裂。剛師問莊公之死，自到於門之，封其墓於家，鐸父與襄尹相約往哭莊公之屍，中路聞賈等俱死，遂皆自殺。有詩云：

似虎如龍勇絕倫，因懷君寵舍軀塵。私恩只許私恩報，殉難何曾有大臣？

時王何和盧蒲葵同外，癸曰：「無益也，不如逃之，以俟後圖，幸有一人復國，必當相引。」王何曰：「請立誓。」誓成，王何遂出奔莒國，盧蒲葵亦行，謂其弟盧蒲嬰曰：「君之立勇將，以自衛也，與君同死，何益於君？我去，子必求車崔慶而歸我，我因以爲君報仇，如此，則雖死不虛矣。」嬰許之，癸乃出奔晉國，盧蒲葵遂求車慶，慶

封用爲家臣。申鮮虞出奔楚，後仕楚，爲右尹。時齊國諸大夫聞崔氏作亂，皆閉門待信，無敢至者。惟晏嬰與崔氏人其室，崔氏公之股，放聲大哭，既起，又踴躍三度，然步趨出。衆無答曰：「必殺晏嬰，方免衆誅。」崔杵臼曰：「此人有賢名，殺之恐失人心。」晏嬰遂歸，告於陳須無曰：「盍議立君乎？」須無曰：「守有高國，權在崔氏，須無何能爲？」嬰退，須無曰：「亂賊在朝，不可與共事也。」駕而奔宋，晏嬰復往見高止，國夏皆言：「崔氏將至，且慶氏在，非吾所能主張也。」嬰乃嘆息而去。未幾，慶封使其子慶舍，捕莊公餘黨，殺逐殆。以車迎崔杵臼，然後使召高國，共議立君之事。高國讓崔慶，慶封復讓於崔杵臼。崔杵臼曰：「靈公之殺杵臼，年已長，其母爲魯大夫叔孫僑如之女，立之可執魯朝。」衆人皆唯唯於景公。杵臼爲君，景公。

時景公年外，崔杵臼立爲右相，立慶封爲左相，盟羣臣於太公之廟，刑牲敵血，誓其衆曰：「諸君有不與崔慶同心者，有如日。」慶封繼之高國亦從其誓，輪及晏嬰，嬰仰天嘆曰：「諸君能忠於利於社稷，而嬰不與同心者，有如上帝。」崔慶俱色變。高國曰：「二相今日之舉，正忠君利社稷之事也。」崔慶乃悅。時莒黎比公尙在齊國，崔慶奉景公與黎比公爲盟，黎比公乃歸莒。崔杵臼命棠無咎、州綽、賈舉等之，與莊公同葬於北郭，誦其禮數，不用兵器。曰：「恐其逞勇於地下也。」命太史伯以瘧疾，莊公之死，大史伯不從，泮於簡曰：「夏五月乙亥，崔杵弑其君。」杵臼見之大怒，殺太史。太史有弟二人，曰仲叔季，仲復書如杵，杵又殺之。叔亦如之，杵復殺之。季又中，杵執其簡，謂季曰：「汝三兄皆死，汝獨不愛性命乎？若更其語，當免汝。」季對曰：「此事直書，史氏之職也，失職而生，不如死。」昔趙穿弑宣靈公，太史董狐以趙盾位爲正卿，不能討賊，書曰：「趙盾弑

其君夷臯，一盾不爲怪，知史職不可廢也。某卽不書，天下必有書之者，不書不足以蓋相國之醜，而徒貽識者之笑。某是以不愛其死，惟相國裁之。」崔杼嘆曰：「吾國社稷之阻，不得已而爲此，雖直書，人必諒我。」乃擲簡還季，季捧簡而出，將至史館，遇南史氏下來，季問其故。南史氏曰：「聞汝兄弟俱死，恐遂沒夏五月乙亥之事，吾是以執簡而來也。」季以所書簡示之，南史氏乃辭去。髣髴讀史至此，有讚云：

朝綱紐亂，亂臣接跡，斧鉞不加，誅之以鉅，不畏身死，而畏溺職，南史同心，有途無格，皎日青天，奸雄奪魄，彼哉談話，蓋此史冊！

崔杼愧太史之筆，乃委罪賈豎而殺之。是月，晉公以水勢既退，復大合諸侯於夷儀，將爲伐齊之舉。崔杼使左相慶封以莊公之死，告於晉師，言：「羣臣懼大國之誅，社稷不保，以代大國行討矣。新君杵臼，出自魯姬，願改事上國，勿替舊好，所讓叫歌之地，乃歸上國。史以宗器若干，樂器若干爲獻。」諸侯亦皆有賂，平公大悅。班師而歸，諸侯皆散。自此晉齊復合。時殖綽在衛，聞州綽刑蒯皆死，復歸齊國。衛獻公衍出奔在齊，素聞其勇，使公孫丁以厚幣招之。綽遂留事獻公，此事攔過一邊。是年，吳王諸樊伐楚，圍巢，攻其門，巢將午自隱身於短牆而射之，諸樊中矢而死。羣臣守壽夢臨終之戒，以其弟餘祭爲王。餘祭曰：「吾兄非死於巢也，以先王之言，國當次及，欲速死以傳季弟，故輕生耳。」乃夜禱於天，亦求速死。左右曰：「人所欲者壽也，王乃自祈早死，不亦遠於人情乎？」餘祭曰：「昔我先人太王，廢長立幼，竟成十輩，今吾兄弟四人，以次相承，若俱考終命，札且老矣，吾是以求速也。」此段話且攔過一邊。

却說衛大夫孫林父密殖，既逐其君，奉其弟剽爲君。後密殖病篤，召其子南喜，謂曰：「甯氏自莊武以來，世爲忠貞，出君之事，孫不爲，非吾志也。而人皆稱曰：『孫甯。』吾恨無以自明，即死無顏見祖父於地下。子能使故君即位，蓋吾之愆，方是吾子，不然，吾不享汝之祀矣。」南喜泣拜曰：「敢不勉。」殖死，爲左相，自是日復國爲念。奈剽公剽屢會諸侯，四境無故，上卿孫林父又是獻公伯的嫡仇，無間可乘。周靈王二十四年，衛獻公喪，儀據之，使公孫丁私入帝邱城，謂南喜曰：「子能反父之意，復納寡人衛國之政，盡歸於子，寡人但主祭祀而已。」南喜正有遺囑在心，今得此信，且有委政之言，不勝之喜。思衛仇一時求復，故以甜言相哄，倘歸而悔之，奈何？公子鮮有信，若得他爲一明，他日定不相負。乃爲復書，密付來使，書中大約言：「此乃國家大事，臣喜一人，豈能獨力承當？子鮮乃國人所信，必待他到，此而訂，方有商量。」子者，公子鮮之字也。獻公謂公子鮮曰：「寡人復國，全賴甯氏，吾弟必須爲我一行。」子鮮口雖答應，全無去意。剽公屢屢促之，鮮曰：「天下豈有無政之君？君曰：『政由甯氏。』異日必悔之，是使鮮失居於甯氏也。鮮所以不敢奉命。」獻公曰：「寡人今竄身一隅，猶無政也。倘先人之祀，延及子孫，寡人之願足矣。豈肯食言？」累吾鮮曰：「鮮對曰：『君意既決，何敢避事，以敗君之大功。』乃私入帝邱城，來見南喜，復申獻公之約。南喜曰：『子鮮若能任其言，喜敢不任其事。』鮮向天誓曰：「鮮若負此言，不能食衛之粟。」喜曰：「子鮮之誓，重於泰山矣。」公子歸，回衛獻公去了。

南喜以殖之遺命，告於遺孀，環掩耳而走曰：「環不與聞君之出，又敢與聞君之入乎？」遂去衛，適魯，復

善於大夫石惡北宮遺二人皆贊成之喜乃告於右宰穀穀連聲曰：「不可不可！」新君之立十二年矣，未有失德，今謀復故君，必廢新君，父子得罪於兩世，天下誰能必之？」善曰：「吾受先人遺命，此事斷不可已。」右宰穀曰：「吾請往見故君，觀其爲人，視任日如何而後商之。」喜曰：「善。」右宰穀乃潛往夷儀，水見獻公，獻公方濯足，聞穀至，不及穿履，徒跣而出，形於面，謂穀曰：「子從左相來，必有好音矣。」穀對曰：「臣以便道奉候，喜不知也。」獻公曰：「子以爲寡人致左相，速速爲寡人圖成其事。」左相疑不思復寡人，獨不心得衛政乎？穀對曰：「所樂爲君者，以政在也，政去何以爲君？」獻公曰：「不然，所謂君者，受尊號，享榮名，美衣玉食，崇階華宮，乘高車，駕上駟，府庫充盈，使令滿門，入饋御姬侍之奉，出有田獵畢弋之娛，豈必勞心政務，然後爲樂哉？嗚呼！而退，復見公子，穀述獻公之言，曰：「君淹恤日久，苦極望甘，故爲此言。夫所謂君者，敬禮大臣，錄用賢能，節財而用之，恤民而愛之，作事必寬，出言必信，然後能享榮名，而尊號，此皆吾君之所熟聞也。」右宰穀歸謂甯喜曰：「吾以故君，其言糞土耳，無改於舊。」喜曰：「曾見一辭否？」穀曰：「子鮮之言合道，然非君所能行也。」喜曰：「吾恃子鮮，吾有先父之遺命，雖知其無改，安能已乎？」穀曰：「必欲舉事，請俟其間。」

時孫林父年老，同其庶長子孫蒯居戚，留二子孫嘉孫襄在朝。周靈王二十五年春二月，孫嘉奉薊公之命，出使聘齊，惟孫襄居守。蒯獻公又遣公孫丁來討信。右宰穀謂甯喜曰：「子欲行事，此其時矣。父兄不在，襄可取也。得襄則子無能爲矣。」喜曰：「子言正吾意。」遂陰集家甲，使右宰穀同公孫丁帥之以伐孫襄。孫

氏府地壯，亞於公宮，牆垣堅厚，家中千人，有家將齊錮、帶二人，輪班值日。警。是日帶當班，右宰毅共到，帶閉門登城，問毅曰：「欲見舍人，有事商議。」帶曰：「議事何須用兵？」毅引弓射之，毅退，帥卒攻門，帶囊視門上，督視把。諸將使善射者，更番迭進，將弓持滿，隔地而立，帶者輒射之，死者數人。齊錮聞府第有事，亦帶軍下來接應，兩下混戰，互有殺傷。右宰毅度不能取勝，引兵而回。孫襄命門親自馳良馬追趕，右宰毅以長鏡挽其車，右宰毅大呼公孫爲我速，公孫丁認得是孫襄，彎弓搭箭，一發正中其腦，却得齊錮二將齊上救回。了却先生詠史詩云：

孫氏無成宿氏昌，天教一矢中孫襄。
安知兔窟千年窟，誰料寒灰發火光？

右宰毅轉去，回復甯喜，說：「孫家如此難攻，若公孫一箭射中孫襄，他兵還不肯退。」甯喜曰：「一次攻他不下，第二次越難攻了。既然箭中其上，軍心必亂，今夜吾自往攻之，如再無功，即當出奔，以避其禍。我與孫氏已無兩立之勢矣。」一面整頓車仗，先將妻子送出郊外，恐一時兵敗，脫身不及；一面遣人打聽孫家動靜。約黃昏時候，打探來回報孫氏府第內有啼哭之聲，門上出人，狀甚倉皇。甯喜曰：「此必孫襄傷重而亡也。」言未畢，北宮遺忽至，言：「孫襄已死，其家無主，可速攻之。」一時兩下已三更，甯喜自行披掛，同北宮遺右宰毅、公孫等，帶起家衆，重圍孫氏之門。齊錮、帶方臨尸哭，聞報甯家兵又到，急忙披掛，已被攻入大門，錮、帶急閉中門，奈孫氏家中，先自逃散，無人協守，亦被攻破。齊錮、帶踰後牆而遁，奔往戚邑去了，帶爲亂軍所殺。其時天已大明，甯喜滅孫襄之家，襄之首攜至公宮，來見公，言：「孫氏專政日久，有叛逆之嫌，某已勸

兵往討，得孫氏之首矣。」殤公曰：「孫氏果謀叛，奈何不令寡人聞之？既無寡人在，日又來見寡人何事？」甯喜起立，揮劍言曰：「君乃孫氏所立，非先君之命，羣臣百姓，但思故君，請君避位，以成穆、懿之德。」殤公怒曰：「汝擅殺世臣，廢置任意，真乃叛逆之臣也！寡人南面爲君，已十三載，甯死不能受辱。」即操戈以逐甯喜，甯喜趨出宮門。殤公曰：「一看，只見刀槍濟濟，戈甲森森，甯之兵，布滿宮外，慌忙退步。」甯喜一戈指麾，甲士齊上，將殤公拘住，世子角聞變，仗劍來救，殤公孫丁趕上一戟刺死。甯喜傳令，囚殤公於太廟，逼使飲鴆而死。周靈王二十五年春二月辛卯日也。

甯喜使人迎其妻子，復歸府第，乃集羣臣於朝堂，議迎立故君。各官皆到，惟有太叔儀乃長衛之子，衛文公之孫，年六十餘，獨稱病不至。人問其故，儀曰：「新舊皆君也，國家不幸，有此事，老臣何忍聞乎？」甯喜遷殤公之宮眷於外，掃除宮室，即而法駕，遣右宰穀、北、遺同公孫丁往夷儀迎接。公、獻公星夜驅馳，三日而至，大夫公、免餘，直至境外相見。獻公感其遠迎之意，執其手曰：「不圖今日復爲君臣。」自此餘有寵。諸大夫皆迎於境內，獻公自車揖了，既謁廟臨朝，百官拜賀。太叔儀何稱病不朝，獻公使人責之曰：「太叔不欲寡人返國，何爲拒寡人？」儀頓首對曰：「昔君之出，臣不能從，臣罪一也。君之在外，臣不能懷二心，以通內外之言，罪二也。及君求入，臣又不能與同大事，罪三也。君以三罪責臣，臣敢逃死。」既命駕車，欲謀出奔。獻公親往留之，儀目獻公垂淚不止，請爲殤公成喪。獻公許之，然後出就班列。獻公使甯喜獨相衛國，凡事一聽專決，加食邑三千室。非宮道右宰穀、北、遺同公孫丁殖綽，有從亡之勞，公、孫無地，公、孫臣

其父有死難之節，俱進爵大夫。其他太叔饒、齊惡、孔達、諸師甲等，俱召還，復其位。

却說孫嘉聘齊而回，中道聞變，還歸戚邑。林父曰：「獻公必不于休，乃以戚邑附晉，訴說甯喜弒君之惡，求晉侯做主。恐衛侯不日遣兵伐戚，乞賜發兵協力守禦。」晉平公以三百人助之。孫林父使晉專戍茅氏之地。孫蒯諫曰：「戍兵帶薄，恐不能衛人，奈何？」林父笑曰：「三百人不足為吾輕重，故委之東鄙。若衛人襲殺晉戍，必然激晉之怒，恐晉人不助我也。」孫蒯曰：「大人高見，兒萬不及。」甯喜聞林父請兵，晉師發三百人。喜曰：「晉若真助林父，豈但以三百人塞責哉？」乃使殖綽將車卒千人，往襲茅氏。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殺甯喜子鱗出奔 戮崔杼慶封獨相

孫蒯之計，頗亦易識；只因殖綽勇躁而相，遂為其所算耳。孫林父之逐君，晉人既以為衛所無道，臣民自願立剽，而不加誅討，則立為君，十有二年，未聞失德，而甯喜弒之。夫有道與無道不同，而弒其於逐，甯之罪浮於孫多矣。晉人即不言衛，何不正甯喜之罪而誅之乎？又不釋之於晏嬰、趙武之請，而悅其女樂之遺，失伯國之道矣。晉之不競，已見於此。

講和弭兵，自是好事；然約國交見，使非善處之方矣。夫果和議可成，只須各朝其國，毋許侵伐，亦自可以相安，而各不失為一方之伯。或有從兵討罪之舉，亦復專任其勞，無所逃避，而亦不患不給。今議互相

朝見，雖幣物兩分，而奔走之勞，已加一倍；若復遇徵兵徵會之事，萃於一時，其將何適耶？且交見必共會，則讎盟先後之間，終必以強弱爲次第，是必有一家爲失伯，而諸侯之從違，亦於此爲分。既有從違，是不如不交見之爲愈也。若曰必交見而後和議可成，則何以尙置秦於外乎？齊秦可以不合，則知諸國之交見，亦復可以不必也。

楚入楚驚殺狗，不顧信義，而尙詐力者也。晉楚之爭已久，雖會以弭兵爲名，而言不可以弭備。叔向說趙武以守信，又曰：『楚失信，將失諸侯。』宋魯廷而失，使楚無伯州犂之諫，始建遂逞，裏甲之說，則晉人幾何而不爲宋襄之續耶？

甯喜恃功專恣，固有取死之道，然却與他人不同，蓋由衛獻以急於得國之故，而許之於先者也。况喜雖過專，而却無他惡，上害君而下害百姓也。衛衛即不能堪，但計以去之足矣；殺而覆滅其家，殊非情理之平。子鯀棄國出奔，雖稍涉於硜硜，然不忍背誓而負甯氏，是君子人品。

話說殖綽帥選卒千人，去襲晉戍，三百人不勾一掃，遂屯兵於茅氏，遣人如衛報捷。林父聞衛兵已入東鄙，遣孫桐回雍，引兵救之。探知晉戍俱已殺盡，又知殖綽是齊國有名的勇將，不敢上前拒敵，令軍而返。回復林父，林父怒曰：『惡鬼尙能爲厲，况人乎？』一個殖綽，不能與他對陣，倘衛大至，何以禦？汝可再往，如若無功，休見我面。孫桐悶悶而出，與雍商議。雍曰：『殖綽勇敵出夫，必難取勝，除非用誘敵之計，方可。』孫桐曰：『茅氏之西，有地名園，四圍樹木茂盛，中間一村人家，村中有小小土山，我使人於山下掘成陷坑，以

草覆之；汝先引百人與戰，誘至村口；我屯兵於山上，極口罵罵彼怒，必上山來擒我，中吾計矣。」雍釁如其言，帥一百人馳往茅氏，如探敵之狀；一遇殖綽之兵，佯爲畏懼，回頭便走。殖綽恃勇，雍釁兵少，不傳令開營，單帶隨身軍甲數十人，乘輕車追之。雍釁彎彎曲曲，引至圍村，却不進村，選打往斜樹中去了。殖綽也疑深林中，有伏，便數停車；只見土山之上，又屯著一簇步卒，約有三百人數，簇擁著一員將，那將小身材，今裝補甲，叫著殖綽的姓名，罵道：「你是齊邦退下來的歪貨，樂家用不著的事物，捱身在我衛國吃飯，不知羞恥，還敢出頭，豈不曉得我孫氏是八代世臣，敢來觸犯，全然不識，禽獸不如！」殖綽聞之大怒，兵中有人認得的，指道：「這便是孫相國的長子，叫做孫劓。」殖綽曰：「擒得孫劓，便是半個孫林父了。」那土山半穩，頗不甚高，殖綽喝教驅車，車馳馬驟，剛到山坡，下那車，分去得，猛踏著坑，馬就牽車下去，殖綽掀下坑中，孫劓恐他勇力難制，加備弓弩，一齊陷下，攢箭射之，可憐好一員猛將，今日死於庸人之手，正是：「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多在陣前亡。」有詩爲證：

神勇將軍孰敢當，孫劓已奔忙；只因一激成奇績，始信男兒百鍊強。

孫劓用撓鉤搭殖綽之屍，割了首級，殺散衛軍，回報孫林父曰：「晉公責我不救成卒，我有罪矣，不如隱事勝而以敗告。」乃雍釁四晉告敗，晉平公聞衛殺其成卒，大怒，命正卿趙武，大合諸侯於澶淵，將加兵於衛，衛獻公同宿衛，同謀孫林父之罪，平公執而囚之，齊大夫晏嬰，言於齊景公曰：「晉侯爲孫林父而執衛侯，國之強也，皆將得志矣。君盍如晉，請之寓萊之櫛，不可棄也。」景公曰：「善。」乃遣使，會鄒簡公。

一同至晉，爲衛求解。晉平公感其來，然而林父先入之言，尙未肯允諾。晏平仲私謂羊舌肸曰：「晉爲諸侯之長，恤患補闕，扶弱抑強，乃盟主之職也。林父始逐其君，既不能討，今又爲臣而執君，爲君者不亦難乎？昔文公誤聽元咺之說，執衛成公歸於京師，周天子惡其不順，文公愧而釋之，夫歸於京師，而猶不可，以諸侯因諸侯乎？諸君子不諫，是黨臣而抑君，其名不可居也。懼晉之失伯，敢爲子私言之。」肸乃言於趙武，因請於平公，乃釋衛侯歸國。尙未肯釋甯喜，右宰穀勸獻公飾女樂十二人，進於晉，以賄喜。晉侯悅，并釋喜。喜歸，愈有德色，每事專決，全不稟命。諸大夫議事者，竟在甯氏私第請命。獻公拱手安坐而已。

時宋左師向戌與晉趙武相善，亦與楚令尹屈建相善。向戌聘於晉，言及昔日華元欲爲晉楚合成之事。屈建曰：「此事甚善，只爲諸侯各自分心，所以和議迄於無成。若使晉楚屬國，互相聘聘，歡好如同一家，干戈可永息矣。」向戌以爲然，乃倡議晉楚二君相會於宋，面定弭兵交見之約。楚自共王至今，屢爲吳國侵擾，邊境不甯，故屈建欲好晉，以專事於吳。趙武亦因楚兵屢次伐鄭，指望和議一成，可享數年安息之福。兩邊皆欣然樂從，遂遣使往各屬國訂期。晉使至於衛國，甯喜不通知獻公，逕自委石碏赴會。獻公聞之大怒，謂於公孫免餘，免餘曰：「臣請以禮責之。」餘卽往見甯喜，言：「會盟大事，豈可使君不與聞？」甯喜喟然曰：「子鮮有約言矣，吾豈猶臣也乎哉？」免餘以報獻公曰：「喜無禮甚，何不殺之？」獻公曰：「若非甯氏，安有今日？約言實出自寡人，不可悔也。」免餘曰：「臣受主公特達之知，無以爲報，而自以家貲攻甯氏，事成則利歸於君，不成則害獨臣當之。」獻公曰：「卿斟酌而行，勿累寡人也。」免餘乃往見其宗弟孫無地。公孫曰：「

相國之專，子所知也。主公猶執輕信之信，隱忍不言。異日養成其勢，禍且甚於孫氏矣。奈何！無與臣同辭而對曰：「何不殺之？」免餘曰：「吾言於君，君不從也。若吾等僞爲作亂，幸而成君之福，不成，不爲出奔耳。」無地曰：「吾弟元顯爲前驅。」免餘請獻血爲信。時周靈王二十六年，甯喜方治左晏。無地謂免餘曰：「甯氏治左晏，必不從。吾先嘗之子爲之繼。」免餘曰：「盍卜之？」無地曰：「事在必行，何卜之有？」無地與臣悉起家衆，以攻甯氏。甯氏門內設有伏機，伏機者，掘地爲深窟，上鋪木板，別以木爲機關，觸其機則券從下發，板啓而人陷，日聞一機，夜則設之，是日因左晏，家屬皆於堂中觀，無守門者，乃設機以代巡警。無地不知，誤觸其機，陷於窟。甯氏大驚，爭捕賊，無地，公孫臣揮戈來救，甯氏人衆，臣戰敗被殺。甯喜問無地曰：「子之此來，何人主使？」無地睜目大罵曰：「汝恃功專恣，臣不忠，吾兄弟特爲社稷，誅爾，事之不成，命也。豈由人主使耶？」甯喜怒，縛無地於庭，鞭之至死，然後斬之。右毅聞甯喜得賊，夜乘車來問甯氏方啓門，免餘帥兵適至，車之而入，先斬右宰毅於甯氏堂中。大亂，甯喜忙中，遽問作賊者何人，免餘曰：「渠國之人首在，何問姓名乎？」喜懼而走，免餘奪劍逐之，遠望柱三周，身中兩劍，死於柱下。免餘盡滅甯氏之家，還報獻公。獻公命取甯喜之屍，陳之於朝。公子鱗聞之，徒跣入朝，撫甯之屍，哭曰：「非君失信，我實欺子。子死，我何面目立衛之朝乎？」呼天長號者三，遂趨出，卽以牛車載其妻小，出奔晉國。獻公使人留鱗，不之行。及河上，獻公復使大夫齊惡馳驟追及之，齊惡致衛侯之意，必以子鱗回國。子鱗曰：「而我還衛，豈是甯喜復生方可。」齊惡猶強之不已，子鱗取法雉二隻，甯齊惡前拔佩刀，劍落雉頭，誓曰：「鱗及妻子，今後再履衛地。」

食衛粟，有如此雉，齊惡知不可強，只得自回。子鱣遂奔晉國，隱於世郚，與家人織屨易粟而食，終身不言一衛字。史臣有詩云：

他鄉不似故鄉親，織屨蕭然竟食貧；只爲約言金石重，違心恐負九泉人！

齊惡回，獻公、獻公感嘆不已，乃命收斂二屍而葬之，欲免餘爲正卿。免曰：「臣望輕不如太叔。」乃使太叔儀爲政，自衛國稍安。話分兩頭，却說宋左師向戌，倡爲弭兵之會，而議交見之事。晉止卿趙武，楚令尹屈建，俱至宋地，各國大夫陸續俱至。晉之屬國魯、衛、鄭，從晉營於左；楚之屬國蔡、許，從楚營於右。以車爲城，各據一偏。宋是地主，自不必說。議定，照朝聘舊期。楚之屬國聘於晉，晉之屬國亦朝聘於楚，其貢獻禮物，各省其半，兩邊分用。其大國齊、秦、魯、燕、與國不在屬國之數，各不相見。晉屬小國，邾、滕、薛、楚屬小國，如頓、胡、沈、麇，有力者自行朝聘，無力者從附庸一例，附於鄰近之國。遂於宋西門之外，歃血訂盟。楚屈建暗傳令衷甲將事，意欲劫盟。襲趙武、伯州黎，固諫乃止。趙武聞衷甲，以問羊舌肸，預圖對敵之計。羊舌肸曰：「本爲此盟以弭兵也，若楚用兵，彼先失信於諸侯，諸侯其誰服之？子守信而已，何患焉？」及將盟，屈建又欲先獻，使向戌傳言於晉，向戌造晉軍，不敢出言，其從人代述之。趙武曰：「昔我先君文公受王命於踐土，緩服四國，長有諸夏，安得先於晉？」向戌還述於屈建，建曰：「若論王命，則楚亦嘗受命於周王，所以交見者，謂楚晉匹敵也。晉主盟已久，此番合當讓楚，若仍先晉，便是楚下於了，何不敵國？」向戌復至晉，營言之。趙武與未肯從，羊舌肸謂趙武曰：「主盟以德，不以勢，若其有德，敵雖校，諸侯戴之，如其無德，敵雖分，諸侯叛之。」

且合諸侯以弭兵爲名，夫弭兵天下之利也，爭敵則必用兵，用兵而必失信，是失所以利天下之意矣。姑讓楚。趙武乃許楚先歃，定盟而散。時衛石惡與盟，聞甯喜被殺，不敢歸衛，遂從趙武留於晉國。自是晉楚無事，不在話下。

可說：齊右相崔杼，自弑莊公，立景公，威震齊國。左相慶封性嗜酒，好田獵，常不在國中。崔杼獨秉朝政，威益甚。慶封心中陰懷嫉忌。崔杼原許棠姜立崔明爲嗣，因憐長子崔成，指臂不忍出口。崔成窺其意，請讓嗣於明，願得崔邑養老。崔杼許之。東郭偃與棠無咎不肯，曰：「崔崇邑也，必以授宗子。」崔杼謂崔成曰：「吾本欲以崔與汝，偃與無咎不應，奈何？」崔成許於其弟崔彊。崔彊曰：「內子之位，且讓之矣。一邑尙吝不與乎？吾父在，東郭偃尙然把持，父死，吾弟兄求爲奴僕不能矣。」崔成曰：「姑挽左相爲我請之。」成彊二人求見慶封，告訴其事。慶封曰：「汝父惟偃與無咎之友是，我雖進言，必不聽也；異日恐爲汝父之害，何不除之？」成彊曰：「某等亦有此心，但力薄，恐不能濟事。」慶封曰：「容更商之。」成彊去，慶封召盧蒲癸述二子之言。盧蒲癸曰：「崔氏之亂，慶氏之利也。」慶封大悟，過數日，成彊又至，復言：「東郭偃棠無咎之惡。」慶封曰：「汝若能舉事，吾當以甲助子。」乃贈之精甲百具，兵器百數。成彊大喜，夜半率衆披甲執兵，散伏於崔氏之近側。東郭偃棠無咎每日必朝崔氏，候其入門，甲士突起，將東郭偃棠無咎攢戟刺死。崔杼聞變，大怒，呼人使駕車，輿僕逃匿皆盡。惟圍人廐乃使圍人駕馬，一小豎爲御，往見慶封，哭訴以家難。慶封佯爲不知，訝曰：「崔慶雖爲二氏，實一體也。孺子敢無上至此，子如欲討，吾當效力。」崔杼信以爲誠，乃謝曰：「倘得除此二逆，以安

崔宗，我使明也。拜子爲父。」慶封乃悉起家甲，召盧蒲嬰，使率之分付：「如此如此。」盧蒲嬰命而往。

崔成崔彊，見盧蒲嬰兵至，欲閉門自守。盧蒲嬰誘之曰：「吾奉左相之命而來，所以利子，非害子也。」

彊曰：「得非欲除孽弟乎？」嬰曰：「或有之。」乃啓門納盧蒲嬰入門，甲士俱入。成彊阻遏不住，乃問嬰：

曰：「左相之命何如？」嬰曰：「左相受汝父之訴，吾奉命來取汝頭。」鳴令甲士還不動手。成彊未及答言，

頭已落地。盧蒲嬰縱甲士抄擄其家車馬服器，取之無遺，又毀其門戶。棠姜驚駭，自縊於房。惟崔明尤在外，不

及於難。盧蒲嬰懸成彊之首於車，回復崔杼。杼見二屍，且憤且悲，問嬰曰：「得無震驚內室否？」嬰曰：「夫人

方高臥未起。」杼有喜色，謂慶封曰：「吾欲歸，奈小豎不善執轡，幸借一御者。」盧蒲嬰曰：「某請爲相國御。」

崔杼向慶封再三稱謝，登車而別。行至府第，只見重門大開，並無一人行動。比入中堂，直望內室，窗戶門闔，空

空如也。棠姜懸梁，尙未解索。崔杼驚得魂不附體，欲問盧蒲嬰，已不辭而去。遍覓崔明不得，放聲大哭曰：「

吾今爲慶封所賣，吾無家矣，何以生爲？」亦自縊而死。杼之得禍，不亦慘乎？鬻翁有詩曰：

昔日同心起逆戎，今朝相刺便相攻。莫言崔杼家門慘，幾個奸雄得善終。

崔明半夜潛至府第，盜崔杼與棠姜之尸，納於一柩之中，車載以出。掘開祖墓之穴，下其柩，仍加掩覆。惟留

人一同做事，此外無知者。事畢，崔明出奔魯國。封奏景公曰：「崔杼實弑先君，不敢不討也。」景公唯唯而

已。慶封遂獨相景公，以公命召陳須無，復歸齊國。須無告老，其子陳無宇代之。此周靈王二十六年事也。時吳

楚屢次相攻，楚康王治舟師以伐吳，吳有備，楚師無功而還。吳王餘祭，方立二年，好勇輕生，怒楚伐，使相國屈

孤庸誘楚之屬國舒鳩叛楚。楚令尹屈建帥師伐舒鳩。養繇基自請爲先鋒。屈建曰：「將軍老矣，舒鳩豈爾國不憂不勝，無相煩也。」養繇基曰：「請伐舒鳩，吳必救之。某屢拒吳兵，熟知軍情，願隨一行，雖死不恨。」屈建見他說個死字，心裏惘然。基曰：「某受先王之遇，嘗以身報國，恨無寸地，今鬚髮俱故，若一旦病死牖下，乃令尹負某矣。」屈建見其意已決，遂允其請，使大夫息桓助之。

養繇基行至離城，吳王之弟夷昧同相國屈狐庸率兵來救。息桓欲候大軍，養繇基曰：「吳人善水，今棄舟從陸，且射御非其長，乘其初至未當急擊之。」遂執弓貫矢，先士卒所射輒死。吳師稍却。基追之，遇狐庸於車，罵曰：「叛國之賊，敢以面目見我耶？」欲射狐庸，狐庸引車而退，其疾如風。基駭曰：「吳人亦善御耶？恨不早射也。」說猶未畢，只見四面鐵葉車圍裹將來，把基困於垓心。車將士皆江南射手，萬矢齊發，養繇基死於亂箭之下。楚其王曾言其恃藝必死，驗於此矣。息桓收拾敗軍，回報屈建，建嘆曰：「養叔之死，乃自取也。」乃伏精兵於秣山，使別將子彊以私屬誘吳交鋒，纔一餘合，遂走狐庸，意其有伏不追。夷昧望之，不見楚軍，曰：「楚已遁矣。」遂空壁逐之。至秣山下，子彊回戰，伏兵盡起，將夷昧圍住，沖突不出，却得狐庸兵到，殺退楚兵，救出夷昧，吳師敗歸，屈建遂滅舒鳩。

明年楚康王復欲伐吳，乞師於秦。秦景公使弟公孫鍼帥師助之。吳盛兵以守江口，楚不能入，以鄭久服事晉，遂遣師侵鄭。楚大夫夕封戊擒鄭將皇頤於陣，公子圍欲奪之，穿戊不與。兩反訴於康王，言：「已擒皇頤，爲穿封戊所奪。」未幾，穿封戊解皇頤獻功，亦訴其事。康王不能決，使少宰伯州犂斷之。犂奏曰：「鄭因乃大

夫亦細人也，問因自能言之。」乃立因於庭下。伯州犂立於右，公子圍與穿封戌立於左。穿拱手向上曰：「此位是王子圍，寡君之介弟也。」復拱手向下曰：「此位爲穿封戌，乃方城外之縣尹也，誰實擒汝？可實言之。」

皇顏已悟犂之意，有心要奉承王子圍，僞張目視圍，對曰：「諺遇此位王子不勝，遂被獲。」穿封戌大怒，遂於架上抽戈欲殺公子圍，圍驚走，戌逐之不及。伯州追上前勸解而還。言於康王，兩分其功，復自釐酒，與圍、戌二人講和。今人論徇私曲庇之事，輒云：「上下其手。」蓋本伯州犂之事也。後人有詩嘆云：

斬擒功績辨虛真，私用機關媚貴臣；幕府計功多類此，肯持公道是何人？

却說吳之鄰國名越，子爵乃夏王禹之後裔，自無余始封，自夏歷周，凡三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勤於爲治，越始強盛，吳忌之。餘祭立四年，始用兵伐越，獲其宗人，朋其足，使爲關，守餘臺大舟。餘祭觀舟，醉臥，宗人解餘祭之佩刀，刺殺餘祭。從人始覺，共殺宗人。餘祭弟夷昧，以次嗣立，以國政任季札。札請戢兵安民，通好上國，夷昧從之，乃使札首聘魯國，求觀五代，及列國之樂。札一一評品，輒當其情，魯人以爲知音。次聘齊，與晏嬰相善，次聘鄭，與公孫僑相善，及衛，與蘧瑗相善，遂適晉，與趙武、韓起、魏舒相善。所善皆一時聚臣，札之賢亦可知矣。要知後事，再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盧蒲癸計逐慶封 楚靈王大合諸侯

齊國也還是個大國，慶封、盧蒲癸也還是個大臣；乃至兩家妻妾，同至宣淫，出於市井無賴之所，不忍。

如此人而居民上，不知其將何以治人也。

公卿表率羣僚，教化百姓，乃至宣淫縱慾，已無人品；及眼見妻妾淫亂，不以爲辱，且縱其款識。這等人心肝，正不知是如何生法？

盧蒲癸志在報仇，其縱妻子與慶封通奸，或卽以爲報仇之地，未可知也。至自己又通於封之妻妾，是不肯失便宜耳。

子尾子雅，於崔慶弑君之罪，却不知討，爲其刻滅勝品，便發怒而謀；純是小人心胸，何嘗識得大義？其說爲先君報仇，只是藉作題目耳。

良霄自己有罪，死不爲枉，卽使爲厲，豈能禍及善人？其云將殺驕帶印段，或二人之數已盡，良霄因乘之耳。子產乃不曉諭國人，除其驚惑，反爲立後，終是見理不真，仍爲禍福所動。

蔡景之罪，浮於衛宣，蓋宣姜雖爲急子所聘，然尙未入室，辛氏則成婦久矣。子般弑父大逆之罪，固無所逃，然論致弑之由，則蔡景罪亦不減。

楚圍心地奸險，固不消說；論他作爲，只是一個妄誕狂夫，並不在奸雄之列。只看他作事，全是恃力強爲，不顧道理，真是下品人物。

話說周靈王長子名晉，字子奇，聰明天縱，好吹笙作鳳凰鳴，立爲太子，年十七，偶遊伊洛，歸而死。靈王甚痛之！有人報道：「太子於緱嶺上，跨白鶴吹笙，寄語土人曰：『好謝天子，吾從浮丘公住嵩山，甚樂也，不必懷念。』」

浮丘公古仙人也。靈王使人發其冢，懼棺棺止，乃知其仙去矣。至靈王二十七年，夢太子晉控鶴來迎，既覺，猶聞笙聲在戶外。靈王曰：「兒來迎我，我當去矣。」遣命傅位次子貴，無疾而崩。貴即位，是爲景王。是年楚康王亦薨，令尹屈建與羣臣具議，以其母弟慶爲主，未幾屈建卒，公子圍代爲令尹，此事絳明，且擱過一邊。

再說齊相國慶封，既專國政，益荒淫自縱，一日飲於盧蒲癸之家，盧蒲癸使其妻出而酒，封見而悅，遂與之通。因以國政交付於其子慶，遷其妻妾財幣於盧蒲癸之家，封與癸妻同宿，癸亦與封之妻妾相通，兩不禁忌。有時兩家妻小，合做一席，飲酒歡譔，醉後囉唳，左右皆掩口，封與癸不以爲意。癸請召其兄盧蒲癸於魯，慶封從之。癸既歸齊，封使事其子慶，舍脅力兼人，癸亦有勇，且善談，故慶舍愛之，以其女慶妻癸，翁婿相稱，寵信彌篤。癸一心只要報莊公之仇，無同心者，乃因射獵，極口誇王何之勇，慶舍問王何在何處，癸曰：「在莒國。」慶舍使召之，王何歸齊，慶舍亦愛之。自崔慶造亂之後，恐人暗算，每出入，必使親近壯士執戈，先後防衛，遂以爲例。慶舍因寵信盧蒲癸，王何卽用二人執戈，餘人不敢近前。再規公家供卿大夫每日之膳，例用雙雞，時景公性愛食雞跖，一食數十，公卿家效之，皆以雞爲食中之上品。雞價騰貴，御廚以舊額不能供應，往慶氏請益。盧蒲癸欲揚慶氏之短，勸慶舍勿益，謂御廚曰：「供膳任爾，何必雞也？」御廚乃以鶩代之，僕輩疑鶩非膳品，又竊食其肉。

是日大夫魯蕞子子尾，饜竈子子雅，侍食於景公，見食品無雞，但鶩骨耳，大怒曰：「慶氏爲政，刻減公膳，而慢我至此！」不食而出。高彘欲往責慶封，饜竈勸止之。早有人告知慶封，慶封謂盧蒲癸曰：「子尾子雅怒我，

矣！將若之何？」盧蒲嬰曰：「怒則殺之，何懼焉？」盧蒲嬰告其弟癸，癸與王何謀曰：「高彙二家，與慶氏有隙，可借助也。」何乃夜見高彙，詭言：「慶氏要攻高彙二家。」高彙大怒曰：「慶封實與崔杼同弑莊公，今崔氏已滅，惟慶氏在，吾等當爲先君報仇。」王何曰：「此何之志也？大夫謀其外事，何與慶氏謀其內事，蔑不濟矣。」高彙陰與樂竈商議，乘間而誅陳無宇、鮑國、晏嬰等，無不知之。但惡慶氏專橫，莫肯言者。盧蒲癸與王何卜攻慶氏，卜者獻繇詞曰：

虎離穴，彪見血。

癸以龜兆問於慶舍曰：「有欲攻仇家者，卜得其兆，請問吉凶？」慶舍視兆曰：「必克，虎與彪父子也，雖而見血，何不克焉？所仇者何人？」癸曰：「鄰里之平人耳。」慶舍更不疑惑。秋八月，慶封率其族人慶、則、慶、遺、往東萊田獵，亦使陳無宇同往。無宇別其父須，無須謂曰：「慶氏禍將及矣，同行恐與其難，何不辭之？」無宇對曰：「辭則生疑，故不辭。若詭以他故召我，可圖歸也。」遂禱慶封出獵，去訖，盧蒲癸曰：「卜人所謂虎離穴者，此其驗矣！」將乘皆祭舉事，陳須無知之，恐其子與於慶封之難，詐稱其妻有病，使人召無宇歸家。無宇求慶封卜之，暗中禱告，却道陳慶氏吉凶。慶封曰：「此乃滅身之卦，下过其上，卑尅其尊，恐老夫人之病，未得痊也。」無宇捧盞，涕泣不止。慶封憐之，乃遣歸。慶見無宇登車，問何往？曰：「母病不得拜辭，一言畢而馳。」慶嗣謂慶封曰：「無宇言親病，殆詐也。國中恐有他變，夫子當速歸。」慶封曰：「吾兒在彼何慮？」

無宇既濟河，乃發梁繫舟，以斷慶封之歸路，封不知也。時八月初旬，將盡矣。盧蒲癸部署家中，忽忽有戰鬪

之。其妻慶姜謂癸曰：「子有事而不謀於我，必不捷。」癸笑曰：「汝婦人也，安能爲我謀哉？」慶姜曰：「子不聞有智婦人勝於男子乎？武王有亂臣十人，邑姜與焉，何爲不可謀也？」癸曰：「昔鄭大夫雍糾以鄭君之密謀，洩於其妻雍姬，卒致身死君逐，爲世大戒，吾甚懼。」慶姜曰：「婦人以夫爲天，夫明則婦隨之，况重以君命乎？雍姬感於母言，以害其夫，此閨闈之釐賊，何足道哉？」癸曰：「假如汝居雍姬之地，當若何？」慶姜曰：「能謀則共之，卽不能，亦不敢洩。」癸曰：「今齊侯苦慶氏之專，與欒高二大夫謀逐汝族，吾是以備之，汝勿洩也。」癸姜曰：「相國方出獵，時可乘矣。」癸曰：「欲僨嘗祭之日。」慶姜曰：「夫子剛愎日任，耽於酒色，怠於公事，無以激之，或不出，奈何？」姜請往止其行，彼出之乃決矣。」癸曰：「吾以性命托子，子勿效雍姬也。」慶姜往告慶舍曰：「子尾子雅將以嘗祭之隙行，不利於夫子，夫子不可出也。」慶舍怒曰：「二子者譬如禽獸，吾寢處之，誰敢爲難？卽有之，吾亦何懼？」慶姜歸報，盧蒲癸卽作準備。

至期，齊景公行嘗祭於太廟，諸大夫皆從。慶舍泄事，慶繩主獻爵，慶氏以家甲環守廟宮。盧蒲癸十何執戟，立於慶舍之左右，寸步不離。陳鮑二，有閭人善爲優戲，故意使在魚鹽街上搬演。慶氏有馬驚而逸走，軍士逐而得之，乃盡繫其馬，解甲釋兵，共往觀優。欒蕭陳鮑四族家丁，俱集於廟門之外。盧蒲癸托言小便，出外約會傳當，密圍太廟。癸復入，立於慶舍之後，倒揮其戟，以示高靈，靈卽意使從人以闕擊門扉三聲，甲士蜂擁而入。慶舍驚起，尙未離坐，盧蒲癸從背後刺之，刀入於腦。王何以戈擊其左肩，肩折。慶舍目視王，何曰：「爲亂者乃汝曹乎？」以右手取俎燈投王，何立死。盧蒲癸呼甲士先擒慶繩殺之。慶舍傷重，負痛不能忍，隻手抱

廟柱搖撼之，廟脊俱爲震動，大叫一聲而絕。景公見光景利害，大驚欲走避，晏嬰密奏曰：「羣臣爲先君欲除慶氏以安社稷，無他慮也。」景公方纔心定，脫了祭服，登車入於內宮。慶簡發爲首，同四姓之甲，盡滅慶氏之黨，令魯姓分守城門，以損慶封，防守嚴密，水洩不通。

却說慶封伊穉有回，至於中途，遇慶舍逃出家丁，前舉告亂，慶封聞其子被殺，大怒遂還攻西門。城中守禦嚴緊，不能攻克，卒徒漸漸逃散，慶封懼，遂趨奔魯國。齊景公使人讓魯，不當收留作叛之計，魯人將執慶封，以界齊人。慶封聞而懼，復奔吳。吳王夷昧以朱方居之，厚其祿，入視齊，加富，使伺察楚國動靜。魯大夫子服何聞之，謂叔孫豹曰：「慶封又富於吳，殆天福淫人乎？」叔孫豹曰：「善人富謂之貧，淫人富謂之殃，慶氏之殃至矣，又何福焉？」慶封既奔，於是高蠶繼竈，政乃宜崔慶之罪於國中，陳慶舍之尸於朝以徇，求崔杼之柩不得，懸賞賍之，有能知柩處來獻者，賜以崔氏之拱壁。崔之國人貪其璧，盡出首，於是發崔氏祖墓，得其柩斷之，見二屍，景公欲並陳之。晏嬰曰：「戮及婦人，非禮也。」乃獨陳慶杼之尸於市，國人聚觀，猶能識認曰：「此崔子矣。」諸大夫分崔慶之邑，以慶封家財，俱移盧蒲葵之室，資葵以淫亂之罪，放之於北燕。盧蒲葵亦從之二氏家財，悉爲衆人所有，惟陳無字一無所取。慶氏之莊，有木材百餘車，衆議納之陳氏，無字悉以施之國人，由是國人咸誦陳氏之德，此屬景王初事也。

其明年樂施卒，子癸施嗣爲大夫，與高彊同執國政，高彊忌高厚之子高止，以二高並立爲嫌，乃逐高止，止亦奔北燕。止之子高堅，據盧邑以叛，景公使大夫闔鄒嬰帥師圍盧。高堅曰：「吾非叛，懼高氏之不祀也。」闔

邱嬰許爲高氏立後，高堅遂出奔晉國。聞邱之復命於景公，景公乃高邠以守僕之祀。高薑怒曰：「本遭聞邱欲除高氏，去一人立一人，何擇焉？」乃潛聞邱嬰，諸公子子山子子周等皆爲不平，紛紛譏議。高薑怒以他事逐之，國中餽日未幾，高薑卒。子高子嗣爲大夫，高彊年幼，未立爲卿，大權悉歸於樂施矣。此段話且擱過一邊。

是時晉楚和，列國安息。鄭大夫良霄子伯有，乃公子去疾之孫，公孫蚡之子，時爲上卿執政，性汰侈嗜酒，每飲輒通宵，飲時惡見他人，惡聞他事，窟地窟室，置飲具及鐘鼓於中，爲長夜之飲。臣來朝者，皆不得見。日中乘醉入朝，言於齊簡公，欲遣公孫黑往楚修聘。公孫黑方與公孫楚爭娶徐吾犯之妹，不欲遠行，來見良霄求免。國人辭曰：「主公已遣窟室，不敢報。」公孫黑大怒，遂悉心安甲，以夜同段圍其窟，縱火焚之，良霄已醉，衆人扶之上車，奔雍梁。良霄方醒，聞公孫黑攻己，大怒，居數日，安臣漸次俱到，逃國中之事，言「各族結盟，以拒良氏，惟國氏罕氏不與盟。」良霄喜曰：「二氏助我矣。」乃還攻鄭之北門，公孫黑使其姪鬪帶同印段，率勇士拒之。良霄敗，逃於屠羊之肆，爲兵衆所殺，家臣盡死。公孫黑聞良霄死，亟趨梁，撫良霄之屍而哭之曰：「兄弟相攻，天乎何不幸也！」欲家臣之屍，與良霄同葬於斗城之村。公孫黑怒曰：「子產乃黨良氏耶？」欲攻之，上卿罕虎止之曰：「子產加禮於死者，況生者乎？神國之幹也，殺有禮不祥。」黑乃不攻。鄭簡公使罕虎爲政。罕虎曰：「臣不如子產。」乃使公孫僑爲政。時周景王之三年也。公孫僑既執鄭政，乃使都鄙有章，上下衣服，田有封油，廬井有伍，尙忠儉，抑泰侈。公孫黑亂政，數其罪而殺之，又鑄刑書，以威民，立鄉校，以

聞過國人乃歌詩曰

我有子弟，子產穉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一日鄭人出北門，恍惚間遇見良霄，身穿介冑，弋而行，曰：「與段害我，我必殺之！」其人歸述於他人，遂患病，於是國中風吹，勁便以爲良霄來矣。男女皆奔奔若狂，如避戈矛。未幾，驅帶病卒，又數日，即段亦死。國人大懼，晝夜不甯。公孫僑言於鄭君，以良霄之子良止爲大夫，主良氏之祀，并立公子嘉之子公孫洩，於是國中訛言頓息。行人游吉，字子羽，問於僑曰：「立後而訛言頓息，是何故也？」僑曰：「凡兇人惡死，其魂魄不散，皆能爲厲；若有所歸依，則不復然矣。吾立祀爲之歸也。」游吉曰：「若然，良氏可矣，何以并立公孫洩？豈慮子孔亦爲厲乎？」僑曰：「良霄有罪，不應立後；若因爲厲而立之，國皆惑於鬼神之說，不可以爲訓。吾托言於存七穆之絕祀，良孔二氏並立，所以除民之惑也。」游吉乃嘆服。再說周景王二年，蔡景公爲其世子般娶楚女芊氏爲妻，景公私通於芊氏，世子般怒曰：「父不父，則子不子矣！」乃僞爲出獵，與心腹內侍數人潛伏於內室，景公只道其子不在，遂入秉宮，適遭芊氏之室。世子般率內侍突出，砍殺景公，以暴疾訃於諸侯，遂自立爲君，是爲靈公。史臣論般以子弑父，千古大變，然景公淫於子婦，自取悖逆，亦不能無罪也。有詩嘆云：

新臺醜行污青史，蔡景如何復蹈之。逆刃忽從宮內起，因思急子可憐兒！

蔡世子般，雖以暴疾訃於諸侯，然弑逆之迹，終不能掩。日本國輿擲出來，各國誰不曉得？但是時盟主偷情，不能行誅討之法耳。其年秋，宋宮中夜失火，夫人乃魯女伯姬也。左右見火至，稟夫人避火，伯姬曰：「婦人之

傳母不在，誓不下堂。火勢雖迫，豈可廢義？比及傳母來時，伯姬已焚死矣。國人皆爲嘆息。時平公以宋有合成之功，憐其被火，乃大合諸侯於澗淵，各出財幣以助宋。宋儒胡安豐論此事，以爲不討蔡、世子弑父之罪，而謀恤宋災，輕重大失其籌矣。此平公所以失霸也。周景王四年，晉楚以宋之盟，故將復會於號。時楚公子圍代屈建爲令尹，圍又其王之庶子，年齒最長，爲人桀驁不恭，恥居人下，恃其才器，陰畜不臣之志。數難陳微，弱事多專，決忌大夫遠掩之忠直，謀以謀叛，殺之而併其壘。交結大夫遠罷伍舉爲腹心，日謀篡逆。嘗因出田郊外，擅用楚王旌旗行至芋邑，芋尹申無芋數其僭分，收其旌旗於庫，圍曰：「敢。」至是將赴號之會，圍請先行聘於鄭，欲娶豐氏之女。臨行，謂楚王曰：「楚已稱王位，在諸侯之上，凡使臣乞得用諸侯之禮，庶使列國知楚之尊。」熊帥許之。公子圍遂僭用國君之儀，衣服器用，擬於侯伯，用二人執戈前導，將及鄭郊，郊人疑爲楚王，驚報國中，鄭君臣俱大駭，星夜匍匐出迎，及相見，乃公子圍也。公孫僑惡之，恐其一入國中，或生他變，乃使行人游吉辭以城中舍館頽壞，未及修葺，乃館於城外。

公子圍使伍舉入城，讒婚豐氏。鄭伯許之，既行聘，假篋甚豐，臨娶時，公子圍忽萌變鄭之意，欲借逆女爲名，盛飾車乘，乘機行事。公孫僑曰：「剛之心不可測，必去乘而後可。」游吉曰：「曹請再往辭之。」於是游吉往見公子圍曰：「聞令尹將用衆逆，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除地於城外，以聽逆婦之命。」公子圍曰：「君辱貶寡大夫圍，賜以豐氏之婚，若逆於野外，何以成禮？」游吉曰：「禮軍容不入國，况婚姻乎？令尹若必用衆以壯觀瞻，請去兵備。」伍舉密言於圍曰：「鄭人知備我矣，不如去兵。」乃使士卒悉棄弓矢，垂囊而入，逆

豐氏於館舍，遂赴會所。晉趙武及宋魯齊衛陳蔡鄭許各國大夫，俱已先在。公子圍使人言於晉曰：「楚晉有盟在前，今此番和好，不必再立誓書，重覆歃血，但將盟宋舊約，表白一番，令諸君勿忘足矣。」祁午請趙武曰：「圍之此言，恐晉爭先也，請番讓楚先誓，今番晉合先楚。若讀舊書，楚常先矣，子以爲何如？」趙武曰：「圍之在會，緝蒲爲正宮，威儀與楚王無二，其志不惟外充，將有內謀。不如姑且聽之，以驕其志。」祁午曰：「雖然，前番子木衷甲赴會，幸而不發，今圍更有甚焉，吾子宜爲之備。」趙武曰：「所以尋好者，弒弭兵之約也；武知有守信而已，不知其他。」既登壇，公子圍請讀舊書，加於牲上。趙武唯唯，既畢事，公子圍遽歸，諸大夫皆知圍之將爲楚君也。史臣有詩云：

任教貴倨稱公子，何事威儀效楚王？土列國盡知成跋扈，鄭敖燕雀尚怡堂。

趙武心中，終以讀舊書先楚爲恥，恐人議論，將守信之語，向各國大夫再三剖說了，又說及還過鄭，魯大夫叔孫豹同行，武復言之。豹曰：「相君謂弭兵之約，可終守乎？」武曰：「吾等儉食，朝夕圖安，何暇問久遠？」豹退，謂鄭大夫罕虎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儉，不爲遠計。且年未五十，而薛諄焉，如八九十歲老人，其能久乎？」未幾，趙武卒，韓起代之爲政，不在話下。

再說：楚公子圍嗜國，值麇鹿構病在宮，圍入宮問疾，託言有密事啓奏，遣嬪嬙侍，解冠纓加熊麇之頸，須臾而死。麇有二子，曰慕曰平，忽聞麇擬劍刺殺公子圍，勇力不敵，俱爲圍所殺。麇弟尹熊比字子干，宮廄尹熊黑肱字子皙，聞楚王父子被殺，懼禍，比出奔晉，黑肱出奔鄭。公子圍赴於諸侯，曰：「寡君麇不祿，卽世，寡大夫

國應爲後。伍舉更其辭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圍是嗣卽王位，改名熊虔，是爲靈王。以違能爲令尹，鄒丹爲右尹，伍舉爲左尹，鬬成然爲郊尹。太宰伯州犂有公事在郊，楚王慮其不服，使人殺之。因葬楚王麇於郊，謂之郟。敖以邊啓疆代爲太宰，立長子祿爲世子。靈王旣得志，益加驕恣，其獨霸中原之意，使伍舉求諸侯於晉，以豐氏女族微，不堪爲夫人，并求婚於晉侯。晉平公新喪趙武，懼楚之強，不敢違，一一聽之。周敬王六年，爲楚靈王之二年，冬十二月，鄭簡公許悼公如楚，楚靈王留之，以待伍舉之報。伍舉還楚，復命言：「晉侯二事俱諾。」靈王大悅，遣使大徵會於諸侯，約以明年春二月爲會於中。鄭簡公請先往申地，迎待諸侯。靈王許之。至次年之春，諸國赴會者，接踵不絕，惟魯衛托故不至。宋遣大夫向戌代行。其懼蔡陳徐滕頓胡沈小邾等國君，俱親身赴會。楚靈王大率兵車，來下申地，諸侯俱來相見。右尹伍舉進曰：「臣聞欲國霸者，必先得諸侯，欲得諸侯者，必先慎禮。今吾王始步諸侯於晉，宋向戌鄭公孫休，皆大夫之良，號爲知禮者，不可不慎也。」

靈王曰：「古者合諸侯之禮何如？」伍舉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鄭宮之朝，穆王有塗山之會，桓公有召陵之師，晉文公有踐土之盟，此六王二公所以合諸侯者，莫不有禮，惟君所擇。」靈王曰：「寡人欲霸諸侯，當用齊桓公召陵之禮，不知其禮何如？」伍舉對曰：「夫六王二公之禮，臣聞其名，實未之習也。以所聞齊桓公伐楚，退師召陵之禮，楚使先大夫屈完如齊，師桓公大陳八國車乘，以弔強誇示屈完，然後合諸侯與屈完盟會。今諸侯新服，吾王亦惟示以衆強之勢，使其怖畏，然徵會討貳，不敢不從矣。」靈王曰：「寡人欲用兵於諸侯，效桓公伐楚之事，誰當先者？」伍舉對曰：「

齊封慶弒其君，逃於吳國。吳不討其罪，又加瀧焉。處以朱方之地，聚族而居，富於其地。齊人憤怒，大卑我之仇也。若用兵伐吳，以誅慶封爲名，則一舉而兩得矣。」干曰：「善。」於是盛陳車乘，以恐脅諸侯，卽申地爲會盟。以徐君是吳姬所出，疑其附吳，繫之三日。徐子願爲伐吳，乃釋之。使大夫屈申率諸侯之師伐吳，圍朱方，執齊慶封，滅其族。屈申問吳人有備，遂班師。以慶封獻功。靈王欲戮慶封，以徇於諸侯。伍諫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若戮慶封，恐其反唇而稽也。」靈王不聽，乃負慶封以斧鉞，綁示軍前，以刀按其頸，迫使自言其罪曰：「各國大夫聽，無或以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大夫。」慶封遂大聲叫曰：「各國大夫聽者，無或如楚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以代之，以盟諸侯。」觀者皆掩口而笑。靈王大慙，使速殺之。胡曾先生咏史詩云：

亂賊還將亂賊誅，雖然勢屈背心輸；楚虔空自誇天討，不及莊干戮夏舒。

靈王自申歸楚，怪屈申從朱方班師，不肯深入，疑其有二心於吳，故之以屈生代爲大夫。薳罷如晉迎夫人姬氏以歸，罷遂爲令尹。是年冬，吳土夷帥師伐齊，入棘櫟，以報朱方之役。楚靈王大怒，復使諸侯之師伐吳。越石允常恨吳侵，亦使大夫常壽帥師來會。楚將遂以驅爲先鋒，引舟師先至湖岸，爲吳人所敗。楚靈王自引大兵，至於羅汭。吳王夷昧使宗弟馮驩、驍師靈十怒而執之，將殺其血，以釐軍鼓。先使人問曰：「汝來時曾卜吉凶否？」馮驩對曰：「卜之甚吉。」使者曰：「君王將取汝血以擊軍鼓，何吉之有？」馮驩對曰：「吳所卜乃社稷之事，豈爲一人吉凶哉？寡君之遣驍師，蓋以察王怒之疾徐，而爲守觀之緩急。君若驩以

好逆使臣，使敵邑忘於敵備，亡無日矣！若以使臣聲鼓，敵邑知君之震怒，而修其武備，於是禦楚有餘矣。吉孰大焉？靈王曰：「此賢士也。」乃救之歸。勢兵至吳，吳設守甚嚴，不能攻入而還。靈王乃嘆曰：「向乃枉殺屈申矣！」靈王既歸，恥其無功，乃大興土木，欲以物力制虜，誇示諸侯。築一宮名曰章華，廣袤四十里，中築高臺，以望四方。臺高三十仞，曰章華臺，亦名三休臺，以其高峻。凡登臺必三次休息，始陟其顛也。其中宮室亭榭，極其壯麗，環以民居。凡有罪而逃亡者，皆召使歸國，以質其宮。宮成，遣使徵召四方諸侯，同來落成。不知諸侯幾位到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賀虜師曠辨新聲 散家財陳氏買齊國

飲食者，人之所賴以生，身體者，天之所賦而成。楚王偶好細腰，遂有減食易形，希圖進幸，以至餓死而不悔者，豈不哀哉！聖人云：「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然則爲民上者，可不慎哉？

申無字，前收子圍，僭分之旌旗，今又執其關人于王宮之內，風力甚勁，所行合理，所以言語條暢，雖粗惡如楚靈，亦不得折之。可見做事之人，只要脚跟立定，何慮他人之桀驁哉？

大屈弓若果是重寶，楚靈豈肯贈人？今既贈之，魯侯殆亦尋常貴物耳。既已贈之，而又悔之，復設計以取之，此市井牙儉之黠智耳。卽此一端，奸薄鄙小具見，豈是伯主身分？伯者雖是尚力之事，至其舉動，必須仍假仁義以爲名，若略去仁義，專尚詐力，亦不足爲伯矣！奈何竟以土木相誇乎？楚靈之樂章華，其想已是奇

特，却偏又有一晉平，效尤；天下自不少豐慶一輩人，其自矜蟬翼敗帶，爲神經寶錄無怪也。

聲音之道，可以通達天地，感格神人，固也。然師曠若不曾習，何自而能之？若既習之矣，則其習之之時，豈得獨無感召？乃晉平魯聽，便有許多怪異耶？此等語多出附會，不足信也。

子產之賢，不在博物洽聞，而在能知晉平之病，由於心僻；師曠之賢，不在審聲辨音，而在能知頑石之言，由於民怨，何也？其所識者大也。然惟能知心僻民怨之由，則其博物洽聞，審聲辨音，斯更爲不可及耳。

賑貸貧困，加惠公族，是盛德之事。然以大量出而以小量入，則由恩買國之意顯然矣。雖其志在移齊，而貧民却深受其福，所謂以惡心而行善事者也。故得以遷姜祚。若使齊景當日能從晏子之言，省刑薄斂，以恤其民，國人當遂全歸於陸氏哉？有國家者，無使他人以財市恩，則庶幾矣。

話說楚靈王有一僻處，偏好細腰。不問男女，凡腰圍相大者，一見便如眼中之釘。既成章華之宮，選美人腰細者居之，以此又名曰細腰宮。宮人求媚於王，減食忍餓，以使腰細，甚有餓死而不悔者。國人化之，皆以腰粗爲醜，不敢飽食。雖百官入朝，皆用軟帶緊束其腰，以免王之憎惡。靈王戀細腰之宮，日夕酣飲其中，管絃之聲，晝夜不絕。一日，靈王臺作樂，正在歡宴之際，忽聞臺下喧鬧之聲，須臾，潘子臣擁一位官員至前。靈王視之，乃芋邑申無宇也。靈王驚問其故，潘子臣曰：「無宇不由王命，闖入王宮，擅執守卒，無禮之甚，實在於臣，故拘使來見，惟我王詳奪。」靈王問申無宇曰：「汝以執何人？」申無宇對曰：「臣之闖入也，託使守關，乃踰關盜臣酒器，事覺趨竄，訪之歲餘不得，今竄入王宮，謬充守卒，臣是以執之。」靈王曰：「既爲寡人守宮，可以赦之。」

申無字對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自王以下，公卿大夫士皂與僚僕臺，遞相臣服。以上制下，以下事上，上下相維，國以不亂。臣有闖人，而臣不能行其法，使借王宮以自庇，苟得所庇，盜賊公行，又難禁之，臣甯死不敢奉命。」

王曰：「卿言是也。」遂命以闖人界無字，免其擅執之罪，無字謝恩而出。

過數日，大小遠近，邀請魯昭公至，楚靈王大喜，啓疆奏言：「魯侯初不肯行，臣以魯先君成公與先大夫嬰齊盟蜀之好，再三敘述，首以攻伐之事，方始慫而束裝，魯侯習於禮儀，願我王留心，勿貽魯侯之笑。」靈王問曰：「魯侯之貌如何？」啓疆曰：「白面長身，鬚髮尺餘，甚可觀也。」靈王乃密傳一令，精選國中長鬚長髯，出色大漢十人，偉其衣冠，使習禮三日，命爲攬相，然後接見魯侯。魯侯乍見，錯愕不測，遂同遊章華之宮。魯侯見土木壯麗，誇獎之聲不絕。靈王曰：「上國亦有此宮室之美乎？」魯侯鞠躬對曰：「敝邑褊小，安敢望上國萬分之一？」靈王面有驕色，遂陟章華之臺，怎見得臺尚有詩爲證：

高臺半出雲，望望高不極；草木無參差，山河同一色。

臺心高峻透迤，盤數層而上，每層俱有明廊曲檻，預選楚中美童，年二十以內者，裝束鮮麗，略如婦人，手捧雕盤玉罍，唱郢歌勸酒，金石絲竹，紛然響和。既升絕頂，樂聲嘹亮，俱在天際，觥籌交錯，粉香相逐，飄飄乎如入神仙洞府，迷魂奪魄，不自知其在人間矣。大醉而別，靈王贈魯侯以大屈之弓，大屈者，弓名，乃楚庫所藏之寶弓也。次日，靈王心中不捨此弓，有追悔之意，與遠啓疆言之。啓疆曰：「臣能使魯侯以弓還歸於楚。」疆乃造公館，見魯侯伴爲不知，問曰：「寡君昨宴好之際，以何物遺君？」魯侯出弓示之，啓疆見弓，卽再拜稱賀。魯侯

曰：「一弓何足爲賀？」啓疆曰：「此弓名聞天下，齊晉與越三國皆遣人相求，寡君嫌有厚薄，未敢輕許，今特傳之於君，彼三四者，將望魯而求之，魯其備禦三鄰，慎守此寶，敢不賀乎？」魯侯蹴然曰：「寡人不知弓之爲寶，若此何敢受？」乃遣使還弓於楚，遂辭歸。伍舉聞之嘆曰：「吾王其不終乎？以落成召諸侯，諸侯無有至者，僅一魯侯辱臨，而一弓之不忍，甘於失信，夫不能舍己，必將取人，取人必怨，亡無日矣！此景王十年事也。」

却說晉平公聞楚以章華之宮，號召諸侯，乃謂諸大夫曰：「楚懷夷之國，猶能以宮室之美，誇示諸侯，豈晉國反不如耶？」大夫羊舌肸進曰：「伯者之服諸侯，聞以不聞以宮室，章華，築楚失德也，君奈何效之？」平公不聽，乃於曲沃汾水之傍，起造宮室，略仿章華之制，廣大不，而精美過之，名曰廐祁之宮，亦遣使布告諸侯，髯翁有詩嘆云：

章華築怨萬民愁，不道廐祁復效尤；
堪笑伯君無遠計，却將土木召諸侯。

列國聞落成之命，莫不竊笑其爲者；然雖如此，却不敢不遣使來賀。惟鄭簡公因赴楚靈王之會，未曾朝晉，衛靈公、新嗣位，未見晉侯，所以二國之君，視自至晉，二國中又是衛君先到，單襄衛靈公，至澶水之上，天晚宿於驛舍，夜半不能成寢，耳中如聞鼓琴之聲，乃披衣起坐，倚枕而聽之。其音甚微，而冷冷可辨；從來樂工所未奏，真新聲也。試問左右，皆曰：「弗聞。」靈公素好音樂，有太師公涓，製新聲，能爲四時之曲，靈公愛之，出入必使相從。乃使左右召師涓，涓至，曲猶未終，靈公曰：「子試聽之，其狀頗似鬼神。」師涓聽良久，

聲止。師涓曰：「臣能識其略矣，更須一宿，臣能寫之。」靈公乃復留一宿，夜半其聲復發。師涓琴而習之，盡得其妙。既至晉，朝賀禮畢，平公設宴於麗廊之臺，酒酣，平公曰：「素聞衛有師涓者，善爲新聲，今借來否？」靈公起對曰：「見在臺下。」平公曰：「試爲寡人召之。」靈公召師涓登臺，平公亦召師曠，相者扶至，二人於階下厥首參謁。平公賜師曠坐，卽令師涓生於曠之傍。平公問師涓曰：「近日有何新聲？」師涓奏曰：「途中有所聞，願得琴而鼓之。」平公命左右設几，取古桐之琴，置於師涓之前。涓生將七弦調和，然後拂指而彈。纔數聲，平公稱善，曲未及半，師曠遽以手按琴曰：「且止，此亡國之音，不可奏也。」平公曰：「何以見之？」師曠奏曰：「殷末時，樂起名廷者，與紂爲靡靡之樂，紂聽之而忘倦，卽此聲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抱琴東走，自投於濮水之中，有好音者過此，其聲輒自水中而出，涓之途中所聞，其必在濮水之上矣。」衛靈公博聞驚異，平公又問曰：「此前代之樂，奏之何傷？」師曠曰：「紂因淫樂，以亡其國，此不祥之音，故不可奏。」平公曰：「寡人所好者新聲也，涓其爲寡人終之。」師涓重將弦聲，俯寫抑揚之態，如訴如泣。平公大悅，問師曠曰：「此曲名爲何調？」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平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清商雖悲，不如清徵。」平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君德薄，不當聽此曲。」平公曰：「寡人酷嗜新聲，子其無辭。」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一羣，自南方來，漸集於宮門之棟，數之八雙。再奏之，其鶴飛鳴，序立於臺之階下，左右各八。三奏之，鶴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聲達霄漢。平公鼓掌大悅，滿坐生歡，臺上臺下，觀者莫不踴躍稱奇。平公取白玉卮滿斟醇醴，親賜師曠，曠接而飲之。平公嘆曰：

「音至清微，無以加矣。」師曠曰：「更不如清角。」平公大驚曰：「更有加於清微者乎？何不并使寡人聽之？」師曠曰：「清角更不比清微，臣不敢奏也。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駕象車而御蛟龍，畢方並轡，蚩尤居前，風伯清塵，雨師灑道，虎狼前驅，鬼神後隨，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爲清角。自後君德日薄，不足以復合鬼神，神人隔絕，若奏此聲，鬼神畢集，有禍無福。」平公曰：「寡人老矣，誠一聽深角，雖死不恨！」師曠固辭，平公起立，迫之再三，師曠不得已，復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雲從西方而起，再奏之，狂風驟發，裂旛幟，摧組豆，屋瓦亂飛，廊柱俱拔，則之疾雷一聲，大雨如注，臺下水深數尺，臺中無不沾濕。從者驚散，平公恐懼，與靈公伏於廊室之間，良久風息雨止，從者漸集，扶攜攜君下臺而去。

是夜平公受驚，遂得心悸之病，夢中見一物，色黃大如車輪，蹒跚而至，還入寢門，察之其狀如鼈，前二足，後一足，所至水湧。平公大叫一聲曰：「怪事！」忽然驚醒，怔忡不止。且百官至寢門問安，平公以夢中所見，告之羣臣，皆以能解。須臾，驛使報鄭君爲朝賀，已到館驛。平公遣羊舌肸往勞，羊舌肸喜曰：「君夢可明矣！」衆問其文，羊舌肸曰：「吾聞鄭大夫子產，博學，聞鄭伯相禮，必用此人，吾當問之。」盼至館驛，致饋，成道行君之意，病中不能相見。時衛靈公亦以同時受驚，有微恙告歸，鄭簡公亦遠辭，獨留公孫僑候疾。羊舌肸曰：「寡君夢見有物如鼈，黃身三足，入於城門，此何祟也？」公孫僑曰：「以僑所聞，鼈三足者，其名曰能。昔禹父曰鯀，治水無功，舜攝堯政，乃殛鯀於東海之羽山，截其一足，其神化爲黃能，人於羽淵。禹卽帝位，郊祀其神，三代以來，祀典不缺。今周室將衰，政在盟主，宜佐天子，以祀百神，君或者未之祀乎？」羊舌肸以其言告於平公，

平公命大夫韓起，肥繇如郊禮。平公病稍定，嘆曰：「子產真博物君子也。」以宮國所貢方鼎賜之。公孫僑將歸鄭，私謂羊舌肸曰：「君不恤民隱，而效楚人之侈，心已僻矣。疾更作，將不可爲。吾所對，乃權詞以寬其意也。」其時有人早起，過魏榆地方，聞山下有若數人相聚之聲，議論晉事，近前視之，澗石十餘塊，並無一人。既行過，聲復如前，急回顧之，聲自石出。其人大驚，述於土人。土人曰：「吾等澗石言數日矣，以其事怪，未敢言也。」此語傳聞於絳州。平公召師曠，曰：「石何以能言？」曠對曰：「石不能言，乃鬼神憑之耳。夫鬼神以民爲依，怨氣聚於民，則鬼神不安，鬼神不安，則妖興。今君崇飾宮室，以竭民之財力，石言其在是乎？」平公喟然，師曠退，謂羊舌肸曰：「神怒民怨，君不久矣。侈心之興，實起於楚，斷楚君之禍，可計日而俟也。」月餘，平公病復作，竟成不起。自築虛，祁宮至薨日，不及三年，又皆在病困之中，枉害百姓，不得安享，豈不可笑！史臣有詩云：

崇華廣廈奏新聲，竭盡民脂怨滿盈。物怪神妖催命去，厲邪空自費經營。

平公薨後，羣臣奉世子夷嗣位，是昭公。此是後話再說。齊大夫焉疆，自其父薨，遂高止，譖殺閔邱嬰，舉朝皆爲不平。及疆嗣爲大夫，年少嗜酒，樂施亦嗜酒，相得甚歡，與陳無宇鮑國蹤跡少疎，四族遂分爲二黨。樂高二人每聚飲，醉後輒言陳鮑兩家長短。陳鮑聞之，漸生疑忌。忽一日，高疆因醉日，鞭朴小豎，樂施復助之。小豎懷恨，乃乘夜奔告陳無宇。言：「樂高欲聚家衆，來滅陳鮑。」期在明日矣。復奔告鮑國。鮑國信之，忙命小豎往約陳無宇，共攻樂高。無宇授甲於家衆，即時登車，欲詣鮑國之家。途中遇見高疆，亦乘車而來。疆已半醉，在車中與無宇拱手，問率甲何往。無宇覆應曰：「往討一叛奴耳。」亦問子良何在。疆對曰：「吾欲飲於樂氏也。」

既別，無字令與人速聘，須臾遂及鮑門，只見車徒濟濟，弋甲森森，鮑亦貫甲持弓，方欲升車矣。二人合做一氣商量，無字述子良之言，將飲於欒氏，未知的否？可使人探之。鮑幽遣往欒氏，覘視回報，欒高二位大夫，皆解衣冠躡蹻而奉飲。鮑幽曰：「小豎之語妄矣！」無字曰：「豎言雖不實，然子良於途中見我載甲，問我何往？我謾應以將討叛奴，今無所致討，彼心必疑，倘先謀逐我，悔無及矣！不如乘其飲酒，不做準備，先往襲之。」鮑國曰：「善！」

兩家甲士同時起行，無字當先，鮑國押後，殺向欒家，將前後府門團圍圍住。欒施方持巨觥欲飲，聞陳鮑二家兵到，不覺觥墜於地。高疆雖醉，尚有三分主意，謂欒施曰：「頑聚冢徒授甲入朝，奉主公以伐陳鮑，無不克矣。」欒施乃悉聚家衆，高疆當先，欒施從後，門突出，殺開一條血路，逕奔公宮，陳無字鮑國，恐其挾齊侯爲重，緊緊追來。高氏族人聞變，亦聚衆來救，景公在宮中，聞四族率甲相攻，正不知事從何起？急命閹者緊閉虎門，以宮甲守之，使內侍召晏嬰入宮，欒施高疆攻虎門不能入，屯於門之右，陳鮑之甲屯於門之左，兩下相持，須臾，晏嬰端冕委弁，御車而至，四家皆使人招之，嬰皆不顧，謂使者曰：「嬰惟存命是從，不敢自私。」閹者啓門，晏嬰入，景公曰：「四族相攻，兵及殿門，何以待之？」公嬰奏曰：「嬰高怙累世之寵，專行不忌，已非一日，高止之遂，聞邱之死，國人胥怨，今又伐寢門，罪誠不宥，但陳鮑不悞君命，擅與兵甲，亦不爲無罪也，惟君裁之！」景公曰：「欒之罪，重於陳鮑，宜去之，誰堪使者？」晏嬰對曰：「大夫王黑，可使也。」景公傳命，使王黑以公徒助陳鮑攻欒，高疆高兵敗，退於大衢，國人惡欒高者，皆攘背助戰，高疆酒猶未醒，不能力戰，欒施先奔東門，

高疆從之。王黑同陳鮑追及，又戰於東門。鑽高之衆，漸漸奔散，乃奪門而出，遂奔魯國。陳鮑遂兩家妻子，而分其家財。

晏嬰謂陳無宇曰：「子擅命以逐世臣，又專其利，人將譏子，何不以所分得者，悉歸諸公子，無所利，人必以讓稱子，所得多矣。」無宇曰：「多謝指教，無宇敢不從命。」於是將所分食邑及家財，並登簿籍，獻於景公。景公大悅。景公之母夫人曰：「孟姬，一無宇又私所有，獻孟姬。」於景公曰：「陳無宇，誅弱強家，以振公室，利歸於公，其讓德不可沒也，何不以高唐之邑賜之？」景公從其言。陳民始富。陳無宇有心要做好人，言「羣公子向被高壘所逐，皆出無辜，宜召而復之。」景公以爲然。無宇以公命召子由、子商、子周等，凡輓器用及從人之衣履，皆自出家財，私下完備。遣人分頭往迎，諸公子得歸故國，已自歡喜。及見器物畢具，知是陳無宇所賜，感激無已。無宇又大施恩惠於公室，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悉以私祿分給之。又訪求國中之貧苦孤寡者，私與之粟。凡有借貸，以大量出，以小量入，貧不能償者，即焚其券。國中無不誦陳氏之德，願爲効死而無地也。史臣論陳氏厚施於民，乃異日移國之漸，亦由君不施德，故臣下得借私恩小惠，結百姓之心。有詩云：

陳福君權敢上侵，輒將私惠結民心。請看陳氏移齊計，只爲當時或德深。

景公用晏嬰爲相國，見民心悉歸陳氏，私與景公言之，勸景公寬刑薄斂，興發補助，施澤於民，以挽留人心。景公不能從，語分兩頭，再說。楚靈王成平華之宮，諸侯落成者不少，聞晉築鳳那宮，諸侯皆賀，大有不平之意。召伍知商議，欲興師以侵中原。伍舉曰：「王以德義召諸侯，而諸侯不至，是其罪也。以土木召諸侯，而責其

不至，何以服人？必欲用兵以威中，必擇有罪者征之，方爲有名。」宣王曰：「今之有罪者何國？」伍舉奏曰：「蔡世子般弑其君父，於今九年矣。王初合諸侯，蔡君來會，是以隱忍不誅，然弑逆之賊，雖子孫猶當伏法；况其身乎？蔡近於楚，若討蔡而兼其地，則義利兩得矣。」說猶未了，近臣報陳國有訃音，到言：「陳侯溺已薨，公子留嗣位。」伍舉曰：「陳世子偃師，名在諸侯之策，今立公子留，偃師於何地？以臣度之，陳國必有變矣。」畢竟陳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楚靈王挾詐滅陳蔡 晏平仲巧辯服荆蠻

討人之罪以爲義也，因而遂滅人國，則不義之甚矣！以此鬪伯，其誰與之？况招逼同罪，過已被殺，乃因賈諛而遂教子招，并討罪之名亦虛矣。至用誘以殺蔡般，尤爲不得其正；又并復無罪之子有，以祀淫神，暴虐無道之甚矣！焉得不亡？晉爲盟主，此時兵力兼虧，楚八無道已極，而晉竟不能出師相抗，可恥甚矣！韓起叔向諸賢固在，何以不振若此乎？豈諸賢但能文事，而未嫻於武備耶？

積德累仁，王業所由興；招搖懷德，王業所由成。楚人世行無道，至熊虔親行篡弑，恣行暴虐，并無惠德以及人，恃其兵力之強，遂思代周而王，此何異病中之體，夢中之嚙乎？至於鬪伯，雖由兵力，亦必依附王道之名，其異於鬪王者，只在真假處分別耳。

熊虔以討罪無名，乃挾詐以滅陳蔡，已無鬪伯之基。至鄰國朝聘，國之大典，既知晏嬰爲鄰國賢人，便當

厚其禮，慎其威儀，生其敬畏而招祿之。乃計不及此，反戲侮之。卒至報怨貽羞，楚廷諸臣，并無一人諫勸而阻之者。楚之於陳，亦可知矣。齊桓晉文若在，豈必至於乾谿而後不競哉？

皇頤之事，仲州犂獻媚，而屈即位之後，即殺之。穿封戌爭奪於先，持戈逐之於後，而竟獲封邑，可見窮達有命，不在獻媚之丁。所謂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枉自做小人也！

楚國諸人，以口舌難委嬰，即使果能屈之，亦何益於國家之事？况其說愈出愈下，適足以取辱乎？然晏子臨機運變，答如流，不卑不卑，實有過人之才，未可以口舌之故而忽之也。

話說陳哀公名溺，其元妃鄭姬生一假師，已立爲世子矣。次妃生公子留，三妃生公子勝。次妃善媚得寵，既生留，哀公極其寵愛，但以假師已立，廢之無名，乃以其弟司徒公子招爲留太傅，公子過爲少傅，囑付招過，異日假師傳位於留。周景王十一年，陳哀公病廢在牀，久不視朝，公子招謂公子過曰：「公孫少且長矣，若假師嗣位，必復立吳爲世子，安能及留？負君之托也。今君病廢，久事在吾等掌握，及君未死，假以君命，殺假師而立留，可以無悔。」公子招以爲然，乃與大夫陳孔奐商議。孔奐曰：「世子每日必入宮問疾，三次朝夕在君左右，不可假也。不若伏甲於宮巷，俾其出入，乘便刺之，一夫之力耳。」過遂與招定計，以其事托孔奐，許以立留之日，益封大邑。孔奐自陰召八腹力士，混於守門，役數內，關人又認做世子親隨，並不疑慮。世子假師問安畢，夜出宮門，力士滅其火，刺殺之。宮中大亂，須臾，公子招同公子過到，伴作驚駭之狀，一面使人搜賊，一面倡言：「陳侯病，宜立次子招爲君。」陳哀公聞變，憤恚日縱而死。史臣有詩云：

嫡長宜君國本安，如何寵庶起爭端？古今多偏心父，請把陳哀仔細看！

司徒奉公子留主喪卽位，遣大夫于微師以病薨赴告於楚。時伍舉侍於靈王側，聞陳已立公子留爲君，不知假師下葬，方在疑感忽報：「陳侯有三子，公子勝同姪兒公孫吳求見。」靈王召之，問其來意。二人哭拜於地。公子勝開言：「嫡兄世子假師被司徒與公子過設謀枉殺，致父親自縊而死。擅立公子留爲君，我等恐見害，特來相投。」靈王詰問于微師，微師初猶抵賴，却使公子過指實，無言可答。靈王怒曰：「汝卽招過之黨也。」喝執刀斧手，將微師綁下斬之。伍舉奏曰：「王已誅逆臣之使，宜奉公孫吳以討招過之罪，名正言順，誰敢不服？」既而陳國亦及於蔡，先君莊王之績不足道也。靈王大悅，乃出令與師伐陳。公子留聞于微師見殺，懼禍不願爲君，出奔鄭國去了。或勸司徒招何不同奔？招曰：「楚師若至，我自計退之。」却說靈王大兵至陳，陳人皆憐假師之死，見公孫吳在軍中，無不踴躍，咸置食壺漿以迎楚師。司徒招事急，使人請公子過議事。過來坐定，問曰：「司徒云：有計退楚，計將安出？」招曰：「退楚只須一物，欲問汝借。」過又問何物？招曰：「借汝頭耳。」過大驚，方欲起，招左右鞭撻亂下，將過擊倒，卽拔劍斬其首，親自持赴楚軍。稽首許曰：「殺世子立留，皆公子過之所爲，招今仗大王之威，斬過以獻，惟君赦臣不敏之罪。」靈王聽其言詞卑遜，心中已自歡立。招又膝行而前，行近王座，密奏曰：「昔莊王定陳之亂，已縣陳矣，後復封之，遂喪其功。今公子留懼罪出奔，陳國無主，願大王收爲郡縣，勿爲他姓所有也。」靈王大喜曰：「汝言正合吾意，汝且歸國，爲寡人辟除宮室，以候寡人之巡幸。」司徒招叩謝而去。

公子勝聞靈王放招還國，復來哭訴，言：「造謀俱出於招，其臨時行事，則過使大夫孔奐爲之。今乃委罪於過，冀以自解，先君先太子目不瞑於地下矣！」言罷痛哭不已，一軍爲之感動。靈王慰之曰：「公子勿悲，寡人自有處分。」次日，司徒招備法駕儀從，來迎楚王入城。靈王坐於朝堂，百官俱來參謁。靈王喚陳孔奐至前，責之曰：「戕賊世子，皆汝行兇，不誅何以儆衆？」叱左右將孔奐斬訖，與公子過二首，共懸於國門。復謂司徒招曰：「寡人本欲相寬，奈公論不容，何今救汝一命，便可移家遠竄東海。」招倉皇不敢措辨，只得拜辭。靈王使人押往越國安置去訖。公子勝率領公孫吳、拜謝討賊之恩。靈王謂公孫吳曰：「本欲立汝以延胡公之祀，但招過之黨尚多，怨汝必深，恐爲汝害，汝姑從寡人歸楚。」乃命毀陳之宗廟，改陳國爲縣，以穿封戌爭鄭囚臯頡事，不爲諂媚，使守陳，謂之陳公。陳人大失望，髡翁有詩嘆云：

本與義旅誅殘賊，卻愛山河立縣封。記得踐田奪牛語，恨無忠諫似申公。

靈王攜公孫吳以歸，休兵一載，然後伐蔡。伍舉獻謀曰：「蔡般怙惡已久，忘其罪矣。若往討，彼反有詞，不如誘而殺之。」靈王從其計，乃托言巡方，駐軍於申地，使人致幣於蔡，請靈公至申地相會，使人呈上國書，蔡侯啓而讀之，略云：

寡人願望君侯之顏色，請君侯辱臨於申，不腆之儀，預以犒從者。

蔡侯將戎車起行，大夫公孫歸生諫曰：「楚王爲人貪而無信，今使人之來，幣重而言卑，殆誘我也，君不可往。」蔡侯曰：「蔡之地不能當楚之一縣，召而不往，彼若加兵，誰能抗之？」歸生曰：「然則請立世子而後行。」

蔡侯從之，立其子有爲世子，使歸生輔之監國。卽日命駕至申，謁見靈王。靈王曰：「自此地一別，於今八年矣，且喜君丰姿如舊。」蔡侯對曰：「般荷上國每收盟籍，畏君王之靈，鎮撫敵邑，感恩非淺。聞君王拓地商墟，方欲馳賀，使命下臨，敢不竭承。」靈王卽於申地行宮，設宴款待蔡侯，大陳歌舞，賓主痛飲甚樂。復遷席於他處，使伍舉勞從者於外館。蔡侯款飲，不覺醕醑大醉。壁中伏有甲士，靈王擲杯爲號，甲士突起，縛蔡侯於席上。蔡侯醉中，尙不知也。靈王使人宣言於衆曰：「蔡般弑其君父，寡人代天行討，從者無罪，降者不賞，願歸者聽。」原來蔡侯待下極有恩禮，從行諸臣，無一人肯降者。靈王一聲號令，楚軍圍裏將來，俱被擒獲。蔡侯方纔酒醒，方知身被束縛，張目視靈王曰：「般得何罪？」靈王曰：「汝親弑其父，悖逆大理，今日死猶晚矣。」蔡侯嘆曰：「吾悔不用歸生之言也。」靈王命將蔡侯磔死，從死者共七十人，輿隸最賤者，俱誅不赦。大書蔡侯般弑逆之罪於版，宣布國中，遂命公子棄疾統領大軍，長驅入蔡。宋儒論蔡般罪固當誅，然誘而殺之，非法也。韓翁有詩云：

蔡般無父亦無君，鳴鼓方能正大倫；莫怪誘誅非法典，楚靈原是弑君人。

却說蔡世子有，自其父發駕之後，旦晚使諜者報探，忽聽蔡侯被殺，楚國大兵，不日已臨蔡地。世子有卽時糾集兵衆，授兵登埤，楚兵至，圍之數重。公孫歸生曰：「蔡雖久附於楚，然晉楚合成，歸生實與載書，不若遣人求救於晉，儘惠顧前盟，或者肯來相援。」世子有依其計，募國人能使晉者。蔡洧之父蔡昭從蔡侯於申，在被殺七十人之中，洧欲報父讎，厲募而出，領了國書，乘夜繞城北走，直達晉國，來見晉駘公，哭訴其事。昭公集羣

臣聞之荀吳矣。曰：「晉爲盟主，諸侯依賴以爲安，曠不救陳，又不救蔡，盟主之業墮矣！」昭公曰：「楚度暴橫，吾兵力不逮，奈何？」韓起對曰：「雖知不逮，可坐視乎？何不令諸侯以謀之？」昭公乃命韓起約諸侯會於厭，宋齊魯衛鄭曹各遣大夫至會所聽命。韓起言救蔡之事，各國大夫人人伸舌，個個搖首，沒一個敢擔當主張的。韓起曰：「諸君畏楚如此，將聽其誑食乎？倘楚兵由陳蔡漸及諸國，寡君亦不敢與聞矣！」衆人面面相覷，只有應者。時宋國右師華亥在會，韓起獨謂華亥曰：「盟宋之役，汝家先右師倡其謀，約定南北弭兵，有先弭兵者，各國共伐之。今楚首先敗約，加兵陳蔡，後袖手不發一言，非楚欺信，乃爾國之欺覆也。」華亥駭棘對曰：「下國何敢欺覆，得罪主盟？但蠻心不顧信義，下國無如之何耳！今各國久弛武備，一旦用兵，則負未卜，不若遵弭兵之約，遣使爲蔡請宥，楚必無辭。」韓起見各國大夫俱有懼楚之意，料救蔡一事，鼓譟不來，乃商議修書一封，遣大夫狐父，逕至申城，來見楚靈王。蔡洧見各國不肯發兵救蔡，號泣而去。狐父到申城將書呈上，靈王拆書看之，駭云：

日者宋之盟，南北交見，本以弭兵爲名，號之會，再申舊約，鬼神臨之。寡君率諸侯恪守成言，不取一試干戈。今陳蔡有罪，上國赫然震怒，典師往討，義憤所激，聊以從權。罪人既誅，兵猶未解，上國其何說之辭？諸國大夫執政，皆走集敝邑，責寡君以拯溺解紛之義，寡君愧焉，猶懼以徵發帥徒，自干盟約，遣下臣起合諸大夫共此尺書，爲蔡請命。倘下國惠顧前好，存蔡之宗廟，寡君及同盟，咸受君賜，豈非蔡八？

書不宋齊各國大夫，俱署有名字。靈王覽畢笑曰：「蔡城且暮且下，汝以空言解圍，以三尺童子待寡人耶？」

汝去回復汝君。陳蔡乃孤家屬國，與汝北方無與，不勞照管。一狐父再欲哀懇，靈王遽起身入內，亦無片紙回書。狐父快快而同晉君臣，雖則恨楚，無可奈何，正是：

有力無心空負力，有心無力枉勞心。若還心力齊齊到，酒海移山孰敢禁？

蔡洧回至蔡國，被楚巡軍所獲，解到公子棄疾報前。棄疾脅使投降，蔡洧不從，乃囚於後軍。棄疾知晉救不至，攻城益力。歸生曰：「事急矣！臣當拚一命，運往楚營，說之退兵。」萬一見聽，免至生靈塗炭。」世子有曰：「城中調兵，全賴大夫，安可舍孤而去？」歸生對曰：「殿下若不相舍，臣子朝吳可使也。」世子召朝吳至，含淚遣之。朝吳出城，往見棄疾，棄疾待之以禮。吳曰：「公子重兵加蔡，蔡知亡矣。然未知罪所在也。若以先君般失德，不蒙赦宥，則世子何罪？蔡之宗祀何罪？幸公子憐而察之！」棄疾曰：「吾亦以蔡無滅亡之道，但受命攻城，若無功歸報，必得罪矣！」朝吳曰：「吳更有一言，請屏左右。」棄疾曰：「汝第言之，吾左右無妨也。」朝吳曰：「楚王得國非正，公子甯不知之？凡有人心，莫不怨憤！又內錫脂膏於土木，外竭筋骨於干戈，用民不恤，貪得無厭；昔歲滅陳，今復誘蔡，公子不念君讎，奉其驅使，糾蹙方作，公子將分其半矣！公子賢明著譽，且有當璧之祥，楚人皆欲得公子爲君，誠反戈而向，誅其弑君虐民之罪，人心響應，誰能爲公子抗者？孰與事無道之君，斂萬民之怨乎？公子倘幸聽愚計，吳願率死亡之餘，爲公子先驅。」棄疾怒曰：「匹夫敢以巧言離間我君臣，斂該斬首，姑將汝頭於頸上，傳語世子，速速面縛出降，尚可保全餘喘也！」叱左右牽朝吳出營。

原來當初楚共王有寵妾之子五人，長曰熊昭，卽康王；次曰圍，卽靈王；三曰比，字子子；四曰黑肱，字子皙。

未卽公子棄疾也。其王欲於五子之中立一人爲世子，心中不決，乃大祀羣神，奉璧密禱曰：「請神於五人中，擇一賢而有福者，使主社稷。」乃以璧密埋於太室之庭中，暗記其處，使五子各齋戒三日，後五更入廟，次第謁祖，視其拜當璧處者，卽神所選立之人矣。康王先入，跨過埋璧，拜於其側。靈王拜時，手肘及於壁上，子干子皙去璧甚遠，棄疾時年尚幼，使傅母抱之入拜，正當璧紐之上。其王心知神佑棄疾，祖愛靈王，因其王薨時，棄疾年尙未長，所以康王先立。然楚大夫聞埋璧之事者，無不知棄疾之當爲楚王矣。今日韓吳說及當璧之祥，棄疾恐此語傳揚，爲靈王所忌，故作怒而遣之。朝吳還入城中，述棄疾之語，世子有曰：「國若死社稷，乃是正理，某雖未成喪嗣位，然既攝位守國，依當與此城相共存亡，豈可屈膝離人，自同奴隸乎？」於是固守益力。自夏四月圍起，直至冬十一月，公孫歸生積勞成病，臥不能起，城中食盡，餓死者居半，守者疲困，不能禦敵。楚師蟻附而上，城遂破，世子端坐城樓，束手受縛。棄疾入城，撫慰居民，將世子有上了囚車，并蔡洧解到靈王處報捷，以朝吳有當璧之言，留之不遣。未幾，歸生死，朝吳遂留事棄疾，此周景王十四年事也。

時靈王駕已回郢，夢有神人來謁，自稱九隴山之神，曰：「祭我，我使汝得天下。」既覺，大喜，遂命駕至九隴山，適棄疾捷報到，卽命取世子有充作犧牲，殺以祭神。申無宇諫曰：「昔宋襄公用鄆子於大雩之社，諸侯叛之，王不可蹈其覆轍。」靈王曰：「此逆般之子，罪人之後，安得比於諸侯？正當六畜之具。」申無宇退而嘆曰：「王汰虐已甚，其不終乎？」遂告老歸田，去說。蔡洧見世子被殺，哀泣三日，靈王以其忠，乃釋而用之。蔡洧之父，先爲靈王所殺，陰懷復讎之志，說靈王曰：「諸侯所以事晉而不事楚者，以晉近而楚遠也。今王奄有陳蔡，

與中華接壤，若高廣其城，各賦千乘，以威示諸侯，四方誰不畏服？然後用兵吳越，先服東南，次圖西北，可以代周而為天子。」靈王悅其諛言，日漸寵用。於是重築陳蔡之城，倍加高廣。即用棄疾為蔡公，以稱其滅蔡之功。又築東西二不羹城，據楚之要害，自以天下莫強於楚，指顧可得天下。召太卜將守龜卜之，問寡人何日為王？太卜曰：「君既已稱王矣，尚何問？」靈王曰：「楚周並立，非真王也。得天下者，方為真王耳。」太卜燕龜，龜裂。太卜曰：「所卜無成。」靈王嗾龜於地，攘臂大呼曰：「天乎！天乎！區區天下，不肯與我，生我熊虔何用？」蔡洧奏曰：「事在人為耳，彼朽骨者何知？」靈王乃悅。

諸侯畏楚之強，小國來朝，大國來聘，貢獻之使，不絕於道。就中單表一人，乃齊國上大夫晏嬰，字平仲，奉齊景公之命，修聘楚國。靈王與謂羣下曰：「晏平仲身不滿五尺，而賢名聞於諸侯，當今海內諸國，惟齊最盛。寡人欲恥辱晏嬰，以張楚國之威，卿等有何妙計？」太宰蕞啓穰密奏曰：「宴平仲善於應對，一事不足以辱之，必須如此如此。」靈王大悅，遂啓穰夜發卒徒於宴城，西門之榜，另鑿小竅，剛剛五尺，分付守門軍士，候齊使不使臣到時，却將城門關閉，閉使之口竅而入。不一時，宴嬰身穿破裘，輕車驅馬來至門，見城門不開，遂停車行，使者呼門，守者指小門，小之曰：「大夫出入小竅，寬然有餘，何用啓門？」宴嬰曰：「此狗門，非人所出入也。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使人國者還須從人門入。」使者以其言，飛報靈王。王曰：「吾欲戲之，反被其戲矣。」乃命開東門，延之入城。晏子觀郢都城郭堅固，市井稠密，真乃地靈人傑，江南勝地也。怎見得宋學士蘇東坡有味荆門詩為證：

遊人出三峽，楚地盡平川，北客隨南度，吳船隔蜀船。江侵平野斷，風掩白沙旋。欲問興亡意，重城自古堅。宴嬰正在觀，忽見有車騎二乘，從大衛來，車上俱長鬚長鬣，精選的出色大漢，盡甲鮮明，手握大弓長戟，狀如天神，來迎宴子，欲以形宴子之短小。宴子曰：「今日爲聘好而來，非爲攻戰，安用武士？」叱退一邊，驅車直進，將入朝，朝門外有十餘位官員，一個個戴冠博帶，濟濟彬彬，列於兩行。宴子知是楚國一班豪傑，慌忙下車，衆官員向前逐一相見，權時分左右，各立等候。見就中一後生先開口，問曰：「大夫莫非夷維宴平仲乎？」宴子視之，乃鬪韋龜之子鬪成然也。官拜郊尹。宴子答曰：「然大夫有何教益？」成然曰：「吾聞齊乃太公所封之國，兵甲敵於秦楚，貨財通於魯衛，何自桓公一霸之後，篡奪相仍，宋魯交伐，今日朝晉尊楚，君臣奔走道路，閒無甯歲。夫以齊侯之志，豈下桓公，平仲之賢，不讓管子，君臣合德，乃不思大展經綸，不振舊業，以光先人之緒，而服事大國，日比臣僕，誠惑所不解也。」宴子揚聲對曰：「夫謙時務者爲俊傑，通機變者爲英豪。夫自周綱失馭，五霸迭興，齊晉霸於中原，秦霸西戎，楚霸南蠻，雖曰人材輩出，亦是氣運使然。夫以晉襄雄略，屢次被兵，秦穆強盛，子孫遂弱，莊王之後，楚亦每受晉吳之侮，豈獨齊哉？寡君知天運之盛衰，達時務之機變，所以養兵練將，待時而舉。今日交聘，乃鄰國往來之禮，載在王制，何謂臣僕？爾祖子文爲楚名臣，誠時通變，豈不非其嫡裔邪？何言之悖也？」成然滿面羞黷，縮頭而退。

須臾，左班中一士問曰：「平仲自負謙時通變之士，然崔慶之難，齊臣自賈舉以下，效節死義者無數，陳文子所馬十乘，去而遠之，子乃齊之世家，上不能討賊，下不能避位，中不能致死，何戀戀於名位耶？」宴子視

之乃楚上大夫蔣句子瑕，乃穆公之曾孫也。子宴即曰：「抱大節者，不拘小諒，有遠慮者，豈在近謀？吾聞君死社稷，臣當從之。今先君莊公，非爲社稷而死，其從死者，皆其私曠。嬰雖不才，何敢廁身寵幸之列，以一死沽名哉？且人臣遇國家之難，能期圖之，不能則去之，吾之不去，欲定新君，以保宗祀，非貪位也。使人人盡去，國事何賴？况君父之難，何國無之？」謂楚國諸公平朝列者，人人皆討賊死難之士乎？」這一句話，暗指楚國廢弑君，諸臣反戴之爲君，但知責人，不知責己。公孫瑕無言可答。少頃，石班又一人出曰：「平仲，汝云：『欲定新君，以保宗祀。』言太誇矣。崔慶相圖繼，陳鮑相并，汝豈遠觀望其間，而不見出奇策，無非因人成事，盡心報國者，止於此乎？」宴子視之，乃右尹鄭丹子革。宴子笑曰：「子知其一，未知其二。崔慶之盟，嬰獨不與四族之難，嬰在君所，宜剛宜柔，相機而動，主於保全君國，此豈旁觀者所得而窺哉？」

左班中又一人出曰：「大丈夫匡時遇主，有大才略，必有大規度，以愚觀平仲，未免爲鄙吝之夫矣！」晏子視之，乃大宰蓬彌也。晏子曰：「足下何以知鄙吝者乎？」蓬彌曰：「大丈夫身任國主，貴爲相國，固當乘服飾，盛車馬，以彰君之寵錫，奈何蔽裘羸馬，出使外邦，豈不足於祿食邪？且吾聞平仲，少服狐裘，三十年不見祭祀之禮，豚肩不能掩豆，非鄙吝者而何？」晏子撫掌大笑曰：「足下之見，何其淺也。嬰自居位以來，父族皆衣裘，母族皆肉食，至於妻族，亦無凍餒。草莽之士，待嬰而舉火者，七十餘家。吾家雖儉，而三族肥，身似吝，而華上，足以彰君之寵錫，不亦大乎？」言未畢，右班中又一人出，指晏子大笑曰：「君聞成湯，身長九尺，而作賢王子，桑力皞萬夫，而爲名將；古之明君達士，皆由默貌魁梧，雄勇冠世，乃能立功當一乘名後代。今子身不滿五尺，

力不勝一雞，徒事口舌，自以爲能，甯不可恥！嬰子視之，乃公子襄之孫，囊丸，字子常，見爲楚王車右之職，嬰乃微微而笑，對曰：「吾聞秤錘雖小，能壓千斤，舟楫空長，終爲水沒。儗如身長而戮於魯，南宮萬絕力而戮於宋，足下身長力大，得無近之嬰，自知無能，但有問則對，又何敢自逞其口舌邪？」靈瓦不能復對。

忽報令尹蘧罷來到，衆人俱拱立候之。伍舉遂指晏子入於朝門，謂諸大夫曰：「平仲乃齊之賢士，諸君何得以口舌相加？」須臾，靈王升殿，伍舉遂引晏子入見。靈王一見晏子，遽問曰：「齊國固無人耶？」晏子曰：「齊國中阿氣成雲，揮汗成雨，行者摩肩，立者並跡，何謂無人？」靈王曰：「然則何爲使小人來聘吾國？」晏子曰：「敵邑出使有常典，賢者奉使賢國，不肖者奉使不肖國，大人則使大國，小人則使小國。臣小人，又最不肖，故以使楚。」楚王慙其言，然心中暗暗驚異，使事畢，適郊人獻合歡橘至，靈王先以一枚賜嬰，嬰遂帶皮而食。靈王鼓掌笑曰：「齊人豈未嘗橘邪？何爲不剖？」晏子對曰：「臣聞受君賜者，瓜桃不削，橘柑不剖，今蒙大王之賜，猶吾君也。大王未嘗論剖，敢不全食。」靈王不覺起敬，賜坐命酒。

少頃，武士三四人，縛一囚從殿下而過，靈王遽問囚何處人？武士對曰：「齊國人。」靈王曰：「所犯何罪？」武士對曰：「坐盜。」靈王乃顧謂晏子曰：「齊人慣爲盜耶？」晏子知其故意設弄，欲以嘲己，乃頓首曰：「臣聞江南有橘，移之江北，則化而爲枳，所以然者，地土不同也。今齊人生於齊，不爲盜，至楚，則爲盜，楚之地土使然，於齊何與焉？」靈王嘿然良久，曰：「寡人本將辱子，今反爲子所辱矣。」乃厚爲之禮，遣歸齊國。齊景公嘉晏嬰之功，尊爲上相，賜以千金之裘，欲割地以益其封，晏子皆不受。又欲廣晏子之宅，晏子亦力辭之。一日，景

公幸晏子之家，見其妻，謂晏子曰：「此卿之內子邪？」嬰對曰：「然。」景公笑曰：「嘻！老且醜矣！寡人有愛女，年少而美，願以納之於卿。」嬰對曰：「人以少姣事人者，以他年老，豈可相托也？臣妻雖老且醜，然向已受其托矣，安忍倍之？」景公嘆曰：「卿不倍其妻，况君父乎？」於是深信晏子之忠，益隆委任。要知後事，且看下同分解。

第七十回 殺二兄楚平王卽位 劫齊魯晉昭公尋盟

楚靈雖虐，而大權未替，棄疾心懷不順，而亦未敢與戎。子干子皙無謀而儒，若以常情而論，楚尚未有變也。胡吳因急於復蔡，遂出嘔心嘔血之謀，宛轉牽引，設誘出奇，竟以死熊虔，王棄疾，不特復蔡，并以復陳社稷，賴其封，百姓蒙其福，如此人才，方纔算得一個頂天立地，千古不朽的漢子！若古冶子何嘗不是奇男？然比較起來，使自然有天淵之隔。棄疾之王楚，雖有其心而無其力，事之得成，全是胡吳之謀，却劫而取之，所謂逼勒上紅塵者也。可見時候到來，自有機緣湊集，正不在求之力與不力也。熊虔之貪得妄想，究何益哉？

投壺賭酒，原是沒要緊事；只因苟吳致語不善，遂致惹起事端。可見言語之間，絲毫輕率不得！平邱之會，晉之兵力未虧，諸侯畢集，未敢搆弑。楚平新立，國難未安，使晉昭振作精神，修明政事，訪求賢才，練兵講武，其復興霸業甚易。乃受莒邾誣言之惑，辭魯於會，執辱其卿，棄兄弟之國，離列國之心，失計甚

矣。後又不修德政，怠惰苟安，遂致諸侯離叛，伯業從此而墜，豈不可嘆可惜！

齊景若果不服晉，便不應來會。既已來會，而不肯盟，使晉見襲，不知何以禦之。且齊雖大國，却不能如晉之強也，何以忽作此楚聲之態乎？殊爲可笑！

話說周景王十二年，楚靈王既滅陳蔡，又遷許，胡沈道房申六小國於荆山之地，百姓流離，道路嗟怨。靈王自謂天下可唾手而得，日夜宴息於章華之臺，欲遣使至周求其九鼎，以爲楚國之鎮。石尹鄭丹曰：「今齊晉尚強，吳越未服，周雖畏楚，恐諸侯有後言也。」靈王憤然曰：「寡人幾忘之，前會申之時，救徐子之罪，同於伐吳，徐旋附吳，不爲盡力，今寡人先伐徐，次及吳，自江以東，皆爲楚尉，則天下已定其半矣。」乃使馮歸，同蔡洵奉世子，祿居守，大閱車馬，東行狩於州來，次於潁水之尾，使司馬督率車三百乘伐徐，圍其城。靈王大軍屯於乾谿，以爲聲援。時周景王之十五年，楚靈王之十一年也。冬月值大雪，積深三尺有餘，忽見得有詩爲證：

彤雲蔽天風怒號，飛來雪片如鵝毛。忽然羣峯失青色，等閒平地生銀濤。

千樹寒巢俱鳥雀，紅爐不煖重裘薄。此際從軍更可憐，鐵衣冰凝愁難著。

靈王問左右向有秦國所獻復陶裘，翠羽被，可取來服之。左右將裘被呈上，靈王服裘加被，頭帶皮冠，足穿豹鳥，執紫絲鞭，出帳前看雪。有右尹鄭丹來見，對王去冠被，舍鞭，與之立而語。靈王曰：「寒甚。」鄭丹對曰：「王重裘豹鳥，身居虎帳，猶且寒甚，况軍士單褐露謀，頭兜穿甲，執兵於風雪之中，其苦何如？王何不返駕國都，召回伐徐之師，俟來春天氣和暖，再圖征進，豈不兩便？」靈王曰：「卿言甚善，然吾自用兵以來，所向必克，司

馬且晚，必有捷音矣。」鄭丹對曰：「徐與陳蔡不同，陳蔡近楚，久在宇下，而徐在楚東北三千餘里，又附吳爲重。王貪伐徐之功，使三軍久頓於外，受勞凍之苦，萬一國有內變，軍士離心，竊爲王危之。」靈王笑曰：「穿封戌在陳，葉疾在蔡，伍與大子居守，是三楚也，寡人又何慮哉？」言未畢，左史倚相趨過王前，靈王指謂鄭丹曰：「此博物之士也。凡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無不誦曉，子革其善視之。」鄭丹對曰：「王之言過矣！昔周穆子乘八駿之馬，周行天下，祭公諫父作祈昭之詩，以諫止王心，穆王聞諫返轡，得免於禍。臣曾以此詩問倚相，不知也。本朝之事，尙然不知，安能及遠乎？」靈王曰：「祈昭之詩如何能爲寡人誦之否？」鄭丹對曰：「臣能誦之。」詩云：

祈昭之惜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如玉如金。恤民之力，而無噬飽心。

靈王曰：「此詩何解？」鄭丹對曰：「惜惜者，安和之貌，言所掌甲兵，享安和之福，用能昭我王之德音。比於王之堅金之重，所以然者，由我王能恤民力，適可而止，去其醉飽過盈之心故也。」靈王知其諷已，默然無言，良久曰：「卿且退，容寡人思之。」是夜靈王意欲班師，忽謀報司馬督屢敗徐師，遂圍徐。靈王曰：「徐可滅也。」豫留乾谿，自冬踰春，逐日射獵爲樂，方役百姓築臺建宮，不思返國。時蔡大夫歸生之子刺吳，臣事蔡公，乘疾日夜謀復蔡國，與其幸觀從商。觀從曰：「楚王黷兵遠出，久而不返，內虛外怨，此大亡之日也。失此機會，蔡不可復封矣。」朝吳曰：「欲復蔡，計將安出？」觀從曰：「逆度之立，三公子心皆不服，獨力不及耳。誠假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如此惡楚，楚可弔也。得楚則逆度之巢穴已毀，不死何爲？及嗣王之世，蔡必復矣。」

朝吳從其謀，使觀從假傳蔡公之命，召子干於晉，召子皙於鄭。蔡公願以陳蔡之師，納二公子於楚，以拒逆度。子干子皙大喜，齊至。鄭來會乘疾，觀從先歸報朝吳。朝吳出郊，謂二公子曰：「蔡公實未有命，然可却而取也。」子干子皙有懼色。朝吳曰：「王佚遊不返，國虛無備，而蔡洎念殺父之仇，以有事爲幸，闕成然爲郊尹，與蔡公相善，蔡公舉事，必爲內應。穿封戍雖封於陳，其意不親附王，若蔡公召之必來。以陳蔡之衆，襲空虛之楚，如探囊取物，公子勿慮不成也。」這幾句話，說透利害。子干子皙方纔放心，曰：「願終聽教。」朝吳請盟，乃刑牲酌血，誓爲先君報仇。口中說誓，雖則如此，誓書上却把蔡公裝首，言：「欲與子干子皙共襲逆度，掘地爲坎，用牲加書於上而埋之。」

事畢，遂以家衆導子干子皙，襲入蔡城。蔡公方朝餐，猝見二公子到，出自意外，大驚欲起避。朝吳隨至，直前執蔡公之袂，曰：「事已至此，公將何往？」子干子皙拘蔡公大哭，言：「逆度無道，弑兄殺姪，又放逐我等，我二人此來，欲借汝兵力，報兄之仇，事成，當以王位屬子。」棄疾倉皇無計，答曰：「且請從容商議。」

朝吳曰：「二公子餒矣，有餐且共食。」子干子皙食訖，朝吳使速行，遂宣言於衆曰：「蔡公實召二公子，同與大事，已盟於郊，道二公子先行入楚矣。」棄疾止之曰：「勿譁我。」朝吳曰：「郊外坎牲載書，豈無有見之者？公勿諱，但速速成事，共取富貴，乃爲上策。」朝吳乃復號於市曰：「楚王無道，滅我蔡國，今蔡公許復封我，汝等皆蔡百姓，豈忍宗祀淪亡，可共隨蔡公趕上二公子，一同入楚。」蔡人聞呼，一時俱集，各執器械，集於蔡公之門。朝吳曰：「人心已齊，公宜急撫而用之，不然有變。」棄疾曰：「汝迫我上虎背耶？計將安出？」朝吳曰：

「二公子尚在郊，宜急與之合，悉起蔡衆，吾往說陳公，帥師從公。」棄疾從之。子干子皙率其衆與蔡公合朝。吳使觀從，星夜至陳，欲見陳公，路中遇陳人夏鬻，乃夏徵舒之玄孫，與觀從平素相識，告以復蔡之意。夏鬻曰：「吾在陳公門下用事，亦爲復陳之計，今陳公病已不起，子不必往見。子先歸蔡，吾當率陳人爲一家。」觀從回報蔡公，朝吳又作書密致蔡洧，使爲內應。蔡公以家臣須務牟爲先鋒，史狎副之，使觀從爲鄉導，率精甲先行，恰好陳夏鬻亦起陳衆來到。夏鬻曰：「穿封戌已死，吾以大義曉諭陳人，特來助義。」蔡公大喜，使朝吳率蔡人爲右軍，夏鬻率陳人爲左軍，曰：「掩襲之事，不可遲也。」乃星夜望郟都進發。蔡洧聞蔡公兵到，先遣心腹出城送款，闢成然迎蔡公於郊外，令尹遠罷方欲徵兵設守，蔡洧開門已納蔡師，須務牟先入呼曰：「蔡公攻殺楚王於乾谿，大軍已臨城矣。」國人惡靈王無道，皆願蔡公爲王，無肯拒敵者。遂罷欲奉世子祿出奔，須務牟兵已圍王宮，遠罷不能入，回家自刎而死。哀哉！胡曾先生有詩云：

涉誇私黨能扶主，誰料強都已釀好。若遇鄉叛泉壤下，一般惡死有何顏？

蔡公大兵隨後俱到，攻入王宮，遇世子祿及公子罷敵，皆殺之。蔡公備除王宮，欲奉子干爲王，子干辭。蔡公曰：「長幼不可廢也。」子干乃卽位，以子皙爲令尹，蔡公爲司馬。朝吳私謂蔡公曰：「公首倡義舉，奈何以王位讓入耶？」蔡公曰：「靈王猶在乾谿，國未定也，且越二兄而自立，人將議我。」朝吳已會其意，乃獻謀曰：「王卒暴露已久，必然思歸，若遣人以利害招之，必然奔潰，大軍繼之，王可擒也。」蔡公以爲然，乃使觀從往乾谿，告其衆曰：「蔡公已入楚，殺二子奉子干爲王矣，今新王有令，先歸者復其田里，後歸者剿之，有相從者罪

及三族或以飲食餽獻，非亦如之。一軍士聞之，一時散其大半。靈王尙醉臥於路之臺，鄭丹慌忙入報。靈王聞二子被殺，自牀上投身於地，放聲大哭。鄭丹曰：「軍心已離，主宜速返。」靈王拭淚言曰：「人之愛其子，亦如寡人否？」鄭丹曰：「鳥獸猶知愛子，何況人也？」靈王嘆曰：「寡人殺人子多矣，人殺吾子，何足怪？」少頃，哨馬報新王遣蔡公爲大將，同鬬威然率陳蔡二國之兵，殺奔乾谿來了。靈王大怒曰：「寡人待威然不薄，安敢叛吾？前一戰而死，不可束手就縛。」遂投寨都起，自夏口從漢水而上，至於襄州，欲以襲郢，士卒一路奔逃。靈王自拔劍殺數人，猶不能止。比到雩梁，從者纔白人耳。

靈王曰：「事不濟矣。」乃解其冠服，懸於岸柳之上。鄭丹曰：「王且至近郊，以察國人之向背何如？」靈王曰：「國皆叛，何待察乎？」鄭丹曰：「若不然，出奔他國，乞師以自救亦可。」靈王曰：「諸侯誰愛我者？吾聞大福不再，徒自取辱。」鄭丹見不從其計，恐自己獲罪，卽與倚相私奔歸楚。靈王不見了鄭丹，手足無措，徘徊於蕭澤之間，從人盡散，只剩單身。腹中饑餒，欲往鄉村覓食，又不識路徑。村人也有曉得是靈王的，因聞逃散的軍士傳說，新王的法令甚嚴，那個不怕？各遠遠閃開。靈王一連三日，沒有飲食下咽，餓倒在地，不能行動。單單只有兩目睜開，看著路傍，專望一識面之人，經過此地，便是救星。忽遇一人前來，認得是舊時守門之吏。此時喚作涓人名時。靈王叫道：「時，可救我。」涓人時見是靈王呼喚，只得上前叩頭。靈王曰：「寡人餓三日矣，汝爲寡人覓一盂飯，尙延寡人呼吸之命。」時曰：「百姓皆懼新王之令，臣何從得食？」靈王嘆氣一口，命時近身而坐，以頭枕其股，且安息片時。時候靈王睡去，取土塊爲枕，以代股。遂奔逃去訖。靈王醒來，喚時不應，摸所

枕乃土塊也，不覺呼天痛哭，有聲無氣。

須臾，又有一人乘小車而至，認得靈王聲音，下車視之，果是靈王，乃拜倒在地，問曰：「大王爲何到此地位？」靈王流淚滿面，問曰：「卿何人也？」其人奏曰：「臣姓申，名亥，乃莘尹無字之子也。臣父兩次得罪於吾王，王赦不誅，臣父往歲臨終囑臣曰：『吾受王兩次不殺之恩，他日王若有難，汝必捨命相從。』臣牢記在心，不敢有忘。近傳聞郭弘已破，子干自立，星夜奔至乾谿，不見吾王，一路追尋到此，不期天遣相逢。今遍地皆蔡公之黨，王不可他適；臣家在棘村，離而不遠，王可暫至臣家，再作商議。」乃以乾糶跪進，靈王勉強下咽，稍能起立，申亥扶之上車，至於棘村。靈王平昔住的，是章華之臺，崇宮邃室，今日觀石申亥農莊之家，筆門落戶，低頭而人，好生淒涼，流淚不止。申亥跪曰：「吾王請寬心，此處幽僻，無行人來往，暫住數日，打聽國中事情，再作進退。」靈王悲不能語，申亥又跪進飲食，靈王只是啼哭，全不沾唇。亥乃使其親生二女侍寢，以悅靈王之意，王衣不解帶，一夜悲呼，至五更時分，不聞悲聲。一女啓門報其父曰：「王已自縊於寢所矣。」胡曾先生咏史詩曰：

茫茫衰草落章華，因字靈王昔好奢。臺土未乾簫管絕，可憐身死野人_亦。

申亥聞靈王之死，不勝悲慟，乃親自殮殮，殺其二女以殉葬焉。後人論申亥感靈王之恩，葬之是矣；以二女殉，不亦過乎？有詩嘆曰：

章華霸業已沉淪，二女何辜伴窆棺。城恨暴君身死後，餘殃猶自及閨人。

時蔡公引著鬪成然朝吳夏齧衆將追靈王於乾谿半路遇著鄭丹倚相二人逃楚王如此恁般。今侍衛俱散，獨身求死，某不忍見，是以去之。蔡公曰：「汝今何往？」二人曰：「欲還國中耳。」蔡公曰：「公等且住我軍中，同訪楚王下落，然後同歸可也。」蔡公引大軍尋訪，及於轅梁，並無踪跡。有村人知是蔡公，自楚王冠服來獻，言：「三日則於岸柳上得之。」蔡公問曰：「汝知王生死否？」村人曰：「不知。」蔡公收其衣冠，重賞而去。蔡公更欲追尋，朝吳進曰：「楚王去其衣冠，勢窮力蹙，多分死於溝渠，不足再究。但子干在位，若發號施令，收拾民心，不可圖矣。」蔡公曰：「然則若何？」朝吳曰：「楚王在外，國人未知下落，乘此人心未平之時，使數十小卒，假稱敗兵，繞城相呼，言：『楚王大兵將到。』再令鬪成然報子干，如此如此。子干皆皆懦弱無謀之輩，一聞此信，必驚惶自盡。明公徐徐整旅而歸，穩坐寶位，高枕無憂，豈不美哉？」蔡公然之，乃遣觀從引小卒百餘人，詐作敗兵，奔回郢都，繞城而走，呼曰：「蔡公兵敗被殺，楚王大兵隨後便走。」國人信以為實，莫不驚駭，須臾鬪成然所言相同，國人益信，皆上城瞭望。成然再告子干，言：「楚王甚怒來討君擅立之罪，欲如蔡般齊慶封故事，君須早自爲計，免致受辱，臣亦逃命去矣。」言訖奔狂而走。子干乃召子皙言之，子皙曰：「此朝吳誤我也。」兄弟相抱而哭。宮外又傳楚王兵已入城，子皙先拔佩劍，刎其喉而死。子干慌迫，亦取劍自剄。宮中大亂，宦官宮女相驚自殺者，橫於宮掖，號哭之聲不絕。

鬪成然引衆復入，掃除屍首，率百官迎接蔡公，國人不知，尙疑來者是靈王，及入城，乃蔡公也。方悟前後報信，皆出蔡公之計。蔡公既入城卽位，改名熊居，是爲平王。昔年共王曾禱於神，當壁而拜者爲君，至是果驗矣。

國人尙未知靈王已死，人情洶洶，嘗中夜詆傳王到，男女皆驚起，開門外探。平王患之，乃密與觀從謀，使於漢水之傍，取死屍加以靈王冠服，從上流放至下流，詐云已得楚王屍首，殯於靈梁，歸報平王。平王使鬬成然往營葬事，諡曰靈王，然後出榜安慰國人，人心始定。後三年，平王復訪求靈王之屍，申亥以葬處告，乃遷葬焉。此是後話。却說司馬督等圍徐，久而無功，懼爲靈王所誅，不敢歸，陰與徐通，列營相守。聞靈王兵潰被殺，乃解圍。班師行至豫章，吳公子光率師要擊敗之。司馬督與三百乘，悉爲吳所獲。光乘勝取楚州來之邑，此皆靈王無道之所致也。

再說楚平王安集楚衆，以公子之禮葬子干，子皙錄功用賢，以鬬成然爲令尹，陽句字子瑕爲左尹，念遠掩伯州犂之冤死，乃以犂子郤宛爲右尹，掩弟遠射遠，俱爲大夫。朝吳，夏留蔡洧，俱拜下大夫之職。以公子飭敢戰，使爲司馬。時伍舉已卒，平王嘉其生前有直諫之美，封其子伍奢於連，號曰連公奢。子尚亦封於棠，爲棠宰，號曰棠君。其他連、啓、彌、鄭、丹等一班舊臣，職官如故。欲官觀，從言：「其先人闞卜，願爲卜尹。」平王從之。羣臣謝恩，獨朝與蔡洧不謝，欲辭官而去。平王問之，二人奏曰：「本輔吾王興師襲楚，欲復蔡國，今王大位已定，而蔡之宗祀未沾血食，臣何面目立於王之朝乎？昔靈王已貪功兼師，致失人心，王反其所爲，方能令人心悅服。欲反其所爲，莫如復陳、蔡之祀。」平王曰：「善。」乃使人訪求陳、蔡之後，得陳世子偃、吳之子名，蔡世子有之子名，乃命太史擇吉，封吳爲陳侯，是爲陳惠公，偃爲蔡侯，是爲蔡平公，歸國奉宗祀。朝吳，蔡洧、隨、蔡平公歸蔡，夏留隨、陳、惠公、陳所率陳、蔡之衆，各從其主，厚加犒勞。前番靈王擄掠二國重器貨寶，藏於楚。

庫者，悉給還之。其所剽削，由六小國，悉令還歸故土，秋毫無犯。各國君臣上下，歡聲若雷，如枯木之再榮，朽骨之復活。此周於王十六年事也。聶翁有詩云：

杆謁民勞建二城，留將後主作人憐；早知故物仍還主，何苦當時受惡名。

平王長子名建，字子木，乃蔡國鄆陽封人之女所生。時年已長，乃立爲世子，便連尹伍舍爲太師。有楚人費無極，素事平王，善於言談，平王寵之，仕爲大夫。無極請事世子，乃以爲少師，以奮揚爲東宮司馬。平王既即位，四境安謐，頗事聲色之樂。吳取州來，王不能報，無極雖爲世子少師，日在平王左右，從於淫樂。世子建惡其諂佞，頗疎遠之，令尹鬬威然恃功專恣，無極譖而殺之，以陽句爲令尹。世子建每言威然之冤，無極心懷畏懼，由是陰與世子建有隙。無極又薦鄆將師於平王，使爲右領，亦有寵。這段情節，日韓關心，話分兩頭，再說晉白筮阿祈宮之後，諸侯窺其志在苟安，皆有貳心。昭公新立，欲修復先人之業，聞齊侯遣晏嬰如楚，聘亦使人獻朝於齊。齊景公見晉楚多事，亦有意乘間圖伯，欲觀晉昭公之爲人，乃裝束如晉，以勇士古冶子從行。方渡黃河，其左驂之馬，乃景公所最愛者，卽令圍人於從舟取至，繫於船頭，親督圍人飼料。忽大雨驟至，波浪洶湧，舟船將覆，有大鼉舒頭於水面，張開巨口，搶向船頭，銜左驂之馬，入於深淵。景公大驚，古冶子在側，言曰：「君勿懼也，臣請爲君索之。」乃解衣裸體，拔劍躍於水中，凌波踢浪而去，載沉載浮，順流九里，望之無跡。景公嘆曰：「冶子死矣！」少頃，風浪頓息，但見水面流紅，古冶子左手挽驂馬之尾，左手提血漉漉一顆鼉頭，浴波而出。景公大駭曰：「真神勇也！先君徒設勇爵，焉有勇士如此哉！」遂厚賞之。

既入絳州，見了晉昭公，昭公受宴享之。晉國是荀吳相禮，齊國是晏嬰相禮。酒酣，晉侯曰：「籛中無以爲樂，請爲君侯投壺賭酒。」景公曰：「善。」左右設壺進矢，齊侯拱手讓晉侯先投。晉侯舉矢在手，荀吳進辭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誘侯師。」晉侯矢投果中中壺，將餘矢棄擲於地。晉臣皆伏地稱千歲。齊侯意殊不懌，世矢亦效其語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撲的投中，恰在中壺，與晉矢相並。齊侯大笑，亦棄餘矢，晏嬰亦伏地呼千歲。晉侯勃然變色，荀吳謂齊景公曰：「君失言矣！今日辱賜敝邑，正以寡君世主夏盟之故。君曰：『代興，』是何言也？『晏嬰代答曰：『盟無常主，惟有德者居焉。』齊失霸業，晉方代之，若晉有德，誰敢不服？如其無德，吳楚亦將迭進，豈惟敝邑？」羊舌肸曰：「晉已師諸侯矣，安用壺矢？此乃荀伯之失言也。」荀吳自知其誤，嘿然不語。齊臣古冶子立於階下，厲聲曰：「日昃君勞，可辭席矣！」齊侯即遜謝而去。次日遂行。羊舌肸曰：「諸侯將有離心，不以威脅之，必失霸業。」晉侯以爲然，乃大閱甲兵之數，總計有四千乘，甲士三十萬人。羊舌肸曰：「德雖不足，而衆可用也。」於是先遣求如周，請王臣降臨爲重，因逼諸諸侯，約以秋七月俱集平邱會。諸侯聞有王臣在會，無敢不赴者。

至期，晉昭公留韓起守國，率荀吳、欒舒、羊舌肸、羊舌緄、綏、梁丙、張格、智躒等，盡起四千輛乘之衆，望濮陽城進發。連絡三十餘營，衝地皆晉兵。圍卿士劉獻、公擊先到，齊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二路諸侯畢集。見晉師衆盛，人人皆有懼色。既會，羊舌肸捧盤盃進曰：「先臣趙武，誤從弭兵之約，與楚通好，楚度無信，自取隕滅。今寡君欲效踐土故事，徼惠於天子，以鎮撫諸夏，請諸君同敵爲信。」諸侯皆俯首曰：「敢不聽命！」

惟齊景公不聽。羊舌肸曰：「齊侯豈不願盟耶？」景公曰：「諸侯不服，是以尋盟。昔嘗用命，何以盟爲？」羊肸曰：「踐土之盟，不服者何國？君若不從，寡君惟是甲車四千乘，願請罪於城下。」說猶未畢，壇上鳴鼓，各營俱建起大旆。景公慮其難襲，乃改辭謝曰：「大國旣以盟不可廢，寡人敢自外耶？」於是晉侯先歃，齊宋以下相繼，劉欒王臣不使與盟，但監臨其事而已。邾莒以魯國屢屢侵伐，訴於晉侯。晉侯辭魯昭公於會，執其上卿季孫意如，閉之幕中。子服惠伯私謂荀吳曰：「魯地十倍邾莒，晉若將棄之，改事齊楚，於晉何益？」且楚滅陳，蔡不救，而復棄兄弟之國乎？」荀吳然其言，以告荀起。荀起言於晉侯，乃縱意如奔歸。自是諸侯益不直晉，晉不復能主盟矣。史臣有詩嘆云：

一心效楚築虜祁，列國離心復示威。妙矢有靈侯統散，山河如故事全非。
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田開疆、古冶子、公孫捷三人，勇力過人，都是有才之。晏子爲齊相國，執政當權，若教之以學，而調之以禮，使得終爲干城心腹之助，豈不美哉？奈何惡之，而必欲殺之，似非賢者之所出矣。豈以三人盡皆勇悍，粗鄙之夫，非化誨之所能改耶？

論功食桃，而令其自言，是教之以爭矣。斷非賢人所出。按此事不見經傳，殆稗史之言耳。

姜子之果於去此三人，亦爲先有一種直在意中，可以當用兵之任耳。不然，圖伯而自殺勇士，甯非失計？種直起於匹夫，驟掌兵權，欲制三軍之命，非誅殺固不足以立威；然論其請龍臣以作監軍，始原是欲借以爲重，未必卽有殺之之心也。莊賈失期，軍法原應斬首，故遂以之行法耳。右謂種直有必殺莊賈之心，請問若莊賈竟不失期，種直將何以殺之乎？自是莊賈櫻鋒，不是種直心險論事者當識得此意，派莫人云亦云。

國傳季札，先王既有遺命，兄弟次及，前人又有成規；夷昧卒而季札嗣，情理允當之事也。札之不肯，爲名高耳。負父兄之苦心，而讓後來爭奪篡弑之禍，季札之讓，實爲厲階，吾於此讓無取焉。

納媳殺子，滅埋敗倫之甚者也！疾前半雖非賢君，算君中主，使非無極之奸，有心構難，撥置其閒，或猶未至於此。所與非人，喪身敗名不足論，遂貽滅國亡家之禍，有國家者，不可不慎所與哉！

昔有將嫁之女，請訓於父，父曰：「慎勿爲好。」女曰：「然而當爲惡耶？」父曰：「奸且不可爲，况惡乎？」予甚嘆其爲大賢之言，可以拉之於太子也。太子之職，視膳問安，一切政事，不可預參，蓋爲好，則恐君父疑我之收人心，惡奸佞，則恐其說問而構難也。太子建既知無極之奸讒，而適得寵於君父，但當隱忍以俟異日，乃示之以怨，而觸其機，遂生莫大之禍，則是未知不可爲好之說者也。

話說齊景公歸自平邱，雖然懼晉兵威，一時受敵，已知其無遠大之謀，遂有志復桓公之業，謂相國晏嬰曰：「晉霸西北，寡人霸東南，何爲不可？」晏嬰對曰：「晉勞民於興築，是以失諸候，若欲圖伯，莫如恤民。」景公

曰：「恤民何如？」晏嬰對曰：「省刑罰則民不怨，薄賦斂則民知恩。古先王春則省耕，補其不足，秋則省斂，助其不給，君何不法之？」景公乃除去煩刑，歌倉廩以貸貧窮，國人感悅。於是徵聘於東方諸侯，徐子不從，乃用田開疆爲將，帥師伐之，大戰於蒲隧，斬其將馮爽，獲甲士五百餘人。徐子大懼，遣使行成於齊。齊侯乃約鄆子莒子同徐子結盟於蒲隧。徐以申父之鼎賂之。晉君臣雖知而不敢問。齊自是日強，與晉並霸。景公錄田開疆平徐之功，復嘉古冶子斬讎之功，仍立五乘之賞以旌之。田開疆復舉薦公孫捷之勇，那公孫捷生得面如龍染，目睛突出，身長一丈，力舉千鈞。魯公見而異之，遂與之俱獵於桐山。忽然山中趕出一隻吊睛白額虎來，那虎咆哮發威，飛奔前來，逕撲景公之馬。景公大驚，只見公孫捷從車上躍下，不用刀槍，雙拳直取猛虎，左手揪住項皮，右手揮拳，只一頓，將那只大蟲打死。救了景公，景公嘉其勇，亦使與五乘之賞。公孫捷遂與田開疆古冶子結爲兄弟，自號齊邦三傑。挾功恃勇，口出大言，凌轢閭里，簡慢公卿。在景公面前，嘗以爾我相稱，全無禮體。景公惜其才勇，亦姑容之。時朝中有個佞臣喚做梁邱據，專以先意逢迎，取悅於君。景公甚寵愛之。據內則獻媚景公，似同其寵，外則結交三傑，以張其黨。況其時陳無字厚施得衆，已伏移國之兆。那田開疆與陳氏是一族，異日聲勢相倚，爲國家之患。晏嬰深以爲憂，每欲喻之，但恐其君不聽，反結了三人之怨。忽一日魯昭公以不合於晉之故，欲結交於齊，親自來朝。景公設宴相待。魯國是叔孫諾相禮，齊國是晏嬰相禮。三傑帶劍立於階下，昂昂自若，目中無人。二君酒至半酣，晏子奏曰：「園中金桃已熟，可命薦所爲兩君壽。」景公准奏，宣園吏取金桃來獻。晏子奏曰：「金桃難得之物，臣當親往監摘。」晏子領餽匙去訖。景公曰：「此桃自先公時，

有東海人以巨桃來獻。名曰：「萬壽金桃。」出自海外。棠山亦名蟠桃。植之三十餘年。枝葉雖茂。花而不實。今歲結有數顆。寡人惜之。是以封鎖園。今日君侯降臨。寡人不敢獨享。特取來與賢君臣共之。」魯昭公拱手稱謝。少頃。晏子引著園吏。將雕盤獻上。盤中堆著六枚桃子。其大如碗。其赤如炭。香氣撲鼻。其珍異之果也。景公問曰：「桃實止此數乎？」晏子曰：「尙有三四枚未熟。所以只摘得六枚。」景公命晏子行酒。晏子手捧玉爵。恭進魯侯之前。左右獻上金桃。晏子致詞曰：「姚質如斗。天下罕有。兩君食之。千秋同壽。」魯侯飲酒畢。取桃一枚食之。甘美非常。誇獎不已。次及景公。亦飲酒一杯。取桃食訖。景公曰：「此桃非易得之物。叔孫大夫賢名著於四方。今又有贊禮之功。宜食一桃。」叔孫婚跪奏曰：「臣之賢。萬不及相國。相國內修國政。外服諸侯。其功不小。此桃宜賜相國食之。臣安敢僭？」景公曰：「既叔孫大夫推讓相國。可各賜酒一杯。桃一枚。」二臣跪而頌之。謝恩而罷。晏子奏曰：「弊中尙有二桃。主公可傳令諸臣中。賞其功深勞重者。當食此桃。以彰其賢。」景公曰：「此言甚善。」卽曰左右傳諭。使階下諸臣。有自信功深勞重。堪食此桃者。出班自奏。相國許功賜桃。

公孫捷挺身而出。立於筵上而言曰：「昔從主公獵於桐山。力誅猛虎。其功若何？」景子曰：「擊犬保駕。功莫大焉。可賜酒一爵。食桃一枚。歸於班部。」大冶子奮然而出曰：「誅虎不足爲奇。吾曾斬妖龍於黃河。使君危而得安。此功若何？」景公曰：「此時波濤洶湧。非將軍斬妖龍。必至覆溺。此蓋世奇功也。飲酒食桃。又何疑哉？」晏子慌忙進酒賜桃。只見田開疆擦衣破步而出曰：「吾曾奉命伐徐。斬其名將。俘甲首五百餘人。徐

君恐懼，致賂公盟，鄰莒畏威，一時皆集，奉君爲盟主。此功可以食桃乎？晏子奏曰：「開疆之功，比於二將，更自十倍。爭奈無桃可賜，賜酒一杯，以待來年。」景公曰：「卿功最大，可惜言之太遲，以此無桃，掩其大功。」田開疆按劍而言曰：「斬豷打虎，小可事耳。吾跋涉千里之外，血戰成功，反不能食桃，辱於兩國君臣之間，爲萬代恥笑。何面目立於朝廷之上耶？」言訖，揮劍自刎而死。公孫捷大驚，亦拔劍而言曰：「我等微功而食桃，田君功大，反不能食。夫取桃不讓，非廉也。視人之死而不能從，非勇也。」言訖，亦自刎。古冶子奮氣大呼曰：「吾三人義均骨肉，誓同生死，二人已亡，吾獨苟活，於心何忍？」亦自刎而亡。景公急使人止之，已無及矣。魯昭公辭席而起曰：「寡人聞三臣皆天下奇勇，可惜一朝俱盡矣！」景公聞言嘿然，變色不悅。晏嬰從容進曰：「此皆吾國一勇之夫，雖有微勞，何足掛齒。」魯侯曰：「上國如此勇將，還有幾人？」晏嬰對曰：「籌策廟堂，威加萬里，負將相之才者，數十人；若血氣之勇，不過偏寡君鞭策之用而已。其生死何足爲齊輕重哉？」景公意始釋然。晏子更進觴於兩君，歡飲而散。三傑盡在溝陰里，後漢諸葛孔明梁父吟，正咏其事。

步出齊東門，遙望溝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塚？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中陰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者？相國齊晏子。

魯昭公別後，魯公召晏嬰問曰：「卿於席間，張大其辭，雖然存了齊國一時體面，只恐三傑之後，難乎其繼。如之奈何？」晏子對曰：「臣舉一人，足兼三傑之用。」景公曰：「何人？」曰：「有田穰苴者，文能附衆，武能威敵，真大將之才也。」景公曰：「得非田穰苴一宗乎？」晏子對曰：「此人雖出田族，然庶孽微賤，不爲田氏所

禮，故屏居東海之濱。君欲選將，無過於此。」景公曰：「卿既知其賢，何不早聞？」晏子對曰：「善仕者不但擇君，兼欲擇友。」疆古治車，血氣之火，穰苴豈屑與之比肩哉？」景公口雖唯唯，終以田陳同族爲嫌，躊躇不決。忽有邊吏報道：「晉國探知三傑俱亡，興兵犯東阿之境，燕國亦乘機侵擾北部。」景公大懼，於是令晏子以綉帛詣東海之濱，聘穰苴入朝。苴敷陳兵法，深合景公之意，即日拜爲將軍，使帥車五百乘，北拒燕晉之兵。穰苴請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闔里之中，驟然授以兵權，人心不服，願得吾君寵臣一人，爲國人素所尊重，使爲監軍，臣之令乃可行也。」景公從其言，命大、莊賈往監其軍。苴與費同時謝恩而出，至轅門之外，莊賈問穰苴出軍之期。苴曰：「期在明日午時，某於軍門專候同行，勿過日中也。」言畢別去。至次日午時，穰苴先至軍中，略軍吏立木爲表，以察日影，因使人催促莊賈。賈年少素驕貴，恃景公寵幸，看穰苴全不在眼，况日自爲監軍，只道權勢勢敵，緩急自由。是日初感賓客，俱設酒饌行。賈留連歡飲，使者連催，坦然不以爲意。穰苴候至日影移西，軍吏已沒未牌，不見莊賈水到，遂分付將木表放倒，傾去滿水，竟自立壇警衆，申明約束。號令方完，日已將晡，遙見莊賈高車駟馬，徐驅而至，面帶酒容。既到軍門，乃從容下車，左右護衛，蹀上將臺。穰苴端然危坐，並不起身，但問監軍何故後期。莊賈拱手而對曰：「今日遠行，蒙親戚故舊，攜酒饌行，是以遲遲也。」穰苴曰：「夫爲將者，受命之日，卽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秉槍鼓，犯矢石，則忘其身。今敵國侵陵，邊境騷動，吾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以三軍之衆托吾兩人，冀旦夕立功，以救百姓倒懸之急，何暇與親舊飲酒爲樂哉？」莊賈尙含笑對曰：「幸未誤行期，元帥不須過責。」穰苴拍案大怒曰：「汝倚仗君寵，怠慢軍心，

倘臨敵如此，豈不誤了大事？」卽召軍政司問曰：「軍法如何？」軍政司曰：「按法當斬。」莊
賈聞一斬字，纔有懼意，便要奔下臺。穰苴喝教手下將莊賈捆縛，牽出轅門斬首。嚇得莊賈酒全無，口中
哀叫討饒不已。左右從人忙到齊侯處報信求救。齊景公也吃一大驚，急叫梁邱據持節往諭，特免莊賈一死；
分付乘輅車疾驅，誠恐緩不及事。那時莊賈之首已號令結門了。梁邱據尙然不知，手捧節符，引軍中馳去。穰
苴喝令阻住問軍政司曰：「軍中不得馳車，使者當得何罪？」答曰：「按法亦當斬。」梁邱據面如土色，戰慄
一團，口稱奉命而來，不干某事。穰苴曰：「既有君命，難以加誅。然軍法不可廢也。」乃毀車斬駘，以代使者之
死。梁邱據得了性命，抱頭鼠竄而去。於是大小三軍莫不股栗。穰苴之勇，未出郊外，晉師聞風遁去。燕人亦渡
河北歸。直追擊之，斬首萬餘。燕人大敗，納賂請和。班師之日，景公親勞於郊，拜爲大司馬，使掌兵權。史臣有時
云：

魏臣節使且罹刑，國法無私令必行。安得穰苴今日起，大張敵愾慰蒼生。

諸侯聞穰苴之名，無不畏懼。景公內有晏嬰，外有穰苴，國治兵強，四境無事。日惟田獵飲酒，略如桓公任管
仲之時也。一日，景公在宮中與姬妾飲酒，至夜，意猶未暢，思晏子，命左右將酒具移於其家，前驅往報。晏子
曰：「君至矣！」晏子玄端而帶，執笏拱立於大門之外。景公尙未下車，晏子前迎，驚愕而問曰：「諸侯得無有
故乎？國家得無有故乎？」景公曰：「無有。」晏子曰：「然則君何爲非時而夜辱於臣家？」景公曰：「相國政
務煩勞，今寡人有酒醴之味，金石之聲，不敢獨享，願與相國共享。」晏子對曰：「夫安卜家定諸侯，臣請謀之。」

若夫布席，置筵者，君左右自有其人，臣不敢與聞也。景公命同車，於司馬穰直之家，前驅報如前。司穰直，子櫻披甲，操戟拱立於大門之外，前迎景公之車，朝躬而問曰：「諸侯得無有兵乎？」大臣皆無有叛者乎？」景公曰：「無。」穰直曰：「然則昏夜辱於臣家者何也？」景公曰：「寡人無他，念將軍軍務勞苦，寡人有酒醴之味，左右之樂，與將軍共之耳。」穰直對曰：「夫禦寇，誅悖，臣請謀之。若夫布席陳筵，君左右不之，奈何？及於介冑之士耶？」景公意與安，然左右問曰：「將何宮乎？」景公曰：「可也。」梁邱大夫之家，前驅馳報亦如前。景公車未及門，梁邱據左操琴，右擊箏，口中唱歌而迎。景公於巷口，景公大悅，於是解衣卸冠，與梁邱據歡呼於絲竹之間，雞鳴而返。明日晏嬰、穰直同人朝謝罪，且請景公不當飲於大臣之家。景公曰：「寡人無卿，何以治吾國？無梁邱據，何以樂吾身？寡人不敢妨二卿之職，二卿亦勿與寡人之事也。」史臣有詩云：

雙柱擎天將相功，小臣便辟豈相同。景公得士能專任，嬴得芳名播海東。

是時中原多故，晉不能謀，昭公立六年薨，世子去疾即位，是為頃公。頃公初年，緣政羊舌肸俱卒，魏舒為政，荀躒范鞅用事，以貪賄聞。祁氏家，祁勝通於鄆，滅之，室祁盈執祁勝，勝行賂於荀躒，躒於頃公，公執祁盈，羊舌食我黨於祁氏，為之殺祁勝，頃公怒，殺祁盈食我，盡滅祁羊舌二氏之族。國人冤之，其後魯昭公為強臣季孫意如所逐，荀躒復取貨於意如，不納。昭公於是齊景公，合諸侯於鄆，以謀魯，難天下俱高其義，齊景公之名顯於諸侯，此是後話。却說周景王十九年，吳王夷昧位四年，病篤，復申父兄之命，欲傳位於季札，札辭

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先君有命，札不敢從，富貴於我，如秋風之過耳！吾何愛焉！」遂逃歸延陵。羣臣奉夷昧之子州干爲王，改名曰僚，是爲王僚。諸樊之子名光，善於用兵，王僚用之爲將，與楚戰於長岸，殺楚司馬公子魴。楚人懼，築城於州來，以禦吳。

時費無極以讒佞得寵，蔡平公適已立嫡子朱爲世子，其庶子名東國，欲謀奪嫡，納貨於無極，無極先詣朝，吳、遂之奔鄭，及蔡平公薨，世子朱立，無極詐傳楚王之命，使蔡人逐朱，東國爲君。平王問曰：「蔡人何以逐朱？」極對曰：「朱將叛楚，蔡人不願，是以逐之。」平王遂不問。無極又心忌太子建，欲離間其父子，而未有計。一日，奏平王曰：「太子年長矣，何不爲之婚娶，欲求婚，莫如秦國。秦強國也，而睦於楚，兩強爲婚，楚勢益張矣。」平王從之，遂遣賈無極往聘秦國，因爲世子求婚。秦哀公召羣臣謀其可否，羣臣皆言：「昔秦晉世爲婚姻，今晉好久絕，楚勢方盛，不可不許。」秦哀公遂遣大夫報聘，以長妹孟嬴許婚，今俗家小說稱爲無祥公主者是也。公主之號，自漢代始有之，春秋時焉有此號哉？平王復命無極領金珠彩幣，往秦迎娶無極，隨使者入秦，呈上聘禮，哀公大悅，即詔公子蒲送孟嬴，在楚裝資百輛，從腰之妾數十餘人。孟嬴拜辭其兄秦伯而行。無極於途中，察知孟嬴有絕世之色，又見腰女內有一人，儀容頗端，私訪其來歷，乃是齊女，自幼隨父宦秦，入宮中爲孟嬴侍妾。無極訪得備細，內宿館驛，密召齊女，謂曰：「我相你有貴人之貌，有心要擡舉你，做個太子正妃，汝能隨吾之計，管你將來富貴不盡。」齊女低首無言。無極先一日行趨宮中，回奏平王，言：「秦女已到，約有三舍之遠。」平王問曰：「卿曾見否？其貌若何？」無極知平王是酒色之徒，正要誇張秦女之美，

動其邪心，恰好平王有此一問，正中其計。遂奏曰：「臣聞女子多矣，未見有孟贏之美者，不但楚後宮無有其對，便是相傳古來麗色，如旭已、驪姬，徒有其名，恐亦不如孟贏之一矣。」平王聞秦女之美，面皮通紅，半晌不語。徐徐嘆曰：「寡人枉自稱王，不遜此等絕色，誠所謂虛過一生耳。」無極請屏左右，密奏曰：「王慕秦女之美，何不自取之？」平王曰：「既聘爲子婦，恐礙人倫。」無極奏曰：「無害也，此女兼聘於太子，尙未入東宮，王迎入宮中，誰敢異議？」平王曰：「羣臣之口可鉗，何以齊太子之口？」無極奏曰：「臣觀從媵之中，有齊女才貌不凡，可充作秦女，臣請先進秦女於王宮，復以齊女進於東宮，囑以毋漏機關，則兩相隱匿，而百美俱全矣。」平王大喜，囑無極機密行事。無極謂公子蒲曰：「楚國婚禮與他國異，先入宮見舅姑，然後成婚。公子蒲曰：『惟命。』無極遂命駟車將孟贏及姜媵，俱送入王宮，留孟贏而遣齊女，令宮中侍妾扮作媵，齊女假作孟贏，令太子迎歸東宮成親。滿朝文武及太子，皆不知無極之詐。孟贏問齊女何在，則云：「已賜太子矣。」淵潛咏史詩云：

● 衛宣作俑是新臺，蔡國奸淫長逆胎。堪恨楚平倫理盡，又招秦女入宮來。

平王恐太子知秦女之事，禁太子入宮，不許他母子相見。朝夕與秦女在後宮宴樂，不理國政。外邊沸沸揚揚，多有疑秦女之事者。無極恐太子知覺，或生禍變，乃告平王曰：「晉所以能久霸天下者，以地近中原故也。昔靈王大城陳蔡，以鎮中華，正是爭霸之基。今二國復封楚，乃退守南方，安能昌大其業？何不令太子出鎮城父，以通北方？王專事南方，天下可坐而策也。」平王躊躇未答，無極又附耳密言曰：「秦婚之事，久則事洩，若

遠屏太子，豈不兩得其利？」平王怵然大位，遂命太子建出鎮城父，以奮揚爲城父司馬，諒之曰：「事太子如事寡人也。」伍奢知極之諱，將以進諫，無極知之，畏言於平王，使伍奢往城父輔助太子。太子行後，平王遂立秦女孟嬴爲夫人，出蔡姬歸，即太子到此，方知秦女爲父所換，然無可奈何矣。孟嬴蒙王寵愛，然見平王年老，心甚不悅。平王自知非匹，不敢問之。除年孟嬴生一子，平王愛如珍寶，遂名曰珍。珍周歲之後，平王始問孟嬴曰：「卿自入宮，多感嘆，少歡笑，何也？」孟嬴曰：「妾承兄命，適事君王，妾自以爲秦楚相當，青春兩敵，及入宮庭，見王春秋鼎盛，妾非敢怨王，但自嘆生不及時耳。」平王笑曰：「此非今生之事，乃宿世之姻契也。卿嫁寡人雖老，然爲后則不知早幾年矣。」孟嬴心感，言細細盤回宮人，宮人不能隱瞞，遂言其故。孟嬴淒然垂淚。平王覺其意，百計媚之，許立珍爲世子，孟嬴之意稍定。

費無極終以太子建爲慮，恐異日嗣位爲王，禍必及己，復乘間譖于平王曰：「聞世子伍奢有謀叛之心，陰使人通於齊晉二國，許爲之助，王不可不備。」平王曰：「吾聞素柔順，安有此事？」無極曰：「彼以秦女之故，久懷怨望，今存城父繕甲厲兵有日矣，常言：『穆王行大事，其後安享楚國，子孫繁盛。』意欲效之。王若不行，臣請先辭，逃死於他國，免少誅戮。」平王本欲廢建而立少子珍，又被無極說得心動，便不信也信了，即欲傳令廢建無極奏曰：「世子提兵在外，若傳令廢之，是激其反也。太師伍奢是其謀主，王不如先召伍奢，然後遣兵襲執世子，則王之禍患可除矣。」平王然其計，即使人召伍奢。奢至，平王問曰：「建有叛心，汝知之否？」伍奢素剛直，遂對曰：「王納子婦已過矣，又聽細人之說，而疑骨肉之心，於心何忍？」平王慚其言，左右執伍

奢而囚之。無極奏曰：「奢斥王納婦，怨望明矣。太子知奢見囚，能不動乎？齊晉之衆，不可活也。」平王曰：「吾欲使人往殺世子，何人可遣？」無極對曰：「他人往，太子必將抗鬪，不若密遣司馬奮揚，使襲殺之。」平王乃使人密諭奮揚曰：「殺太子受上賞，縱太子當。」奮揚得令，即時使心腹私報太子，教他速逃。逃命無遲，頃刻太子大驚，時齊女已生子名勝，遂與妻子連夜出奔宋國。奮揚知太子已去，使城父人將自己囚繫，解到郟都，來見平王，言：「世子逃矣。」平王大怒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爾耶？」奮揚曰：「臣實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四事寡人。』臣謹守斯言，不敢貳心，是以告之。彼思罪及於身，悔已無及矣。」平王曰：「爾既私縱太子，又敢來見寡人，不畏死乎？」奮揚對曰：「既不能奉王之後命，又畏死而不來，是二罪也。且世子未有叛形，殺之無名。苟君王之子得生，臣死爲幸矣。」平王惻然，似有愧色，良久曰：「奮揚雖違命，然忠直可嘉也。」遂赦其罪，初爲城父司馬。史臣有詩云：

無辜世子已偷生，不敢逃刑欺鼎烹。讒佞紛紛終受戮，千秋留得奮揚名。

平王乃立秦女所生之子珍爲太子，改齊無極爲太師。無極又奏曰：「伍奢有二子，曰尚曰員，皆大傑也。若使出奔吳國，必爲楚患，何不使其父以免罪名之彼愛其父，必應召而來；來則盡殺之，可免後患。」平王大喜，獄中取出伍奢，令左右授以紙筆，謂曰：「汝教太子謀反，本當斬首示衆；念汝祖父有功於先朝，不忍加罪，汝可寫書召二子歸朝，改封官職，教汝歸田。」伍奢心知楚王挾詐，欲召其父子同斬，乃對曰：「臣長子尚，慈溫仁信，即臣召必來。少子員，少好於文，長習於武，文能安邦，武能定國，蒙垢忍辱，能成大事，此所知之士，安肯來。」

耶？
平王曰：「汝但如寡人之言，作書往召，召而不來，無與爾事。」奢念君父之命，不敢抗違，遂當殿寫書，略

書示尙二子，吾因進諫忤旨，待罪縲紲，感吾王念先人功績，免我一死，已聽羣臣議功贖罪，改封爾等官職。爾兄弟可星夜前來，若違命延遷，必至獲罪，書到速！

伍奢寫畢，呈上平王看過，緘封停當，仍復收獄。平王遣驛將師爲使，駕驛馬持封函印綬，往棠邑來。伍尙已回城，父妾郵將師再至城，父曰：「伍尙口稱賀喜，尙曰：『父方被囚，何賀之有？』」驛將師曰：「王誤信人言，囚繫尊公，今有羣臣保舉，稱君家三朝忠臣，王內慙過禮，外愧諸侯之恥，反拜尊公爲相國，封二子爲侯，尙賜鴻都侯，良賜羔侯，尊公久繫初釋，思見二子，故復作手書，遣某奉迎，必須早早就駕，以慰尊公之望。」伍尙曰：「父在囚繫，心中如割，得免爲幸，何敢貪印綬哉？」將師曰：「此王命也，君其勿辭。」伍尙大喜，乃將父書入室，來報其弟伍員。不知伍員肯同赴召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尙捐軀奔父難 伍子胥微服過昭關

無極特發大難之端，誘楚平納其子，勸殺太子，讒殺伍奢，又欲并殺伍尙伍員，以爲斬草除根之計。總因不合於太子，恐日受誅，故欲爲自免之計耳。豈知後日却死於囊瓦之手，連子胥報仇也還等不得。可是惡人作惡，天理不容，斷不能倖免，任你算計多般，總是無益也。

伍家兄弟兩個，一個只欲自父，雖死不悔；一個留身報仇，斷不肯去。雖是形迹迥別，却都不失爲孝。但報仇必有大智大勇，方纔做得來；即以料事一節觀之，尚之不智，不及員多矣。報仇非尚所能也，有伍員在，而尚可以死，卽無尚，子胥却斷不可不留也。

子胥之逃，可謂謹慎秘密之極；却偏就遇著申包胥，這還是故交。至於昭關遇著東皋公，則險極矣。過關後偏又遇著一左賊，可見你會藏會躲，再沒個不露蹤跡之事。今人放心做壞事，輒曰我會隱瞞，人不得而知也，豈不可笑？

無極之欲殺子胥，不爲不急；其設計以阻其歸，不爲不嚴。却偏有一東皋公設計救他，又偏有一臯甫說與他相像，又却遇著一個左怪漁丈人。至於子胥之鬚髮，白於一夜，也是奇緣。可見若非天意所絕之人，任你人謀乖巧，總是捉弄不倒，祇以自貽伊戚耳。

楚姬遺骨肉之難，托身人國，主人意厚而無失禮；乃欲因而謀之，昧理而喪良，取死宜矣。

話說伍員字子胥，監利人。生得身長一丈，腰大十圍，眉廣一尺，目光如電，有扛鼎拔山之勇，經文緯武之才。乃世子太師連尹奢之子，棠君尚之弟。尚與員俱隨其父奢於城父，鄢將師奉楚平王之命，欲誘二子入朝。先見了伍尚，因請見員。尚乃持父手書入內，與員觀看曰：「父幸免死，二子封侯，使者在門，弟可出見之。」員曰：「父得免死，已爲至幸；二子何功而復封侯？此誘我也，往必見誅。」尚曰：「父見有手書，豈相誑哉？」員曰：「吾父忠於國家，知我必欲報仇，故使并命於楚，以絕後慮。」尚曰：「吾弟乃臆度之語，萬一父書果是真情，吾

等不孝之罪何辭？員曰：「兄且安坐，弟當下其吉凶。」員布卦已畢，曰：「今日甲子日，時加於巳，爻傷日下，氣不相愛，主君欺其臣，父欺其子，夫且就誅，何封侯之有哉？」尙曰：「非貪侯爵，思見父耳。」員曰：「楚人畏吾兄弟在外，必不敢殺吾父；兄若誤往，是速父之死。」尙曰：「父子之愛，恩從中出；若得見面而死，亦所甘心。」於是伍員乃仰天嘆曰：「與父俱誅，何益於事？兄必欲往，弟從此辭矣。」尙泣曰：「弟將何往？」曰：「能報楚者，吾即從之。」尙曰：「吾之智力，遠不及弟；我當歸楚，汝適他國。我以殉父爲孝，汝以復仇爲孝；從此各行其志，不復相見矣。」伍員拜了伍尙四拜，以當永訣。

尙拭淚出見鄰將師言：「弟不願封侯，不願強之。」將師只得同伍尙登車，既見平王，王并囚之。伍奢見伍尙單身歸楚，嘆曰：「吾固知員之不來也。」無極增奏曰：「伍員尙在，宜急捕之，遲且逃矣。」平王非奏，即遣大將武城黑，領精卒二百人，往襲伍員。員探知楚兵來捕，已哭曰：「吾父兄果不免矣！」乃謂其妻賈氏曰：「吾欲逃奔他國，借兵以報父兄之仇，不能顧汝，奈何？」賈氏睜目視員曰：「大丈夫含父兄之怨，如割肺肝，何暇爲婦人計耶？子可速行，勿以妾爲念。」遂入戶自縊。伍員痛哭一場，藁葬其屍，即時收拾包裹，身穿素袍，貫弓佩劍而去。未及半日，楚兵已至，圍其家，搜伍員不得，度員必東走，遂命御者疾驅追之。約行三百里，及於曠野，無人之處，員乃張弓布矢，射殺御者。傳注矢欲射武城黑，黑懼，下車欲走。伍員曰：「本欲殺汝，姑留汝命，歸報楚王；欲存楚國宗祀，必留我父兄之命。若其不然，吾必滅楚，親斬楚王之頭，以洩吾恨！」武城黑抱頭鼠竄，歸報平王。平王曰：「伍員已先逃矣。」平王大怒，即命費無極押伍奢父子於市曹斬之。陟刑，伍尙唾罵無極，讒害

惑主，殺害忠良。伍奢止曰：「見危授命，人臣之職。忠佞自有公論，何以言爲？但員兒不至，吾慮楚國君臣自今以後，不得安然朝食矣。」言罷，引頸受戮。百姓觀者，無不流涕。是日天昏日暗，悲風慘冽。史臣有詩云：

慘慘悲風日失明，三朝忠裔忽遭坑。楚廷從此皆殘佞，引得吳兵入郢城。

平王問伍奢臨刑有何怨言，無極曰：「並無他語，但言伍員不至，楚國君臣，不啻安食矣。」平王曰：「員雖馬走，必不遠，宜更追之。」乃遣左司馬沈尹戌率三千人，窮其所往。伍員行及大江，心生一計，將一穿白袍，掛於江邊柳樹之上，取雙履棄於江邊，足換芒鞋，沿江直下。沈尹戌追至江口，得其袍履，回奏伍員不知去向。無極進曰：「臣有一計，可絕伍員之路。」王問何計，無極對曰：「一面出榜四處懸掛，不拘何人，有能捕獲伍員來者，賜粟五萬石，爵上大夫，容留及縱放者，全家處斬。詔各路關津渡口，凡來往行人，嚴加盤詰，又遣使通告列國諸侯，不得收藏伍員，彼進退無路，縱一時不能擒，其勢已孤，安能成其大事哉？」平王悉從其計，畫影圖形，訪拿伍員，各關隘十分緊急。

再說伍員沿江東下，一心欲投吳國，奈路途遙遠，一時難達，忽然想起太子建逃奔宋國，何不從之？遂望睢陽一路而進。行至中途，忽見一簇車馬前來，伍員疑是楚兵截路，不敢出頭，伏於林中察之，乃故人申包胥也。與員有八拜之交，因出使他國回轉，在此經過。伍員趨出，立於車左。包胥慌忙下車相見，問子胥何故独行至此。伍員把平王枉殺父兄之事，哭訴一遍。包胥聞之，惻然動容，問曰：「子今何往？」員曰：「吾聞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吾將奔往他國，借兵伐楚，生嚼楚王之肉，車裂無極之屍，方洩此恨。」包胥勸曰：「楚王雖無道，

君也。子累世食其祿，君臣之分定矣，奈何以臣而仇君乎？員曰：「昔桀紂見誅於其臣，惟無道也。楚王納子婦，棄嫡嗣，信讒佞，戮忠良，吾請兵入郢，乃爲楚國掃蕩污穢，况又有骨肉之仇乎？若不能滅楚，誓不立於天地之間。」包胥曰：「吾欲教子報楚，則爲不忠；教子不報，又陷子於不孝；子勉之行矣。朋友之禮，吾必不瀆洩於人。然子能獲楚，吾必能存楚；子能危楚，吾必能安楚。」伍員辭包胥而行，不一日到了宋國，尋見了太子建，抱頭而哭，各訴平王之過惡。員曰：「太子曾見宋君否？」建曰：「宋國方有亂，君臣相攻，吾尚未通謁也。」

却說宋君名佐，乃宋平公嬖妾之子。平公聽寺人伊戾之讒，殺太子巫而立佐。周景王十三年，平公薨，佐嗣立，是爲元公。元公爲人貌醜而性柔多私，無信，惡世卿華氏之強，與公子寅、公子御戎、向勝、向行等謀欲除去之。向勝洩其謀於向甯，甯與華亥相善，謀先期作亂。華亥乃僞爲有病，羣臣皆來問疾。華亥執公子寅與御戎殺之，囚向勝、向行於倉廩之中。元公聞之，亟駕車親至華氏之門，請釋二向。華亥并劫元公，索娶世子及親臣爲質，方從其請。元公曰：「周鄭交質，自昔有之。寡人以世子質於卿家，卿之子亦應質於寡人。」華氏商議，將華亥之子無感、華定之子啓、向甯之子向羅質於公所。元公亦召世子、華與世弟辰、公子地質於華亥之家。華亥始釋向勝、向行，從元公還朝。元公與夫人，心念世子，每日必至華氏，觀世子食舉方歸。華亥嫌其不便，欲送世子歸宮。元公甚喜，向甯不肯曰：「所以質太子者，惟不信也。若質去，禍必至矣。」元公聞華氏中悔，大怒，召大司馬華費遂，將帥甲攻華氏。費遂對曰：「世子在彼，君不念耶？」元公曰：「死生有命，寡人不能忍其恥辱。」費遂曰：「君言既決，老臣安敢庇其私族，以違君命哉？」即日整頓兵甲，元公遂將所質華無

感華啓心羅，皆斬首，將攻華氏。華立素奔於華亥，奔往告之。華亥忙集家甲迎戰，兵敗，向甯欲殺世子。華亥曰：「再罪公君，又殺世子，人將譏我。」乃盡歸其物，與其黨出奔陳國。

華費遂有三子，長華廡，次華多僚，華登其第三子也。多僚與廡素不睦，因華氏之讎，譖於元公，言：「華廡實與亥分同謀，今自陳召之，將爲內應。」元公信之，使寺人宜僚告於費遂。費遂曰：「此必多僚譖言也，君既疑廡，則請逐之。」華廡之家臣張句，微聞其事，訊於宜僚。宜僚不肯信，張句拔劍在手曰：「汝若不言，吾即殺汝。」宜僚懼，盡吐其實。張句報於華句，請殺多僚。華廡曰：「發出奔，已傷司馬之心矣。吾兄弟復相殘，何以自立？吾將避之。」華廡往辭其父，張句從行。恰好費遂自朝中出，多僚爲之御車。張句一見，怒氣勃發，拔佩劍欲殺多僚。劫華費遂同出廡門，屯於南里，使人至陳，招回華亥向甯等一同謀叛。宋元公拜咈大心爲大將，率兵圍南里。華立如楚借兵，楚平王使遠越帥師來救華氏。伍員聞楚師將到，曰：「宋不可居矣。」乃與太子建及其母子，西奔鄭國，有詩爲證：

千里投人未息肩，廡門金鼓又喧天。孤臣孽子多顛沛，又向蔡陽快著鞭。

楚兵來救華氏，晉頃公亦率諸侯救宋。諸侯不欲與楚戰，勸宋解南里之圍。縱華亥向甯等出奔趙國，兩下罷兵。此是後話。是時鄭上卿公孫僑新卒，鄭定公不勝痛悼，素知伍員乃三代忠臣之後，英雄無比。況且是時晉鄭有隙，與楚爲仇。聞太子建之來，甚喜，使人致館，厚其廩餼。建與伍員每見鄭伯，必哭訴其冤情。鄭定公曰：「鄭國微兵寡，不足用也。子欲報仇，何不謀之於晉？」世子建留伍員於鄭，親往晉國，見晉頃公。頃公叩其

備細，送居館驛，召六卿共議伐楚之事，那六卿：

魏舒、趙鞅、韓不信、士鞅、荀躒、荀寅。

時六卿用事，各不相下。君弱臣強，頃公不能自專，就中惟魏舒、韓不信有賢聲。餘四卿皆貪權怙勢之輩，而荀寅奸賂尤甚。鄭子產當國，執禮相抗，晉卿畏之，及游吉代爲執政，荀寅私遣人求貨於吉，吉不從，由是寅有冀鄭之心。至是密奏頃公曰：「鄭陰陽晉楚之間，其心不定，非一日矣。今楚世子在鄭，鄭必信之，世子能爲內應，我一兵滅鄭，即以鄭封太子，然後徐圖滅楚，有何不可？」頃公從其計，即命荀寅以其謀私告世子建，建欣然諾之。

建辭了晉頃公，回至鄭國，與伍員商議其事。員諫曰：「昔秦將杞子、楊孫謀襲鄭國，事既不成，竄身無所。夫人以忠信待我，奈何謀之？此僥倖之計，必不可。」建曰：「吾已託晉君臣矣。」員曰：「不爲晉屈，未有罪也。若謀鄭則信義俱失，何以爲人子必行之禍，立至矣。」建貪於得國，遂不聽伍員之諫，以家財私募驍勇，復交結鄭伯左右，冀其助己。左右受其賄賂，轉相交結，皆晉國私遣人至建處，約會日期，其謀漸洩。遂有人密地投首。鄭定公與西吉議，召太子建，處於後園，從者皆不得入。三杯酒罷，鄭伯曰：「寡人好意容留太子，不曾怠慢太子，奈何見圖？」建曰：「從無此意。」定公使左右面質其事，太子建不能諱，鄭伯大怒，喝令力士擒建於席上斬之，并誅左右受賂不出首者二十餘人。伍員在前驛，忽然肉跳不止，曰：「太子危矣！」少頃，建從人逃回驛中，言太子被殺之事。伍員即時攜建子勝，出了鄭城，思量無路可奔，只得往吳國逃難。髯翁有詩，單咏太子

建自取殺身之禍。詩云：

親父如仇，隔釜餓。鄭君假前反謀，侵人情難料，皆如此。冷盡英雄好義心。

再說伍員同公卜勝，懼鄭來追，一路晝伏夜行，千萬里不必細說。行過陳國，知陳非駐足之處，復東行數日，將近昭關，那座關在小岷山之西，兩山並峙，中間一口，爲盧濬往來之衝，出了此關，便是大江涌吳的水路了。形勢險隘，原設有官把守。近因盤詰伍員，特遣右馬房越帶領大軍駐紮於此。伍員行至麻陽山，離昭關約六十里之程，假息深林，徘徊不進。忽有一老父攜飯而來，送入林中，見伍員，命其飲，乃得毋之。員亦答禮。老父曰：「君莫非伍氏子乎？」員大駭曰：「何爲問及於此？」老父曰：「吾乃扁鵲之弟子東臯公也。自少以醫術遊於列國，今年老隱居於此。數日前，適將軍有小恙，邀某往視。見關上懸有伍子胥形貌，與君正相，是以問之。君不必諱，寒舍只在山後，請移步暫過，不話可以商量。」伍員知其非常人，乃同公子勝隨東臯公而行。約數里，有一茅莊，東臯公揖伍員而入，進了草堂，伍員也拜。東臯公慌忙答禮曰：「此尙非君停足之處。」復引下堂後西偏，進一小籬笆門，過一竹園，園後有土屋三間，正門如竇，低頭而入，內設牀几，左右開小窗透光。東臯公推伍員上座，員指公子勝曰：「不，小主在，吾當側侍。」東臯公問何人，員曰：「此卽楚太子建之子名勝，某之子胥也。以公長者，不敢隱情。某有父兄切骨之仇，欲誓圖報，幸公勿洩。」東臯公乃坐於勝上，自己與伍員東西相對，謂員曰：「客夫但有濟人之術，豈有殺人之心？此處雖住一年半載，亦無人知覺。但昭關設守甚嚴，公子如何可過？必思一萬全之策，方可無虞。」員下跪曰：「先生何計能脫我？難日後必當重報。」

東臯公曰：「此處荒僻無人，公子且寬留，容某尋思一策，送爾君臣過關。」良稽謝。

東臯公每日以酒食款待，一住七日，并不言過關之事。伍員乃謂東臯公曰：「某有大仇在心，以刻爲歲，遷延於此，宛若死人。先生高義，甯不哀乎？」東臯公曰：「老夫思之已熟，欲待一人未至耳。」伍員狐疑不決，是夜寢不成寐，欲要辭了東臯公，前行恐不能過關，反惹其禍，欲待再住，又恐擔閣時日，所待者又不知何人，展轉尋思，反側不安，身心如在芒刺之中，臥而復起，繞室而走。不覺東方發白，只見東臯公叩門而入，見了伍員，大驚曰：「足下鬚髮何以忽然改色，得無愁思所致耶？」員不信，取鏡照之，已蒼然如白矣。世傳伍子胥過昭關，一夜愁白了頭，非浪言也。員乃投鏡於地，痛哭曰：「一事無成，鬚髮已斑，天乎天乎！」東臯公曰：「足下勿得悲傷，此乃足下佳兆也。」員拭淚問曰：「何謂佳兆？」東臯公曰：「公狀貌雄偉，見者易識，今鬚髮斑白，一時難辨，可以混過俗眼。况吾老友已請到，吾計成矣。」員曰：「先生計將安出？」東臯公曰：「吾友覆姓皇甫名訥，住此西南七十里龍洞山居住，此人身長九尺，眉廣八寸，彷彿足下相似，教他假扮作足下，足下却扮爲僕者，倘吾友被執，紛論之間，足下便可搶過昭關矣。」伍員曰：「先生之計雖善，累及貴友，於心不安。」東臯公曰：「這個不妨，自有解救之策在後。老夫已與吾友備細言之，此君亦慷慨之十，直任其辭，不必過慮。」言畢，遂使人請皇甫訥至土室中，與伍員相見，自視之，果有三分相像，心中不勝之喜。東臯公又將湯藥與伍員先服，變其顏色，搥至黃昏，使伍員解其素服，與皇甫訥穿之，另有緊身褐衣，與伍員穿之，扮作僕者，羊勝亦更衣，如村家小兒之狀。伍員同公子勝，拜了東臯公四拜，異日倘有出頭之日，定當重報。東臯公曰：「老夫哀君

受冤，故欲相服，豈望報也？」員與勝跟隨皇甫誦，連夜向昭關而行，黎明已到，正值開關。

却說楚將蔣遜，堅守關門，號令凡北人東度者，務要報詰明白，方許過關。關前畫有伍子胥面視畫，真個水洩不通，鳥飛不過。皇甫誦到關門，關卒見其狀貌，與圖形相似，身穿素縞，且有驚悸之狀，即時盤住，入報蔣遜。蔣遜飛馳出關，遙望之曰：「是矣！」喝令左右一齊下手，將誦擁入關上。誦詐為不知其故，但乞放生。那些守關將士及關前後百姓，初間捉得子胥，盡皆踊躍觀看。伍員乘關門大開，帶領公子勝雜於衆人之中，一來擾押之際，二來粧扮不同，三來子胥面色既改，鬚髮俱白，老少不同，急切無人認得。四來都道子胥已獲，便不去盤詰了，遂捱捱擠擠，混出關門。正是：「鯉魚脫却金鈎去，擺尾搖頭再不來。」有詩爲證：

千草虎豹據雄關，一介亡臣已下山。從此勾吳添勝氣，郢都兵革不能閒。

再說楚將蔣遜，欲將皇甫誦綁縛拷打，責令供狀，解去郢都。誦辨曰：「吾乃龍洞山下隱士，皇甫誦也。欲從故人東泉公出關東遊，并無觸犯，何故見擒？」遜越聞其聲，想道：「子胥目如電閃，擊若洪鍾，此人情貌雖然相近，其聲低小，豈路途風霜所致耶？」正疑惑間，忽報東泉公來見。遜越命押在一邊，延東泉公入，各序賓主而坐。東泉公曰：「老遜欲出關東遊，開將軍捉得亡臣伍子胥，特來稱賀！」遜越曰：「小卒拿得一人，貌類子胥，尚未肯招承。」東泉公曰：「將軍與子胥父子，共立楚朝，豈不能辨別真偽耶？」遜越曰：「子胥目如電閃，擊若洪鍾，此人目小而聲雌，吾疑悻悻已久，失其故態耳。」東泉公曰：「老漢與子胥亦有一面，請借此入與吾辨之，便知虛實。」遜越命取庖囚至前，納望見東泉公，連呼曰：「公相期出關，何不早至！累我受辱！」東

姜公笑謂遠越曰：「將軍誤矣！此吾鄉友臯甫，約吾同遊，期定關前相會，不意他先行一程，將軍不信，老夫有過圖文牒在此，焉可誣爲亡臣耶？」言畢，卽於袖中取出文牒，臯與遠越細看，越大慚，親釋其縛，命酒壓驚。曰：「此乃小卒識認不真，萬勿見怪！」臯公曰：「此將軍爲朝廷執法，老夫何怪之？」遠越又取金帛相助，爲東遊之資，二人稱謝下關。遠越號令將士堅守如故。

再說伍員過昭關，心中暗忖，放步而走，走不上數里，遇著一人，伍員認得他姓左，名誠，見爲昭關擊柝小卒，他原是城父人，曾跟隨伍員父子射獵，所以認頗真。見伍員大驚曰：「朝廷案公子甚急，公子如何過關？」伍員曰：「主公知我有一顆夜明之珠，問我以索，此珠已落人手，將往取之，逃才稟過遠將軍，蒙他釋放來的。」左誠不信曰：「楚王有令，縱放公子，全家喉斬，某請同公子暫回關上，問問了主將，方纔可行。」伍員曰：「若見主將，我說明珠已交付與你，恐汝難於分割，不如做個人情放我，他日好相見也。」左誠知伍員英雄，不敢相抗，遂縱之東行，回到關上，際過其事，不題。伍員疾行，至於鄂渚，遙望大江，茫茫浩浩，波濤萬頃，無舟可渡。伍員前阻大水，後慮退兵，心中十分危急，忽見有漁翁乘船，從下流泝水而上，員喜曰：「天不絕我命也！」乃急呼曰：「漁父渡我，漁父速速渡我！」那漁父方欲攬船，岸上又有人行動，乃放聲歌曰：

日月昭昭乎，浸已馳，與子期乎蘆之崎。

伍員聞歌會意，卽望下流沿江趨走，至蘆洲，以蘆荻自隱。少頃，漁翁將船攬岸，不見了伍員，杳放聲歌曰：日已夕兮，子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

伍員同羊勝從蘆叢中出，漁翁急招之，二人踐石登舟。翁將船一篙點開，撐開闖發，飄飄而去，不勾一個時辰，遂於對岸漁翁曰：「夜來夢將星，墜於吾舟，老漢知必有異人問渡，所以薄漿出來，不期遇子，觀子容貌，的非常人，可實告我，勿相隱也。」伍員遂告姓名，漁翁嗟呀不已曰：「子面有飢色，吾往取食啖子，子姑少待。」漁翁將舟繫於綠楊下，入村取其久而不至，員曰：「人心難測，安知不棄捨擒我，乃復隱於蘆花深處。」少頃，漁翁取麥飯鮑魚菜漿來至樹下，不見伍員，乃高呼曰：「蘆中人，蘆中人，吾非以子求劍者也。」伍員乃出蘆中以應。漁翁曰：「知子可困，特爲取食，奈何相避耶？」伍員曰：「性命屬天，今屬於丈人矣。」發忠所積，中心皇皇，豈敢相避？漁翁進食，員與勝飽餐一頓，臨去解佩劍以授漁翁曰：「此素王所賜，吾祖父佩之三世矣，中有七星，價值百分，以此答丈人之惠。」漁翁笑曰：「吾聞楚王有令，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上大夫，吾不圖上卿之賞，而利汝百金之劍乎？且君子無劍不遊，子所必需，吾無所用也。」曰：「丈人既不呼劍，願乞姓名，以圖後報。」漁翁怒曰：「吾以子含冤負屈，故渡汝過江，子以報嘆我，非丈夫也。」員曰：「丈人雖不報報，某心何以自安？固當言之。」漁翁曰：「今日相逢，子逃楚難，縱楚賊安用姓名爲哉？况我舟楫活計，波浪生涯，雖有名姓，何期而會？萬一天道相逢，我但呼子爲蘆中人，子呼我爲漁丈人，足爲誌記耳。」員乃欣然拜謝，方行數步，轉身謂漁翁曰：「倘後有追兵來至，勿洩吾機。」只因轉身一言，有分喪了漁翁性命。要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伍員吹簫乞吳市 專諸進炙刺王僚

勇力之人多難用，爲其不知義理，則桀驁而難馴也。伍子胥在一孝字上，看重專諸，最是識力高處。可見有學問人結交，斷不苟且。公子光立心篡弒，本非好事，專諸却在親賢下士上，斷其必有所成，識力正自不弱。姬光意在圖篡，故思收羅才俊，以爲羽翼。君之用賢，非己之利，其說王僚以讓子胥回宜。但王僚既知伍員之賢，欲用之矣，却以子光之言，而疎棄之，使光得收，以爲輔，豈由此而遭篡弒之殃，豈不見賢而不能舉，及信才不篤之過耶？

若論專諸在姬光府中行刺，可以不必先往太湖學炙魚，蓋學治味者，以求近王僚而刺之也。在姬光府中行刺王僚，何曾嘗著魚味，何如耶？蓋專諸之意，原欲以善味得近，伺之於宮中，姬光則只以魚炙爲名，誘其來府而刺之耳。專諸自是專諸主意，姬光自是姬光主意，二人不曾商定，故多了一番轉折。

周王嫡庶不分，羣臣各以其黨相擁戴，用兵爭立，至有二王之號，綱紀蕩盡矣。猶得後亡，幸也。人多而心不齊，百事不可做，况行兵乎？姬光策楚，則勝處全在於此。

話說漁丈人已渡伍員，又與飲食，不受其劍。伍員去而復回，求丈人祕密其事，恐引追兵前至，有負盛意。漁翁仰天嘆曰：「吾爲德於子，子猶見疑，倘若追兵別渡，吾何以自明？請以一死絕君之疑。」言訖，把纜開船，拔舵放槳，倒翻船底，溺於江心。忠臣有詩云：

數載逃名隱釣輪，扁舟渡得楚亡臣。絕君後慮甘君死，千古傳名漁丈人。

至今武昌東北通津門外，有解劍亭，當年子胥解劍贈漁父處也。伍員見魚丈人自溺，嘆曰：「我得汝而活，

汝爲我而死，豈不哀哉！
伍員與羊_撈遂入吳境，行至溧陽，餒而乞食。遇一女子，方浣紗於潮水之上，宮中有飯。伍員停足問曰：「夫人可假一餐乎？」女子垂頭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豈敢售餐於行客哉？」伍員曰：「某在窮途，願乞一飯自活。夫人行賑恤之德，又何嫌乎？」女子擗頭石見伍員狀貌魁偉，曰：「妾觀君之貌，似非常人，甯以小嫌坐視窮困？」於是發其簞，取盃漿跪而進之，皆與勝一餐而止。女子曰：「君似有遠行，何不飽食？」二人乃再餐，盡其器。臨行謂女子曰：「蒙夫人活命之恩，恩在肺腑。某實亡命之夫，倘遇他人，願夫人勿言。」女子凄然嘆曰：「嗟乎！妾侍寡母三十未嫁，貞明自矢，可期饋飯，乃與男子交言，敗義墮節，何以爲人子行矣！」伍員別去，行數步，回頭視之，此女子抱一大石，自投潮水中而死。後人有讚云：

漂水之陽，擊綿之女。惟治母餐，不適男語。矜此旅人，發其筐筥。君腹雖充，吾節已竄。損此屏軀，以存盛矩。潮水不竭，茲人千古。

伍員見女子投水，感傷不已，咬破_口頭，灑血書二十字於石上曰：

爾浣紗，我行乞。我腹飽，爾身溺。十年之後，千金報德。

伍員題訖，復恐後人看見，掬土以掩之。過了溧陽，復行三百餘里，至一地名吳趨，見一壯士，廣額而深目，狀如餓虎，聲若_雷，方與一大漢厮打。衆人力勸不止，門內有一婦人喚曰：「事_不可！」其人似有畏懼之狀。即時斂手歸家。深怪之，問於旁人曰：「如此壯士，而畏婦人乎？」旁人告曰：「此吾鄉勇士，力敵萬人，不畏強禦，平生好義，見人有不平之事，卽出死力相爲。適纔門內喚聲，乃其母也。所喚專_語，卽此人姓名。素有孝行，

事母無違，雖當盛怒，聞母至即止。員嘆曰：「此真烈士矣！」

次日整衣相訪，專諸出迎，叩其來歷。員具道姓名，并受冤始末。專諸曰：「公負此大冤，何不求見吳王，借兵報仇？」員曰：「未有引進之人，不敢自媒。」專諸曰：「君言是也。今日下顧菟居，有何見論？」員曰：「敬子孝行，願與結交。」專諸大喜，乃入告於母，即與伍員八拜爲交。員長於諸二歲，呼員爲兄。員請拜見專諸之母，專諸復出其妻子相見，殺雞爲黍，歡如骨肉，遂留員勝二人宿了一夜。次早員謂專諸曰：「某將辭必入都，覓一機會，求事吳王。」專諸曰：「吳土好勇而驕，不如公子光親賢下士，將來必有所成。」員曰：「蒙弟指教，某當牢記。異日有用弟之處，萬勿見拒。」專諸應諾。三人分別。員勝相隨前進，來到梅里城郭卑隘，朝市粗立，舟車嚷嚷，舉目無親。乃藏羊勝於郊外，自己梳髮伴狂，跣足塗面，手執斑竹簫一管，在市中吹之，往來乞食。其簫曲第一疊云：「伍子胥，伍子胥，跋涉來，鄒身無依，千辛萬苦，淒復悲，父仇不報，何以生爲？」第二疊云：「伍子胥，伍子胥，昭關一度，變髮用，千驚萬恐，淒復悲，兄仇不報，何以生爲？」第三疊云：「伍子胥，伍子胥，蘆花渡，漂陽溪，千生萬死及吳，乘吹簫乞食，淒復悲，身仇不報，何以生爲？」

市人無有識者。時周景王二十五年，吳王僚之七年也。再說吳公子姬光，乃吳王諸樊之子，諸樊薨，光應嗣位。因守父命，欲以次傳位於季札。故祭彘，夷昧以次相及。及夷昧薨後，季札不受國，仍該立諸樊之後，爭奈王僚貪得不讓，竟自立爲王。公子光心中不服，潛懷殺僚之意。其如羣臣皆爲僚黨，且與同謀，隱忍於中。乃求善相者，曰：「離婁爲吳市吏，囑以諂訪豪傑，引爲己輔。一日，伍員吹簫過於吳市，被離聞簫聲甚哀，再一聽之，稍

辨其音，出見員，乃大驚曰：「吾知人多矣，未見有如此之節也。」乃揖而進之，適於上坐。伍員讓讓不敢，被離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出亡外國，子殆是乎？」員踟躕未對，被離又曰：「吾非禍子者，吾見子狀貌非常，欲爲子求富貴地耳。」伍員乃訴其實。早有侍人知其事，報知王僚，僚召被離引員入見。被離一面使人私報姬光，使知，一面使伍員沐浴更衣，一同入朝，進謁王僚。王僚奇其貌，與之語，知其賢，卽拜爲大夫之職。次日，員入朝，道及父兄之冤，咬牙切齒，目中火出。王僚壯其氣，意復悔之，許爲與師復仇。姬光素聞伍員智勇，有心收養他，聞先謁王僚，爲僚所親用，心中微懼。往見王僚曰：「光聞楚之亡臣伍員，來奔我國，王以爲何如人？」僚曰：「賢而且孝。」光曰：「何以見之？」僚曰：「勇壯非常，與寡人籌策國事，無不中窺，是其賢也。念父兄之冤，未曾須臾忘報，乞師於寡人，是其孝也。」光曰：「王許以復仇乎？」僚曰：「寡人憐其情，已許之矣。」光諫曰：「萬乘之主，不爲匹夫與師，今吳楚構兵已久，未見大勝，若爲子胥與師，是匹夫之恨，重於國恥也。勝則彼快其憤，不勝則我益其怨，必不可。」王僚以爲然，遂罷伐楚之議。

伍員聞光之入諫曰：「光方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也。」乃辭大夫之職不受。光復言於王僚曰：「子胥以王不肯與師，辭職不受，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之。」僚遂疎伍員，聽其自去，但賜以陽山之田百畝，員與勝遂耕於陽山之野。姬光私往見之，饋以米粟布帛，問曰：「子出入吳楚之境，曾遇有才勇之士，略如子胥者乎？」員曰：「某何足道，所見有專諸者，真勇士也。」光曰：「願因子胥得交於專先生。」員曰：「專諸去此不遠，當卽召之，明日可入謁也。」光曰：「既是才勇之士，某卽當造請，豈取召乎？」乃與伍員同車共載，直造專諸之家。

專諸方在街坊磨刀，爲人屠豕，見車馬紛紛，方欲走避。伍員在車上呼曰：「愚兄在此。」專諸慌忙停刀，候伍員下車，相見，員指公子光曰：「此吳國長公子，慕弟英雄，特來道見，弟不可辭。」專諸曰：「某聞巷小民，有何德能，敢煩大駕？」遂揖公子光而進，第門蓬戶低頭而入。公子光先拜，致生平和慕之意，專諸答拜。光奉上金帛爲贄，專諸固讓，伍員從旁力勸，方纔肯受。

自此專諸遂投於公子光門下，光使人日饋粟肉，月給布帛，又不時存問其母，專諸甚感其意。一日問光曰：「某村野小民，蒙公子養之恩，無以爲報，倘有差遺，惟命是從。」光乃屏左右，遂欲刺王僚，之。專諸曰：「前王僚昧卒，其子分自當立，公子何名而欲害之？」光備言：「祖父遺立，以次相傳之故，季子既醉，宜歸適長，適長之後，卽九之身也，僚安得爲君哉？吾力弱不足以圖大事，故欲借助於有力者。」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使其退位，何必私備劍士以傷先王之後？」曰：「僚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能退讓，若與之言，反生忌害，光與僚勢不兩立。」專諸愀然曰：「公子之言是也，但諸有老母在堂，未敢以死相許。」光曰：「吾亦知爾母老子幼，然非爾無與圖事者，苟成此事，君之子母，卽吾之母也，自當盡心養育，豈取有負於君哉？」專諸沉思良久，對曰：「凡輕舉無功，必圖萬全，夫魚在千仞之淵，而入漁人之手者，以香餌在也，欲刺王僚，必先投王之所好，乃能親近其身，不知王所好何在？」光曰：「好味。」專諸曰：「味中何者最甘？」光曰：「尤好魚炙。」專諸曰：「某誠暫辭。」公子光曰：「壯士何往？」專諸曰：「某往學治味，庶可近吳王耳。」專諸往太湖學炙魚，凡三月，嘗其炙者，皆以爲美，然後復見姬光，光乃藏專諸於府中，鬻翁有詩云：

剛直人推伍 胥也。因獻媚進專諸，欲知弑械，從何起？三月湖海學天魚。

姬光召伍子胥，謂專諸已精其味矣，何以得近吳王？員對曰：「夫鴻鵠所以不可制者，以羽翼在也。欲制鴻鵠，必先去其羽翼。吾聞公子慶忌，筋骨如鐵，萬夫莫當，手能接飛鳥，步能格猛獸。王僚得一慶忌，旦夕相隨，尚且難以動手。況其母弟掩餘、燭庸，並握兵權，雖有擒龍搏虎之勇，鬼神不測之謀，安能濟事？公子欲除王僚，必先去此三子，然後大覲可圖。不然，雖幸而成事，公子能安然在位乎？」光俛思半晌，恍然曰：「君言是也。且歸爾田，俟有閒隙，然後相議耳。」員乃辭去。是年周景王崩，有嫡世子曰猛，次曰匄，長庶子曰朝。景王寵愛朝，囑於大夫賓孟，欲更立世子之位，未行而歸。劉獻公擊亦卒，子劉名字伯勳，立，素與賓孟有隙，遂同單穀公旗殺賓孟，立世子猛，是爲悼王。尹子公尚，甘公冶，召莊公免，率附子朝，三家合兵，使上將南宮極率之以攻劉卷。卷出奔揚，單旗率王猛於於皇，子朝使其黨以勝伐皇，勝敗死。晉頃公聞王室大亂，遣大夫籍談苟躒帥師納王於王城，尹固亦立子朝於京。庶王猛病卒，單旗劉卷復立其弟匄，是爲敬王。居翟泉，周人呼匄爲東王。朝爲西王，二王互相攻殺，六年不決。召非公奂卒，南宮極爲天雷震死，人心惶懼。晉大夫荀躒復率諸侯之師，納周王於成周，擒尹固子朝兵，潛召奂之子闔，反攻子朝，擊出奔楚。諸侯遂城周而盟，敬王以召闔爲反復，與尹固同斬於市，周人快之，此是後話。

且說周敬王卽位之元年，吳王僚之八年也。時楚故太子建之母左姬，費極恐其爲伍員內應，勸平王誅之。建母聞之，陰使人求救於吳。吳王僚使公子光往，即以建母行及鍾離，楚將薳越帥師拒之，馳召郢都平王

拜令尹陽句爲大將，并徵陳蔡胡沈三國之師。胡子名髡，沈子名逞，二君親自引兵，陳遣大夫夏留，頓胡二國，亦遣大夫助。胡沈陳之兵營於右，頓許蔡之兵營於左，遠越大軍居中。姬光亦馳報吳王，王僚同公子掩餘率大軍一萬，罪人三千，來至雞父下寨。兩邊尚未約戰，適楚令尹陽句，華疾卒，遠越代領其衆，姬光言於王僚曰：「楚亡大將，其軍已喪氣矣。諸侯相從者雖衆，然皆小國畏楚而來，非得已也。胡沈之君，幼不習戰，陳夏鬻勇而無謀，頓許蔡三國久困楚令，其心不服，不肯出力。七國同役而不同心，楚帥位卑無威，若乃師先，胡與陳必先奔，諸國必亂，楚必震懼，可全敗也。請示弱以誘之，而以精卒持其後。」

王僚從其計，乃爲三陣，自率中軍，姬光在左，公子掩餘在右，各飽食嚴陣以待。先遣罪人三千，亂突楚之右營，時秋七月晦日，兵家忌晦，故胡子髡，沈子逞，及陳夏留，俱不做整備。及聞吳兵到，開營擊之。罪人原無紀律，或奔或止。三國以吳兵散亂，彼此爭功追逐，全無隊伍。姬光帥左軍乘亂進擊，正遇夏留，一戟刺於馬下。胡沈二君，心慌奪路欲走，公子掩餘右軍亦到，二君如飛禽入網，無處逃脫，俱爲吳軍所獲。軍士死者無數，生擒甲士八百餘人。姬光喝教將胡沈二君斬首，却縱放甲士，使奔報楚之左軍。胡沈二君及陳大夫俱被殺矣。許蔡頓三國將士，嚇得心膽墮地，不敢出戰，各尋走路。王僚合左右二軍，如泰山一般，壓下來。中軍遠越未及成陣，軍士散其大半，吳兵隨後掩殺，殺得屍橫遍野，流血成渠。遠越大敗，奔五十里方脫。姬光直入郢陽，迎取楚夫人以歸。蔡人不敢拒敵，遠越收拾敗兵，止存其半。聞姬光軍師來郢陽，取楚夫人，乃星夜赴之。比及楚軍至蔡，吳兵已離郢陽二日矣。遠越知不可追，仰天嘆曰：「吾受命守關，不能緝獲亡臣，是無功也。既喪七國。」

之師，又失君夫人，是二罪也。無一功而負二罪，何面復見楚王乎？」遂自殺而死。

楚平王聞吳師勢大，心中甚懼，用囊瓦爲令尹，以代陽句之位。囊瓦謂郢城卑狹，更於其東開地築一大城，比舊高七尺，廣二十餘里。又舊城爲紀南城，以其在紀山之南也。新城仍名郢，徙郢居之。復築一城於西，以爲右臂，號曰麥城。二城以品字之形，聯絡有勢。楚人皆以爲瓦功。沈尹戌笑曰：「子常不務修德政，而徒事興築，吳兵若至，雖十郢城何益哉？」

囊瓦欲雪雞父之恥，大治舟楫，操演水軍。三月，六手射熟，囊瓦率舟師，從大江直逼吳，蠡武而還。吳公子光聞楚師犯邊，星夜來援。比至垓下，囊瓦已還師矣。姬九曰：「楚方耀武而還，邊人必不爲備。」乃潛師襲巢，滅之，并滅鍾離，凱而歸。楚平王聞二邑被滅，大驚，遂付心疾，久而不愈。至血王，年疾篤，召囊瓦及公子申至於榻前，以太子珍囑之而薨。囊瓦與郤宛商議曰：「太子珍年幼，且其母乃太子建所聘，非正也。子西比而好善，立長則名順，建善則國治，誠立子西，楚必賴之。」郤宛以囊瓦之言，告於公子申，申怒曰：「若廢太子，是彰吾王之穢行也。太子秦出其母，已爲君夫人，可謂非適嗣乎？棄適而失大，外內惡之。令尹欲以利禍我，其病狂乎？再者及吾，必殺之！」囊瓦懼，乃奉珍主喪即位，改名曰軫，是爲昭王。囊瓦仍爲令尹，伯郤宛爲左尹，鄧將帥右尹，費極以師傅舊恩，同執國政。且說鄭定公與吳，取楚夫人以歸，乃使人賈玉鑿耳，追送之，以解殺建之恨。楚夫人至吳，吳王賜宅西門之外，使芊勝奉之。伍員聞牛王之死，捶胸大哭，終日不止。公子光怪而問曰：「楚王乃子仇人，而死當稱快，胡反哭之？」員曰：「某非哭楚王也，恨吾不能斃彼之頭，以雪吾

恨，使得終隔下耳。」光亦爲嗟嘆。胡曾先生有詩曰：

父兄冤恨未曾酬，已報淫狐獲首邱。手刃不能償夙願，悲來霜鬢又添愁。

伍員自恨不能及平王之身，報其仇怨，一連三夜無眠，中心想出一個計策來，謂姬光曰：「公子欲行大事，何無個可承耶？」光曰：「晝恨思之，未得其便。」員曰：「今楚王新歿，朝無良臣，公子何不奏過吳王，乘楚喪亂之中，發兵南伐，可以圖霸。」光曰：「倘遣吾弟將，奈何？」員曰：「公子誤爲陸車，而得足疾者，王必不遣然務薦掩餘，庸爲將，更使公子慶忌，結連鄭衛，共攻楚國，此一網而除三翼，吳王之死，何日下矣。」光又問曰：「三翼雖去，延陵季子在朝，見我行篡，能容我乎？」員曰：「吳晉方睦，再令季子使晉，以窺中原之釁。吳王好大而疎於計，必然聽從，待其遣使歸國，大位已定，豈能恨諸廢立哉？」光不覺下拜曰：「孤之得子胥，乃大賜也。」次日，以乘輿伐楚之利，入言於王僚，僚欣然聽之。光曰：「此事某應效勞，奈因陸車損其足蹙，方就醫療，不能止勞。」僚曰：「然則何人可將？」光曰：「此大事，非至親信者，不可托也，王自擇之。」僚曰：「掩餘、燭庸可乎？」光曰：「得人矣。」光又曰：「向來晉楚爭霸，吳爲屬國，今晉既衰微，而楚復屢敗，諸侯離心，未有所歸，南北之政，將歸於東，若遣公子慶忌，往收鄭衛之兵，并力攻楚，而使延陵季子聘晉，以觀中原之釁，王簡練舟師，以擬其移，霸可成也。」王僚大喜，使掩餘、燭庸帥師伐楚，季子聘於晉國，惟慶忌不遣。

單說掩餘、燭庸引師二萬，水陸並進，圍楚潛邑。潛邑大夫堅守不出，使人入楚告急。楚昭王新立，君幼臣讒，聞吳兵圍潛，舉朝慌急無措。公子申進曰：「吳人乘喪來伐，若不出兵迎敵，示之以弱，啓其深入之心，依臣

愚見，速令左司馬狄尹戍率陸兵一萬救潛，再遣左尹都宛率水軍一萬，從淮納順流而下，截住吳兵之後；使他首尾受敵，吳將可坐而擒矣。『昭王大喜，遂用子西之計，調遣二將，水陸分道而行，却說掩餘、燭庸攻圍 潛邑，諜者報救兵來到，二將大驚，分兵一半圍城，一半迎敵。』沈尹戍堅壁不戰，使人四下將樵汲之路，俱用石子壘斷，二將大驚，探馬又報楚將郤宛引師從淮納寒斷江口，吳兵進退兩難，乃分作兩寨，爲犄角之勢，與楚將相持，一面遣人入吳求救，姬光曰：『臣向者欲鄭、衛之兵正爲此也，今日遣之，尙未爲晚。』王僚乃使慶忌糾合鄭、衛四公子俱調開去了，單留姬光在國，伍員乃謂光曰：『公子覺利七首乎？欲用專，此其時矣。』光曰：『然，昔越王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獻其二枚於吳，一曰湛盧，二曰盤郢，三曰魚腸，魚腸乃七首也，形雖短狹，砍鐵如泥，先君以賜我，至今寶之，藏於牀頭，以備非常。此劍連夜發光，意者神物欲自試，將幽 王僚之血乎？』遂出劍與員觀之，員誇獎不已，卽召專，諸以劍付之，專請不待開言，已知光意，慨然曰：『王僚可殺也。』二弟凌、離，公子出使，彼孤立，無如我何，但死生之際，不敢自主，候稟過老母，方敢從命。』專，諸歸視其母，不言而泣，母曰：『諸何悲之甚也？豈公子欲用汝耶？吾家受公子恩，養大德，當報忠孝，豈能兩全？汝必亟往，勿以我爲念，汝能成人之事，垂名後世，我死亦不朽矣。』專，諸猶依依不舍，曰：『吾思飲清泉，可於河下取之。』專，諸奉命汲泉於河，比及回家，不見老母在堂，問其妻，妻對曰：『姑適言困倦，閉戶思臥，戒勿驚之。』專，諸心疑，啓牖而入，老母自縊於床上矣，髯仙有詩云：

顧子成名不惜身，肯將孝子換忠臣。世間盡爲貪生誤，不及區區老婦人。

專諸痛哭一場，收拾殯殮，葬於西門之外。謂其妻曰：「吾受公子大恩，所以不敢盡死者，爲老母也。今老母已亡，吾將赴公子之急，我死汝母子必蒙公子恩，勿爲我牽掛。」言畢，來見姬光，言母死之事。光十分不滿意，安慰了一番，良久，然後復論及王僚事。專諸曰：「公子盍設享以請吳王，王若肯來，事八九濟矣。」光乃入見王僚，曰：「有庖人從太湖來，新學魚炙，味甚肆美，異於他炙，請王辱臨下舍而嘗之。」王僚好的是魚炙，遂欣然許諾。來日當過王兄府上，不必過費。光是夜預伏甲士於窟室之中，再命伍員暗約死士百人，在外接應。於是大張飲具。次早復請王僚，僚人宮告其母曰：「公子光具酒相延，得無有他謀乎？」母曰：「光心氣快快，常有愧恨之色，此番相請，諒無好處，何不辭之？」僚曰：「辭則生隙，若嚴爲之備，又何懼哉？」於是被獲貌之甲三重，陳設兵衛，自王宮起，直至光家之門，街衢皆滿，接連不斷。僚駕及門，光迎入拜見，既入席安坐，光侍坐於傍。僚之親戚近信，布滿堂階。侍席力士百人，皆操長戟，帶利刀，不離王之左右。庖人獻饌，皆從庭下搜簡更衣，然後膝行而前；十餘力士握劍，夾之以進。庖人置饌，不敢仰視，復膝行而出。光獻膳致敬，忽作蹕足，僞爲痛苦之狀，乃前奏曰：「光足疾舉發，痛徹骨髓，必用大扇礮緊其痛方止。幸王寬坐，須臾，容妾足便出。」僚曰：「王兄請自方便。」光一步一躡入內，潛進窟室中去了。

少頃，諸告進魚炙，搜簡如前。誰知這口魚腸短劍，已暗藏於魚腹之中。力士挾專諸膝行，至於王前，用手擊魚以進。光地抽出匕首，運刺十僚之胸。手勢去得十分之重，直貫三層堅甲，透出背脊。王僚大叫一聲，登時氣絕。侍衛力士一擁齊上，刀戟並舉，將專諸剝做肉泥，堂中大亂。姬光在窟室中知已成事，乃縱甲士殺出，兩

下交門。這一邊知專諸手，威加十倍；那一邊見王僚已亡，心減三分。僚衆一半被殺，一半奔逃；其所設軍衛，俱被伍員引衆殺散。奉姬光升車入朝，聚集羣臣，將王僚背約自立之罪，宣布國人明白。今日非光貪位，實乃王僚之不義也。光權攝大位，待季子返國，仍當奉之。乃收拾王僚屍首，殮殮如禮；又厚葬專諸，封其子專毅爲上卿，封伍員爲行人之職，待以客禮而不臣。市吏被離，舉薦伍員有功，亦升大夫之職，散財發粟，以振窮民。國人安之。姬光心念慶忌在外，使善走者覘其歸期。姬光自率大兵，屯於江上以待之。慶忌中途聞變，卽馳去。姬光乘驕馬追之，慶忌棄車而走，其行如飛，馬不能及。光命集矢射之，慶忌挽中接矢，無一中者。姬光知慶忌必不可得，乃誠而部爲之備，遂還吳國。又數日，季札自晉歸，知王僚已死，過往其墓，舉哀成服。姬光親詣墓所，以位讓之，曰：「此祖父諸叔之意也。」季札曰：「汝求而得之，又何讓爲？苟國無廢祀，民無廢主，能立者卽吾君矣。」光不能強，乃卽吳王之位，自號爲闔閭。季札退守臣位，此周敬王五年事也。札聆爭國之事，老於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不與吳事，時人高之。及季札之死，葬於延陵，孔子親題其碑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史臣有贊云：

貪夫殉利，釐豆見色，春秋爭弑，不顧骨肉。孰如季子，始終讓國，堪愧姬光，無慚泰伯！
宋儒又論季札辭國生亂，爲賢名之玷，有詩云：

只因一讓啓羣爭，辜負前人次及情。若使延陵成父志，蘇臺騰鹿豕縱橫。

且說掩餘、燭庸困在潛城，日久救兵不至，正在躊躇脫身之計，忽聞姬光弑王僚位，二人放聲大哭，商議道：

「光既行執奪之事，必不相容；欲要投奔楚國，又恐楚不相信。正是有難奔，有國難投，如何是好？」獨庸曰：「目今困守於此，終無了期，且垂夜從僻路逃奔小國，以圖後舉。」掩餘曰：「楚兵前後圍襲，如飛鳥入籠，焉能自脫？」獨庸曰：「吾有一計，傳令兩寨將士，詐稱來日欲與楚兵交鋒，至夜半與兄微服潛走，楚兵不疑。」掩餘然其言，兩寨將士秣馬厲卒，專候軍令布陣。掩餘與獨庸同心腹數人，扮作噴馬小軍，逃出本營。掩餘投奔徐國，獨庸投奔鍾吾。乃天明，兩寨皆不見其主將，士卒混亂，各搶船隻奔歸吳國。所來甲兵無數，皆被郤宛水軍所獲。諸將欲乘吳之亂，遂伐吳國。郤宛曰：「彼乘我喪非武，吾奈何效之？」乃與沈尹戌、司班師獻吳俘。楚昭王以郤宛有功，以所獲甲兵之半賜之。每事諂諂，甚加敬禮。費無極忌之益深，乃生一計，欲害郤宛。畢竟費無極用何計策，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囊瓦懼謗誅無極 要離食石刺慶忌

囊瓦只是個混張匹夫，全無才智，文則不知修政，武則不知用兵。吳兵圍楚，愾張無措，無極進讒，枉殺賢臣，又不察公議，波累多人。這尹人做令尹，楚國不亡何待？

凡讒人害人，多是乘隙而入，獨費無極之害太子建，殺伯郤宛，都是平地波濤，從毫無間隙而生。造出機械來，其計爲更險，其心爲更毒，僅僅一死，猶爲未蔽厥辜。

伍員之爲姬，盡力原爲要報自己之仇，及閻問已立，却只講自己圖霸，絕不提替他報仇之事。子胥

雖則心酸，却又推辭不_レ；借力於人，實是苦事！

干將莫邪，吳鴻扈格諸事，最是妄誕不經，多由後人好奇造出，不足爲信也。

子胥雖不識伯嚭之奸，不信被離之說，終亦不失爲厚；以視今人只顧自得地步，不肯引人於窮困者，何嘗天淵？

凡人以死取名，必先以義理爲斷，專講之刺于僚，以感恩而圖報也。禍止一身，其母亦係自死，然已不軌於聖賢之道矣。至於要離，非素受愛養之恩，與不可辭之義，只以貪名之故，殘身害家，卽在影使中，亦無其位矣。况道義乎？此等捐軀，只算殘毒之人，吾所不取。

話說費無極心忌伯嚭，與鄒將師商量出一個計策來，詐謂囊瓦曰：「子惡欲設享相延，託某探相國之意，未審相國肯降臨否？」囊瓦曰：「彼若見招，豈有不赴之理？」無極又謂伯嚭曰：「令尹向吾言，欲飲酒於吾子之家，未知子肯爲治具否？託吾相探。」伯嚭不知是計，應曰：「某位居下僚，蒙令尹狂駕，誠爲榮幸，明日當備草酌奉候。」伯嚭大夫致意。無極曰：「子享令尹，以何物致敬？」伯嚭曰：「未知令尹所好何在？」無極曰：「令尹最好者，堅甲利兵也，所以欲飲酒於公家者，以吳之俘獲，半歸於子，故欲借觀耳。子盡出所有，吾爲子擇之。」伯嚭果然將楚平王所賜及家藏兵甲，盡出以示無極。無極取其堅利者，各五十件，曰：「足矣。子帷而寘諸門，令尹來必問，問則出以示之，令尹必愛而玩之，因以獻焉。若他物，非所好也。」

伯嚭信以爲然，遂許離於門之左，將甲兵於帷中，盛陳看核，託費無極往遊。囊瓦將行，無極曰：「人

心不可測也。我爲子先往，探其設享之狀，然後隨行。」無極去少頃，踉蹌而來，喘吁未定，謂蘇瓦曰：「某幾誤相國，子惡今日相諺，非懷好意，將不利於相國也。適見幢兵出於門，相國誤往，必遭其害。」蘇瓦曰：「子惡素與我無嫌，何至如此？」無極曰：「彼恃王之寵，欲代子爲令尹耳。且我聞子惡陰通吳國，於濟之役，諸將欲伐吳國，子惡私得吳人之賂，以爲乘亂不義，遂強左司馬與師而回。夫以乘我喪，與吳亂，正好相報，奈何去之？非得吳賂，焉肯遽衆輕退？子惡若得志，楚國危矣。」蘇瓦意猶未信，更使左右往視，聞報門幕中果伏有甲兵，蘇瓦大怒，即使人請鄒將師至，訴以郤宛欲謀害之事。將師曰：「郤宛與陽令終、闕完、陽佗三族合黨，欲棄楚政，非一日矣。」蘇瓦曰：「異國匹夫，乃敢作亂，吾當手刃之。」遂奏聞楚王，令鄒將師率兵甲以攻伯氏。伯郤宛知爲無極所賣，自刎而死。其子伯嚭懼禍，逃出郊外，去了蘇瓦命焚伯氏之居，國人莫肯應者。瓦益怒，出令曰：「不焚伯氏與之同罪。」衆人盡知郤宛以個賢臣，誰肯焚燒其宅，被蘇瓦逼迫不過，各取禾藁一扎在手，投於伯氏門外而走。瓦乃親率家衆，將前後門圍住，放起大火，可憐左尹府第一區，登時化爲灰燼。連郤宛之屍亦燒毀無存。盡滅伯氏之族，復拘陽令終、陽完、陽佗、管陳，誣以通吳謀叛，皆殺之。國中無不稱冤者。忽一日，蘇瓦於月夜登樓，聞市上歌聲，朗然可辨，瓦聽之，其歌云：

莫學郤大夫，忠而見誅，身既死，骨無餘。楚國無君，惟費與鄒，令尹木偶，爲人作藪。天若有知，報應立顯。

瓦急使左右察其人不得，但見市廛家家祀卍香火，一接問神何姓名，答曰：「卽楚忠臣伯郤宛也。無罪枉殺，冀其上訴於天耳。」左右以報蘇瓦，瓦乃訪之朝中，公子申等皆言：「卽宛無通吳之事。」瓦心中頗悔，沈

尹戍聞郊外奔神者，皆咒詛令尹，乃來見蠹瓦曰：「國人皆怨矣！相國獨不聞乎？夫費無極楚之讎人也，與鄢將師共爲蒙蔽，去朝吳，出蔡侯，朱，殺先王爲滅倫之事，致太子建身死外國，冤殺伍奢父子，今又殺左尹，波及陽晉二家，百姓怨此二人，入於骨髓，皆云：『相國縱其爲惡。』怨習咒詛，遍於國中。夫殺人以掩謗，仁者猶不爲；況殺人以興謗乎？子爲令尹，而縱讎惡以失民心，他日楚國有事，寇盜興於外國，人叛於內，相國其危哉！與其信讒以自危，孰若除讒以自安耶？」蠹瓦矍然下席曰：「是瓦之罪也，願司馬助吾一臂，誅此二賊。」洸尹戍曰：「此社稷之福，敢不從命。」洸尹戍即使人揚言於國中曰：「殺左尹者，皆費鄢二人所爲，令尹已覺其奸，今往討之，國人願從者皆來。」言猶未畢，百姓爭執兵先驅，蠹瓦乃收費無極鄢二人師數其罪，梟之於市。國人不得令尹之命，將火焚兩家之宅，悉滅其黨，於是謗阻方息。史臣有詩云：

不焚伯氏焚鄢費，公論公心在國人。令尹早同司馬計，讒言何至害忠臣？

又有一詩，言鄢費二人一生害人，適以自害，讒口作惡，亦何益哉？詩云：

順風放火去燒人，忽地風回燒自身。毒計奸謀渾似此，惡人幾個不遭屯？

卮說：吳王闔閭元年，乃敬王之六年也。闔閭助國政於伍員曰：「寡人欲強國闔閭，如何而可？」伍員頓首垂淚而對曰：「臣楚國之亡虜，父兄含冤，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垢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加戮，何敢與吳國之政？」闔閭曰：「平夫子，寡人不免屈於人下，今幸蒙一言之教，得有今日，方且託國於子，何故中道忽生退志？豈以寡人爲不足耶？」伍員對曰：「臣非以大王爲不足也，臣聞疎不聞親，遠不聞近，臣豈敢以竊

旅之身，居吳國謀臣之上乎？况臣大難不報，方寸搖搖，自不知謀，安能謀國？」闔閭曰：「吳國謀臣，無出子右者，子勿辭。俟國事稍定，寡人爲子報仇，惟子所命。」伍員曰：「王所謀者何也？」闔閭曰：「吾國僻在東南，險阻卑濕，又有海潮之患，倉庫不盈，出時不聚，國無守禦，民無固志，無以威示鄰國，爲之奈何？」伍員對曰：「臣聞治民之道，在安居而理。夫霸王之業，從近制遠，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庫，治兵革，使內有可守，而外可以應敵。」闔閭曰：「善，寡人委命於子，子爲寡人圖之。」伍員乃相土形之高卑，嘗水味之鹹淡，乃於姑蘇山東北三十里，得善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象天入風，水門八，法地八，聽那八門。

南曰盤門，蛇門，北曰齊門，平門，東曰婁門，匠門，西曰閭門，胥門。

盤門者，以水之盤回也。蛇門者，以在巳方，生肖屬蛇也。齊門者，以齊國在其北也。平門者，水陸地相稱也。婁門者，非江之水所聚也。匠門者，聚匠作於此也。閭門者，通閭闔之氣也。胥門者，向姑胥山也。越在東南，正在巳方，故蛇門之上，刻有木蛇，其首向內，示越之臣服於吳也。南向復築小城，周圍十里，南北西俱有門，惟東不開門，欲以紹越之光明也。吳地在東爲辰方，生肖屬龍，故小城南門上爲兩龍，以象龍角。城郭既成，迎閭闔自梅里，徙都於此。城中前朝後市，左祖右神，倉廩府庫，無所不備。大選民卒，教以戰陣射御之法，別築一城於鳳凰山之南，以備越寇，名南武城。

閭闔以魚腸爲不祥之物，函封不用，築冶城於牛首山，鑄劍數千，號曰扁諸。又訪得吳人干將，與歐冶子同師，使居匠門，別鑄利劍，干將乃採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妙選時日，天祗下降，百神陞觀，聚炭如

邱使童男童女三百人，裝鼓焚燬。如三月，而金城之精不銷。干將不知其故。其妻莫邪謂曰：「夫神物之化，須人氣而後成。今子作劍三月不就，得無待人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爲冶不化，夫妻俱入爐中，然前成物，至今卽山作冶，必麻經草衣祭爐，然後敢發。今吾鑄劍不成，亦若是耶？」莫邪曰：「師能變身以成神器，吾何難效之？」於是莫邪沐浴斷髮剪爪，立於爐傍，使男女復鼓燬，炭火方烈，莫邪自投於爐，頃刻銷鑠，金鐵俱液，遂瀉成寶劍。先成者爲陽，卽名干將；後成者爲陰，卽名莫邪。陽作龜文，陰作漫漶。干將匿其術，止以莫邪獻於吳王。王試之石，厲手而開。今虎邱試劍石是也。王賞之白金。其後吳王知干將匿劍，使人往取，如不得劍，卽當殺之。干將取劍出觀，其劍自匣中躍出，化爲青龍。干將乘之，升天而去。疑已作劍仙矣。使者還報，吳王嘆息，自此益寶莫邪。莫邪留吳，不知下落。直至六百餘年之後，晉朝張華丞相，見牛斗之間有紫氣，聞雷煥妙達象緯，召而問之。煥曰：「此寶劍之精，在豫章豐城。」華卽補煥爲豐城令。煥既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長六尺，廣三尺，開視之，內有雙劍。以函昌西山之士，拭之，光芒豔發。以一劍送華，留一劍自佩之。華報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尚有莫邪，何爲不？」雖然，神物終當合耳。」其後煥同華佩劍過延津，劍忽躍出入水，急使人入水求之，惟見兩龍張鬣相向，五色炳耀，使人恐懼而退。以後二劍更不出現，想神物終歸天上矣。今豐城縣有劍池，前有函土瘞，其半俗呼石門，卽雷煥得劍處。此乃干將莫邪之結末也。後人有寶劍銘云：

五山之精，六氣之英，鍊爲神器，電燁霜凝。蚬苻波映，龍藻龜文，斷金切玉，以勳三軍。

話說吳王闔閭既寶莫邪，初募人能作金鈎者，賞以百金。國人多有作鈎來獻者。有鈎師貪王之重賞，將二

子殺之，取其血以釃金，遂成二鈞，獻於吳王。越數日，其人詣宮門求賞。吳王曰：「爲鈞者衆，爾獨求賞，爾之鈞何以異於人乎？」鈞師曰：「臣利王之賞，殺二子以成鈞，豈他人可比哉？」王命取鈞，左右曰：「已混入衆鈞之中，形製相似，不能辨識。」鈞師曰：「臣請視之。」左右悉取衆鈞，置於鈞師之前，鈞師亦不能辨，乃向鈞呼二子之名曰：「吳鴻、鳳稽，我在於此，何不顯鑿於王前也。」呼聲未絕，兩鈞忽飛出，貼於鈞師之胸。吳王大驚曰：「爾言果不謬矣。」乃以百金賞之，遂與邪俱佩服於身。其時楚伯嚭出奔在外，伍員已顯用於吳，乃奔吳，先謁伍員，員與之相對而泣，遂引見闔閭。闔閭問曰：「寡人僻處東海，子不遠千里，遠辱下土，將何以教寡人乎？」嚭曰：「臣之祖父，効刀於楚，再世矣。臣父無罪，橫被焚戮，臣亡命四方，未有所歸，今聞大王高義，收伍子胥於窮厄，故不遠千里，東身歸命，惟大王死生之。」闔閭惻然，使爲大夫，與伍員同議國事。吳大夫被黜，私問於伍員曰：「子何見而信嚭？」員曰：「吾之怨正與嚭同。」嚭云：「同疾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瀨下之水，因復俱流，子何怪焉？」被離曰：「子見其外，未見其內也。吾知嚭之爲人，既視虎步，其性貪佞，專功而擅殺，不可親近。若重用之，必害子累。」伍員不以爲然，遂與伯嚭俱事吳王。後人論被離，旣識伍員之賢，又識伯嚭之佞，其神相也。員不信其言，豈非天哉？有詩云：

能知忠勇辨奸回，神相如離亦異哉。若使子胥能預策，豈容麋鹿到蘇臺。

話分兩頭，再說公子慶忌逃奔於艾城，招納死士，結連鄰國，欲待時乘隙伐吳報讎。闔閭聞其謀，謂伍員曰：「昔專諸之事，寡人卒得子力，今慶忌有謀吳之心，飲不甘味，坐不安席，子更爲寡人圖之。」伍員對曰：「

臣不忠無行，與一王國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圖正子，恐非皇天之意。」闕閔曰：「昔武王誅紂，復殺武庚，周人不以爲非；皇天所廢，順天而行。慶忌若在，王僚未死，寡人與子成敗共之，甯可以小不忍而釀大患？寡人更得一專諸，事可了矣。子求謀勇之士，已非一日，孰有其人否乎？」伍員曰：「難言也。臣所厚有一細人，似可與謀者。」闕閔曰：「慶忌乃敵萬人，豈細人所能謀乎？」員對曰：「是雖細人，實有萬人之勇。」闕閔曰：「其人爲誰？何以知其勇？」試以寡人言之。」伍員遂將勇士姓名出處備細說來，正是：

說時岳山搖動，話到長江水逆，只爲子胥能報，要姓播春秋。

伍員曰：「其人姓要，名雄，吳人也。臣昔曾見其折辱壯士椒邱訢，是以知其勇。」闕閔曰：「折辱之事如何？」員對曰：「椒邱訢者，東海士人也。有友人仕於吳而死，訢至吳奔其喪，車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卽出取之，君勿飲也。」訢曰：「壯士在此，何神敢干我哉？」乃使從者解驂，以於津。馬嘶而入水，津吏曰：「神取馬去矣。」椒邱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神與鼙鼓，終不能活。三日三夜，椒邱訢從水中出一目爲神所傷，遂眇。吳行弔，坐於地席，訢恃其與水神交戰之勇，以氣凌人，輕傲於士大夫，言詞不遜，時要離與訢對坐，忽然有不平之色，謂訢曰：「子見士大夫而有傲色，得無以勇士自居乎？吾聞勇士之鬪也，向日戰不移表，與鬼神戰不旋踵，與人戰不遠解，甯死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鬪於水，生馬不能追，又受眇目之差，形殘名辱，不與并命而猶傲於餘生，此天地間最無用之物，且不當以面目見人，况傲士乎？」椒邱訢被辱，頓首無言，合愧出席而去。要離至晚還舍，誠其妻曰：「我妹勇士椒邱訢於大家之喪，恨怨鬱積，今夜必

來殺我，以報其仇。吾當僵臥室中，以待其來，爾勿閉門。」妻知，離之勇，從其言。椒訴果於夜半挾利刃，逕造要離之舍，見門扉不掩，堂戶大開，直趨其室，見一人垂手放髮，臨牕僵臥，視之，乃要離也。見來，直挺不動，亦無懼意。訴以劍承要離之頸，數之曰：「汝有當死者三，汝知之乎？」離曰：「不知。」訴曰：「汝辱我於大家之喪，一死也。爾不關閉，二死也。見我面不起避，三死也。汝自求死，勿以我爲怨。」要離曰：「我無三死之，爾有三不肖之愧，爾知之乎？」訴曰：「不知。」要離曰：「吾辱爾於千人之衆，爾不敢酬一言，一不肖也。人門不咳，堂堂無聲，有掩襲之心，二不肖也。以劍承吾之頸，尙大言，三不肖也。爾有三不肖，而反責我，豈不鄙哉？」椒訴乃收劍嘆曰：「吾之勇，自計世人莫有及者，離乃加吾之上，真乃天下勇士。吾若殺之，豈不貽笑於人。然不能殺汝，亦難以勇稱於世矣。」乃投劍於地，以頭觸牕而死。方其在喪席之時，臣亦與坐，故知其詳，豈非有萬人之勇乎？」闔閭曰：「子爲我召之。」

伍員乃往見要離曰：「吳王聞吾子高義，願一見顏色。」離驚曰：「吾乃吳下小民，有何德能，敢奉吳王之詔？」伍員再申言，吳王願見之，要離乃隨伍員入謁。闔閭初聞伍員誇要離之勇，必心魁偉非常，及見離身材僅五尺餘，腰大一束，形容醜陋，大失所望，心中不悅，問曰：「子嘗稱勇士，要離乃子乎？」離曰：「臣細小無力，迎風則伏，負風則僵，何勇之有。然大王有所遣，不敢不盡其力。」闔閭嘿然不應。伍員已知其意，奏曰：「夫良馬不在形之高大，所貴者力能任重，足能至遠而已。要離形貌雖陋，其智術非常，非此人不能成事，王勿失之。」闔閭乃延入後宮賜坐。要離進曰：「大王意中所患，得非亡王之公子乎？臣能殺之。」闔閭笑曰：「慶忌

骨騰肉飛，走踰奔馬，矯捷如神，萬夫莫當，子恐非其敵也。」要離曰：「善殺人者，在智不在力；臣能立廢忌，刺之如割鷄耳。」闔閭曰：「廢忌，明智之人，招納四方亡命，豈肯輕信國中之客，而近之哉？」要離曰：「廢忌招納亡命，將以害吳；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廢忌必信臣而近之矣，如是而後可圖也。」闔閭愀然不樂曰：「子無罪，吾何忍加此慘禍於子哉？」要離曰：「臣聞安妻子之樂，不盡于君之義，非忠也。懷室家之愛，不能除君之患，非義也。臣得以忠義成名，雖舉家就死，其甘如飴矣。」伍員從傍進曰：「要離爲國忘家，爲上忘身，真千古之豪傑！但於功成之後，旌表其妻孥，不沒其績，使其揚名後世足矣。」闔閭許之。

次日伍員同要離入朝，員薦要離爲將，請兵入楚。闔閭罵曰：「寡人親要離之力，不及一犢兒，何能勝伐楚之任哉？况寡人國事盡託，豈能用兵？」要離進曰：「不仁哉王也！子胥爲王定吳國，王乃不爲子胥報仇乎？」闔閭大怒曰：「此國家大事，豈野人所知？奈何當朝責辱寡人！」叱力士執要離，其右臂，囚於獄中，遣人收其妻子。伍員嘆息而出，羣臣皆不知其緣。過數日，伍員密諭獄吏，要離之禁，要離乘間逃出，闔閭遂毀其妻子，焚樂市。宋儒論此事，以爲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人不肯爲之。今乃無故戮人妻子，以求售其詐謀，闔閭之殘忍極矣。而要離與王無生平之恩，特以貪勇倖之名，殘身害家，亦豈得爲良士哉？有詩云：

祇求成事報君，妻子無辜枉殺身。莫向他邦誇勇烈，忍心害理是吳人。

要離奔出外境，路上逢人訴冤，訪得廢忌在衛，隨至衛國。水見廢忌，疑其詭詐，不納。要離乃脫衣示之，廢忌見其右臂果斷，方信爲實，乃問曰：「吳王既殺汝妻子，刑汝之軀，今來見我何爲？」要離曰：「臣聞吳王弑公

子之父，而奪大位。今公子連結諸侯，將有復仇之舉。故臣以殘命相投，臣能知吳國之情，誠以公子之勇，用臣爲嚮導，吳可入也。大王報父仇，臣亦少雪妻子之恨。」慶忌猶未深信，未幾有心腹人從吳中探事者，歸報要離妻子果焚棄於市上。

慶忌遂坦然不疑，問要離曰：「吾聞吳王任子胥伯嚭爲謀士，練兵選將，國中大治，吾兵微力薄，焉能洩胸中之氣乎？」嚭曰：「伯嚭乃無謀之徒，何足爲慮。與臣止一子胥，智勇足備，今亦與吳王有隙矣。」慶忌曰：「子胥乃吳王之恩人，君臣相得，何云有隙？」要離曰：「公子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子胥所以盡心，閭閻者欲借兵伐楚，報其父兄之仇。今平王已死，費無極亦已閭閻位，安於富貴，不思與子胥復仇。臣爲子胥進言，教觸王怒，加臣慘戮。子胥之心，怨吳王亦明矣。臣之幸脫囚繫，亦賴子胥周全之力。子胥囑臣曰：『此去必見公子，觀其志向何如。若肯爲伍氏報仇，願爲公子內應，以贖窟室同謀之罪。』公子不乘此時發兵向吳，待其君臣復合，臣與公子之仇，俱無再報之日矣。」言罷大哭，以頭撞柱，欲自觸死。慶忌急止之曰：「吾聽子胥子，遂與要離同歸艾城，任爲腹心，使之訓練士卒，修治舟楫。二月之後，順流而下，欲襲吳國。慶忌與要離同舟，行至中流，船不相接，要離曰：『公子可親坐船頭，戒飭舟人。』慶忌來至船頭坐定，要離隻手執短矛侍立，忽然江中起一陣怪風，要離轉身立於上風，借風勢以矛刺慶忌，透入心窩，穿背出外。慶忌倒提，離溺其頭於水中。如此三次，乃抱要離置於膝上，顧而笑曰：『天下有如此勇士哉！乃敢加刃於我。』左右持戈戟欲攢刺之。慶忌搖手曰：『此天下之勇士也，豈可一日之間，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誠左右殺要離，可縱之還。

與以旌其志。言畢，推要離於膝下，自以手抽矛，血流如注而死。不知要離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孫武子演陣斬美姬 蔡昭侯納質乞吳師

孫武之事，與穰苴不同。穰苴之請監軍，是欲借以爲重。其後之斬莊賈，則既已握兵，買犯軍法，理所應誅。孫武之演陣，亦無他奇，只不過誅殺以立威耳。婦女非穉兵之人，寵姬非試兵之物，演陣教戰，誅殺立威，小必定在於此。乃欲以改爲試者，說知其未必即從，須殺之以信吾說耳。是其請之時，已懷欲殺之意；殺無辜之人以求信，吾謂孫武之心，忍於穰苴多矣。讀者於此等處，最宜分別，莫作一例觀也。

閻閔謀事，頗有才智。爲公子時，禮賢下士，傾心於子胥，唯下於專諸，似是賢豪一流。及借子胥之力得位，却不與之報仇，以女死之故，勞民以興大役，又殺無辜之萬人以爲殉，又以失劍而枉殺左右數十人，可謂殘虐之極。可見以前許多好事，都是權術，以求濟其私耳。其欲已遂，底裏遂傾，可見得意時看人如，失意時看人爲艱難也。

閻人殉葬一事，最是愚得可笑。使死者無知，何知寂寞，安用多人？如其有知，萬人皆將怨恫切心，遂以爲累，安能得其用乎？

楚囊瓦以國貨而失諸侯，又以裘馬微物，拘留二國之君，至於三年不釋，橫肆極矣。竟以此而招十七國之師，致吳兵入郢之禍，貪夫敗國，可畏哉！

晉國久霸中原，其所與爭者惟楚。今楚有大憂，而侯同心，正是和整霸業之時。乃荀寅士鞅亦以貪故，空自往返一遭，毫無所逞，遂以霸業讓之於吳，真是可惜！

楚國子西、洧尹成，都還是智之人。當時乃偏用一囊瓦爲令尹，以收覆敗，豈有天意存於其間耶？

話說慶忌隔外，誠左右勿殺要離，以成其名。左右欲尋放要離，要離不肯，謂左右曰：「吾有三不容於世，雖公子有命，吾敢偷生乎？」衆問曰：「何謂三不容於世？」要離曰：「殺吾妻子而求事吾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欲成人之事，而不免於殘身滅家，非智也。有此三惡，何面目立於世哉！」言訖，遂投身於江。川人撈救出水，要離曰：「汝撈我何意？」舟人曰：「若返國，必有爵祿，何不去之？」要離笑曰：「吾不愛室家性命，况於爵祿？汝等以吾屍歸，可取重賞。」於是奪從人佩劍，自斷其足，復劍而死。史臣有贊云：

古人一死，其輕如羽，不惟自輕，并輕妻子。閻閻畢命，以殉一人，一人既死，吾志已伸。專諸雖死，尙存其胤。傷哉要離，死無形影，豈不自愛遠人之功，功遂名立，視死猶榮！擊劍死使，讓成風俗，至今吳人，趨殺如鶩。又有詩單道慶忌，力敵萬人，死於殘疾匹夫之手，世人以勇力恃者可戒矣。詩云：

慶忌驍雄天下少，匹夫一臂須臾了；世人休得逞強梁，牛角傷殘鬪鼠飽。

衆人收要離肢體，并慶忌之屍，來投吳王闔閭。闔閭大悅，賞降卒，收於行伍，以上卿之禮，葬要離於閭門城下，曰：「藉子之勇，爲吾門。」遂贈其妻子，與專諸同立廟。歲時祭祀，以公子之禮。葬慶忌於僚之墓側，大宴羣臣。伍員泣奏曰：「王之禍患百除，但仇之仇何日可報？」伯嚭亦垂淚請兵伐楚。闔閭曰：「俟明日

當謀之。一次早，伍員同伯嚭視見闔閭於宮中。闔閭曰：「寡人欲爲二卿出兵，誰人爲將？」曰：「吾嘗聞曰：『惟王所用，敢不效命。』」闔閭心念二子皆楚人，但報己仇，未必爲吳盡力。乃嘿然不言。向南風而嘯，頃之，復長嘆。伍員已窺其意，復進曰：「王慮楚之兵多將廣乎？」闔閭曰：「然。」員曰：「臣舉一人，可保必勝。」闔閭欣然問曰：「卿所舉何人，其能若何？」員對曰：「姓孫名武，吳人也。」闔閭問說是吳人，便有喜色。員復奏曰：「此人精通輜略，有鬼神不測之機，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篇。世人莫知其能，感於羅浮山之東，誠得此人爲軍師，雖天下莫敵，何論楚哉？」闔閭曰：「卿試爲寡人召之。」員對曰：「此人不輕仕進，非尋常之比，必須以禮聘之，方纔肯就。」闔閭從之，乃取黃金十鎰，白璧一雙，使員駕兩馬往羅浮山取聘孫武。員見武，兩道吳王相慕之意，乃相隨出山，同見闔閭。闔閭降階而迎，賜坐，問以兵法。孫武將所著十三篇次第進上。闔閭令伍員從頭朗誦一遍，每終一符，讀不絕口。那十三篇：

一曰始計篇，二曰作戰篇，三曰謀攻篇，四曰軍形篇，五曰兵勢篇，六曰虛實篇，七曰軍爭篇，八曰九變篇，九曰行軍篇，十曰地形篇，十一曰就地篇，十二曰火攻篇，十三曰用間篇。

闔閭顧伍員曰：「觀此兵法，真通天徹地之才也。但恨寡人國、兵微，如何而可？」孫武對曰：「臣之兵法，不但可施於卒伍，雖婦人女子，奉吾軍令，亦可而用之。」闔閭鼓掌而笑曰：「先生之言，何迂闊也？天下豈有婦人女子，可使其操戈習戰者？」孫武曰：「王可以臣言爲迂，請將後宮女侍，令臣試之，令如不行，臣甘欺罔之罪。」闔閭卽召宮女三百，令孫武操演。孫武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隊長，然後號令，方有所統。」闔

聞又宣寵姬二人，名曰右姬、左姬。至前，謂武曰：「此寡人所愛，可充隊長乎？」孫武曰：「可矣。然軍旅之事，先嚴號令，次行賞罰。雖小試，不可廢也。請立一人爲執法，二人爲軍吏，主傳諭之事。二人值鼓，力士數人，充爲牙將，執斧鑕刀戟，列於壇下，以壯軍容。」闔閭許於軍中選用。孫武分付宮女分爲左右二隊，右姬管轄右隊，左姬管轄左隊，各披挂持兵，示以軍法。一不許混亂行伍，二不許言語喧譁，三不許放違約束。明日五鼓，皆集教場聽操，王登臺而觀之。

次日五鼓，宮女二隊俱到教場。一個個身披甲冑，頭戴兜鍪，右手操劍，左手握盾。二姬頂盔衣甲，充做將官，分立兩邊，伺候孫武升帳。武親自區畫繩墨，布成陣勢，使傳諭官將黃旗二面，分授二姬，令執之爲前導。衆女跟隨隊長之後，五人爲伍，十人爲總，各要步跡相繼，隨鼓進退，左右迴旋，寸步不亂。傳諭已畢，令二隊皆伏地聽令。少頃，下令曰：「聞鼓聲一通，兩隊齊起；聞鼓聲二通，左隊右旋，右隊左旋。聞鼓聲三通，各挺劍爲爭戰之勢，聽鳴金，然後斂隊而退。」衆宮女皆掩口嬉笑。鼓吏稟鳴鼓一通，宮女或起或坐，參差不齊。孫武離席而起，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使軍吏再申前令。鼓吏復鳴鼓，宮女咸起立，傾斜相接，其笑如故。孫武乃擯起雙袖，親操袍以擊鼓，又申前令。二姬及宮女無不笑者。孫武大怒，兩目怒張，髮上衝冠，遽喚執法何在？執法者前跪。孫武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已約束再三，而士不用命，士之罪矣。於軍法當如何？」執法曰：「當斬！」孫武曰：「士難盡誅，罪在隊長。」顧左右可將女隊長，斬訖示衆。左右見孫武發怒之狀，不敢違令，便將左右二姬綁縛，闔闔在望雲臺上看孫武操演。忽見綁其二姬，急使伯嚭持節馳救之，令曰：「寡

人已知將軍用兵之能，但此二姬侍寡人巾櫛，甚滿寡人之意，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請將軍赦之。」孫武曰：「軍中無戲言，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雖君命不得受；若徇君命而釋有罪，何以服衆？」喝令左右速斬二姬，梟其首於軍前。於是二隊宮女，無不股慄失色，不敢仰視。孫武於中再取二人，爲左右隊長，再申令：「一鼓起立，二鼓旋行，三鼓合戰，鳴金收軍，左右進退，回旋往來，皆中繩墨，絲髮不差，自始至終，寂然無聲，乃使執法往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親之。』雖使赴湯蹈火，亦不敢退避矣。」鬚翁有詩詠孫武試兵之事云：

強兵爭霸業，試武耀軍容。盡出嬌娥輩，猶如戰鬪雄。戈揮羅袖捲，甲映粉顏紅。掩笑分旗下，含羞立隊中。聞聲趨必速，違令法難通。已借妖姬首，方知上將風。驅馳赴湯火，百戰保成功。

闔閭痛此二姬，乃厚葬之於橫山，立祠祭之，名曰愛姬祠。因思念愛姬，遂有不用孫武之意。伍進曰：「臣聞兵者凶器也，不可虛談，誅殺不果，軍令不行；大王欲征楚，而伯天下，思得良將。夫將以果毅爲能，合孫武之將，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夫美色易得，良將難求；若因二姬而棄一賢將，何異愛莠草而棄嘉禾哉！」闔閭始悟，乃封孫武爲上將軍，號爲軍師，責成以伐楚之事。伍問孫武曰：「兵從何方而進？」孫武曰：「大凡行兵之法，先除內患，然後方可外征。吾聞干僚之弟掩餘在徐，燭庸在鍾吾，二人俱懷怨之心，今日進兵，宜先除二公子，然後南伐。」伍員然之，奏過吳王曰：「徐與鍾吾皆小國，遣使往索逋臣，彼不敢不從。」乃發二使，一往徐國，取掩餘，一往鍾吾，取燭庸。徐子章羽甚不忍掩餘之死，私使人告掩餘逃去，路逢燭庸亦逃，遂相與商議往楚國。楚昭王喜曰：「二公子怨吳必深，宜乘其窮而厚結之。」乃居於舒城，使之練兵以禦

吳闔閭怒二國之違命，令孫武將兵除滅之。徐子章羽奔楚，遂伐鍾吾，執其君以歸。復襲破舒城，殺掩餘燭庸。闔閭便欲乘勝入郢。孫武曰：「民勞未可驟用也。」遂班師。

於是伍員獻謀曰：「凡以寡勝衆，以弱勝強者，必先明於勞逸之數。晉悼公三分四軍，以敵楚師，卒收蕭魚之績，惟自逸而以勞予人也。楚執政皆貪庸之輩，莫肯任忠，請爲三師以接楚，我出一師，彼必皆出。彼出則我歸，彼歸則我復出，使彼力疲而卒惰，然後猝然乘之，無不勝矣。」闔閭以爲然，乃三分其軍，迭出以擾楚境。楚遣將來救，吳兵卽歸。楚人苦之。吳王有愛女名勝玉，因內宴庖人進蒸魚，王食其半，而以其餘賜女。女怒曰：「王乃以剩魚辱我，我何用生爲？」退而自殺。闔閭悲之厚爲殮具，公葬於國西闔門之外，鑿池積土，所鑿之處遂成太湖，今女墳湖是也。又斷文石以爲槨，金鼎玉杯，銀竹珠襦之寶，厠庫幾傾其半，又取郢都名劍，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之中，令萬民隨而觀之，因令觀者皆入隱門送葬。隧道因設有伏機，男女既入，遂發其機，門閉，實之以土。男女死者萬人。闔閭曰：「使吾女得萬人爲殉，庶不寂寞也。」至今吳俗殯事喪亭上，製有白鶴，乃其遺風。闔閭之無道極矣！史臣有詩云：

三良殉葬共非秦，鶴市何常殺萬人？不待天差方暴骨，闔閭今日已無民。

話分兩頭，却說楚昭王臥於宮中，既醒，見枕畔有寒光，視之得一寶劍。友且召相劍者，胡子入宮，以劍示之。風胡子觀劍大驚曰：「君王何從得此？」昭王曰：「寡人臥覺得之於枕畔，不知此劍何名？」風胡子曰：「此名湛盧之劍，乃吳中劍師歐冶子所鑄。昔越王鑄名劍五口，吳王壽夢聞而求之，越王乃獻其三，曰魚腸、盤郢。」

洪盧何賜以刺王僚，警郢以送亡女。惟洪盧之劍在焉。臣聞此劍乃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出之有神，服之則威。然人君行逆禮之事，其劍卽出。此劍所在之國，其國祚必縮。濟昌熾，今吳王殺王僚自立，又坑萬人，以葬其女，吳人悲怨，故洪盧之劍去無道而就有道也。昭王大悅，卽佩於身，以爲至寶。宣示國，以爲天瑞。閻闔失劍，使人訪求之。有人報此劍歸於楚。閻闔怒曰：「此必楚王賂奪左右而盜吾劍也。」殺左右數十人，遂使孫武、伍子伯、鼫、師伐楚，復遣使徵兵於越。越十九年，未與楚絕，不肯發兵。孫武等拔楚六濶二邑，因後兵不繼，遂班師。閻闔怒越之不同於伐楚，復謀伐越。孫武諫曰：「今年歲星在越，伐之不利。」閻闔不聽，遂伐越，敗越兵於維李，大掠而還。孫武私謂伍員曰：「四十年之後，越強而吳衰矣。」伍員默記其言。此閻闔五年事也。其明年，楚令尹囊瓦率舟師伐吳，以輕濟六之役。閻闔使孫武、伍員擊之，敗師於巢，燬其繁華，鑿以歸。閻闔曰：「不入郢都，雖敗楚兵，猶無功也。」員對曰：「臣豈須與忘郢都哉？黜楚國天下莫強，未可輕也。囊瓦雖不得民心，而諸侯未惡，聞其索賂無厭，不久諸侯自變，乃可移矣。」遂使孫武演習水軍於江口，伍員終日使人探聽楚事。忽一日，報有唐蔡二國遣使臣通好，已在郊外。伍員喜曰：「唐蔡皆楚屬國，其故遣使遠來，必然與楚有怨。天使吾破楚入郢也。」原來楚昭王爲得了洪盧之劍，諸侯畢賀。唐公與蔡昭侯亦來朝楚。蔡侯有羊脂白玉佩一雙，銀貂鼠裘二副，以一裘一佩獻於楚昭王，以爲賀禮。自己佩服其一。囊瓦見而愛之，使人求之於蔡侯。蔡侯愛此裘佩，不與囊瓦。唐侯有名馬二匹，名曰肅霜。肅霜乃雁名，其羽如練之白，高首而長頸，馬之形色似之，故以爲名。後人復加馬傍曰騮，乃天下希有之馬也。唐侯以此馬駕車來楚，其行速而穩。囊

瓦又愛之，使人求之於唐侯，唐侯亦不與。

二君朝禮既畢，囊瓦即譖於昭王曰：「唐蔡私通舉國，若放歸，必導與伐楚，不如留之。」乃拘二君於館驛，各以千人守之，名爲護衛，則監押。其時昭王年幼，國政皆出於囊瓦，二君一住三年，思歸甚切，不得起身。唐世子不見唐侯歸國，使大夫公孫皙至楚省視，知其見拘之故，奏曰：「二馬與一國孰重？有何不獻馬以求歸？」唐侯曰：「此馬希世之寶，寡人惜之，且不肯獻於楚王，况令尹乎？且其人貪而無厭，以威劫寡人，寡人甯死決不從之。」公孫皙私謂從者曰：「吾主不舍一馬，而淹淹於楚，何有重畜而輕國哉？我等不如私盜驪駒，獻於令尹，倘得主公歸唐，吾輩雖坐盜馬之罪，亦何所恨？」從者然之，乃以酒灌醉國人，私盜二馬獻於囊瓦曰：「吾主以令尹德尊望重，故令某等獻上良馬，以備驅馳之用。」囊瓦大喜，受其所獻次日，入告昭王曰：「唐侯抽編兵徵，諒不足以成大事，可赦之歸國。」昭王遂放唐成公出城。唐侯既歸，公孫皙與衆從者，皆自繫於殿前待罪。唐侯曰：「微諸卿獻馬於貪夫，寡人不能返國，此寡人之罪，二三子勿怨寡人足矣。」各厚賞之。今德安府隨州城北有驪驪陂，以馬過此得名也。唐胡曾先生有詩云：

行行西至一荒陂，因笑唐公不見機。莫惜驪駒輸令尹，漢東宮闕早時歸。

又韓仙有詩云：

三年拘繫辱難堪，只爲名駒未售貪。不是便宜私竊馬，石侯安得離荆南？

蔡侯聞唐侯獻馬得歸，亦解裘佩以獻瓦，瓦復告昭王曰：「唐蔡一體，唐侯既歸，蔡不可獨留也。」昭王從

之。蔡侯出了郢都，怒氣填胸，取白璧沈於水，誓曰：「寡人若不能伐楚，而再南渡者，有如大川！」及反國，次日，卽以世子元爲質於晉，借兵伐楚。晉定公爲之訴告於周，周王命卿士劉卷以王師會之。宋齊魯衛陳鄭許曹莒邾頓胡滕薛杞小邾子連蔡，共是十七路諸侯，個個恨囊瓦之貪，皆以兵從。晉士鞅爲大將，荀寅副之；諸軍畢集於召陵之地。荀寅自以爲蔡興師有功於蔡，欲得重貨，使人謂蔡侯曰：「聞君有裘佩以遺楚君臣，何獨敝邑而無之？吾等千里興師，專爲君侯，不知何以犒師也。」蔡侯對曰：「孤以楚令尹无貪冒不仁，棄而投晉，惟大夫念盟主之義，滅強楚，以扶弱小，則荆襄五千里，皆犒師之物也，利孰大焉？」荀寅聞之，甚愧其時。周敬王十四年之春三月，偶然大雨連旬，劉卷患楚，荀寅遂謂士鞅曰：「昔五伯莫盛於齊桓，然駐師召陵，未嘗少損於楚。先君文公僅一勝之，其後搆兵不已。自交見以後，晉楚無隙，自我問之不可。况水潦方降，疾疢方興，恐進未必勝，退爲楚乘，不可不慮。」士鞅亦是個貪夫也，思蔡侯酬謝未遂，其欲託言雨水不利，難以進兵，遂却蔡侯之質，傳令班師。各路諸侯見晉不做主，各散回本國。髡仙有詩云：

冠裳濟濟擁兵車，直搆荆襄力有餘。誰道中原無義士，也聞囊瓦索包苴。

蔡侯見諸侯解散，大失所望，歸過沈國，怪沈子嘉不從伐楚，使大夫公孫姓襲滅其國，虜其君殺之，以洩其憤。楚囊瓦大怒，興師伐蔡，圍其城。公孫姓進曰：「晉不足恃矣，不如東行求救於吳。子胥伯嚭諸臣，與楚有大仇，必能出力。」蔡侯從之，卽令公孫姓約會唐侯，共投吳國借兵，以其次子公子乾爲質。伍員引見闔閭曰：「唐蔡以傷心之怨，願爲先驅。夫救蔡顯名，破楚厚利，王欲入郢，此機不可失也。」闔閭乃受蔡侯之質，許以出

兵先遣公孫姓歸報。闔閭正欲調兵，近臣報道：「今有軍師孫武自江口歸，有事求見。」闔閭召人問其來意。孫武曰：「楚所以難攻者，以屬國無多，未易直達其境也。今晉侯一呼，而十八國羣集，內中陳、許、頓、胡皆素附於楚，亦棄而從晉。人心怨楚，不獨唐、蔡，此楚勢孤之時矣。」闔閭大悅，使使饋太子波居守，拜孫武爲大將，伍伯、屈、馮之，弟公子夫概爲先鋒，公子山專督糧餉。悉吳兵六萬，號爲十萬，從水路渡淮，直抵蔡國。囊瓦見吳兵勢大，解圍而走，又恐吳兵衝渡漢水，方纔屯札，連打急報至郢都告急。

再說蔡侯迎接吳王，泣訴楚君臣之惡，未幾唐侯亦到，二君願爲左右翼，相從滅楚。臨行，孫武忽令軍士登陸，將戰艦盡留於淮水之曲。伍員私同舍舟之故，孫武曰：「舟行水逆而還，使楚得徐以備，不可破矣。」員服其言。大軍自江北陸路走章山，直趨漢陽，楚軍屯於漢水之南，吳兵屯於漢水之北。囊瓦夜愁吳軍濟漢，聞其留舟於淮水，心中稍安。楚昭王問吳兵大舉，自召諸臣問計。公子申曰：「子常非大將之才，速令左司馬沈尹戌領兵前往，勿使吳人渡漢；彼遠來無繼，必不能久。」昭王從其言，使沈尹戌率兵一萬五千，同令尹協力拒守。沈尹戌來至漢陽，囊瓦迎入大寨。戌問曰：「吳兵從何而來？」此之速。」瓦曰：「棄舟於淮，從陸路自豫章至此。」戌連笑數聲曰：「人言孫武用兵如神，以此觀之，真兒戲耳！」瓦曰：「何謂也？」戌曰：「吳人慣習舟楫，利於水戰，今乃舍舟從陸，但取師捷，萬一失利，更無歸路，吾所以笑之。」瓦曰：「彼兵見屯漢北，何計可破？」戌曰：「吾分兵五千與子子治漢，列營將船隻盡拘集於兩岸，再令輕舟，且往來於江之上下，使吳軍不得掠舟而渡。我率一軍從新息抄淮，直焚其舟，再將海東隘道，用木石磊斷。然後令尹引兵渡漢。」

江攻其大寨，我從後而擊之；彼水陸路絕，首尾受敵，吳君臣之命，皆喪吾手矣！」囊瓦大喜曰：「司馬高見，吾不及也！」於是沈尹戌留大將武城黑統軍五千相助，囊瓦自引衆軍人望新息進發，不知後來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棄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屍

兵凶戰危，雖算計十分周密，猶恐有失；所以諸葛武侯一生用兵，全以謹慎取勝。囊瓦之渡江索戰，未可全非；特不如沈尹戌之計爲穩耳。棄極虛之計，而欲僥倖以成功，所以一敗塗地也。

囊瓦平時則爲令尹，位在百僚之上；出兵則爲主帥，掌握軍國之權。乃全不能出一計謀，只是隨人可否，東倒西歪，如此人那得不敗？

沈尹戌料敵設謀，無不中窺；用兵撫士，皆得其方。絕好一個將才，可惜爲囊瓦所誤。楚爲天下第一強國，地廣兵精，池深城固；歷世以來，侵陵諸夏，抗拒王師，王朝列國，莫敢誰何。齊桓曾文，亦不過略挫其鋒，未能制其死命也。今祇因信用費無，極囊瓦二人，遂致諸侯離心，臣民皆叛，喪師亡國，宗社爲墟；故君遺骸尸之慘，君臣受淫污之辱，至於無以復加。

吳國不過東海小邦，只因得一精武伍員，遂能宣威強國如此。古云：「得人者勝，失人者崩。」人君當三復斯語也！

楚雖囊瓦無才，然內則有子西子期、申包胥等，以爲謀臣；外則有沈尹戌、遠、越、延、史、皇、鬬、巢等，以爲戰將。何以吳兵五戰，遂至郢都受虜，至於如此之亟乎？殆亦楚人歷世作惡，其實已盈，天厭其德，故奪其魄而誘其衷，不過假手於吳人耳。

伍員積怒楚平，固不怕瀆倫，以快其報復；但諸大夫非盡仇家，何至徧淫其閨闈乎？况報怨於亡人，至於抉目鞭尸，擊骸棄骨，亦從來希有之事。雖曰怨毒實深，畢竟失之已甚。

偌大一個楚國，上而宮嬪，下而諸大夫之妾妾，共有無數婦人，乃俱受淫污，並無一個守貞抗節者，何楚地閨闈之無良也？伯嬴閉戶自持，抗詞守禮，卒免閨闈之淫，庶爲差強人意。

妾媵之屬，猶爲下賤；楚昭夫人，固國母也。乃竟受閨闈之淫，婦人無恥，一至於此，令人恨恨！

伍員於楚有怨，故欲快志於報復；若吳王不過以敵國相攻，非有深仇積怨也，何竟至宜淫不顧，且淫其妻子不已，并欲淫及其母乎？無禮甚矣！

楚平多行不義，斂怨於生前，既已自知之矣。不思遷善改過，以爲善後之謀；乃葬湖中設疑棺，又盡殺石工以滅口，欲免身後之發掘，究竟不免於戮尸之禍，真是徹骨愚人，信費無極之讒，納媳逐子，戮忠貽禍，其過固在楚平，然信任囊瓦貪夫，遂致人心離叛，則亡國之殃，楚昭亦不得辭其責也。

話說沈尹戌去後，吳楚夾漢水兩軍相持數日；武城黑欲獻婦於令尹，進言曰：「吳人舍舟從陸，達其所長，且又不識地理，司馬已策其必敗矣。今相持數日，不能渡江，其心已怠，宜速擊之。」瓦之愛將史皇亦曰：「楚

人愛令尹者少，愛司馬者多。若司馬引兵焚吳舟，塞隘道，則破吳之功，彼爲第一也。令尹官高名重，屢次失利，今又以第一之功，讓於司馬，何以立於百僚之上？司馬且代子爲政矣。不如從武城將軍之計，渡江決一勝負爲上。」囊瓦惑其言，遂傳令三軍俱渡漢水，至小別山列陣。勢，史皇出兵挑戰，孫武使先鋒夫概迎之。夫概選勇士三百人，俱用堅木爲大棒，一遇楚兵，沒頭沒腦打將去。楚兵從未見此軍形，措手不迭，被吳兵亂打一陣，史皇大敗而走。囊瓦曰：「子令我渡江，今纔交兵便敗，何面目來見我？」史皇曰：「戰不斬將，攻不擒王，非兵家大勇。」今吳王、大寨、札在大別山之下，不如今夜出其不意，往劫之，以建大功。」囊瓦從之，遂挑選精兵萬人，披掛銜枚，從間道殺出大別山後，諸軍得令，依計而行。

却說孫武聞夫概初戰得勝，衆皆相賀。武曰：「囊瓦乃斗筭之輩，貪功僥倖，今史皇小挫，未有虧損，今夜必來掩襲大寨，不可不備。」乃令夫概帥各引本部，伏於大別山之左右，但聽哨角爲號，方許殺出。使唐、蔡二君，分兩路接應。又令伍員引兵五千，抄出小別山，反劫囊瓦之寨。却使伯嚭接應。孫武又使公子山保護吳王，移屯於漢陰山，以避沖突。大寨虛設旌旗，留老弱數百守之。號令已畢，當時三鼓，囊瓦果引精兵，密從山後抄出，見大寨中寂然無備，發聲喊殺入軍中，不見吳王，疑有埋伏，慌忙殺出。忽聽得哨角齊鳴，鱗鱗夫概兩軍，左右突出夾攻，囊瓦且戰且走，三停兵士，折了一停。纔得走脫，又聞礮聲大震，右有蔡侯，左有唐侯，兩下截住。唐侯大叫：「還我肅霜馬，免汝一死。」蔡侯又叫：「還我裴佩，饒汝一命。」囊瓦又羞又惱，又慌又怕，正在危急，却得武城黑引兵來，大殺一陣，救出囊瓦，約行數里，一起守寨。小軍來報：「本營已被吳將、伍員所劫，史將軍

大敗，不知下落。『囊瓦心膽俱裂，引著敗兵，連夜奔馳，直到柏舉，方纔駐足。良久，史皇亦引殘兵來到，餘兵漸集，復立營寨。囊瓦曰：『孫武用兵，果有機機，不如棄寨逃歸，請兵復戰。』史皇曰：『令尹率大兵拒吳，若棄寨而歸，吳兵一渡漢江，長驅入郢，令尹之罪何逃？不如盡力一戰，死於陣上，也留個名於後。』囊瓦正在躊躇，忽報楚王又遣一軍來接應。囊瓦出寨迎接，乃大將馮射也。射曰：『主上聞吳兵大，恐令尹不能取勝，特遣小將帶軍一萬，前來聽命。』因問從前交戰之事。囊瓦備細詳述了一遍，而有慙色。馮射曰：『若從沈司馬之言，何至如此？今日之計，惟有深溝高壘，勿與吳戰，等待馬兵到，然後合擊。』囊瓦曰：『某因輕兵劫寨，所以反被其劫。若兩陣相當，楚兵豈遠弱於吳哉？今將軍初到，乘此銳氣，決一死敵。』馮射不從，遂與囊瓦各自立營，名雖互爲犄角，相去有十餘里。囊瓦自恃爵高位尊，不敬馮射。馮射又欺囊瓦無能，不爲之下。兩邊各懷異意，不肯和同。吳先鋒夫概探知楚將不和，乃入見吳王曰：『囊瓦貪而不仁，素失人心，馮射雖來赴援，不遵約束，一軍皆無圖志。若追而擊之，可必全勝。』闔閭不許，夫概退曰：『君行其令，臣行其志，吾將獨往。』若幸破楚軍，郢都可入也。晨起率本部兵五千，竟奔囊瓦之營。孫武聞之，急調伍員引兵接應。却說大槪打入囊瓦大寨，瓦全不准備，營中大亂，武城黑捨命敵住，瓦不及車，步出寨後，左臂已中一箭，却得史皇率本部兵到，以車載之。謂瓦曰：『令尹可自方便，小將當死於此。』囊瓦卸下袍甲，乘車疾走，不敢回郢，竟奔鄰國逃難去了。韓翁有詩云：

披裘佩玉駕名駒，只道千年住郢都。兵敗一身逃難去，好教萬口笑貪夫。

伍員兵到，史皇恐其追逐，囊瓦乃提戟引本部殺入吳軍，左衝右突，殺死吳兵將二百餘人。楚兵死傷數亦相當。史皇身被重傷而死，武城黑戰，夫概不退，亦破。夫概斬之，遺射之子遺延，聞前營有人，報知其父，欲提兵往救，遺射不許，自立營前彈壓，令軍中亂動者斬。囊瓦敗軍皆歸於遺射，始視尚有餘，合成一軍，軍勢復振。遺射曰：「吳軍乘勝掩至，不可當也；及其未卒，整隊而行，退至郢都，再作區處。」乃合大軍拔寨都起，遺延先行，遺射親自斷後。夫概探得遺射移營，尾其後追之，及於清江，楚兵方收集船隻，將謀渡江，吳兵更欲上前奮擊。夫概止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逼之太急，將致死力，不如暫且駐兵，待其半渡，然後擊之。」已渡者得免，未渡者爭先，誰肯死鬪勝之必矣。乃退二十里安營，小軍孫武等俱到，聞夫概之言，人人稱善。闔閭謂伍員曰：「寡人有弟如此，何患郢都不入？」伍員曰：「臣聞被離會相夫概，言其棄毛狗牛，必有背國叛主之事，雖則英勇，不可專任。」闔閭不以爲然。

再說：遺射聞吳兵來追，乃欲列拒陣敵；又聞其復退，喜曰：「固知吳人怯，不敢窮追也。」乃下令五鼓飽食，一齊渡江，剛剛渡及十分之三，夫概兵到，楚軍爭渡大亂。遺射禁止不住，只得乘車疾走，軍士亦渡者，都隨著主將亂竄。吳軍從後掩殺，掠取旗鼓戈甲無數。孫數命唐蔡二君，各引本國軍將，奪取渡江船隻，沿江一路接應。遺射奔至雍菴，將卒飢困，不能奔。所喜追兵已遠，暫且停留，埋鍋造飯，飯纔熟，吳兵又到，楚兵將不及下咽，棄食而走。留下現成熟飯，反與吳兵受用。吳兵飽食，復儘力追逐，楚兵自相踐踏，死者更多。遺射車馬被夫概一戟刺死，其子遺延亦被吳兵圍住，延奮勇沖突，不能得出，忽聞東北角喊聲大振，遺延曰：「吳又有兵到，

吾命休矣！」

原來那枝兵，却是左司馬沈尹戌行至新息，得麇兵敗之信，遂從舊路退回。恰好在雍澨遇着吳兵圍住，遠延遂將部下萬人，分作三路殺入。夫概恃其屢勝，不以為意，忽見楚三路進兵，正不知多少兵馬，沒抵敵一頭處，遂解圍而走。沈尹戌大殺一陣，吳兵死者千餘人。沈尹戌正欲追殺，吳王闔閭大軍已到，兩下扎營相拒。沈尹戌謂其家臣吳句卑曰：「令尹貪功，使吾計不遂，天也！今敵患已深，明日吾當決一死戰。幸而勝，不及郢，楚國之福；萬一戰敗，以首託汝，勿爲步人所得。」又謂遠延曰：「汝父已沒於敵，汝不可以再死，宜亟歸傳語子西，爲保郢計。」遠延下拜曰：「願司馬驅除東寇，早建大功。」垂淚而別。明日，下列陣交鋒，沈尹戌平昔撫士有方，軍卒用命，無不盡力死鬪。夫概雖勇，不能取勝，看看欲敗，孫武引大軍抄來，右有伍員、蔡侯，左有伯嚭、唐侯，強弓勁弩在前，短兵在後，直沖入楚軍，殺得七零八落。戌死命殺出重圍，身中數箭，僵臥車中，不能復戰，乃呼吳句卑曰：「吾無用矣！汝可速取吾首去。」楚王句卑猶不忍，戌儘力大喝一聲，以瞑目不視句卑，不得已用劍斷其首，解囊裹而懷之，復掘土掩蓋其屍，奔回郢都去了。吳兵遂長驅而進，史官有讚云：

楚謀不臧，賊賢升佞，伍族旣損，郢宗復盡。表表沈尹，一木支度，操敵掌中，敗於貪功，墮身亡，凌霜暴日，天佑忠臣，歸元於國。

語：遠延先歸，見了昭王，哭訴麇兵敗奔，其父被殺之事。昭王大驚，急召子西、子期等商議，再欲出軍接應。隨後吳句卑亦到，呈上沈尹戌之首，備述兵敗之由，皆因令尹不用司馬之計，以至如此。昭王痛哭曰：「孤不

能早用司馬孤之罪也。因大罵囊瓦，謀國奸臣，偷生於世，犬豕不食其肉。句卑曰：「吳兵日逼，大王須早定保郢之計。」昭王一而召沈諸梁，領回父首，厚給葬具，封諸梁爲葉公，一面議棄郢城西走。子西號哭諫曰：「社稷陵寢，盡在郢都，士若棄去，不可復入矣。」昭王曰：「所恃江漢爲險，今已失其險，吳師旦夕將至，安能東手受擒乎？」子期奏曰：「城中壯丁，尙有數萬，王可悉出宮中粟帛，激厲將士，固守城堞，遣使四出，往漢東諸國，令合兵入城，吳人深入我境，糧餉不繼，豈能久哉？」昭王曰：「吳因糧於我，何患乏食？晉人一呼，頓胡皆往，吳兵東下，唐蔡爲導，楚之字下，豈已離心，不可恃也。」子西又曰：「臣等悉師拒敵，戰而不勝，走猶未晚。」昭王曰：「國家存亡，皆在二兄，富行則行，寡人不能與謀矣。」言罷，含淚入宮。子西與子期計議，使大將鬬巢引兵五千，助守麥城，以防北路。大將宋木引兵五千，助守紀南城，以防西北路。子西自引精兵一萬，營於魯湫江，以扼東渡之路。惟西路川江、南路湘江，俱是楚地，地方險遠，非吳入楚之道，不必置備。子期督令王孫繇於王孫圍、鍾建、申包胥等，在內巡城，十分嚴緊。

再說吳王闔閭，聚集諸將，問入郢之期。伍員進曰：「楚雖屢敗，然郢都全盛，且三覆聯絡，未易拔也。西去魯湫江，乃入楚之徑路，必有重兵把守，必須從北打大營，轉分軍爲三：一軍攻麥城，一軍攻紀南城，大王率大軍直搗郢都。彼疾雷不及掩耳，顧此失彼，二城若破，郢不守矣。」孫武曰：「子胥之計甚善。」乃使伍員同公子山引兵一萬，蔡侯以本國之師助之，去攻麥城。孫武同夫概引兵一萬，唐侯以本國之師助之，去攻紀南城。闔閭同伯嚭等，引大軍攻郢城。且說伍員東行數日，諜者報此去麥城，止一舍之遠，有大將鬬巢引兵把守。員命

屯住軍馬，換了微服，小卒二人跟隨，步出營外，相度地形，來至一村，見村人方牽驢磨麥，其人以捶壓驢，驢走磨轉，麥屑紛紛而下。員忽悟曰：「吾知所以破麥城矣！」當下回營，暗傳號令，每軍士一名，要布袋一個，內裝舊土，又要草一束，明日五鼓交割，如無者斬。次日五鼓，又傳一令，每軍士帶亂石若干，如無者斬。比及天明，分軍爲一隊，蔡侯率一隊往麥城之東，公子乾率一隊往麥城之西，分付各將所帶土石草束，築成水城，以當營壘。員親自規度，督率軍士用力，須臾而就。東城狹長，以象驢形，名曰驢城，西城正圓，以象磨形，名曰磨城。蔡侯不解其意，員笑曰：「東驢西磨，何患麥之不下耶？」

關巢在麥城間，知吳兵東西築城，急忙引兵來爭，誰知二城已立，屹如堅壘。關巢先下東城，城上旌旗布滿，鐸聲不絕。關巢大怒，便欲攻城。只見轅門開處，一員少年將軍引兵出戰，關巢問其姓名，答曰：「吾乃蔡侯少子姬乾也。」關巢曰：「孺子非吾敵手，伍子胥安在？」姬乾曰：「已取汝，麥城去矣！」關巢愈怒，挺著長戟，直取姬乾。姬乾奮戈相迎，兩下交鋒，約二十餘合，忽有騎馬飛報：「今有吳兵攻打麥城，蔡將軍速回！」關巢恐巢穴有失，急鳴金收軍，軍伍已亂。姬乾乘勢掩殺一陣，不敢窮追而反。關巢回至麥城，正遇伍子胥指揮軍馬圍城，關巢橫戈拱手曰：「子胥別來無恙，足下先世之冤，皆由無極，今讎人已誅，足下無冤可報矣！宗國三世之恩，足下豈忘之乎？」員對曰：「吾先人有大功於楚，楚王不念冤殺父兄，欲絕吾之命，幸蒙天祐，得脫於難。懷之十九年，乃有今日。子如相諒，速速遠避，勿攔吾鋒，可以相全。」關巢大罵背主賊，避汝不算好漢，便挺戟來戰伍子胥，員亦持戟相迎，酣戰數合。伍子胥曰：「汝已疲勞，放汝入城，明日再戰。」關巢曰：「來日決個死敵！」

兩下各自收軍，城上看見，自家人馬，開門接應入城去了。至夜半，忽然城上發起喊來，報說：「吳兵已入城矣！」原來伍員軍中多有楚國降卒，故意放開巢入城，却教降卒數人，一樣妝束，雜在楚兵隊裏混入。伏於僻處，夜半於城上放下長索，吊上吳軍，比及知覺，城上吳軍已有百餘，齊聲吶喊，城外大軍應之，守城軍士亂竄。關巢禁約不住，只得乘輜車出走。伍員也不追趕，得了麥城，遣人至吳王處報捷。潛淵有詩云：

西磨更驢下麥城，偶因觸日得功成。子胥智勇真無敵，立見荆蠻右臂傾。

話說孫武引兵過虎牙山，轉入當陽阪，望見漳江在北，水勢滔滔。紀南地勢低下，西有沙湖，湖水通紀南及鄂都城下。武若在肚裏，心生一計，命軍士屯於高阜之處，各備春鎗，俾一夜之間，專掘開深壕一溝，引漳江之水，通於赤湖，却築起長堤，壩任江水，那水進無所洩，平地高起二三丈。又遇冬月，西風大發，即時灌入紀南城中。守將宋木，只道江漲，驅城中百姓奔鄂都避水，那水勢浩大，連鄂都城下一望如江湖了。孫武使人於山上砍竹造筏，吳軍乘筏薄城，城中方知此水乃吳人決漳江所致，衆心惶懼，各自逃生。楚十知鄂都難守，急使箴尹固具舟西門，取其愛妹季芊，一同登舟。子期在城上，正欲督率軍士捍水，聞楚王已行，只得同百官出城保駕，單單走出一身，不復顧其家室矣。鄂都無主，不攻自破。史官有詩云：

虎踞方城阻漢水，吳兵速掃若飛煙。忠良乘盡譏貪售，不怕降城高入天。

孫武遂奉闔閭入鄂都城，即使人掘開水壩，放水歸江，合兵以守四郊。伍員亦自麥城來見闔閭，升楚王之殿，百官拜賀已畢，然後唐蔡二君，亦入朝致詞稱慶。闔閭大喜，置酒高會，是晚闔閭宿於楚王之宮，左右得楚

王夫人以進。闔閭欲使侍婢意猶未決。伍員曰：「國尚有之，况其妻乎？」王乃留宿，淫其妻媵殆遍。左右或言：「楚王之母伯嬴，乃太子建之妻，平王以其美而奪之，今其齒尚少，色未衰也。」闔閭心動，使人召之。伯嬴不出。闔閭怒，命左右素來見寡人。伯嬴閉戶，以劍擊戶，而言曰：「妾聞諸侯者，一國之教也。禮，男女不同席，食不共器，所以示別。今君王棄其表儀，以亂淫聞於國人，未亡人甯伏劍而死，不敢承命。」闔閭大慙，乃謝曰：「寡人敬慕夫人，願識顏色，敢及亂乎？夫人休矣。」使其舊侍爲之守戶，誠從人不得妄入。伍員求楚昭王不得，乃使孫武、伯嚭等，亦分據諸大夫之室，淫其妻妾以辱之。唐侯、蔡侯、公子山往搜囊瓦之家，囊佩尚依然在，箭、肅霜馬亦在廄中。二君各取其物，俱轉獻於吳王。其他寶貨金帛，充物室中。恣左右運取，狼籍道路。囊瓦一生貪賄，何曾受用？公子山欲取囊瓦夫人，夫概至，遂子山而自取之。是時君臣官淫，男女無別。郢都城，幾於隳萃而禽聚矣。鬻翁有詩云：

行淫不避楚君臣，但快私心瀆大倫；只有伯嬴持晚節，清風一線未亡人。

伍員言於吳王，欲將楚宗廟盡行拆毀。孫武進曰：「兵以義動，方爲有名。平王廢太子建而立秦女之子，任用讒貪，內戮忠良，是外行暴於諸侯，是以吳得至此。今楚都已破，宜召太子建之子羊勝，立之爲君，使主宗廟，以更昭王之位。楚人憐故太子無辜，必然相安而勝懷吳德，世世貢獻不絕，王雖赦楚，猶得楚也。如此則名實俱全。」闔閭貪於滅楚，遂不聽孫武之言，乃焚毀其宗廟。唐、蔡二君各辭歸本國去訖。闔閭復置酒章臺之臺，大宴羣臣。樂工奏樂，羣臣皆喜，惟伍員痛哭不止。闔閭曰：「卿報楚之志已酬矣，又何悲乎？」員含淚而對

曰：「平王已死，楚王復逃，臣父兄之仇，尙未報萬分之一也。」闔閭曰：「卿欲何如？」員對曰：「乞大王許臣掘平王之塚，開棺斬首，方可洩臣之恨。」闔閭曰：「卿爲德於寡人多矣，寡人何愛於枯骨？不慰卿之私耶？」遂許之。伍員訪知平王之墓，在東門外地方室內莊臺湖，乃引本部兵往，但見平原長草，湖水茫茫，並不見墓之所在。使人四下搜覓，亦無蹤影。伍員乃搥胸向天而號曰：「天乎！天乎！不令我報父兄之仇乎？」忽有老父至前，揖而問曰：「將軍欲得平王之塚何故？」員曰：「平王棄子奪媳，殺忠任佞，滅許宗族，吾生不能加兵其頸，死亦當戮其屍，以報父兄於地下。」老父曰：「平王自知多怨，恐人發掘其墓，故葬於湖中，將軍必欲得棺，須瀾湖水而求之，乃可見也。」因以窰囊指示其處。員使善沒之士，入水求之，於臺東果得石槨，乃令軍士各負沙一囊，堆積墓旁，鑿作流水，然後鑿石槨，得一棺甚重，發之內，惟衣冠及精鐵數百斤而已。老叟曰：「此疑棺也，真棺尙在其下。」更去石板下層，果然有一棺，員令毀棺，拽出其屍，驗之果楚平王之身也。用水銀殮過，膚肉不變。員一見其屍，怨氣冲天，手持九節銅鞭，鞭之三百，肉爛骨折。於是左足踐其腹，右手扶其目，數之曰：「汝時枉有目珠，不辨忠佞，聽信讒言，殺吾父兄，豈不冤哉！」遂以平王之頭，置其衣衾棺木，同骸棄於原野，鬻翁有讚云：

怨不可積，冤不可極，梅冤無君長，積怨無存歿。匹夫逃死，僂及朽骨，淚血酒醴，怨氣甘天。孝意奪忠，家仇乃國，烈哉子胥，千古猶爲之飲泣！

伍員既掘平王之屍，問老叟曰：「子何以知平王葬處？」其棺木之詐，老叟曰：「吾非他人，乃石工也。昔

平王令吾石工五十餘人，砌造疑塚，恐吾等漏洩其機。塚成之後，諸將工，殺塚內，獨老漢私逃克免。今日感將軍孝心誠切，特來指明，亦爲五十餘冤，稍償其恨耳。一員乃取金帛厚酬老叟而去。再說楚昭王乘舟西涉沮水，又轉而南渡大江，入於雲中，有草寇數百人，夜劫昭王之舟，以戈擊昭王。時士孫繇子在旁，以背蔽王大喝曰：「此楚王也，汝欲何爲？」言未畢，戈中其肩，流血及踵，昏倒於地。寇曰：「吾輩但知有財帛，不知有王，且令尹大臣，尙且貪賄，况小民乎？」乃大搜舟中金帛寶貨之類，箠尹固，扶昭王登岸避之。昭王呼曰：「誰爲我護持愛妹，勿令有傷。」下大夫鍾吾背負季芊，以從王於岸，回顧盜放火焚舟，乃夜走數里。望明旦，子期同宋木闢辛闢巢陸續蹤跡而至。闢辛曰：「臣等在郢，去此不及四十里，吾王且勉強到彼，再作區處。少頃王孫繇于亦至，昭王問曰：「子負重，何以得免？」繇于曰：「臣負痛不能起火，及臣身，忽然有人推臣上岸，昏迷中間其語曰：「吾乃楚之故令尹孫叔敖也，傳語吾王，吳帥不久自退，社稷綿遠。」因以藥敷臣之肩，醒來幸血止痛定，故能及此。」昭王曰：「孫叔產於雲中，其氣不泯。」相與嗟嘆不已。闢巢出乾糧同食，益尹固解飽瓢，汲水以進。

昭王使闢辛覓舟於江之津，辛望見一舟東來，載有妻小，察之乃大夫壽尹慶也。辛呼曰：「王在此，可以載之。」蓋尹慶曰：「亡國之君，吾何載？」竟去不顧。闢辛伺候良久，復得漁舟，解衣以授之，譏背艤舟，攜岸王遂與季芊同渡，得達郢邑。闢辛之仲弟闢懷，聞王至出迎，辛令治饌。闢懷進，屢以目視昭王，闢辛疑之，乃與季弟親侍王寢。至夜半，聞淬刃聲，闢辛開門出看，乃闢懷也，手執霜刃，怒氣勃勃。辛曰：「弟淬刃欲何爲？」

乎！懷曰：「欲弑王耳！」平曰：「汝何故生此逆心？」懷曰：「昔吾父忠於平王，平王聽費無極讒言而殺之；平王殺我父，我殺平王之子，以報其仇，有何不可？」辛怒罵曰：「君猶天也，天降禍於人，人敢仇乎？」懷曰：「王在國，則爲君，今失國則爲仇，見仇不殺，非人也。」辛曰：「古者仇不及嗣，王又悔前人之失，錄用我兄弟，今乘其危而弑之，天理不容。汝等萌此意，吾先斬汝！」鬬懷挾刃出門而去，恨恨不已。昭王聞戶外叱喝之聲，披衣起竊聽，備聞其故，遂不肯留。鬬辛鬬與子期商議，遂率王北奔庭陘。却說子西在魯，派江把守，聞郢都已被昭王出奔，恐國人潰散，乃服王服，乘王車，自稱楚王，立而於脾洩，以安人心，百姓避吳亂者依之以居。已而聞王在隨，曉諭百姓，使知王之所在，然後至隨，與王相從。伍員終以不得楚昭王爲恨，言於闔閭曰：「楚王未得，楚未可滅也。臣願率一軍西渡，蹤跡昏君，執之以歸。」闔閭許之。伍員一路追尋，聞楚王在隨，竟往隨國，致書隨君，要索取楚王。畢竟楚王如何得免？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吳師楚昭王返國

齊向之見殺於楚，平實是冤枉。伍員之懷仇尚報，同其所宜。至太子建之見殺於鄭，則實是自己理短，非鄭君之過也。奈何亦以爲仇，而欲滅其國乎？伍員棄傑雖是有餘，晰理用中處，却是不足。

漁丈人之子，以一機退吳軍士，大是可疑。漁丈人嘗曰：渡子胥時，舟中未嘗有子魚，莠麥飯，亦未嘗同子攜來。况蘆中人漁丈人之約，在第二次饋饗時；約言之後，未曾旋踵。漁丈人卽以子胥之囑而自溺，其子何

自而聞吾想漁丈人殆才智之士以漁隱者也。觀其渡員時，前面二敵，渡後一問，誘敵之饋，盧中之呼，與不受寶，不告姓名，其舉動大有機權，絕非尋常可及。其覆舟自溺，安知非善於泅沒，故作此態，以釋子胥之疑耶？其渡而饋，原以爲德；有此一舉，則員果得脫，其德愈深。即便追兵別渡，亦可以釋疑而無怨。然則今日一棹行歌之計，或卽漁丈人所出，未可知也。不然，叩棹行歌之態，與應對之語，豈庸夫所能辦耶？吾人有事在隱顯之間，待後人以意會之，往往如此。

申包胥請救於秦，與其說秦之語，都是情理之常，無甚奇特處；只是號泣秦庭，七日不納飲食，則忠臣之盛，誠非僥倖所能矣。至於功成而逃賞，尤爲千古高風，不特豪傑之士，其學術幾於聖賢矣。

東華公皇甫誦，子胥有莫大之恩，乃避之於得意之日，這方是真正高人。方見當日之爲德，只是憐冤救困，非有所希冀而然也。以視今人不些少恩惠到人，便沽沽見色賣價，惟恐不盡者，何止雲泥之隔？

申包胥孫武東舉公皇甫誦，學術相近處，是有功不伐，廉讓爲心；然以榮祿權勢論，則爲包胥比武難，以貴賤貴論，則爲東舉皇甫爲尤難也。

藍尹壘之不載楚昭，煞是十分無禮，更無可解說處。與晉之物難頭須不同；而楚昭亦能容之，是楚昭好處。藍尹壘之仍復受爵立朝，却是面皮老厚。

話說伍員屯兵於隨國之南鄙，使人致書於隨侯，書中大約言：「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吞隨殆盡；今天祐吳國，問罪於楚君。若出芟珍，與吳爲好，漢陽之田，盡歸於君。寡君與君世爲兄弟，同事周室。」侯看畢，集

羣臣計議：楚臣子期而貌與昭王相似，言於隨侯曰：「事急矣！我僞爲王而以我出獻，乃可免也。」隨侯使太史卜其吉凶，太史獻繇曰：

平必敗，往必復，故勿樂，新勿欲，西鄰爲虎，東鄰爲凶。

隨侯曰：「楚故而吳新，鬼神示我矣！」乃使人辭伍員曰：「敝邑依楚爲國，世有盟誓；楚君若下辱，不敢不納。然今已他徙矣，惟將軍察之。」伍員以囊瓦在鄭，疑昭王亦奔鄭，且鄭人殺太子建，仇亦未報，遂移兵伐鄭，圍其郊。時鄭賢臣游吉新卒，鄭定公大懼，歸各囊瓦，瓦自殺。鄭伯獻瓦屍於吳軍，說明魯王實未至鄭。吳師猶不肯退，必欲滅鄭，以報太子之仇，諸大夫請背城一戰，以決存亡。鄭伯曰：「鄭之士馬孰若楚？楚且破，况於鄭乎？」乃出令於國中曰：「有能退吳軍者，寡人願與分國而治。」懸令三日，時鄂渚漁丈人之子，因避兵亦逃在鄭城之中，聞吳國用伍員爲主將，乃求見鄭君，自言：「能退吳軍。」鄭定公曰：「卿退吳兵，用車徒幾何？」對曰：「臣不用一寸之兵，一斗之糧，只要與臣一橈，行歌道中，吳兵便退。」鄭伯不信，然一時無策，只得使左右以一橈授之，果能退吳，不吝上賞。漁丈人之子，繞城而下，直入吳軍，於營前叩橈而歌。曰：

蘆中人，蘆中人，腰間寶劍七星文，不記渡江時，麥飯飽魚羹。

軍士拘之，來見伍員，其人欲蘆中人如故。員下席驚問曰：「足下景何人？」舉橈而對曰：「將軍不見吾手中所操乎？吾乃鄂渚漁丈人之子也。」員惘然曰：「汝父因吾而死，正思報恩，恨無其路；今日幸得相遇，汝歌而見我，意何所須？」對曰：「別無所須也。」鄭國懼將軍兵威，令於國中，有能退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先

人與將軍有倉卒之遇，今欲將軍乞救鄭國。一員乃仰天嘆曰：「嗟乎！員得有今日，皆漁丈人所賜；上天蒼蒼，豈敢忘也？」即日下令解圍而去。漁丈人之子回報鄭伯，鄭伯喜，乃以百里之地封之。國人稱人曰漁大夫，至今濱海之邑有丈人村，卽所封地也。鬻翁有詩云：

密語蘆洲啼死牛，機歌強似楚歌聲。三軍既散分茅土，不負當時江上情。

伍員既歸鄭國之圍，還軍楚境，路分截守，押大軍營於麇山，遣八四出招降楚屬，兼訪吳王甚急。却說申包胥曰：「郢都假借，逃避在夷陵石鼻山，中間子胥攜楚鞭屍，極求楚王，乃遣人至告於子胥，其略曰：

子故王之臣，北面事之，今乃僂辱其屍，無云報仇，已打乎物極必反，子宜速，不然，吾當踐復楚之約。

伍員得書，吟半晌，乃謂來使曰：「某因軍務倥傯，不能交書，借汝之口，爲我致謝。君忠孝不能兩全，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面施耳。」使者回報包胥，包胥曰：「子胥之滅楚必矣，吾不可坐而待之。」想那楚平王夫人，乃秦哀公之女，楚王乃秦之甥，要解楚難，除非求秦。乃晝夜西馳，足踵俱腫，步流血裂，衣而裹之。奔至雍州，來見秦哀公曰：「吳貪如封豕，毒如長蛇，久欲薦食諸侯，兵自楚。楚君失守社稷，逃於草莽之間，特命下臣告急於上，乞君少錫勇之情，代爲興兵解厄。」秦哀公曰：「秦僻在西陲，兵微將寡，日無暇，安能爲人？」包胥曰：「楚秦連界，豈遺兵而秦不救，吳之滅楚，將秦君之存楚，亦以固秦也。秦遠在楚國，不猶愈於吳乎？倘能撫而存之，不絕其祀，情願世世北面事秦。」秦哀公意猶未決，曰：「大夫姑就館驛安下，容孤

與羣臣商議。包胥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得安居，下臣何收就館自便乎？」時秦哀公沉湎於酒，不恤國事。包胥請愈急，哀公終不肯發兵。於是包胥不脫衣冠，立於秦庭之中，晝夜號哭，不絕其聲。如此七日七夜，水漿一勺不入其口。哀公聞之，大驚曰：「楚臣之急其君，一至於此乎？楚有賢臣如此，吳豈欲滅之？寡人無所賢臣，豈能相容哉？」爲之流涕，賦無衣之詩以旌之。詩曰：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仇。

包胥頓首稱謝，然後始進壺殮。秦以公命大將蒲子虎帥車五百乘，從包胥救楚。包胥曰：「吾君在，隨望救，不啻如大旱之望雲霓。胥當先往一程，報知寡君。元帥既商戰而東，五日可至襄陽，而南即荆門，而胥以楚之餘衆，自石梁山南來，計不出三日，亦可相會。吳恃其勝，必不爲備。軍士在外，日久思歸，若破其一軍，自然瓦解。」蒲子曰：「吾未知路徑，必須楚兵爲導，大夫不可失期。」包胥辭了秦師，星夜至隨，來見昭王，言：「臣請得秦兵，已出城矣。」昭王大喜，謂隨侯曰：「卜人所言西鄰爲虎，東鄰爲肉，秦在楚之西，而吳在其東，所言果驗矣！」時延宋木等，不收拾餘兵，從王於隨。子西子期并隨水一齊進發。秦師屯於襄陽，以待楚帥。包胥引子西子期等，與秦帥相見，楚兵先行，秦兵在後。遇包胥於沂水，子蒲謂包胥曰：「子率楚師先與吳戰，吾當自後會之。」包胥使與夫概交鋒，夫概恃勇，看包胥有如無物，約鬪十餘合，未分勝敗。子蒲子虎，驅兵大進，夫概望見旗號有秦字，大驚曰：「西兵何得至此？」急急收兵，已折大半。子西子期等，乘勝追逐五十里方止。

夫概奔回郢都來見吳王，盛稱秦兵勢銳，不可抵當。闔閭有懼色。孫武進曰：「兵凶器，可暫用而不可久也。日楚土地尚廣，人心未肯服吳，臣前請王以羊以撫楚，止虞今日之變耳。爲今之計，不如遣使與秦通好，許復楚君，割楚之西鄙以益吳疆，君亦不爲無利也。若久戀楚宮，與之相持，楚人憤而力，吳人驕而惰，加以虎狼之秦，臣未保其萬全。」伍員知楚王必不可得，亦以武言爲然。闔閭將從之。伯嚭進曰：「吾兵自繇東吳，一路破竹而下，五戰拔郢，遂夷楚社。今一遇秦兵，即便班師，何前勇而後怯耶？願給臣兵一萬，必使秦兵片甲不剩，如若不勝，甘當軍令。」闔閭壯其言，許之。孫武思伍員力止不可交兵，伯嚭不從，引兵出城，兩軍相遇於軍祥，排成陣勢。伯嚭望見楚軍行列不整，便教鳴鼓，馳車突入，正遇子西，大罵汝萬死之餘，尙望寒灰再熱耶？子西亦罵背國叛夫，今日何顏和見伯嚭，大怒挺戟直取子西，子西亦揮戈相迎，戰不數合，子西詐敗而走，伯嚭追之，未及二里，左邊沈諸梁一軍殺來，右邊遽延一軍殺來，秦將子蒲子虎引生力軍從中直貫吳陣，三路兵將吳兵截爲三處。伯嚭左冲右突，不能得脫。

却說伍員兵到，大殺一陣，救出伯嚭一萬軍馬，所存不上二千人。伯嚭日囚入見吳王待罪。孫武謂伍員曰：「伯嚭爲人矜功自任，久後必爲吳國之患，不如乘此兵敗，以軍令斬之。」伍員曰：「彼雖有罪，師之罪，然前功不小，况敵在目前，不可斬一大將。」遂奏吳王赦其罪。秦兵直逼郢都，闔閭命夫概同公子山守城，自引大軍屯於紀南城。伍員伯嚭分屯磨城、驪城，以爲犄角之勢，與秦兵相持，又遣使徵兵於唐、蔡。蔡將子西謂子蒲曰：「吳以郢爲巢穴，故堅壁相持；若唐、蔡更助之，不可敵矣。不若乘閒加兵於唐，唐破，則蔡人必懼而自守，吾

乃得專力於吳。子蒲然其計，於是子蒲同子期分兵一支，襲破唐城，唐成公滅其國。蔡哀公懼，不敢出兵助吳。

却說夫概自恃有破楚之首功，因沂水一敗，吳王遂使協守郢都，心中鬱鬱不樂。及聞吳王與秦相持不決，忽然心動，想道：「吳國之制，兄終弟及，我應嗣位，今王立子波爲太子，我不得立矣。乘此大兵出征，國內空虛，私自歸國，稱王奪位，豈不勝於久後相爭乎？」乃引本私軍馬，偷出郢都東門，渡漢而歸，詐稱闔閭兵敗於秦，不知所往，我當次立。遂自稱吳王，使其子扶威、悉叢據淮水，以遏吳王之歸路。吳世子波與帥毅聞變，分城守禦，不納夫概。夫概乃遣使由三江通越，說其進兵夾攻吳國，事成割五城爲酬。

再說闔閭回秦兵滅唐，大驚，方欲召諸將計議戰守之事，忽公子山報到，言：「夫概不知何故，引本部兵私回吳國去了。」伍員曰：「夫概此行，其反必矣。」闔閭曰：「將若之何？」伍員曰：「夫概一勇之夫，不足爲慮。所慮者，越人或聞變而動耳。王宜速遣先靖內亂。」闔閭於是留孫武子胥退守郢都，自與伯嚭以舟師順流而下。既渡漢水，得太子波告急信，言：「夫概造反稱王，又結連越兵入寇，吳都危在旦夕。」闔閭大驚曰：「不出子胥所料也。」遂遣使往郢都，取回孫武伍員之兵。一面星夜馳歸，沿江傳諭將士，去夫概來歸者，復其本位。後到者，淮上之兵皆倒戈來歸，扶威奔回谷陽，夫概欲驅民授甲，百姓聞吳王尚存，俱走匿。夫概乃獨率本師出戰，闔閭問曰：「我以手足相托，何故反叛？」夫概對曰：「汝欲王僚，非反叛耶？」闔閭怒，教伯嚭爲我擒賊，戰不數回，闔閭麾大軍直進。夫概雖勇，爭奈衆寡不敵，大敗而走，扶威具舟於江，以渡夫概，逃奔宋國去。

了。闔閭撫定居，回至吳都，太子波迎接出城，打點拒越之策，却說孫武得吳王班師之詔，正與伍員商議，忽報楚軍中有人送書到，伍員命取書看之，乃申包胥所遣也。書略云：

子君臣申包胥，三時而不能定楚，天意不欲亡楚，亦可知矣。子能踐覆楚之言，吾亦欲酬復楚之志；朋友之義，相成而不相傷；子不竭吳之威，吾亦不盡秦之力。

伍員以書示孫武，曰：「夫吳以數萬之衆，長驅入楚，焚其宗廟，墜其社稷，鞭死者之屍，處生者之室，自古人臣報仇，未有如此之快者。且秦兵雖敗我餘軍，於我未有損也。兵法見可而進，知難則退，幸楚未知吾急，可以退矣。」孫武曰：「空退爲吳所笑，子何不以羊勝爲請。」伍員曰：「善。」乃復書曰：

平王逐無罪之子，殺無罪之臣，其實不勝其憤，以至於此。昔齊桓公存邢，立衛，秦穆公三置晉，君不貪其土，臣請至今。某雖不才，竊聞茲義，今太子建之子勝，餽口於吳，未有寸土。楚若能歸勝，使奉故太子之祀，某敢不退，以威吾子之志。

申包胥得書，言於子西，子西曰：「封太子之後，正吾意也。」卽遣使迎羊勝於吳。沈諸梁諫曰：「太子已廢，勝爲仇人，奈何吞仇以害國乎？」子西曰：「勝匹夫耳，何傷？」竟以楚王之命召之，許封大邑。楚使既發，孫武與伍員遂班師而還。凡楚之府庫寶玉，悉載以歸。又遷楚境戶口萬家，以寶吳空虛之地。伍員使孫武從水路先行，自己從陸路打從歷陽山經過，欲求東臯公報之，其廬舍俱不存矣。再遣使於龍洞山問子甫，子甫亦無蹤跡。伍員嘆曰：「真高士也！」就其地再拜而去。至昭陽，已無楚兵把守，員命毀其關，復過溧陽、濼水之上，乃

嘆曰：「吾嘗饑困於此，向一女子乞食，女以盞漿及飯飼我，遂投水而亡。吾嘗留題石上，未知在否？」使左右發土，其石字宛然不磨。欲以千金報之，未知其家。乃命投金於湖水中曰：「女子如有知，明吾不相負也。」行不一里，路傍一老嫗，視兵過而頓泣。軍士欲執之，問曰：「嫗何哭之悲也？」嫗曰：「吾有女共居三十年不嫁，往年浣紗於湖，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不事洩，自投湖水。聞所飯者，乃楚亡臣伍君也。今伍君兵勝而歸，不得其報，自傷虛死，是以悲耳。」軍士乃謂嫗曰：「吾主將正伍君也，欲報汝千金，不知其家，已投金於水中，盍往取之？」嫗遂取金而歸。至今名其水爲投金湖。髯仙有詩云：

投金湖下水漸漸，猶憶亡臣報國時；三十年來無匹偶，芳名已共子胥垂。

越子允常聞孫武等兵回，知武善於用兵，料難取勝，亦班師而回。曰：「越與吳敵也。」遂自稱爲越王，不在話下。閻闔論破楚之功，以孫武爲首，孫武不願居官，因請還山。王使伍員留之，武私謂員曰：「子知天道乎？暑往則寒來，春還則秋至；王恃其強盛，四境無虞，驕樂必生，夫功成不退，則有後患；吾非徒日全并欲全子。」員謂不然，武遂飄然而去，贈以金帛數車，俱沿路散於百姓之貧者，後不知其所終。史臣贊云：

孫子之才，彰於伍員，決行二嬪，威振三軍，御衆如一，料敵如神，大伸於楚，小挫於秦，智非偏屈，謀不盡行，不受爵祿，知亡知存，身出道廟，身去名成，壽十三篇，兵家所尊。

閻闔乃拜伍員爲國相，亦做齊仲父。子文之意，呼爲子胥，而不名。伯嚭爲太宰，同預國政。更名閻闔曰楚，復壘石於南界，留門，使兵守之，「拒越人，號曰石門關。」越大夫范蠡亦築城於浙江之口，以拒吳，號曰固

陵，言其可固守也。此敬王十五年事。語分兩頭，再說子西與子期重入郢城，一面收葬平王骸骨，將宗廟社稷重新草創。一面遣申包胥以舟師迎昭王於隨。昭王遂與隨君定盟，誓無侵伐。隨君親送昭王登舟，方纔回轉。昭王行至大江之中，凭欄四望，想起來日之苦，今日重渡此江，中流自在，心中甚喜。忽見水面一物，如斗之大，其色正紅，使水手打撈得之，遍問羣臣，皆莫能識。乃拔佩刀砍開，內有饅似瓜，試嘗之，甘美異常。乃詢賜左右曰：「此無名之果，可識之，以俟博物之士也。」不日，行至雲中，昭王嘆曰：「此寡人遇盜之處，不可以不。」乃泊舟江岸，使闕、督人夫築一小城於雲夢之間，以便行旅投宿。今雲夢縣有地名楚土城，卽其故地。子西、子期等，離郢都五十里，迎接昭王，君臣交相慰勞。既至郢城，見城外白骨如麻，城中宮闈，十已殘毀，不覺淚然淚下。遂入宮來見其母伯嬴，子母相向而泣。昭王曰：「國家不幸，遭此大變，至於廟社淩夷，陵墓受辱，此恨何時可雪？」伯嬴曰：「今日復位，宜先明賞罰，然後撫恤百姓，徐俟氣力充足，以圖恢復可也。」昭王再拜受教，是日不敢居寢，宿於齋宮。

次日，告宗廟社稷，省視墳墓，然後升殿，百官稱賀。昭王曰：「寡人任用匪人，幾至亡國，若非申等，焉能重見？」曰：失國者寡人之罪，復國者卿等之功也。諸大夫皆稽首謝不敢。昭王先宴勞秦，厚犒其師，遣之歸國。然後論功行賞，拜子西爲令尹，子期爲左尹。以申、包胥乞師功大，欲拜爲右尹。申、包胥曰：「臣之乞師於秦，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返國，臣志遂矣，敢曰以爲利乎？」固辭不受。昭王強之，包胥乃挈其妻子而逃。妻曰：「子勞形疲神，以乞秦師，而定楚國，賞其分也，又何逃乎？」包胥曰：「吾始爲朋友之義，不洩子西之謀，使子西。」

破楚，吾之罪也！以罪而冒功，吾實恥之！遂逃入深山，終身不出。昭王使人求之不得，乃旌表其閭曰：「忠臣之門。」以王孫繇子爲右尹，曰：「雲中代寡人受戈，不敢忘也。」其他沈諸梁、鍾建、宋闕、辛闕、巢遠、延等，俱進爵加邑，亦召闕懷欲賞，子西曰：「闕懷欲行弑逆之事，罪之爲當，况可賞乎？」昭王曰：「彼欲爲父報仇，乃孝子也能爲孝子，何難爲忠臣？」亦使爲大夫。

藍尹壘求見昭王，王思成曰：「不肯同載之恨，將執而誅之，使人謂曰：『爾棄寡人於道路，今敢復來何也？』藍尹壘對曰：『囊竟惟棄德樹怨，是以敗於柏舉，王奈何效之？夫成曰：『之舟，孰若郢都之宮之安？』臣之棄王於成，曰：『以微王也。今日之來，欲觀大王之悔悟與否？』王不省失國之非，而記臣不載之罪，臣死不足惜，所惜者楚宗社耳。」子西奏曰：「壘之言直，王宜赦之，以無忘前敗。」昭王乃許壘入見，使復爲大夫如故。羣臣見昭王度量寬洪，莫不大悅。昭王夫人自以失身闔閭，羞見其夫，自縊而死。時越方與吳構難，聞楚王復國，遣使來賀。因進其宗女於王，王立爲繼室。越姬甚有賢德，爲王所敬禮。王念季芊相從患難，欲擇身婚嫁之。季芊曰：「女子之養，不近男人，鍾建常負我矣，是卽我夫也，敢他適乎？」昭王乃以季芊嫁鍾建，使建爲司樂大夫。又思故相孫叔敖之靈，使人立祠於夔中祭之。子西以郢都殘破，且吳人久居，熟其路徑，復擇地築城建宮，立宗廟社，遷都居之，名曰新郢。昭王置酒新宮，與羣臣大會，飲酒方酣，樂師扈子恐昭王安今之樂，忘昔之苦，復蹈平王故轍，乃抱琴於王前奏曰：「臣有窮鉅之曲，願爲大王鼓之。」昭王曰：「寡人願聞。」扈子援琴而鼓，聲甚淒怨，其詞曰：

王耶王耶可乖劣，不顧宗廟聽機孽，任用無忌之所殺，誅夷忠孝大綱絕。二子東奔滴吳越，吳士哀痛助勿恤。垂涕舉兵知西伐，子胥伯嚭孫武決。九戰破郢王奔楚，留兵縱騎虜荆闕。先王骸骨遭發掘，獲辱廢屍恥難。幾危宗廟社稷滅，君王逃死多跋涉。卿士悽愴民泣血，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事撫忠節，勿爲纒口能說要。

昭王深知琴曲之情，悲涕不已。冠子收翠下階，昭王遂罷宴。自此早朝宴罷，勤於國政，省刑薄斂，養士訓武，修復關隘，兵嚴固守。辛易既歸，楚王封爲白公勝，築城名白公城，遂以爲其聚其本族而居。夫概卻禁王不念舊惡，自宋來奔，王知其勇，封之堂谿，號爲堂谿氏。子西以禍起唐蔡，唐已滅而蔡尚存，乃請伐蔡報仇。昭王曰：「國事相定，寡人尚未敢勞民也。」按春秋傳，楚昭王十年出奔，十一年反國，直至二十年方纔用兵，滅頓，擄頓子牂。十一年滅胡，擄胡子豹，報其從晉侵楚之仇。二十二年圍蔡，問其從吳入郢之罪，蔡昭侯請降，遷其國於江汝之間。中間休息民力近十年，所以師輒有功，楚國復興，東符「淇虛」之辭，「萍實」之瑞也。要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會夾谷孔子郤齊 隨三都聞人伏法

篇中敘魯國事，頗多舛訛，其記載孔子諸事，尤爲荒謬。事關聖人，未敢率意誕誣，妄加評論。讀者當取春秋左氏傳及史鑑諸書，互參考之，此不足爲信也。

話說齊景公見晉不能伐楚，人心星散，代興之謀愈急，乃糾合衛鄭，自稱盟主。魯昭公前爲季孫意如所逐，景公謀納之，意如固拒不從。昭公改而求晉，晉荀繻得意如賄賂，亦不果納。昭公客死，意如遂廢太子衍，及其母弟務人，而撥立庶子宋爲君，是爲定公。因季氏與荀繻通賄，遂事晉而不事齊。齊侯大怒，用世臣國夏爲將，屢侵魯境，魯不能報。未幾，季孫意如卒，子斯立，是爲季康子。說起季孟叔三家，自昭公在國之日，已三分魯國。各用家臣爲政，魯君不復有公臣。於是家臣又竊三大夫之權，展轉志肆，凌轢君主。今日季孫斯、孟孫無忌、叔孫州仇，雖然三家鼎立，邑宰各據其城，以爲己物，三家號令不行，無可奈何。季氏之宗邑曰費，其宰公山不狃，孟氏之宗邑曰成，其宰公歛陽，叔氏之宗邑曰郕，其宰公若藐。這三處城垣，皆三家自家增築，極其堅厚，與曲阜都城一般。

那三個邑宰中，惟公山不狃尤爲強橫，更有家臣一人，姓陽名虎，字貨，生得鸞肩巨額，身長九尺有餘，勇力過人，智謀百出。季斯起初任爲腹心，使爲家宰，後漸專季氏之家政，擅作威福。季氏反爲所制，無可奈何。季氏內爲陪臣所制，外受齊國侵凌，束手無策。時又有少正卯者，爲人博聞強記，巧辨能言，通國號爲聞人。三家倚之爲重，卯而是背非，陰陽其說，見三家則稱頌其佐君匡國之功，見陽貨等又托爲強公室抑私家之說，使之挾魯侯以令三家，挑得上下如水火，而皆人悅其辨給，莫悟其奸。內中單說孟孫無忌，乃是仲孫繼之子，仲孫蔑之孫，獲在位之日，慕魯國孔仲尼之名，使其子從之學禮。那孔仲尼名邱，其父叔梁紇當爲鄒邑大夫，卽偏陽手托懸門之勇士也。紇娶於魯之施氏，多女而無子，其妾生一子曰孟皮，病足成廢人，乃求婚於顏氏，顏氏

有五女俱來。聘疑紇年老，謂諸女曰：「誰願適鄭大夫者？」諸女莫對。最幼女曰：「微在，出應曰：『女子之義，在家從父，惟父所命，何問焉？』」蘇氏奇其語，即以微在許婚。既歸紇，夫婦無子，共禱於尼山之谷。微在升山時，草木之葉皆上起，及禱畢而下，草木之葉皆下垂。是夜，微在夢黑帝見召，囑曰：「如有聖子，若產必於空桑之中。」覺而有孕。一日，恍惚若夢，見五老人列於庭，自稱五星之精，挾一獸似小牛而獨角，文如龍鱗，向微在而伏，口吐玉尺，上有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微在心知其異，以綉緩繫其角，置於叔梁紇。紇曰：「此獸必麒麟也。」乃產期，微在問地有名空桑者乎？叔梁紇曰：「南山有空竇，竇有石口而無水，俗名亦呼空桑。」微在曰：「吾將往產於此。」紇問其故，微在乃述前夢，遂攜以具於空竇中。其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守於山之左右；又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以沐微在。良久乃去，微在遂產孔子。石門中忽有清泉流出，自然溫暖浴畢，泉即涸。今曲阜縣南二十八里，俗呼女陵山，卽空桑也。

孔子生有異相，牛唇虎掌，鸞眉龜脊，海口輔喉，頂門狀如反字。父紇曰：「此兒秉尼山之靈，因名曰邱，字仲尼。仲尼生未幾而紇卒，育於微在，既長，身長九尺六寸，人呼爲長人。有聖德，好學不倦，周遊列國，弟子滿天下。國君無不敬慕其名，而爲權貴當事所忌，竟無能用之者。是時適在魯國，無忌言於季桓曰：『欲定魯外之變，非用孔子不可。』季斯召孔子與語，竟日，如存江海中，莫窺其際。季斯起更衣，忽有魯邑人至，報曰：『穿井者得土缶，內有羊一隻，不知何物。』斯欲試孔子之學，囑使勿言。既入座，謂孔子曰：『或穿井於土中得狗，此何物也？』孔子曰：『以某言之，此必羊也，非狗也。』斯驚問其故，孔子曰：『某聞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

罔象，土之怪曰羶羊，今得之穿井，是在土中，其爲羊必矣。」斯曰：「何以謂之羶羊？」孔子曰：「非雌非雄，徒有其形。」一燕乃召費人問之，果不成雌雄者，於是大驚曰：「仲尼之學，果不可及！」乃用爲中都宰。此事傳聞至楚，楚昭王使人至幣於孔子，隅以渡江所得之物。孔子答使者曰：「是名萍實，可剖而食也。」使者曰：「夫子何以知之？」孔子曰：「某曾問津於楚，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嘗之甜如蜜。』是以知之。」使者曰：「可常得乎？」孔子曰：「萍者浮泛不根之物，乃結而成實，雖千百年不易得也。此乃散而復聚，衰而復興之兆，可爲楚王賀矣。」使者歸告昭王，昭王嘆服不已。

孔子在中都大治，四方皆遣人觀其政教，以爲法則。魯定公知其賢，召爲司空。周敬王十九年，陽虎欲亂魯而專其政，知叔孫輒無寵，中叔孫氏而與費邑宰公山不狃相厚，乃與二人商議，欲以計先殺季孫，然後并除仲叔，以公山不狃代斯之位，以叔孫輒代州仇之位，繫代孟孫無忌之位。虎慕孔子之賢，欲招致門下，以爲己助，使人諷之來見。孔子不從，乃以蒸豚饋之。孔子曰：「虎誘我往謝而見我也。」令弟子伺虎出外，投刺於門而歸，虎竟不能屈。孔子密言於無忌，曰：「虎必爲亂，亂必始於季氏，子預爲之備，乃可見也。」無忌僞爲築室於南門之外，立欄聚材，選牧圉之壯勇者三百人爲傭，名曰興工，實以備亂。又語以宰公斂陽使繕甲待命，倘有報至，晨夜前來赴援，是年秋八月，魯將行禘祭，虎請以禘之明日，享季孫於蒲圃。無忌聞之曰：「虎享季孫，事可疑矣。」乃使人馳告公斂陽，約定日中率甲由東門至南門，一路觀變。至享期，陽虎視至季氏之門，請季斯登車，陽虎在前爲導，虎之從弟陽越在後。左右皆陽氏之黨，惟御車者林定，世爲季氏門下之宰，季斯心疑。

有礙，私語林楚曰：「汝能以吾車適孟氏乎？」林楚點頭會意，行至大衢，林楚遽挽轡南向，以鞭策連擊其馬，馬怒而馳，陽越望見，大呼：「收轡！」林楚不應，復加鞭，馬行益急，陽越怒，彎弓射楚，不中，遂鞭其馬，心急鞭越，拾鞭，季氏之車已去遠矣。季孫出南門，適入孟氏之室，閉其柵，號曰：「孟孫救我，無忘使二百壯士，挾弓矢伏於柵門以待，須臾，陽越至，率其徒攻柵，二百人從柵內發矢，中者輒倒，陽越身中數箭而死。且說陽貨行及東門，回顧不見季孫，乃轉轅復循舊路，至大衢，問路人曰：「見相國車否？」路人曰：「馬驚，已出南門矣。」語未畢，陽越之敗卒亦到，方知越已射死季孫，已避入孟氏新宮。虎大怒，驅其衆急赴公宮，劫定公以出朝，遇叔孫州仇於途，并劫之，盡發公宮之甲，擄叔孫氏家衆，共攻孟氏於南門，無忌率三百人力拒之。陽虎命以火焚柵，季斯大懼，無忌復視日方中，曰：「成兵且至，不足慮也。」言未畢，只見東角上一員猛將，領兵呼哨而至，大叫：「勿犯吾主，公斂陽在此！」陽虎大怒，便奮長戈，迎住公斂陽，斃殺二將，各施送本車，戰五十餘合，陽虎精神愈增，公斂陽漸漸力怯。叔孫州仇遽從後呼曰：「虎敗矣！」即率其家衆，圍擁定公西走，公徒亦從之，無忌引壯士開柵而出，季氏之家臣苦越，必帥甲而至，陽虎孤寡無助，倒戈而走，入譚陽，圍據之，三家合兵以攻關，虎力不能支，命放火焚菜門，魯師避火却退，虎冒火而出，遂奔齊國，見景公，以所據譚陽之田獻之，欲借兵伐魯，大夫鮑國進曰：「魯方用孔某，不可敵也，不如執陽虎而歸其田，以解郟某，景公從之，乃囚虎於西鄙，虎以酒醉守者，乘輜車逃奔宋國，宋使居於匡，陽虎虐用匡人，匡人欲殺之，復奔晉國，仕於趙鞅，爲臣，不在話下。宋儒論陽虎以陪臣而謀賊其家主，固爲大道，然季氏放逐其君，專執魯政，家臣從旁竊視，已非一日，今日

效其所爲，乃天理報施之常，不足怪也。有詩云：

當時季氏凌孤主，今日家臣叛主君。自作惡奸還自受，前車音響後車聞。

又有言魯自惠公之世，僭用天子禮樂，其後三桓之家，舞八佾，歌雍撤，大夫目無諸侯，故家臣亦目無大夫，悖逆相仍，其來遠矣！詩云：

九成于戚舞團團，借問何人啓僭端？要使國中無叛逆，重將禮樂問周官。

齊景公失了陽虎，又恐魯人怪其納叛，乃使人致書魯定公，說明陽虎奔宋之故，就約魯侯於齊魯界上夾谷山前，爲乘身之會，以通兩國之好，永息干戈。定公得書，召三家商議，仲孫無忌曰：「齊人多詐，主公不可輕往。」季孫斯曰：「齊屢次加兵於我，今欲修好，奈何拒之？」定公曰：「寡人若去，何人保薦？」無忌曰：「非臣師孔某不可。」定公卽召孔子，以相禮之事屬之。乘車已具，定公將行，孔子奏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文武之事，不可相離。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宋襄公會孟之事可鑒也。請具左右司馬，以防不虞。」定公從其言，乃使大夫申句須爲右司馬，樂頤爲左司馬，各率兵車五百乘，遠道從行。又命大夫茲無還率兵車三百乘，離會所十里下寨。既至夾谷，齊景公先在，設立壇位，爲土階三層，制度簡略。齊侯蒞於壇之右，魯侯幕於壇之左。孔子聞齊國兵衛甚盛，亦命申句須、樂頤緊緊相隨。時齊大夫黎彌以善謀稱，自梁邱據死後，公特寵信之。是夜，黎彌叩幕諷見，景公召入，問卿有何事，昏夜來此。黎彌奏曰：「齊魯爲仇，非一日矣。止爲孔某賢聖，用事於魯，恐其他日害齊，故爲今日之會耳。臣觀孔某爲人，知禮而無勇，不習戰伐之事，明日主公會禮。」

畢後，請奏四方之學，以娛魯君。乃使萊夷三百人假做樂工，鼓噪而前，觀使拿住魯侯，并執孔某。臣約會車乘，從壇下殺散魯衆。那時魯國君臣之命，懸於吾手，憑主公如何處分，豈不勝於用兵伐耶？景公曰：「此事可否當與相國謀之？」黎彌曰：「相國素與孔某有交，若通彼得知，其事必不行矣。臣請獨任。」景公曰：「寡人聽卿，卿須仔細！」黎彌自去暗約萊兵行事去了。

次早兩君集於壇下，揖讓而登。齊是晏嬰爲相，魯是孔子爲相。兩相一揖之後，各從其主，登壇交拜。彼周公之好，及至玉帛酬獻之禮既畢，景公曰：「寡人有四方之樂，願與君共觀之。」遂傳令先使萊人上前，奏其木土之樂。於是壇下鼓聲大振，萊夷三百人雜執旆旒，被矛戟劍楯，蜂擁而至。口中呼哨之聲，相和不絕。歷階之半，定公色變，孔子全無懼意，趨立於景公之前，變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本行中國之禮，安用夷狄之樂？請命有司去之。」晏子不知黎彌之計，亦奏景公曰：「孔某所言，乃正禮也。」景公大慙，急麾萊夷使退。黎彌伏於壇下，只等萊夷動手，一齊發作，見齊侯打發下來，心中甚愜，乃召本國優人，分付筵席中間，召汝奏樂，要歌徹筍之詩，伴情戲謔。若得魯君臣或笑或怒，我這裏有重賞。原來那時乃文姜浮亂故事，欲以羞辱魯國。黎彌升階奏於齊侯曰：「請奏宮中之樂，爲兩君壽。」景公曰：「宮中之樂，非夷樂也，可速奏之。」黎彌傳齊侯之命，倡優侏儒二十餘人，異服塗面，裝女扮男，分爲二隊，至魯侯面前，跳的跳，舞的舞，口中齊歌的都是浮詞，且歌且笑。孔子按劍張目，覲定景公奏曰：「匹夫戲諸侯者，罪當死。請齊司馬行法。」景公不應，優人戲笑如故。孔子曰：「兩國旣已通，如兄弟，然魯國之司馬，卽齊之司馬也。」乃舉袖向下麾之，大呼：「申句。」

須臾顧何在？二將飛馳上墻，於男女二隙中，各執領班一人，當下斬首，餘人驚走不迭。景公心中駭然，魯定公隨即起身，彌初意遠想於墻下，邀報魯侯，一來見孔子有此手段，二來見申樂二將英雄，三來打探得十里之外，即有魯軍屯札，遂縮頸而退。

會散，景公暮召黎彌責之曰：「孔某相其君所行者皆是古人之道，汝偏使寡人入夷狄之俗，寡人本欲修好，今反成仇矣。」黎彌惶恐謝罪，不敢對一語。晏子進曰：「臣聞小人知其過，謝之以文，君子知其過，謝之以質。今魯有汶陽之田三處，其一曰讎，乃陽虎所獻不義之物，其二曰鄆，乃昔年所取以寓魯昭公者，其三曰龜陰，乃先君頃公時仗晉力索之於魯者，那三處皆魯故物，當先君桓公之日，曹沫登壇劫盟，單取此田，田不歸魯，魯志不甘，主公乘此機以三田謝過，魯君臣必喜，而齊魯之固交矣。」景公大悅，即致三田於魯，此周敬王二十四年事也。史亦有詩云：

紛然鼓噪，一菜一戈，無奈壇前片語何？知禮之人偏有勇，三田買得兩君和。

又詩單齊公能虛心謝過，所以爲賢君，幾於復霸。詩云：

盟壇失計聽黎彌，臣諫君從兩得之；不惜三田釋謝過，顯名千古播華夷。

這汶陽原是昔時魯僖公賜與季氏者，今日名雖歸魯，實歸季氏。以此季斯心感孔子，特築城於龜陰，名曰謝城，以旌孔子之功。言於定公，升孔子爲大司寇之職。時齊之南境，忽來一大鳥，約長三尺，黑身白頸，長喙獨足，鼓翼舞於田間，野人逐之不得，飛騁望北而去。季斯聞有此怪，以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生

於北海之濱，天降大雨，商羊起舞。所見之地，必有淫雨爲災。齊魯接壤，不可不預爲之備。季斯預戒汶上百姓，修堤蓋屋。不三日，果然天降大雨，汶水泛溢，魯有備無患。其事傳布齊邦，景公益以孔子爲神，自是孔子博學之名，傳播天下，人皆呼爲聖人矣。有詩爲證：

五典三墳漫究詳，誰知萍實辨商羊？多能將聖由天縱，贏得芳名四海揚。

季斯訪人才於孔子之門，孔子薦仲由冉求，可使從政。季氏俱用爲家臣。忽一日，季斯問於孔子曰：「陽虎雖去，不狃復興，何以制之？」孔子曰：「欲制之，先明禮制。古者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故邑宰無所據以爲亂。子何不隨其城，撤其武備？上下相安，可以永久。」季斯以爲然，轉告於孟叔二氏。孟孫無忌曰：「苟利家國，吾豈恤其私哉？」一時少正卯忌孔子師徒用事，欲敗其功，使叔孫輒密地送信於公山不狃。不狃欲據城以叛，知孔子素爲魯人所敬重，亦思借助，乃厚致禮幣，遣以書曰：

昔自三桓擅政，君弱臣強，人心積憤，不狃雖爲季宰，實慕公義，願費歸公爲公。輔公以勦強暴，俾魯國復見周公之舊。夫子倘見許，願移駕過費，而決其事。不腆路稿，伏惟不鄙。

孔子謂定公曰：「不狃若叛，未免勞兵。臣願輕身一往，說其回心改過，何如？」定公曰：「國家多事，全賴夫子主持，豈可去寡人左右耶？」孔子遂却其書幣。不狃見孔子不往，遂約會成宰公欲陽，郈宰公若貌，同時起兵爲逆，陽與貌俱不從，却說郈邑馬正侯犯，勇力善射，郈人所畏服，素有不臣之志。遂使國人刺貌殺之，自立爲郈宰，發郈衆登城爲拒命之計。州仇聞郈叛，往告無忌。無忌曰：「吾助之一臂，其滅此叛奴。」於是孟叔二

家連兵往討，遂圍郕城。侯犯悉力拒戰，攻者多死，不能取勝。無忌教州仇求援於齊，時叔氏家臣駟赤在郕城中，僞附侯犯，侯犯親信之。赤謂犯曰：「叔氏遣使如齊乞師矣，齊魯合兵，不可當也。子何不以郕降齊？齊外雖親魯，內實忌之，得郕可以偪魯，齊必大喜，而倍以他地酬子。總之，得地而可去危以就安，又何不利之有？」侯犯曰：「此計甚善！」卽遣人乞降於齊，以郕邑獻之。齊景公召晏嬰問曰：「叔孫氏乞兵伐郕，侯犯又以郕來降，寡人將何適從？」晏子對曰：「方與魯講好，豈可受其叛臣之獻乎？助叔孫氏爲是。」景公笑曰：「郕乃叔孫私邑，於魯侯無與。况叔孫氏君臣日和魚肉魯之不幸，實齊之幸也。寡人有計在此，當兩許其使以誤之。」乃使司馬穰苴屯兵於界上，以觀其變。若侯犯能禦叔孫，便分兵據郕，迎侯犯歸於齊國。若叔孫勝了侯犯，便說助攻郕城，臨時便宜行事。此是齊景公的好雄處。

却說駟赤見侯犯遣使往齊去了，復謂犯曰：「齊新與魯侯爲會，助魯助郕，未可定也。宜多置兵甲於門，萬一車變不測，可以自衛。」侯犯乃一勇之夫，信爲好語，遂選精甲利兵，留於門下。駟赤將羽箭射於城外，魯兵拾得，獻於州仇。州仇發書看之，書中言：「赤已安排逆犯十有七八，不日城中當有內變，主君不須挂念。」州仇大喜，報知無忌，嚴兵以待。數日後，侯犯使者自齊回，言：「齊侯已許下矣，願以他邑相償。」駟赤入賀侯犯而出，使人宣言於衆曰：「侯氏將遷郕民以附齊，使者回言：『齊師將至。』奈何？」一時人情洶洶，多有造謠。赤處問信者亦曰：「吾亦聞之，齊新與魯好，不使得地，將遷爾戶口，以實聊攝之虛耳。自古道：『安土重遷。』說了離鄉背井，那一個不怕的？」衆人聽說，互相傳說，各有怨心。忽一夜，駟赤探知侯犯飲酒方酣，遂命心腹

數十八，遠城大呼曰：「齊師已至城外矣！吾等速治行李，三日內便要起身。」因縶以哭。邾衆大驚，俱集於侯氏之門。此時老弱惟有涕泣，那壯者無不咬牙切齒，憤恨侯犯。忽見門內藏甲甚多，正適其用，大家搶得穿著起來，各執兵器，殺聲喊，將侯犯家四面圍住，連守城之兵都反了。侯氏與衆助興了。驪亦亟入告侯犯曰：「邾衆不願附齊，滿城俱變，子更有甲兵否？吾請率而攻之。」犯曰：「甲兵俱被衆掠取矣，今日之事，免禍爲上。」驪亦曰：「吾捨命送子。」遂出謂衆曰：「汝等讓一路，容侯氏出奔，侯氏出，齊師亦不至矣。」衆人依言，放開一路。驪亦當先，侯犯在後，家屬尚有百餘人，車十餘乘。驪亦直出東門，因引魯兵入於郕城，安撫百姓。無忌請追侯犯，驪亦曰：「臣已許之免禍矣。」乃縱之，不追，遂墮郕城三尺，卽川驪亦爲郕宰。

侯犯奔齊師，稷直知魯師已定，郕乃班師還齊。州仇無忌亦回魯國。公山不狃初聞侯犯據郕以叛，叔仲之家往討，喜曰：「季氏也矣！乘虛賜魯國可得也。」遂盡賜費衆，殺至曲阜。叔孫輒爲內應，開門納之。定公急召孔子問計。孔子曰：「公徒弱不足用也，臣請御君以往季氏。」遂驅車至季氏之宮，宮內有高臺，堅固可守。定公居之。少頃，司馬申句須、樂頤俱至，孔子命季斯盡出其家甲，以授司馬，使伏於臺之左右，而使公徒列於臺前。公山不狃同叔孫輒商議曰：「我等此舉，以扶公室，抑私家爲名，不來魯侯爲主，季氏不可克也。」乃齊叩公宮，索定公不得，盤桓許久，知已往。季氏遂移兵來攻，與公徒戰，公徒皆散走。忽然左右大譟，申句須、樂頤二將領著精甲殺至，孔子扶定公立於臺上，謂衆人曰：「吾君在此，汝等豈不知順逆之理？速速解甲，既往不咎！」費人知孔子是個聖人，誰敢不聽？俱舍兵拜伏臺下。公山不狃、叔孫輒勢窮，遂出奔吳國去了。叔孫州仇回魯。

言及郟都已陷，季斯亦命墮了費城，復其初制。

無忌亦欲墮成都，成宰公斂陽問計於少正卯，卯曰：「郟、費因叛而墮，若并墮成，何以別子於叛？平汝但云：『成乃魯國北門之守，若墮成，齊師侵我北鄙，何以禦之？』一堅持其說，雖拒命不為叛也。一陽從其計，使其徒穿甲而登城，謝叔孫氏曰：「吾非為叔孫氏守，為魯社稷守也。恐齊兵日暮猝至，無守禦之具，願捐此性命，與城俱碎，不敢動一磚一土。」孔子笑曰：「陽不辨此言，必聞人教之耳。」季斯嘉孔子定費之計，自知不及萬分之一，使攝子相事，每事諮攝而行。孔子有所陳說，少正卯輒舉亂其詞，聽者多為所惑。孔子密奏於定公曰：「魯之不振，由忠佞不分，刑賞不立也。夫護嘉苗者，必去莠草，願君勿事姑息，請出太廟中斧鉞，陳於兩觀之下。」定公曰：「善。」明日使羣臣參議成城不墮利害，但聽孔子裁決，衆人或言當墮，或言不當墮。少正卯欲迎合孔子之意，獻墮成六便，何謂六便？

一君無二尊，二歸重都城形勢，三抑私門，四使跋扈家臣無所憑藉，五平三家之心，六使鄰國聞魯國與革當理，知所敬重。

孔子奏曰：「卯誤矣，成已作孤立之勢，何能為哉？况公斂陽忠於公室，豈跋扈之比？卯辨言亂政，雖聞君臣，按法當誅。」羣臣皆曰：「卯乃魯國人，言或不當，罪不及死。」孔子復奏曰：「卯言偽而辨，行僻而堅，徒有虛名惑衆，不誅之無以為政，臣職在司寇，請正斧鉞之典。」遂命力士縛卯於兩觀之下，斬之，羣臣莫不變色，三家心中亦俱凜然。史臣有詩云：

養高華士、太公誅孔子，偏將少正除，不是聖人開正眼，世間盡讀兩人書。

自少正卯誅後，孔子之意，得發舒，定公與三家皆虛心以聽之。孔子乃立綱陳紀，教以禮義，養其廉恥，故民不擾而事治。三月之後，風俗大變，市中鬻羔豚者，不飾虛價，男女行路分別，左右不亂。遇路有失物，恥非己有，無肯拾取者。四方之客，一入魯境，皆有常供，不至缺乏。賓至如歸。國人歌之曰：

袞衣章甫，來適我所，棄甫袞衣，慰我無私。

此歌詩傳至齊國，齊景公大驚曰：「吾國必爲魯所并矣！」不知景公如何計較，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九回 歸女樂黎彌阻孔子 棲會稽文種通宰詔

齊人來歸女樂，固爲要阻孔子，但魯國君臣若不怠於政事，使受女樂，也自無妨。受而怠於政，便不足以有爲矣。况魯君臣安於逸樂，驕侈已生，即無齊人之歸，甯不自尋聲色之娛耶？然則魯國之終於不振，仍不自不修進，不在齊人之歸女樂也。

衛靈公一國之君，不能制其妻，使不淫亂，已是可笑；乃反自把奸夫招來，真是全無人氣。

衛靈公常召宋朝與南子相會，只要討老婆歡喜，可見凡人行事，不論道理，只要老婆歡喜者，便有烏龜局氣。南子官淫醜聲外布，劇蹟實在難堪；然不幸而處此人倫之變，亦當思一善處之方，不加逐出於殺也。蓋無子捉奸之理，即無父之母，子只得而制之，不得而殺之也。况其父現在，乃欲以奸而殺其母，豈得無罪？

劇贖只是血氣川事，未能揆之於義耳。

齊國，亦是大邦，齊景也算英主，前則方欲與晉代興而圖霸，今則不能保全其愛女，只爲失却姜嬰，稷直兩人，賢才之關係，人國如此。

夫差使侍人立庭呼名，且傲其報越之志，不爲不切，乃既勝越，而遂許其行，成雖是因伯嚭之佞，實以勝越太易，已有驕侈之心，故越言得入耳。

若論夫差釋越，亦不失爲大度，但其所以釋之之故，不出於哀矜，而出於驕泰，又不恤其民，荒棄政事，故遂爲越所滅耳，使其於勝越之後，能任賢修政，練兵安民，即桓文之業可繼，越豈遂可得志哉？

夫椒之役，越若又復勝吳，則越必驕而吳愈憤，必致滅亡而不可救矣，安能滅吳而成伯哉，禍福倚伏之理，大率如此。

話說齊侯自曾來谷歸後，姜嬰病卒，景公哀泣數日，正憂朝中乏人，復聞孔子相魯，魯國大治，詭曰：「魯相孔子必霸，竊必爭地，齊爲近鄰，恐禍之先及，奈何？」大夫黎彌進曰：「君患孔子之用，何不沮之？」景公曰：「魯方任以國政，豈吾所能沮乎？」黎彌曰：「臣聞治安之後，驕逸必生，請盛飾女樂，以遺齊君，魯君幸而受之，必然怠於政事，而疎孔子，孔子見疎，必棄魯而適他國，君可安枕而臥矣。」景公大悅，卽命黎彌於女閭之中，擇其貌美年二十以內者，共八十八人，分爲十隊，各衣錦繡，敷之歌舞，其舞曲名康樂，聲容皆出新製，備態極妍，前所未有，教習已成，又用良馬一百二十匹，金勒雕鞍，毛色各別，望之如錦，使人致獻魯侯，使者張設錦棚二

處於魯高門之外，東棚安放馬羣，西棚陳列女樂。先致國書於定公，公發書看之，書曰：

杵曰：頓首啓魯賢侯殿下。孤向者獲罪夾谷，愧未忘心。幸賢侯鑒其謝心之誠，克終會好。日以國之多虞，聘問缺然。茲有歌婢十宰，可以侑飲。良馬二十駟，可以服車。敬致左右，聊申忱慕。伏惟存錄。

且魯相國季斯安享太平，忘其所自，侈樂之志，已伏胸中。忽聞齊饋女樂，如此之盛，不勝豔慕。即時換了徽服，與心腹數人，乘車潛出南門往看。那樂長方在演習，舞聲遏雲，舞態生風。一進一退，尤華奪目。如遊天上，觀仙姬，非復人間思想所及。季斯看了多時，又閱其容色之美，服飾之麗，不覺手麻脚軟，目瞪口呆，意亂神迷。魂消魄奪。魯定公一日三宣季斯爲貪執女樂，並不赴召。至次日，方入宮來見定公。定公以次書示之。季斯奏曰：「此齊君美意，不可却也。」定公亦有想慕之意，便問女樂何在？可試觀否？季斯曰：「見列高門之外，車駕如往，臣當從行。但恐驚動百官，不如微服爲便。」於是君臣更去法服，各乘小車，馳出南門，竟到西棚之下。早有人傳出，魯君易服親來觀樂了。使者分付女子用心獻技。那時歌喉轉嬌，舞袖增豔，十隊女子，更番迭進。真乃盈耳奪目，應接不暇。把魯國君臣二人，喜得手舞足蹈，不知所以。有詩爲記：

一曲嬌歌一塊金，一番妙舞一舞琛。只因十隊歌姬面，改盡君臣兩個心。

從人又誇東棚良馬。定公曰：「只此已是極觀，不必又問馬矣。」是夜，定公入宮，一夜不寐，耳可猶時聞樂聲。若美人之在枕畔也。恐宰臣議論不一，次早獨宣季斯入宮，草就答書，書中備述感激之意，不必盡述。又將黃金百鎰，贈與齊使。將女樂收入宮中，以三十人賜季斯，其馬付於圉人喂養。定與公季斯新得女樂，各自受

用，日則歌舞，夜則枕席；一連三日，不去視朝聽政。孔子聞知此事，淒自長嘆。時弟子仲子路在側，進曰：「魯君怠於政事，天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郊祭已近，倘大禮不廢，國猶可爲也。」及祭之期，定公行禮方畢，即便回宮，仍不視朝，並胙肉亦無心分給。主胙者叩宮門請命，定公諉之季孫季孫，又諉之家臣。孔子從祭而歸，至晚不見胙肉，頰到乃告子路曰：「吾道不行，命也夫！」乃援琴而歌曰：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女之詔，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歌畢，遂束裝去魯。子路冉有亦棄官從孔子而行。自此魯國復衰。史臣有詩云：

幾行紅粉勝鋼刀，不是黎彌巧計高；天泮凌夷成瓦礫，豈容魯國獨甄陶？

孔子去魯而衛，衛公喜而迎之，問以戰陣之事。孔子對曰：「某未之學也。」次日遂行。過宋之匡邑，匡人素恨陽虎，見孔子之貌相似，以爲陽虎復至，聚衆圍之。子路欲出戰，孔子止之曰：「某無仇於匡，是必有故，不久當自解。」乃坐鳴琴適靈公使人追還孔子，匡人乃知其誤，謝罪而去。孔子復還衛國，主於賢大夫蘧瑗之家。且說靈公之夫人曰南子，宋女也，有美色而淫。在平時先與公子朝相通，朝亦男子中絕色，兩美相愛，過於夫。既歸靈公，生蒯瞶，已長，立爲世子，而舊情不斷。時又有美男子曰彌子瑕，素得君之寵愛，嘗食桃及半，以其餘，不入靈公之口，靈公悅而嘆之，誇於人曰：「子瑕愛寡人甚矣！一桃味夫，不忍自食，而分嘆寡人。」羣臣無不竊笑。子瑕恃寵弄權，無所不至。靈公外嬖子瑕，而內懼南子，思以媚之，乃時時召宋如與夫人相會，醜聲遍傳。靈公不以爲恥，蒯瞶深恨其事，使家臣戲陽速因朝見之際，刺殺南子，以滅其醜。南子覺之，訴於靈公，靈

公遂蒯賸，賸奔宋，轉又奔晉。靈公立蒯賸之子輒爲世子。及孔子再至，南子請見之，知孔子爲聖人，倍加敬禮。忽一日，靈公與南子同車而出，使孔子爲陪乘，過街市，市人歌曰：

同車者色耶？從車者德耶？

孔子嘆曰：「君之好德不如好色！」乃去衛適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之下。宋司馬桓魋亦以男色得寵於景公，方貴幸用事，忌孔子之來宋，使人伐其樹，欲求孔子殺之。孔子微服去宋適鄭，將適晉，至河，聞趙鞅殺賢臣實犇舜華，嘆曰：「鳥獸惡傷其類，况人乎？」復返衛。未幾，衛靈公卒，國人立輒爲君，是爲出公。蒯賸亦藉晉援，陽與虎襲戚據之。然時衛父子爭國，晉助蒯賸，齊助輒，孔子惡其逆理，復去衛適陳。又將適蔡，楚昭王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之。蔡大夫相議，以爲楚出孔子，陳蔡危矣，乃相與發兵圍孔子於野。孔子絕糧三日，面絃歌不輟。今開封府陳州界有地名桑落，其地有臺，名曰厄臺，卽孔子當時絕糧處。宋劉敞有詩云：

四海栖栖一旅人，絕糧三日死生鄰。自是天心勞木鐸，豈關陳蔡有愚臣。

忽一晚，有異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披甲持戈，向孔子大叱，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於庭，其人力大，子路不能取勝。孔子從旁諦視良久，謂子路曰：「何不探其脅？」子路遂探其脅，其人力盡手垂，敗而仆地，化爲大鮎魚。弟子怪之，孔子曰：「凡物老而衰，則羸精附焉，殺之則已，何怪之有？」命弟子烹之以充飢，弟子皆喜。同「天賜也」。楚使者發兵以迎孔子，孔子至，楚昭王大喜，將以里社之地封孔子，令尹子西諫曰：「昔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地僅百里，能修其德，卒以代殷。今孔子之德，不下文武，弟子又皆大賢，若得據土壤，其代楚不難。」

矣！昭王乃止。孔子知楚不能用，乃復還衛。衛出公欲任以國政，孔子拒之。魯相嚙季孫肥亦來召其門人，冉有、孔子因而反魯。魯以大夫告老之禮待之。於是諸弟子中子路子羔仕於衛，子貢冉有若宓子賤仕於魯，這都是後話，敘明留作話柄。

再說吳王闔閭自敗楚之後，威震中原，頗事遊樂，乃大治宮室，建長樂宮於國中，築高臺於姑蘇山。山在城西南三十里，一名姑胥山，於胥門外爲徑九曲，以通山路。春夏則治於城外，秋冬則治於城內。忽一日，想起越人伐吳之恨，謀欲報之，及聞齊與楚交通聘使，怒曰：「齊楚通好，此我北方之憂也。」欲先伐齊，後及越。相國子胥進曰：「交聘乃鄰國之常，未必助楚害吳，不可遽興兵旅。今太子波元妃已歿，未有繼室，王何不遣使求婚於齊，如其不從，伐之未晚。」闔閭從之，使大夫王孫駱往齊，爲太子波求婚。時景公年已老耄，志氣衰頹，不能自振，宮中止一幼女未嫁，不忍棄之吳地。無奈朝無良臣，邊無良將，恐一拒天命，興師來伐，如楚國之受禍，悔之何及。大夫黎彌亦勸景公結婚於吳，勿激其怒。景公不得已，以女少姜許婚。王孫駱回復吳王，王復遣納幣於齊，迎齊女歸國。景公愛女畏吳，兩念交迫，不覺流淚出涕，嘆曰：「若半仲穰直一人在此，孤豈愛吳人哉？」謂大夫鮑牧曰：「頌卿爲寡人致女於吳，此寡人之愛女，囑吳王善視之。」臨行，親扶少姜登車，送出南門而反。鮑牧奉少姜，吳師致齊侯之命，因慕子胥之賢，深相結納，不在話下。話說少姜年幼，不知夫婦之樂，與太子波成婚之後，一心只想念父母，日夜號泣。太子波再三撫慰，其哀不止，遂抑以病。闔閭憐之，乃改造北門城樓，極其華煥，更其名曰望齊門，令少姜日遊其上。少姜凭欄北望，不見齊國，悲哀愈甚，其病日增。臨絕命，囑太

子波曰：「妾聞虞山之巔，可見東海，乞葬我於此，倘魂魄有知，庶幾一望齊國也。」波奏聞其父，乃葬於虞山頂上。今常熟縣虞山有齊女墓，又有望海亭是也。有張洪齊女墳詩爲證，詩曰：

南風初勁北風微，爭長諸姬復娶齊。越境定須千兩送，半途應挾萬行啼。

望鄉不憚登臺遠，埋恨惟嫌起塚低。蔓草垂垂猶泣露，倩誰滴向故鄉泥？

太子波憶念齊女亦得，未幾卒。闔閭欲於諸公子中，擇可立者，意猶未定，欲召子胥決之。太子波前妃生子名夫差，年已二十六歲矣，生得昂藏英偉，一表人牙。聞其祖闔閭擇嗣，乃先趨見子胥曰：「我嫡孫也，欲立太子，舍我其誰？此在相國一言耳。」子胥許之。少頃，闔閭使人召子胥，商議立儲之事。子胥曰：「立子以嫡，則亂不生。今太子雖不祿，有嫡孫夫差在。」闔閭曰：「吾觀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吳之統。」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又何疑焉？」闔閭曰：「寡人聽子，子遂輔之。」遂立夫差爲太子，大差至子胥家稽首稱謝。周敬王二十四年，闔閭年老，性益躁，越王允常斃，子句踐新立，遂欲乘喪伐越。子胥諫曰：「越雖有襲吳之罪，然方有大喪，伐之不祥，宜少待之。」闔閭不聽，召子胥與太孫夫差守國，自引伯嚭、王孫賈、馮餘等，選精兵三萬，出南門望越國進發。越王句踐親自督帥禦之，諸稽郢爲大將，靈姑浮爲先鋒，馮餘、胥犴爲左右翼，吳兵相遇於槁李，相距十里，各自安營下寨。下挑戰，不分勝負。闔閭大怒，遂悉衆列陳於五臺山，戒軍中毋得妄動，俟越兵懈怠，然後乘之。

句踐望見吳陣上隊伍整齊，戈甲精銳，謂諸稽郢曰：「彼兵勢甚振，不可輕以，必須以計亂之。」乃使大夫、

嘯無餘，犴督敢死之士，左五百人，各持長槍，右五百人，各持大戟，一聲吶喊，殺奔吳營。吳陣上全然不埋，陣脚都用弓弩手把住，堅如鐵壁，衝突三次，俱不能入。只得回轉，句踐無可奈何。諸稽郢奏曰：「罪人可使也。」句踐悟。次日，密傳軍令，盡出軍中所攜死罪者，共三百人，分爲三行，俱袒衣注劍於頸，安步造於吳軍。爲首者前致辭曰：「吾主越王，不自量力，得罪於上國，致辱下討，臣等不敢愛死，願以死代越王之罪。」言畢，以次自剄。吳兵從未見如此舉動，甚以爲怪，皆注目而觀之，互相傳語，正不知其何故。越軍中忽然鳴鼓，鼓聲大振，嘯無餘，犴帥死士二隊，各擁大楯，持短兵，呼哨而至。吳兵心忙，隊伍遂亂。句踐統大軍繼進，右有諸稽郢，左有靈姑浮，沖開吳王。王孫駱捨命與諸稽郢相持，靈姑浮奮長刀，左沖右突，人人斲殺。正遇吳王闔閭，靈姑浮將刀便砍，闔閭望後一閃，刀砍中右足，傷其將指，失履墜於車下。却得鱗毅兵到，救了吳王，鱗毅身被重傷。王孫駱知吳王有失，不敢戀戰，急急收兵，被越兵掩殺一陣，死者過半。闔閭傷重，即刻班師回寨。靈姑浮取吳王之履獻功，句踐大悅，却說吳王因年老不能忍痛，闔閭至十里之外，大叫一聲而死。伯嚭護喪先行，王孫駱引兵斷後，徐徐而返。越兵亦不追趕。史臣有詩論闔閭用兵不忌，致有此禍。詩曰：

破竹凌奔意氣豪，又思吞越起兵刀；好兵終在兵中死，順水叮嚀莫放驚。

吳太孫夫差迎喪以歸，成服嗣位，卜葬於破楚門外之海湧山，發工穿山爲穴，以專諸所用魚腸之劍殉葬。其他劍甲六千副，金玉之玩，充物其中，既葬，盡殺工人以殉。三日後，有人望見葬處，有白虎踞其上，因名曰虎邱山，諺者以爲埋金之氣所現。後來秦始皇使人發闔閭之墓，鑿山求劍無所得，其鑿處遂成深澗，今虎邱

劍池是也。鍾毅傷重亦死，附葬於山後。今亦不知其處矣。夫差既葬其弟，立長子友爲太子，使侍者十人，更番立於庭中。自己出入，經繇，必大聲呼其名而告曰：「夫差，爾忘越王殺爾之罪乎？」卽泣而對曰：「唯，不敢忘。」欲以儆傷其心。命子胥伯蘇練水兵於太湖，又立射棚於靈巖山以訓練。俟三年喪畢，便爲報仇之舉。此則敬王二十四年事也。

是時，頃公失政，六卿樹黨爭權，自相魚肉。荀寅與士吉射相睦，結爲婚姻。韓不信、魏曼多忌。荀躒有寵，臣曰嬰父，躒欲以爲卿，嬰父恃荀躒之愛，謀逐荀躒，而代其位。故荀躒與范中行氏相惡。上卿趙鞅有族子名午，封於邯鄲，午之母荀寅之婦，故寅呼午爲甥。先年衛靈公與齊景公合謀，叛晉，趙鞅帥師伐衛，衛懼，賈戶口五百家謝罪，鞅留於邯鄲，謂之衛貢。未幾，鞅欲遷五百家以晉，晉陽午恐衛人不從，未卽奉命。鞅怒，午之拒己，遂誘午，晉陽而殺之。荀寅怒趙鞅私殺其甥，因與士吉射商議，欲共伐趙氏。爲邯鄲午報仇。趙氏有謀臣曰董安于，時爲趙氏守晉陽城，聞二氏之謀，特至絳州，告於趙鞅曰：「范中行方睦，一旦作亂，恐不可制，主君宜先爲之備。」趙鞅曰：「晉國有令，始禍必誅，待其先發而後應之可也。」董安于曰：「與其多害百姓，甯我獨死，若有事，安于當之。」鞅不可，安于乃私具甲兵，以俟其變。荀寅、士吉射倡言於衆曰：「董安于治兵，將以害我。」於是連兵以伐趙氏，圍其宮，却得董安于有備，引兵殺開一條血路，保護趙鞅奔晉陽城，恐二家來攻，建壘自守。荀躒謂韓不信、魏曼多曰：「趙氏六卿之長，寅與吉射，不由君命而擅逐之，政其歸二家矣。」裏不信曰：「盍以始禍爲罪，而并逐之。」三人遂同論於定公，各率家甲，奉定公以伐二家，寅、吉射悉力。

拒戰，不能取勝。吉射謀劫定公，韓不信，遣使人呼於市中曰：「范中行氏謀反，來劫其君矣！國人信其言，各執兵器來救定公。三家借國人之衆，殺敗范中之兵。寅吉射奔朝於歌，以叛。韓不信告於定公曰：『范中行實爲首禍，今已逐矣。』趙氏世有大功於晉，宜釋執位。」定公言無不從，遂召鞅於晉陽，復其爵祿。

梁嬰父欲代荀寅爲卿，荀躒言於趙鞅，鞅問董安于。安于曰：「晉惟政出多門，故禍亂不息。若立嬰父，是乃又置一荀寅也。」鞅乃不從。嬰父怒，知爲董安于所阻，謂荀躒曰：「韓魏黨於趙，智氏之勢孤矣。趙氏所恃者，其謀臣董安于也，何不去之？」躒問曰：「去之何策？」嬰父曰：「安于私具甲兵，以激成范中之變。若論始禍，還是安于爲首。」荀躒如嬰父之言，以責趙鞅。鞅懼，董安于曰：「臣向者固以死自期矣，臣死而趙氏安，是死賢於生也。」乃退而自縊。趙鞅乃陳其屍於市，使人告於荀躒曰：「安于已伏罪矣。」荀躒乃與鞅結盟，各無相害。鞅私祀董安于於家廟之中，以答其勢。寅吉射久據朝歌，諸侯叛晉者，皆欲借之以害晉。趙鞅屢次與師攻之，齊魯鄭衛遣使輸粟助兵，以救二氏。鞅不能克。直至周敬王三十年，趙鞅合韓魏智三家之兵，攻下朝歌。寅吉射奔邯鄲，再奔柏人。未幾，柏人城復破，其黨范皋夷、張柳朔俱戰死。豫讓爲荀躒子荀甲所獲，甲子荀瑤請而活之，遂爲智氏之臣。寅吉射逃奔齊國，丟脫。可憐荀林父五傳至寅，士藹七傳至吉射，祖宗俱晉室股肱之臣也。子貪孫橫，遂至滅宗，豈不哀哉！晉六卿自此只有趙韓魏智四卿矣。此是後話，髯仙有詩云：

六卿相并或存亡，總是私門作主張。四氏瓜分謀愈急，不如留却范中行。

且說周敬王二十六年，春二月，吳王夫差除喪已久，乃告於太廟，與傾國之兵，使子胥爲大將，伯嚭副之，從

太湖取水道攻越。越王句踐集羣臣計議，出師迎敵。大夫范蠡字少伯，出班奏曰：「吳恥喪其君，誓矢圖報者，三年於茲矣。其志憤，其力齊，不可當也。宜斂兵爲堅守之計。」大夫文種字會，奏曰：「以愚見，莫若卑詞謝罪，以乞其和，俟其兵退而後圖之。」句踐曰：「二卿言守言和，皆非至計。夫吳吾世仇也，伐而不戰，以我不能軍矣。」乃悉起國中丁壯，共三萬人，迎齊椒山之下。初合戰，吳兵稍却，殺傷約百十人。句踐趨利直進，約行數里，正遇夫差大軍，兩下布陣大戰。夫差立於船頭，親自乘袍擊鼓，以激勵將士，勇氣十倍。忽北風大起，波濤洶湧，子胥伯嚭各乘蜃鱗大艦，順風揚帆而下，俱用強弓勁弩，箭如飛蝗一般射來。越兵迎風，不能抵敵，大敗而走。吳兵分三隊逐之。越將暨姑浮舟覆溺水而死，胥犴中箭亦亡。吳兵乘勝追逐，殺死不計其數。句踐奔至固城，自保。吳兵圍之數重，絕其汲道。夫差喜曰：「不出十日，越兵俱渴死矣。」雖知山頂之上，自有靈泉，泉有嘉魚。句踐命取魚數百頭，以饋吳王。吳王大驚。句踐留范蠡堅守，自帥殘兵，乘間奔會稽山。點閱櫓楫之數，僅剩得五千餘人。句踐嘆曰：「白先君至於孤，三十年來未嘗神此敗也。悔不聽范文二大夫之言，以至如此。」

吳兵攻固城益急。子胥營於右，伯嚭營於左。范蠡告急，一日三至。越王大恐。文種獻謀曰：「事急矣。及今請成，猶可及也。」句踐曰：「吳不許成，奈何？」文種對曰：「吳有太宰伯嚭者，其人貪財好色，忌功嫉能。與子胥同朝，而志趣不合。吳王畏事子胥，而暱於嚭，若私詣太宰之營，結其懷心，與定行成之約。太宰言於吳王，無不聽。子胥雖知而阻之，亦無及矣。」句踐曰：「卿見太宰，以何爲賂？」種對曰：「軍中所乏者，女色耳。誠得美女而獻之，天若庇越，豈不見聽？」句踐以連夜遣使至都城，向夫人淫宮中之有色者，得八人，盛其容飾，加以日

壁二十雙，黃金千鎰，夜造太宰之營，求見太宰。詔初欲拒絕，姑使人探其來狀，聞有所獻，乃召入，詔偃坐以待之。文種跪而致詞曰：「寡君句踐年幼無知，不能善事大國，以數獲罪，今寡君已悔恨無及，願舉國請爲吳臣，而恐王見各不納。」太宰以蠶繭功德，爲吳之干城內作王之心膂，寡君使下臣種先叩首於轅門，借重一言，收寡君於宇下不腆之儀，聊效薄貲，以此當源源而來矣。」乃以賄單呈上。詔猶作色謂曰：「越國且暮且破滅矣，凡越所有何患不歸吳，而以此區區者嘆我爲耶？」種復進曰：「越兵雖敗，然保會稽者，尙有精卒五千，堪當一戰，戰而不捷，將盡焚庫藏之積，鼠身異國，以圖楚王之事，安得遽爲吳有耶？即使吳盡有之，然大半歸於王宮，太宰回誘將，不過瓜分一二，執若主越之威，寡君委身於王，實委身於太宰也。春秋百獻，不入王宮，先入宰府，是太宰獨擅全越之權，諸將不得與焉。况因獸猶鬪，背城一戰，尙有不可測之半乎？」這一席話，說入伯嚭之心，不覺點頭微笑。文種又指單上所開美人曰：「此八人者，皆出自越宮，若民間更有美如此者，寡君若生還越國，常竭力搜求，以備太宰掃除之數。」伯嚭起立曰：「大丈夫舍右營而趨左，以某無乘危害人之意也。某來朝當引子先見吾王，以決其議。」遂邀收所獻，留種於營中，餽賓主之禮。

次早同遣中軍來見夫差，伯嚭先入，佈道越王句踐使文種請成之意。夫差勃然曰：「越與寡人有不共戴天之恨，安得允其成哉？」嚭對曰：「王不記孫武之言乎？」兵凶器，可暫用而不可久也。「越雖得罪於吳，然其下吳者已至矣，其君請爲吳臣，其妻請爲吳妾，越國之寶器珍玩，盡掃以資於吳宮，所乞於王者，僅存宗殺一線耳。夫受越之降，厚質也，赦越之罪，顯名也，名實俱收，吳可以伯。必欲窮兵力以誅越，彼句踐將焚宗廟，祀

妻子沉金玉於江，率死士五千人，致死於吳，得無有所傷於王之左右乎？與其殺是人，孰若得是國之爲利？然夫差曰：「今文種安在？」豁對曰：「見在幕外候宜。」夫差乃命種入見。種膝行而前，復申前說，加以卑遜。夫差曰：「汝若請爲臣妾，能從寡人入吳否？」種稽首曰：「旣爲臣妾，死生在君，敢不服事左右。」豁曰：「句踐夫婦，願來吳國，吳名雖赦越，實已得之矣。王又何求焉？」夫差乃許其成。

早有人到右營報知子胥，子胥急趨至中軍，見伯嚭同文種立於王側，子胥怒氣盈面，問吳王曰：「王已許越和乎？」王曰：「已許之矣。」子胥連叫曰：「不可不可！」嚇得文種倒退幾步，靜聽其言。子胥諫曰：「越與吳，雖有不兩立之勢，若吳不滅越，越必滅吳。夫秦晉之國，我攻而勝之，得其地不能居，得其車不能乘，如攻越而勝之，其地可居，其舟可乘，此社稷之利，不可棄也。况又有先王大仇，不滅越，何以謝立庭之誓乎？」夫差語塞，不能對，惟以目視伯嚭。伯嚭前奏曰：「相國之言，誤矣！先王建國，水陸並封，吳越宜水，秦晉宜陸。若以其地可居，其舟可乘，謂吳越必不能共存，則秦晉齊魯皆陸國也，其地亦可居，其車亦可乘。彼四國者，亦將并而爲一乎？若謂先王大仇，必不可赦，則相國之仇楚者，更甚，何不遂滅楚國，而遽許其和耶？今越王夫婦皆願服役於吳，視楚僅納羊勝，更不相同，相國自行忠厚之事，而欲王居刻薄之名，忠臣不如是也！」夫差喜曰：「太宰之言有理，相國且退，俟越國貢獻之日，當分贈汝。」氣得子胥面如土色，嘆曰：「吾恨不聽彼離之言，與此佞臣同事，一口中恨恨不絕，只得步出幕府，謂大夫王孫雉曰：『越十年生聚，再加以十年之教訓，不過二十年，吳宮爲沼矣！』」雉意殊未深信，子胥含憤，自回右營。夫差命文種回復越王，再到吳軍申謝。夫差問越王夫婦

入吳之期。文種對曰：「寡君蒙大王赦而不誅，將暫假歸國。悉斂其玉帛子女，以賈於吳。願大王稍寬其期；其負心失信，安能或逃大王之誅乎？」夫差許諾，遂約定五月中旬，美婦入臣於吳。遂遣王孫雄押，又種同至越國，催促起程。太宰伯嚭屯兵一萬於吳山，以候之。如過期不至，滅越歸報。夫差引大軍先回。畢竟越王如何入吳？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夫差違諫釋越 句踐竭力事吳

句踐之入吳，可謂出萬死一生之途矣。而竟得返國而成伯，則全賴國有賢臣之力也。觀其去國之時，諸臣各以讒守自任，無有缺事。有才智全備之范蠡，以爲之左右，使知已有復興之望矣。

句踐困吳許久，而國無廢事，外不侵，內不潰，可見越國諸臣，多是賢者。

越與吳爲敵國，夫差若以閭閻之死爲越罪，則不當許句踐之行成。既許之矣，乃拘其夫婦於石室，出行。使句踐操馬，簪行於車前，其辱之不已甚乎？既加以甚深之辱，而乃信其無報怨之心，真爲不知情理矣。書畫一節，尤爲人所易明；而夫差乃因此而憐之，而歸之，其受辱愈甚，則其怨亦將愈深矣。句踐後日之臥薪嘗膽，豈非以甚痛於中而然耶？

句踐報仇情切，其抱冰握火，嘗膽臥薪，不是得力處；得力處全在尊賢禮士，敬老恤貧，繁生育，躬自儉諸事耳。句踐行此於必敗之餘，且能逐漸滅吳而成伯，一國家者，苟能行此於無事之時，何患國之不振耶？

文種破吳七術，固是甚妙，但內中只有積財練兵，以承其弊，是權操之自我者；其六事則皆自我出之，而却須彼之自行者也。使越出之，而吳人不愛不行，亦何足以破之乎？可見算計雖出於敵國，而算不上算，仍是出於自家，然西越之滅吳，只算吳之自滅耳！

話說越大夫文種，蒙吳王夫差許其事成，回報越王，言：「吳王已班師矣！遣大夫士孫雄隨臣到此，催促起程。大宰屯兵江上，專候我王過江。」越王句踐不覺雙眼流淚。文種曰：「五月之期迫矣！王宜速歸，料理國事，不必爲無益之悲。」越王乃收淚，回至越都，見市井如故，丁壯蕭然，甚有慙色。留王孫雄於館驛，收拾軍藏寶物，裝成車輛，又選國中女子三百三十人，共三百人送吳王。三十八送太宰，時尙未有行動之日。王孫雄連連催，句踐泣謂羣臣曰：「孤承先人餘緒，兢兢業業，不敢怠荒。今夫椒一敗，遂至國亡家破，千里而作俘囚，此行有去日，無歸日矣！」羣臣皆不揮涕。文種進曰：「昔者湯因於夏臺，又干繫於羗里，一舉而成王。齊桓公奔莒，管文公奔翟，一舉而成伯。夫艱古之境，天之所以開王伯也。王孫承天，自有興期，何必過傷，以自損其志乎？」句踐於是即日祭祝宗廟，王孫雄先行一日，句踐與夫人隨後進發。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危巖具舟於岡陵，迎捧越王臨水祖道。文種舉觴而前祝曰：

皇天祐助，沉後揚禍，禍爲癰根，憂爲福室。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淹滯，其後無殃。君臣離散，動上皇衆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三觴。

句踐仰天嘆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范蠡進曰：「臣聞居不幽者志不廣，形不愁者思不遠。古之聖賢，皆遇

困厄之難，蒙不救之恥，豈獨君王哉？
句踐曰：「昔堯任舜禹，而天下治，雖有洪水，不爲大害。寡人今將去越，入吳，以國屬諸大夫。夫何以慰寡人之望乎？」
范蠡謂同列曰：「吾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主上有去國之憂，臣吳之辱，以善浙東之士，豈無一二受僇與主上分憂辱者乎？」於是諸大夫齊聲曰：「誰非臣子，惟王所命。」
句踐曰：「諸大夫不棄寡人，願各言爾志，誰可從？誰可守國？」
文種曰：「國境之內，百姓之事，蓋不如臣與君周旋，隨機應變，臣不如蠡。」
范蠡曰：「文種自處已審，主公以國事委之，可使耕戰足備，百姓親睦。至於輔危主，忍垢辱，往而必反，與君構仇者，臣不敢辭。」於是諸大夫以次日自述，太宰苦取曰：「發君之分，明君之德，統煩理劇，使民知分，臣之事也。」
行人曳庸曰：「迪使諸侯，解紛釋疑，出不辱命，入不敗尤，臣之事也。」
司直皓適曰：「君非臣諫，寒過決疑，直心不撓，不阿親戚，臣之事也。」
司馬諸稽郢曰：「窺敵設陣，飛矢揚兵，貪進不遺，流血滂沱，臣之事也。」
司農舉如曰：「躬親撫民，弔死存疾，食不二味，蓄陳儲新，臣之事也。」
太史計倪曰：「候天察地，紀歷陰陽，痛見知吉，妖見知凶，臣之事也。」
句踐曰：「孤雖入於北國，爲吳窮虜，諸大夫懷德抱術，各顯所長，以保社稷，孤何憂焉？」乃留衆大夫守國，獨與范蠡偕行。
君臣別於江口，無不流涕。
句踐仰嘆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胸中絕無怵惕。」遂登船徑去，送者皆哭拜於江岸下。
越王終不返顧。有詩爲證：

斜陽山外片帆開，風捲春濤動地回。
今日一樽沙際別，何時重見渡江來。
越大人，據舷而哭，見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意甚悶適，因哭而歌之曰：

仰飛鳥兮烏鳶，凌玄虛兮翻翩。集洲渚兮優游，奮健翮兮其同。啄素蝦兮飲水，任厥性兮往還。妻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譴天？風飄飄兮西往，知再獲兮何年？心轍轅兮若割，淚泫泫兮雙懸。

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慚，強笑以慰夫人之心曰：「孤之六闢備矣，高飛有日，復何憂哉？」越王既入吳界，先遣范蠡見太宰伯嚭於吳山，復以金帛女子獻之。嚭問曰：「文大夫何以不至？」蠡曰：「爲吾主守國，不得借來也。」嚭遂隨范蠡來見越王。越王深謝其蒞庇之禮，嚭一力擔承，許以返國。越王之心稍安。嚭引軍押送越王，至吳下，引入見吳王。句踐肉袒伏於階下，夫人亦隨之。范蠡將寶物女子，圍單呈獻於下。越王再拜稽首曰：「東海役臣句踐，不自量力，得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使執箕帚，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感戴。句踐謹叩首頓首。」夫差曰：「寡人若念先君之仇，到今日無生理。」句踐復叩首曰：「臣寶當死，惟大王憐之。」時子胥在傍，目若漂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彎弓而射之，况近集于庭廡乎？句踐爲人機險，今爲釜中之芻，命制庖人，故諂詞令色，以求免刑誅，一旦稍得志，如放虎於山，縱鯨於海，不復可制矣。」夫差曰：「孤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孤非愛越而不誅，恐見咎於天耳。」太宰嚭曰：「子胥明於一時之計，不知安國之道，吾主誠仁者之言也。」子胥見吳王信伯嚭之佞言，不用其諫，憤憤而退。夫差一越其獻之物，使王孫雄於閭閻側墓，築一石室，將句踐夫婦貶入其中，去其衣冠，蓬首垢衣，執糞馬之事。伯嚭私饋食物，僅不至於飢餓。吳王每駕車出遊，句踐執馬籬步行車前，吳人皆指曰：「此越王也。」句踐低首而已。有詩爲證：

堪嘆英雄值坎珂，平生志氣盡銷磨；魂離故苑歸應少，恨滿長江淚轉多。

句踐在石室二年，范蠡朝夕侍側，寸步不離。忽一日，夫差召句踐入見，句踐跪伏於前，范蠡立於後。夫差謂范蠡曰：「寡人聞哲婦不嫁破亡之家，名賢不官滅絕之國，今句踐無道，國已將亡，子君臣並無奴僕，羈囚一室，豈不鄙乎？寡人欲赦子之罪，子能改過自新，棄越歸吳，寡人必當重用，去憂患而取富貴，子意何如？」時越王伏地流涕，惟恐范蠡之從吳也。只見范蠡稽首而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不能輔越，十爲善，致得罪於大王，幸大王不卽加誅，使君臣相保，入一掃除，出給趨走，臣願足矣，尚敢望富貴哉？」夫差曰：「子既不移其志，可仍歸石室。」蠡曰：「謹如君命。」夫差起，入宮中，句踐與范蠡趨入石室。越上服禮，鼻著樵頭，斫倒賽馬，夫人衣無絲之裳，施左闕之襦，汲水除糞灑掃，范蠡拾薪炊爨，面目枯槁。夫差時使人窺之，見其君臣力作，絕無幾微怨恨之色，終夜亦無絲毫之聲，以此謂其無志，思鄉置之度外。

一日，夫差登姑蘇臺，望見越王及夫人端坐於馬糞之傍，范蠡操箠而立於左，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夫差顧謂太宰諛曰：「彼越王不過小國之君，范蠡不過一介之士，所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心甚敬之。」伯諛對曰：「不惟可敬，亦可憐也。」夫差曰：「誠如太宰之言，寡人目不忍見，倘彼悔過自新，亦可赦乎？」諛對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以聖王之心，哀孤窮之士，加恩於越，越豈無厚報，願大王決意。」夫差曰：「可。」命太史擇吉日，赦越王歸國。伯諛密遣家人以五鼓投石室，將喜信報知句踐，句踐大喜，告於范蠡。蠡曰：「請爲王占之，今日戊寅，以卯時開信，戊爲囚日，而卯復尅戊，其蘇曰：「天網四張，萬物盡在，群反爲殃。」雖有

信不足喜也。」句踐聞言，喜變爲憂。

却說：晉聞吳王將赦越王，卽急入曰：「昔桀囚湯而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追還反，禍轉成福。故桀爲湯所放，商亡周所滅。今大王囚越君而不行誅，誠恐夏殷之患重矣。」夫差因子胥之言，復有殺越王之意，使人召之。伯嚭復報句踐，句踐大驚，又告於范蠡。蠡曰：「王勿懼也。吳王囚王已三年矣，彼不忍於三年，而能忍於一日乎？去必無恙。」句踐曰：「寡人所以隱忍不死者，全賴大夫之策耳。」乃入城來見吳王，候之三日，吳王並不視朝。伯嚭從宮中出，奉吳王之命，使句踐復歸石室。句踐怪問其故，伯嚭曰：「王惑子胥，言欲加誅戮，所以召適王，感寒疾不能起，某入宮問疾，因言：『覆災宜作福事。今越王匍匐和誅於闕下，怨毒之氣上干於天，王宜保重，且權放還石室，待疾愈而圖之。』」王聽某之言，故遣君出城耳。」句踐感謝不已。句踐居石室，忽又三月，聞吳王病尙未愈，使范蠡卜其吉凶。蠡布卦已成，對曰：「吳王不死，至己巳日當滅，壬申日必全愈。願大王請求問疾，倘得入見，因求其養而醫之，觀其顏色，再拜慶賀，言病起之期。至期若愈，必然心感大王，而赦可望矣。」句踐垂淚言曰：「孤雖不肖，亦曾南面爲君，奈何含污忍辱，爲人容泄便乎？」蠡對曰：「昔紂囚西伯於羑里，紂其子伯邑考，烹而餉之，西伯忍痛而食子肉，夫欲成大事者，不矜細行。吳王有婦人之行，而無丈夫之決，已欲赦越，忽又中變，不如此，何以取其憐乎？」句踐卽日投太宰府中，見伯嚭曰：「人臣之道，主疾則臣憂。今聞主公抱病不瘳，句踐心孤失望，寢食不安，願從太宰問疾，以伸臣子之情。」嚭曰：「君有此美意，敢不轉達？」伯嚭入見吳王，曲道句踐相念之情，願問疾。夫差在沉困之中，憐其意而許之。嚭引句

踐入於寢室。夫差強目視曰：「句踐亦來見孤耶？」句踐叩首奏曰：「囚臣聞龍體失調，如摧肝肺，欲一覲顏色而無繇也。」言未畢，覺腹漲欲便，麾使出。句踐曰：「臣在東海，曾事醫師，觀人泄便，能知疾之癘劇。」乃拱立於戶下，侍人將便桶近床，扶夫差便訖，將出戶外。句踐揭開桶蓋，手取其糞，跪而嘗之，左右皆掩鼻。句踐復入叩首曰：「囚臣敢再拜敬賀大王，王之疾至己巳日有瘳，交三月壬申全愈矣。」夫差曰：「何以知之？」句踐曰：「臣聞於醫師，夫糞者，穀味也，順時氣則生，逆時氣則死。今囚臣竊嘗大王之糞，味甘而酸，正應春夏發生之氣，是以知之。」夫差大悅曰：「仁哉句踐也！臣子之事有父，孰肯嘗糞而決其者？」時太宰嚭在傍，夫差問曰：「汝能乎？」嚭搖首曰：「臣雖甚愛大王，然此事亦不能。」夫差曰：「不但太宰，雖吾太子亦不能也。」即命句踐離其石室，就使棲止，待瘳疾瘳，即當遣伊還國。句踐再拜謝恩而出，自此僦居民舍，執牧養之事如故。夫差病果漸愈，一如句踐所刻之期，心念其忠，既出朝，命置酒於文臺之上，召句踐赴宴。句踐佯爲不知，仍前囚服而來。夫差聞之，即令沐浴改換衣冠。句踐再三辭謝，方纔奉命更衣入謁，再拜稽首。夫差慌忙扶起，卽出令曰：「越王仁德之人，焉可久辱？寡人將釋其囚役，免罪放還，今日爲越王設北而之坐，羣臣以客禮事之。」乃揖讓使就客坐，諸大夫皆列坐於傍。子胥見吳王忘仇待敵，心中含忿，不肯入坐，拂衣而出。伯嚭進曰：「大王以仁者之心，赦仁者之過，臣聞同聲相和，同氣相求，今日之坐，仁者宜留，不仁者宜去，相國剛勇之夫，其不坐殆自慚乎？」夫差笑曰：「太宰之言當矣。」酒三行，范蠡與越王俱起進觴，吳王壽口致祝辭曰：

吳王在上，恩播陽春，其仁莫比，其德日新。於乎休哉，傳德無極，延壽萬歲，長保吳國，四海風承，諸侯賓服。

觴酒既升，永受萬福。

吳王大悅，是日盡醉方休。命王孫雄送句踐於客館。三日之內，孤當送爾歸國。至次早，子胥入見吳王曰：「昨日大王以客禮待仇人，果何見也？」句踐內懷虎狼之心，外飾溫恭之貌，大王愛須臾之諛，不慮後日之患，乘忠直而聽讒言，溺小仁而養大仇。譬如羆毛於燼炭之上，而幸其不焦；投卵於千鈞之下，而望其必全，豈可得耶？」吳王喟然曰：「寡人臥疾三月，相國並無一好言相慰，是相國之不思也。不進一好物相送，是相國之不仁也。爲人臣不忠，要他何用？」越王乘其國家千里來歸，寡人獻其貨財，身爲奴婢，定其忠也。寡人有疾，親爲膏養，略無怨恨之心，是其仁也。寡人若徇相國私意，誅此善士，皇天必不佑寡人矣！」子胥曰：「王何言之相反也？夫虎卑其勢，將有擊也；狸縮其身，將有取也。越王入臣於吳，怨恨在心，大王何得知之？其下嘗大王之養，實上食大王之心，王若不察，中其奸謀，吳必爲擒矣！」吳王曰：「相國置之勿言，寡人意已決。」子胥知不可諫，遂鬱鬱而退。至第三日，吳王復命置酒於蛇門之外，親送越王出城。羣臣皆捧觴餞行，惟子胥不至。夫差謂句踐曰：「寡人赦君返國，君當念吳之恩，勿記吳之怨。」句踐稽首曰：「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還故國，當生生世世，竭力報効。蒼天在上，實鑒臣心。如若負吳，皇天不佑！」夫差曰：「君子一言爲定，君其遂行，勉之勉之！」句踐再拜跪伏，流涕滿面，有依戀不舍之狀。夫差親扶句踐登車，范蠡執御，夫人亦再拜謝恩，一同升輦，望南而去。時周敬王二十九年事也。史臣有詩云：

越王已作釜中魚，豈料殘生出會稽？可笑夫差無遠慮，放開羅網縱鯨鯢。

句踐回至浙江之上，望見隔江山川重秀，天地再，乃嘆曰：「孤自意永辭萬民，委骨異域，豈期復得返國而奉祀乎？」言罷，與夫人相向而泣。左右皆感動流涕。又稱早知越王將至，率守國臣，城中百姓，拜迎於浙水之上，歡聲動地。句踐命范蠡卜日到國，蠡屈指曰：「異哉，王之擇日也！無如來日最吉，王宜疾趨以應之。」於是策馬飛輿，星夜還都，告廟臨朝，都不必殺句踐，心念可稽之恥，欲立城於會稽，遷都於此，以自解，乃專委其事於范蠡。蠡乃觀天文，察地理，規造新城，包會稽山於內，西北立飛翼樓於臥龍山，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外郭周圍，獨缺西北，揚言：「已臣服於吳，不敢築塞百獸之道。」實陰圖進取之便。城既成，忽然城中湧出一山，周圍數里，其象如龜，天生草木茂盛，有人認得此山，乃瑯琊東武山，不知何故，一夕飛至范蠡奏曰：「臣之築城，上應天象，故天降崑崙，以啓越之伯也。」越十大將乃名其山曰怪山，亦曰飛來山，亦曰龜山。於山巔立帝臺，建三層樓，以望靈物，制度俱備。句踐自諸暨遷而居之，謂范蠡曰：「孤實不德，以至失國亡家，身爲奴，苟非相國，及諸大夫贊助，焉有今日？」蠡曰：「此乃大王之福，非臣等之功也。但願大王時時勿忘石室之苦，則越國可興，而吳仇可報矣。」句踐曰：「敬受教。」於是以及稱治國政，以范蠡治軍旅，尊賢禮士，敬老恤貧，百姓大悅。越王自嘗蠡之後，常患口臭，范蠡知城北有山，出蔬菜一種，其名曰藟，可食而微有氣息，乃使人採，舉朝食之，以亂其氣，後人因名其山曰藟山。

句踐迫欲復仇，乃苦身勞心，夜以繼日，目倦欲合，則攻之以蓼，足寒欲縮，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畧薪而臥，不用床褥，又懸膽於坐臥之所，飲食起居，必取而嘗之。中夜潛泣，泣而復嘯，會稽二字，不絕於口以

喪敗之餘，生齒虧減，乃著令壯者勿娶老妻，老者不娶少婦；女子十七不嫁，男子二十不娶，其父母俱有罪。孕婦將產，告於官，使醫守之；生男賜以壹酒一犬，生女賜以壹酒一豚。生十三人官養其二，生子二人，官養其一。其死者親爲哭弔。每出遊，必載飯與藥於後車，遇童子必餽而哺之，問其姓名，遇耕時，躬自秉耒。夫人自織，與民間同其勞苦。七年不收民稅，夏不加肉，衣不重采，惟問候之使，無一月不至於吳。使男女入山採葛，作黃絲細布，欲獻吳王，尙未及進，吳王嘉句踐之順，使人增其封。於是東至句甬，西至橋李，南至姑蔑，北至平原，縱橫八百餘里，盡爲越壤。句踐乃治葛布十萬疋，甘蜜百壇，狐皮千雙，竹十艘，以答封地之禮。夫差大悅，賜越王羽毛之飾，子胥聞之，稱疾不朝。

夫差見越已臣服不貳，遂深信伯嚭之言。一日，問伯嚭曰：「今日四境無事，寡人欲廣宮室，以自娛，何地相宜？」嚭奏曰：「吳郡之下，崇臺勝境，莫若姑蘇，然前王所築不足以當巨覽，王不若重葺此臺，改建，令其高可望百里，寬可容六千人，聚歌童舞女於上，可以極人間之樂矣！」夫差然之，乃懸百購求大小交種，聞之，於越王曰：「臣聞高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泉之魚，死於芳餌，今王志在報吳，必生投其所好，然後待制其命。」句踐曰：「雖得其好，豈遂能制其命乎？」文種對曰：「臣所以破吳者，有七術：一曰捐幣，以悅其君臣；二曰貴糴粟禾，以蓄其積聚；三曰遣美女，以惑其心志；四曰遣之巧工良材，使作宮室，以罄其財；五曰遣之謀臣，以亂其謀；六曰彊士，自殺，以弱其輔；七曰積財練兵，以承其弊。」句踐曰：「善哉！今日先行何術？」文種對曰：「今吳王方改築姑蘇臺，宜選名山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使木工三千餘人入山伐木，經年無所得。

工人思歸，皆有怨望之心，乃木客之吟曰：

何採木，暮採木，朝朝暮暮入山曲，窮巖絕壑徒往復，天不生兮地不育，木客何辜兮受此勞酷？

每深夜長，聞者淒絕，忽一夜，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在山之陽者曰梓，在山之陰者曰楠，木工驚視，以爲目木，見奔告越王，華臣皆賀曰：「此大上精誠格天，故天生神木，以慰王衷也。」句踐大喜，親往設祭而後伐之，加以琢削磨，用丹青錯畫爲采龍蛇之文，使文神浮江而至，獻一於吳王曰：「東海賤臣句踐，賴大王之力，竊爲小殿，偶爲巨材，不敢自用，敢因下吏獻於左右。」夫差見木材異常，不勝驚喜，胥諫曰：「昔桀起壽臺，紂此鹿臺，窮竭民力，致滅亡，句踐欲害吳，獻此木，王勿受之。」夫差曰：「句踐得此良材，不自用而獻於寡人，乃其好意，奈何逆之？」遂不聽，乃將此木建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方成，高三百丈，廣八十四丈，登臺望微二百里，如有九曲徑以登山，至是更廣之，百姓晝夜并作，死於疲勞者，不可勝數。有梁伯龍詩爲證：

千仞高臺向太湖，朝鐘暮鼓宴姑蘇，威行海外三千里，霸占江南第一都。

越王聞之，謂文種曰：「子所云遺之巧匠良材，使作宮室，以盡其財，此計已行，今崇臺之上，必妙選歌舞以充之，非有絕世不足以其志，子其爲寡人謀之。」文種對曰：「興亡之數，定於上天，既生神木，何患無美女，但搜冰民間，恐搖動人心，臣有一計，可閱國中之子女，惟王所擇。」不知文種又是何計，且看下回分解。